

目录

增一阿含經力品（六）	1
佛說師子素駄娑王斷肉經.....	10
賢愚經無惱指鬘品.....	13
雜阿含經（一〇七七）	25
增一阿含經善知識品（一二）	28
增一阿含經九眾生居品（九）	29
增一阿含經地主品（二）	32
中阿含經未曾有法品薄拘羅經.....	34
中阿含經大品賴吒毖羅經.....	36
雜阿含經（二五三）	50
增一阿含經地主品（三）	53
中阿含經大品沙門二十億經.....	55
雜阿含經（二五四）	58
雜阿含經（一二三四）	61
雜阿含經（一二二六）	62
增一阿含經大愛道般涅槃品（八）	64
增一阿含經利養品（三）	68
增一阿含經四意斷品（七）	72
雜阿含經（一二三六）	75
雜阿含經（一二三七）	76
佛說義足經之優填王經（二）	78
雜阿含經（五九二）	82
雜阿含經（五九三）	85
中阿含經舍梨子相應品教化病經.....	86
增一阿含經非常品（七）	94
增一阿含經須陀品（三）	97
增一阿含經非常品（九）	113
中阿含經未曾有法品郁伽長者經一.....	118
中阿含經未曾有法品郁伽長者經二.....	123

中阿含經未曾有法品手長者經.....	126
中阿含經未曾有法品手長者經.....	131
賢愚經梨耆彌七子品.....	132
雜阿含經（六二二）	139
增一阿含經勸請品（一一）	141
佛說[木*奈]女祇域因緣經.....	143
增一阿含經放牛品（四）	158
增一阿含經善聚品（五）	162
增一阿含經善聚品（六）	165
增一阿含經五王品（二）	169
增一阿含經邪聚品（一〇）	180
雜阿含經（五七一）	183
雜阿含經（一一七八）	185
佛說蒺沙王五願經.....	187
增一阿含經須陀品（一）	193
增一阿含經須陀品（二）	195
佛說旃陀越國王經.....	197
犍陀國王經.....	199
佛說摩達國王經.....	201
普達王經.....	202
雜阿含經（五七五）	205
雜阿含經（五九四）	207
增一阿含經等見品（五）	208
增一阿含經聲聞品（四）	217
盧至長者因緣經.....	222
佛說佛大僧大經.....	232
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	238
大迦葉品第一(十九偈).....	238
舍利弗品第二(十偈).....	239

摩訶目犍連品第三(十五偈).....	240
輪提陀品第四(淨除十七偈).....	242
須蔓品第五(善念十四偈).....	243
輪論品第六(明聽十一偈).....	244
凡耆品第七(取善八偈).....	245
賓頭盧品第八(乞閉門十一偈).....	246
貨竭品第九(善來二十一偈).....	247
難陀品第十(欣樂十二偈).....	248
夜耶品第十一(名聞二十六偈).....	249
尸利羅品第十二(二十偈).....	251
薄拘盧品第十三(賈姓十二偈).....	253
摩呵[西*且]品第十四(大長十二偈).....	254
優為迦葉品第十五(八偈).....	255
迦耶品第十六(捉取十五偈).....	256
樹提衢品第十七(三十偈).....	257
賴吒毖羅品第十八(二十六偈).....	259
貨提品第十九(二十七偈).....	261
禪承迦葉品第二十(十一偈).....	263
朱利般特品第二十一(八偈).....	264
醍醐施品第二十二(二十七偈).....	265
阿那律品第二十三(無獵九偈).....	267
彌迦弗品第二十四(鹿子十四偈).....	268
羅雲品第二十五(十偈).....	269
難提品第二十六(十四偈).....	270
[飴-台+友]提品第二十七(十九偈).....	271
羅槃[飴-台+友]提品第二十八(十四偈).....	273
摩頭毖律致品第二十九(二十一偈).....	274
世尊品第三十(五十偈).....	275

增一阿含經力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眾多比丘入舍衛城乞食，聞王波斯匿宮門外有眾多人民，於中舉手喚呼皆稱怨：「國界有賊名鴛掘魔，極為兇暴，殺害生類不可稱計，無慈悲於一切眾生，國界人民無不厭患，日取人殺以指為鬘，故名為指鬘。唯願大王當往共戰。」

是時，眾多比丘乞食已，還詣祇洹精舍。收攝衣鉢，以尼師檀著肩上，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眾多比丘白世尊言：「我等眾多比丘入舍衛城乞食，見眾多人民在王宮門外，稱怨訴辭：『今王國界有賊名鴛掘魔，為人兇暴，無有慈心，殺於一切眾生，人亡國虛皆由此人，又取人指以為華鬘。』」

爾時，世尊聞彼比丘語已，即從座起，默然而行。

是時，世尊尋到彼所，諸有取薪、負草、犁作之人，及牧牛羊者，見世尊詣彼道，各白佛言：「沙門！沙門！勿從彼道。所以然者，此路側有賊名鴛掘魔，於中止住。諸有人民，欲就此道者，要集十人、或二十人、或三十、四十、五十人，猶不得過，盡為鴛掘魔所擒獲。然沙門瞿曇獨無有侶，為鴛掘魔所觸撓者，於事不省。」世尊雖聞此語，故進不住。

爾時，鴛掘魔母，持食詣鴛掘魔所。是時，鴛掘魔便作是念：「吾指鬘為充數不乎？」是時，即數指，未充數，復更重數，唯少一人指。是時，鴛掘魔左右顧視，求覓生人，欲取殺之；然四遠顧望，亦不見人，便作是念：「我師有教：『若能害母者，必當生天。』我今母躬來在此，即可取殺之，得指充數，生於天上。」

是時，鳶掘魔左手捉母頭，右手拔劍而語母言：「小住，阿母。」是時，世尊便作是念：「此鳶掘魔當為五逆。」即放眉間相光明，普照彼山林。是時，鳶掘魔見光明已，復語母言：「此是何光明照此山林？將非國王集諸兵眾，攻伐我身乎？」

是時母告曰：「汝今當知，此非日月火光，亦非釋、梵天王光明。」

爾時，其母便說此偈：

「此非火光明， 非日月釋梵，
鳥狩不驚怖， 和鳴殊於常。
此光極清淨， 使人悅無量，
必是尊最勝， 十力至此間。
於天世人中， 天眼觀世界，
故欲度汝身， 世尊來至此。」

是時，鳶掘魔聞佛音響，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便作是語：「我師亦有教誡而勅我曰：『設汝能害母，并殺沙門瞿曇者，必生梵天上。』」

是時，鳶掘魔語母曰：「母！今且住，我先取沙門瞿曇殺，然後當食。」

是時，鳶掘魔即放母而往逐世尊。遙見世尊來，亦如金聚，靡所不照，見已，並笑而說是語：「今此沙門定在我手，必殺不疑。其有人民欲行此道者，皆集大眾而行此道；然此沙門獨無伴侶，我今當取殺之。」

是時，鳶掘魔即拔腰劍，往逆世尊。是時，世尊尋還復道，徐而行步，而鳶掘魔奔馳而逐，亦不能及如來。是時，鳶掘魔白世尊言：「住，住，沙門！」

世尊告曰：「我自住耳，汝自不住。」

是時，彼鳶掘魔並走，遙說此偈：

「去而復言住， 語我言不住，
與我說此義， 彼住我不住。」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

「世尊言已住， 不害於一切，
汝今有殺心， 不離於惡原。
我住慈心地， 愍護一切人，
汝種地獄苦， 不離於惡原。」

是時，鴛掘魔聞此偈已，便作是念：「我今審為惡耶？又師語我言：『此是大祠，獲大果報。能取千人殺，以指作鬘者，果其所願；如此之人，命終之後，生善處天上。設取所生母及沙門瞿曇殺者，當生梵天上。』是時，佛作威神，神識[怡-台+霍]寤，諸梵志書籍亦有此言：『如來出世甚為難遇，時時億劫乃出。彼出世時，不度者令度，不解脫者令得解脫。彼說滅六見之法。云何為六？言有我見者，即說滅六見之法；無有我者，亦與說滅無有我見之法；言有我見、無有我見，亦與說有我見、無我見之法，復自觀察、說觀察之法；自說無我之法，亦非我說、亦非我不說之法。若如來出世，說此滅六見之法。』又我奔走之時，能及象、馬、車乘，亦及人民。然此沙門行不暴疾，然今日不能及此，必當是如來。」

是時，鴛掘魔便說此偈：

「尊今為我故， 而說微妙偈，
惡者今識真， 皆由尊威神。
即時捨利劍， 投于深坑中，
今禮沙門跡， 即求作沙門。」

是時，鴛掘魔即前白佛言：「世尊！唯願聽作沙門。」

世尊告曰：「善來，比丘！」即時鴛掘魔便成沙門，著三法衣。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汝今以剃頭， 除結亦當爾，
 結滅成大果， 無復愁苦惱。」

是時，鴛掘魔聞此語已，即時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爾時，世尊將鴛掘魔比丘還詣舍衛城祇洹精舍。

是時，王波斯匿集四部之眾，欲往攻伐賊鴛掘魔。是時，王便作是念：「我今可往至世尊所，以此因緣，具白世尊。若世尊有所說者，當奉行之。」爾時，王波斯匿即集四部之兵，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問王曰：「大王！今日欲何所至？塵污身體，乃至於斯。」

波斯匿王白佛言：「我今國界有賊名鴛掘魔，極為兇暴，無有慈心於一切眾生，使國丘荒，人民流迸，皆由此賊。彼今取人殺之，以指為鬘，此是惡鬼，非為人也。我今欲誅伐此人。」

世尊告曰：「若當大王見鴛掘魔信心堅固，出家學道者，王當奈之何？」

王白佛言：「知復如何？但當承事供養，隨時禮拜。然復，世尊！彼是惡人，無毫釐之善，恒殺害，能有此心出家學道乎？終無此理。」

是時，鴛掘魔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爾時，世尊伸右手指示王曰：「此是賊鴛掘魔。」

王聞此語，便懷恐怖，衣毛皆豎。世尊告王：「勿懷恐怖，可往至前，自當悟王意耳。」

是時王聞佛語，即至鴛掘魔前，語鴛掘魔曰：「汝今姓誰？」
鴛掘魔曰：「我姓伽伽，母名滿足。」

是時王禮足已，在一面坐。爾時王問曰：「善樂此正法之中，勿有懈怠，修清淨梵行，得盡苦際，我當盡形壽供養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

是時，鳶掘魔默然不對。王即從座起，頭面禮足，還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是時，王復白佛言：「不降者使降，不伏者使伏，甚奇！甚特！曾所不有，乃能降伏極惡之人。唯願大尊受命無窮，長養生民，蒙世尊恩，得免此難。國事猥多，欲還城池。」

世尊告曰：「王知是時。」爾時，國王即從座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爾時，鳶掘魔作阿練若，著五納衣，到時持鉢，家家乞食，周而復始，著補納弊壞之衣，極為醜醜；亦復露坐，不覆形體。是時，鳶掘魔在閑靜之處，自修其行，所以族姓子，出家學道者，欲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時，鳶掘魔便成羅漢，六通清徹，無有塵垢，已成阿羅漢。

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是時，有婦女臨產甚難，見已，便作是念：「眾生類極為苦痛，受胎無限。」是時，鳶掘魔食後，收攝衣鉢，以尼師檀著肩上，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鳶掘魔白世尊言：「我向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見一婦人身體重妊。是時，我便作是念：『眾生受苦何至於斯？』」

世尊告曰：「汝今往彼婦人所，而作是說：『我從賢聖生已來，未曾殺生。』持此至誠之言，使此母人胎得無他。」

鳶掘魔對曰：「如是。世尊！」

是時，鳶掘魔即其日，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往至彼母人所，語彼母人曰：「我從賢聖生已來，更不殺生。持此至誠之言，使胎得解脫。」是時，母人胎即得解脫。

是時，鳶掘魔城中乞食，諸男女大小見之，各各自相謂言：「此名鳶掘魔，殺害眾生不可稱計，今復在城中乞食。」

是時，城中人民，各各以瓦石打者，或有以刀斫者，傷壞頭目，衣裳裂盡，流血污體，即出舍衛城至如來所。是時，世尊遙見鴛掘魔頭目傷破，流血污衣而來，見已，便作是說：「汝今忍之。所以然者，此罪乃應永劫受之。」

是時，鴛掘魔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鴛掘魔在如來前，便說此偈：

「堅固聽法句，	堅固行佛法，
堅固親善友，	便成滅盡處。
我本為大賊，	名曰鴛掘魔，
為流之所漂，	蒙尊拔濟之。
今觀自歸業，	亦當觀法本，
今以逮三明，	成就佛行業。
我本名無害，	殺害不可計，
今名真諦實，	不害於一切。
設復身口意，	都無害心識，
此名無殺害，	何況起思想。
弓師能調角，	水人能調水，
巧匠調其木，	智者自調身。
或以鞭杖伏，	或以言語屈，
竟不加刀杖，	今我自降伏。
人前為過惡，	後止不復犯，
是照於世間，	如雲消月現。
人前為過惡，	後止不復犯，
是照於世間，	如雲消日現。
比丘老少壯，	修行佛法行，
是照於世間，	如彼月雲消。
比丘老少壯，	修行佛法者，

是照此世間， 如彼日雲消。
我今受痛少， 飲食自知足，
盡脫一切苦， 本緣今已盡。
更不受死跡， 亦復不樂生，
今正待時節， 歡喜而不亂。」

是時，如來可騫掘魔所說。是時，騫掘魔以見如來然可之，即從座起，禮世尊足，便退而去。

是時，諸比丘白世尊言：「騫掘魔本作何功德，今日聰明智慧，面目端政，世之希有？復作何不善行，於今身上，殺害生類不可稱計？復作何功德，於今值如來，得阿羅漢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者，過去久遠於此賢劫之中，有佛名迦葉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迦葉如來去世之後，有王名大果，統領國界，典閭浮提。爾時，彼王有八萬四千宮人嫖女，各無兒息。爾時，大果王向諸樹神、山神、日月、星宿，靡所不周，欲求男女。爾時，王第一夫人身即懷妊，經八、九月便生男兒，顏貌端政，世之希有。是時，彼王便生是念：『我本無有兒息，經爾許時，今方生兒，宜當立字，於五欲之中，而自娛樂。』

「是時，王召諸群臣能瞻相者，而告之曰：『我今以生此兒，各與立字。』是時，群臣聞王教已，即白王言：『今此太子極為奇妙，端政無比，面如桃華色，必當有大力勢，今當立字名曰大力。』是時，相師與太子立字已，各從座起而去。

「是時，國王愛憖此太子，未曾去目前。是時，太子年向八歲，將諸臣佐往父所，朝賀問訊。父王復作是念：『今此太子極自奇特。』即告之曰：『吾今與汝取婦何如乎？』太子白王：『子今年幼何須娉娶？』是時，父王權停不與取婦。復經二十歲，王復告曰：『吾欲與汝取婦。』太子白王：『不須取婦。』是

時，父王告群臣人民曰：『我本無兒息，經歷久遠，方生一子，今不肯取婦，清淨無瑕。』爾時，王太子轉字名曰清淨。

「是時，清淨太子年向三十，王復勅群臣曰：『吾今年已衰微，更無兒息；今唯有清淨太子，今王高位應授與太子。然太子不樂五欲之中，當云何理國事？』群臣報曰：『當為方便，使樂五欲。』是時，父王即椎鐘鳴鼓，勅國中人：『其能使清淨太子樂五欲者，吾當賜與千金及諸寶物。』

「爾時，有女人名曰婬種，盡明六十四變。彼女人聞王有教令：『其能使王太子習五欲者，當賜與金千斤及諸寶物。』即往至父王所，而告之曰：『見與千金及諸寶物，能使王太子習於五欲。』父王報曰：『審能爾者，當重相賜，不負言信。』時婬女白王：『太子為寢宿何處？』王報曰：『在東堂上，無有女人，唯有一男兒，在彼侍衛。』女人白曰：『惟願大王勅內宮中，勿見限遮，隨意出入！』

「是時，婬女即其夜鼓二時，在太子門側，佯舉聲哭。是時，太子聞女人哭聲，便勅侍人曰：『此是何人於斯而哭？』侍人報曰：『此是女人在門側哭。』太子告曰：『汝速往問所由哭耶？』時，彼侍臣往而問之所由哭耶？婬女報曰：『夫主見棄，是故哭耳。』侍臣還白太子：『此女人為夫主所棄，又畏盜賊，是故哭耳。』太子告曰：『將此女人著象廄中。』到彼復哭；復將至馬廄中，復哭。太子復語侍臣：『將來在此。』即將入堂，復於中哭。太子躬自問曰：『何為復哭？』婬女報曰：『太子！女人單弱極懷恐怖，是故哭耳。』太子告曰：『上吾床上，可得無畏。』時，女人默然不語，亦復不哭。是時，女人即脫衣裳，前捉太子手，舉著己胸上，即時驚覺，漸漸起欲想，以起欲心，便身就之。

「是時，清淨太子明日清旦，往父王所。是時，父王遙見

太子顏色，殊於常日，見已，便作是說：『汝今所欲者，事果乎？』太子報曰：『如大王所言。』是時，父王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並作是說：『欲求何願，吾當與之。』太子報曰：『所賜願者，勿復中悔，當求其願。』時王報曰：『如汝所言，終不中悔，欲求何願？』太子白王：『大王！今日統領閻浮提內，皆悉自由；閻浮提里內諸未嫁女者，先適我家，然後使嫁。』是時王曰：『隨汝所言。』王即勅國內人民之類曰：『諸有女未出門者，先使詣清淨太子，然後嫁之。』

「爾時，彼城中有女名須鬻，次應至王所。是時，須鬻長者女露形裸跣在眾人中行，亦無羞恥。眾人見已，各相對談：『此是長者女，名稱遠聞。云何露形在人中行？如驢何異？』女報眾人曰：『我非為驢，汝等眾人斯是驢耳。汝等頗見女人還見女人有相恥乎？城中生類盡是女人，唯有清淨太子是男子矣！若我至清淨太子門者，當著衣裳。』是時，城中人民自相謂言：『此女所說誠入我意，我等實是女，非男也。唯有清淨太子乃是男也。我等今日當行男子之法。』

「是時，城中人民各辦戰具，著鎧持杖，往至父王所，白父王曰：『欲求二願，唯見聽許。』王報之曰：『何等二願？』人民白王：『王欲存者當殺清淨太子；子欲存者今當殺王。我等不堪任承事清淨太子辱國常法。』

「是時，父王便說此偈：

「為家忘一人， 為村忘一家，
 為國忘一村， 為身忘世間。」

「是時，父王說此偈已，告人民曰：『今正是時，隨汝等意。』是時，諸人將清淨太子取兩手縛之，將詣城外，各相謂言：『我等咸共以瓦石打殺，何須一人殺乎？』

「是時，清淨太子臨欲死時，而作是說：『又作誓願，諸

人民取吾枉殺，然父王自與我願，我今受死亦不敢辭。使我將來之世，當報此怨。又使值真人羅漢，速得解脫。』是時，人民取太子殺已，各自散去。

「諸比丘！莫作是觀，爾時大果王者，豈異人乎？今鴛掘魔師是也。爾時姪女者，今師婦是也。爾時人民者，今八萬人民死者是也。爾時清淨太子，今鴛掘魔比丘是也。臨欲死時作是誓願，今還報怨無免手者。緣此因緣，殺害無限，後作誓願，願欲值佛，今得解脫，成阿羅漢。此是其義，當念奉行。」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弟子中，第一聰明捷疾智者，所謂鴛掘魔比丘是也。」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師子素戔娑王斷肉經

大唐沙門智嚴譯

我憶過去無量劫，	有王名曰素戔娑！
其王一時出遊山，	群臣部從獵蟲獸，
忽逢雷雹惡風起，	諸人分散悉驚惶，
王獨走入深山林，	臨河蘇息無人伴，
牝母師子在山藪，	見王獨坐逼王身。
眾生惡業夙緣故，	轉種地獄苦無量。
王與師子夙因緣，	欲情俱起共交會，
多劫食肉殺生者，	夙習故入師子胎，
便生人身師子首，	斑足丈夫如獸王。
長成迅速甚猛利，	問母：「我是誰體胤？」
其母師子答子云：	「汝父竭國素戔王。」
子聞是已速往尋，	摩竭提國父王所，

引現具啟往因緣，
然為父王年老邁，
號為師子素馱娑，
師子展轉惡習故，
雖居人王不食穀，
供進雜肉時將至，
闕肉厨人懼王斬，
密截頭項并手足，
王食其肉甚將美，
王問食官是何肉？
王赦其罪勿憂愁，
厨人既承大王教，
積年竊盜他男女，
國內人民並持服，
兩兩執手互相問，
邑人守捕獲其賊，
國人聞此啟諫王，
「比日令密進孩肉，
親戚臣民次第食，
闔國絕望無控告，
王上高臺祈神鬼：
若得翅飛取諸方，
師子猛獸惡習故，
囚繫高峯峻巖上，
惟少一王擬當祭，
於時王舍菩薩王，
師子見王坐玉碇，

王聞自悟收為子。
登樓冊子立為王，
御殿朝政理臣民。
多劫食肉害眾生，
唯飡鳥獸水陸蟲。
闢拔獸肉狗銜將，
走出捕捉小嬰孩，
全烹鑊中供進王。
長嗜肉味狀燒薪，
食官惶怖具啟王，
每日供進是肉來。
變服每日盜他兒，
如行羅刹復如鷹。
為失子息各悼惶，
氣噎無處告皇天。
厨賊訴云不自由。
王聞忿怒大嗔責：
從今每自料一人。」
如羊欄內被牽將，
普集王衙欲除君。
「請翅飛騰免斯難，
百國王頭祭山神。」
立得翅飛接諸王，
已得九十九國王，
師子而下更尋求。
號為聞月園苑浴，
下捉右臂欲擒將。

爾時聞月王悲泣，
「我聞大王勇猛智，
「若也如是當應忍，
聞月答王師子云：
修行菩薩大慈悲。
一生豪貴主天下，
我又百國求佛法，
未及聽法親授教，
汝捨施我一七日，
集會群臣囑累法，
以其菩薩無詐妄，
八日聞月出城迎，
於時師子如雲現，
師子問王：「可無畏？
聞月答王師子言：
寧捨百千身命財，
和顏悅色方便語：
汝欲祭祀邪神鬼，
十方佛刹諸賢聖，
是身虛假合因緣，
五根六識無人我，
如幻變化見眾像，
從頭至足驗此軀，
如水中泡刹那滅，
汝今雖肉養其身，
殺生無量食噉肉，
爾時聞月無量偈，
師子問王何故啼？
菩薩不顧身命財。」
何得苦憂不自由？」
「一切憂苦不過慈，
我今憂彼百國王，
今日囚繫命欲終；
請得法師遠方來，
國人渴仰未曾聞。
供養三寶聽法音，
八日當自迎大王。」
師子許王七日期，
捨身施待師子王。
擒接聞月對眾將。
敢出我前如獸王？」
「是身虛假施大王，
不犯前言失汝期。」
「聽我少時說因緣。
諸部善神與汝殃，
多劫汝不更聞名。
命若電光無停住，
眼耳鼻舌觸為因，
眾生妄想執為真，
無有一事是常住，
老病死苦亦無常。
究竟無依無善路，
展轉受苦惡道中。」
勸化師子素馱王，

師子聞已漸迴心，聽聞無我實相體。
師子問王：「如何計，祭祀無罪得神歡？」
聞月答云：「辦素味，無辜淨食祭祀天。」
師子依命祭山神，捨身施與聞月王，
山中囚禁諸王者，並皆付囑聞月將。
聞月各引還本國，依舊安置理人民，
并將師子素馱王，摩竭提國坐本宮，
和合諸臣及萬姓，合國斷肉不殺生。
爾時聞月發大願：「願我成等正覺時，
解脫一切普含生，此等諸王同成佛，
所授師子王妙法，願其重罪得雲銷。」

又念：「過去阿僧祇劫，釋提桓因處忉利宮，以於過去食肉餘習，變身為鷹而逐於鴿。我時作王，名曰尸毘，愍念其鴿，杼身割肉代鴿償命。尸毘王者，我身是也，後當作王名曰聞月；其時帝釋化為鷹者，後當作王師子素馱。釋試我故尚生惡道，況餘眾生無慚專殺，食噉血肉無止足時？」

一切眾生從無始來，靡不曾作父母親屬，易生鳥獸，如何忍食？夫食肉者，歷劫之中生於鳥獸，食他血肉展轉償命。若生人間專殺嗜肉，死墮阿鼻無時暫息；若人能斷一生食肉，乃至成佛無由再食。

佛說師子素馱娑王斷肉經

賢愚經無惱指鬘品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於時國王名波斯匿。王有輔相，聰明巨富，其婦懷妊，生一男兒，形貌端正，容體殊絕。

於時輔相，見兒歡喜，即召相師，令占相之。相師看見，懷喜而言：「是兒福相，人中挺特，聰明智辯，有踰人之德。」父聞遂喜，勅為作字。相師問言：「兒受胎來，有何異事？」輔相答言：「其母素性，不能良善，懷妊已來，倍更異常，心性恭順，樂宣人德，慈矜苦厄，不喜說過。」相師言曰：「此是兒志，當為立字，號阿豐賊奇，晉言無惱。」兒漸長大，雄壯絕倫，有力士之力，一人敵千，騰接飛鳥，走疾奔馬，其父輔相，甚愛念之。於是國中，有一婆羅門，聰明博達，多聞廣識，有五百弟子，追逐隨學。爾時輔相，即將其子，往囑及之，令其學問。婆羅門可之，受持教授。阿豐賊奇，夙夜勤業，一日諮受，勝餘終年，學未經久，普悉通達。婆羅門師，異常待遇，行來進止，每與是俱，及諸同學，傾意瞻敬。

爾時婆羅門師婦，見其端正才姿挺邈過踰人表，懷情色著，愛不去意。然諸弟子，與共周迴，行止不獨，無緣與語，有心不遂，常以歎悵。會有檀越，來請其師及諸弟子，三月一時。婆羅門師內與婦議：「我今當行受請三月，當留一人經紀於後。」時婦內喜，密自懷計，白婆羅門：「是事應爾，後家理重，宜須才能，可留無惱囑以後事。」時婆羅門，即勅無惱：「我今赴彼檀越之請，後事總多，須人料理。卿著才能，為吾營後。」無惱受教，即住不行，師及徒眾，引導而去。其婦怡悅欣喜無量，極自莊飾，多作姿媚，與共談語，嬈動其意。無惱志固，無心相從。欲心轉盛，實意語之：「我相欽愛，由來有素，但逼眾人，有懷未發。汝師臨去，吾故相留，今既獨靜，當從我意。」無惱曉謝，語言：「我梵志法，不婬師婦，若當違犯非婆羅門。寧交取死，終不為此。」於時師婦，望重違心，慚愧瞋憤，復作密計。候師垂至，挽裂衣裳，齔破其面，塵土全身，憔悴臥地，無所言語。時婆羅門師徒俱到，師即入內，見婦色

狀，即問其故：「何緣乃爾？」婦垂泣言：「不足問也。」時婆羅門重更問之：「汝有何事？當相告語，云何不說？」婦啼而言：「汝所欽美，阿豐賊奇，自汝去後，常見欺凌，我適不從，挫裂我衣，壞我身首。汝畜弟子，云何乃爾？」婆羅門聞，甚懷恚忿，語其婦言：「此無惱者，力敵千人，輔相之子，種族強盛，雖欲治之，宜當以漸。」詮謀是已，往見無惱，隨宜方便，而慰喻言：「我去之後，苦汝營勞。又汝前後，奉事盡忠，常感汝意，思欲相酬。有一秘法，由來未說，若能成辦，直生梵天。」無惱長跪，問是何事？答言：「若持七日之中，斬千人首，而取一指，凡得千指，以為鬘飾。爾時梵天，便自來下，命終之後，定生梵天。」無惱聞此情懷猶豫，復白師言：「此事不應，殺害眾生，便生梵天。」師又告言：「汝我弟子，豈不信我至要之言？若汝不信則為義絕，隨爾道徑莫復此住。」又更作呪，豎刀在地。說呪已訖惡心轉生。師知其意，即授與刀。受刀走外，得人便殺，取指為鬘，人見便號驚仇魔羅，晉言指鬘。

周行斬害到七日頭，方得九百九十九指，唯少一指，殘殺一人，指數便滿。人皆藏竄，無敢行者，遍行求覓，更不能得。七日之中，不得飲食，其母憐愍，遣人為致，悉各懷懼，無敢往者。其母持食，躬自致往，兒遙見母，走趣欲殺。母時語言：「咄不孝物！云何懷逆欲危害我？」兒便語言：「我受師教，要七日中，滿得千指，便當得願生於梵天。日數已滿，更不能得，事不獲已，當殺於母。」母又語言：「事苟當爾，但取我指，莫見傷殺。」

於時世尊具遙覩見，知其可度，化作比丘，行於彼邊。驚仇摩羅已見比丘，捨母騰躍，走趣規殺。佛見其來，徐行捨去。指鬘極力走不能及，便遙喚言：「比丘小住。」佛遙答言：「我

常自住，但汝不住。」指鬘復問：「云何汝住我不住耶？」佛即答言：「我諸根寂定，而得自在；汝從惡師，稟受邪倒，變易汝心，不得定住，晝夜殺害，造無邊罪。」指鬘聞此意欬開悟，投刀遠棄，遙禮自歸。於時如來爾乃待之，還現佛身，光明朗日，三十二相，晃著奇妙。指鬘見佛光相威儀，以身投地，悔過自責。佛粗說法，得法眼淨，心遂純信，求索出家。佛即可之。「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衣著身，隨彼所應，重為說法，心垢都盡，得羅漢道。佛即將其，還祇陀林。

爾時國中，人民之類，聞指鬘聲，皆各驚怖，人畜懷妊，怖不能生。時有一象，不能出子，佛勅指鬘，往說誠言：「我生已來，不殺一人。」指鬘白佛：「我由來殺多，云何不殺？」佛告之曰：「於聖法中，是為始生。」爾時指鬘便整衣服，奉教往說，如語尋生皆得安隱。還詣精舍，坐一房中。

時波斯匿王，大合兵眾，躬欲往討鴞仇摩羅，路由祇洹，當往攻擊。時祇洹中，有一比丘，形極座陋，音聲異妙，振聲高唎，音極和暢，軍眾傾耳，無有厭足，象馬竪耳，住不肯行。王怪，顧問御者：「何以乃爾？」御者答言：「由聞唎聲，是使象馬停足立聽。」王言：「畜生尚樂聞法，我曹人類，何不往聽？」即與群眾，暫還祇洹。到下象乘，解劍却蓋，直進佛所，敬禮問訊，彼唎比丘，唎聲已絕。王先問言：「向聞唎音，清妙和暢，情豫欽慕，願得見識，施十萬錢。」佛告之曰：「先與其錢，然後可見。若已見者，更不欲與一錢之心。」即將示之。見其形狀，倍復座陋，不忍見之，意無欲與一錢之想。王從座起，長跪白佛言：「今此比丘，形極短醜，其音深遠聲徹乃爾。宿作何行，致得斯報？」

佛告王曰：「善聽著心！過去有佛，名曰迦葉，度人周訖，便般涅槃。時彼國王，名機里毘，收取舍利，欲用起塔。時四

龍王，化為人形，來見其王，問起塔事：『為用寶作？為用土耶？』王即答言：『欲令塔大，無多寶物，那得使成？今欲土作，令方五里高二十五里，極使高顯可觀。』龍王白言：『我非是人，皆是龍王，聞王作塔，故來相問，苟欲用寶，當相佐助。』王歡喜言：『能爾者快。』龍復語言：『四城門外，有四大泉，城東泉水，取用作塹，成紺琉璃。城南泉水，取用作塹，其塹成已，皆成黃金。城西泉水，取用作塹，塹成就已，變成為銀。城北泉水，取用作塹，其塹成已，變為白玉。』王聞是語，倍增踊躍，即立四監，各典一邊。其三監所作工向欲成，一監慢怠，工獨不就。王行看見，便以理責：『卿不用心，當加罰謫。』其人懷怨，便白王言：『此塔太大，當何時成？』王去之後，勅諸作人，晝夜勤作，一時都訖。塔極高峻，眾寶晃昱莊校雕飾，極有異觀。見已歡喜，懺悔前過，持一金鈴，著塔棖頭，即自求願：『令我所生音聲極好，一切眾生莫不樂聞，將來有佛，號釋迦牟尼，使我得見度脫生死。』如是大王！欲知爾時一監作遲怨塔大者，此比丘是。緣彼恨言嫌其塔大，五百世中，常極座陋；由後歡喜施鈴塔頭，求索好聲及願見我，五百世中，極好音聲，今復見我，致得解脫。」

王聞是已，便辭欲退。佛問大王：「欲何所至？」王白佛言：「國有惡賊鴞仇摩羅，傷殺人民，縱橫暴害，今欲率眾往攻伐之。」佛告王曰：「鴞仇摩羅，當如今者不能殺蟻，況復餘耶？」王心念言：「世尊已往已降伏之？」佛告王言：「指鬘今已出家入道得阿羅漢，諸惡永盡，今在其房，欲見之不？」王言：「思見。」即起到其房外，聞指鬘比丘警欬之聲，憶其暴惡所傷彌廣，怖蹙斷絕良久乃穌，還至佛所，以事白佛。

佛告王言：「不但今日聞彼之聲墮地斷絕，過去世時聞其音聲亦爾斷絕。善聽大王！過去久遠，此閻浮提，有一大國，

名波羅捺。爾時國中，有一毒鳥，捕諸毒蟲，恒以為食。其形極毒，不可觸近，所經歷下，眾生皆死，樹木悉枯。爾時此鳥，遇到一林，住一樹上，警歎欲鳴。時彼林中，有白象王，在傍樹下，聞毒鳥聲，躡地斷絕不能動搖。如是大王！爾時毒鳥，今指鬣是。時白象王，今王身是。」

王復白佛：「鴛仇摩羅，暴害滋甚，殺爾所人，賴蒙世尊降化修善。」佛告王曰：「鴛仇摩羅，不但今日殺此多人，蒙我降化；過去世時，亦殺此等，我亦降化，乃復思善。」王重白佛言：「不審此等先世被害，世尊降化，其事云何？願為解說。」

佛告王曰：「善聽著心！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國，名波羅捺，於時國王，名波羅摩達。爾時國王，將四種兵，入山林中，遊行獵戲。王到澤上，馳逐禽獸，單隻一乘，獨到深林，王時疲極，下馬小休。爾時林中，有[馬*字]師子，懷欲心盛，行求其偶，困不能得，值於林間，見王獨坐，姪意轉隆，思欲從王，近到其邊，舉尾背住。王知其意，而自思惟：『此是猛獸，力能殺我，若不從意，儻見危害。』王以怖故，即從師子，成欲事已，師子還去。諸兵群從，已復來到，王與人眾，即還宮城。爾時師子，從是懷胎，日月滿足，便生一子，形盡似人，唯足斑駁。師子憶識，知是王有，便銜擔來，著於王前。王亦思惟，自憶前事，知是己兒，即收取養，以足斑駁，字為迦摩沙波陀，晉言駁足。養之漸大，雄才志猛，父王崩亡，駁足繼治。

「時駁足王，有二夫人，一王者種，二婆羅門種。時駁足王，一日出城，遊於園觀，勅二夫人：『隨我後往，誰先到者，當與一日，極相娛樂，其隨後者，吾不見之。』王去之後，其二夫人，極自莊飾，嚴駕車乘，一時俱往。到於道中，見於天祠，梵志種者，下車作禮，禮已急進，猶隨後到；王從本言，

而不前之。於是夫人，瞋恚煩憤，怨責天神：『我由禮汝，使王見薄，若有天力，何不護我？』恚恨憤惱，密自懷計。王後還宮，加意奉事，復還待遇，從王求願：『聽我國中一日自在。』值王偏心，即聽可之。出外令人打壞天祠，令平如地，乃還宮中。守天祠神，悲苦懊惱，往至宮中，欲思傷害；王宮天神，遮不聽入。

「有一仙人，住仙山中，時駁足王，恒常供養，日日食時，飛來入宮，不食餚饈，粗食麤供。偶值一日仙人不來，天神知之，化作其形，欲來入宮。宮神猶識，不聽前入。遙在門外，白王求通，王聞仙人不在索現，怪其所以，急勅聽入。是時宮神，聞王有教即休不遮。徑前得入，坐於仙人常坐之處，辦如常食，以用供養。時化仙人，不肯就食，即語王言：『此食麤惡，又無肉魚，云何可噉？』王即白言：『大仙自來，恒食清素，故令不辦肉魚餚饈。』化仙又告：『自今已後，莫設麤供，但肉為食。』即如語辦，食已還去。後到明日，舊仙飛來，為設餚饈種種諸肉，仙人瞋恚，怨憤於王。王言：『大仙昨日勅如是作。』仙人語言：『昨日有患，斷食一日，不來是間，誰語汝曹？但相輕試，故復爾耳。令王是後十二年中，恒食人肉。』作是語竟，飛還山中。

「是後厨監，忘不辦肉，臨時無計，出外求肉，見死小兒肥白在地，念且稱急，即却頭足，擔至厨中，加諸美藥，作食與王。王得食之，覺美倍常，即問厨監：『由來食肉，未有斯美，此是何肉？』厨監惶怖，腹拍王前：『若王原罪，乃敢實說。』王答之言：『但實說之，不問汝罪。』厨監白王：『先日有緣，不及覓肉，得死小兒，以稱時要。不意大王，乃當覺之。』王言：『此肉甚美異常，自今已往，如是求索。』厨監白王：『前者偶值自死小兒，更求叵得。其作食者，畏懼國法。』王又語

言：『汝但密取，設有覺者，斷處由我。』厨監受教，密捕得之，日日供王。於時城中人民之類，各各行哭云亡小兒，展轉相問：『何由乃爾？』諸臣聚議，當試微伺，即於街里，處處安人。見王厨監挫他小兒，伺捕得之，縛將詣王，具以前後所亡事白。王聞是語，默然不答。三重白王：『今捕得賊，罪釁彰露，事當斷決，云何默然？』王乃答言：『是我所教。』諸臣懷恨，各自罷去，於外共議：『王便是賊，食我等子，噉人之王云何共治？當共除之去此禍害。』一切同心咸共齊謀：『城外園中，有好池水，其王日日，至彼洗浴。諸臣儲兵，安伏園中。』王出洗浴已到池中，伏兵一時周匝四合，即圍其王，當取殺之。王見兵集，驚怖問言：『汝等何故而圍逼我？』諸臣答言：『夫為王者，養民為事。方臨厨子，殺人為食。眾民呼嗟，告情無處，不任苦酷，故欲殺王。』王語諸臣：『我實無狀，自今已後，更不復為，唯見恕放，當自改厲。』諸臣語曰：『終不相放，正使今日天雨黑雪，令汝頭上生黑毒蛇，猶不相聽，不須多云。』時王駁足聞臣語已，自知必死，得脫無路，即語諸臣：『雖當殺我，小緩須臾，聽我小住。』諸臣緩置，王即自誓：『我身由來，所修善行，為王正治，供養仙人，合集眾德，迴令今日我得變成飛行羅刹。』其語已訖，尋語而成，即飛虛空，告諸臣曰：『汝等合力，欲強殺我，賴我大幸，復能自拔。自今已後，汝等好忍，所愛妻兒，我次當食。』語訖飛去，止山林間，飛行搏人，擔以為食，人民之類，恐怖藏避。如是之後，殺噉多人。諸羅刹輩，附為翼從，徒眾漸多，所害轉廣。後諸羅刹，白駁足王：『我等奉事，為王翼從，願為我曹，作一宴會。』時駁足王，即許之言：『當取諸王令滿一千，與汝曹輩，以為宴會。』許之已訖，一一往取，閉著深山，已得九百九十九王，殘少一人，其數未足。諸王念言：『我曹窮急，當何所趣？若

其捕得須陀素彌，須陀素彌有大方便，能濟我等。』作是計已，白羅刹王：『王欲作會，極令有異，純取諸王，不用凡細；須陀素彌，甚有高德，若能得來，王會乃好。』羅刹王言：『有何高德？』即時飛騰，往欲取之。

「值須陀素彌，將諸婁女，晨欲出城至園洗浴，道見婆羅門，從其乞句。王語婆羅門：『待我洗還，當相布施。』王既到園，入池中洗。時羅刹王，飛空來取，擔到山中。須陀素彌，愁憂悲泣！時駁足王，而問之曰：『聞汝名德殊勝第一，大丈夫志，當任窮達，云何特愁，啼如小兒？』須陀素彌白羅刹王：『我不愛身貪惜壽命，但念生來未曾妄語，朝出宮行，見一道士，當車駕前，從我乞句。我許洗還，當相施與。出值大王擔我至此，念今妄語違失誠信，是以故愁，非惜身也。願見哀愍，假我七日，施彼道士，當歸就死。』駁足聞是，而語之言：『汝今得去，寧當自還來就死耶？』即復問言：『正使不還，我自能得。』尋放令去。王還到國，道士猶在，歡喜供養，施婆羅門。時婆羅門，見王不久欲還就死，懼其戀國而有愁憂，即為其王，而說偈言：

「『劫數終極，	乾坤洞然，	須彌巨海，
都為灰燬。	天龍人鬼，	於中彫喪，
二儀尚殞，	國有何常？	生老病死，
輪轉無際，	事與願違，	憂悲為害。
欲深禍重，	瘡疣無外，	三界都苦，
國有何賴？	有本自無，	因緣成諸，
盛者必衰，	實者必虛。	眾生蠢蠢，
都如幻居，	三界皆空，	國土亦如。
識神無形，	假乘四蛇，	無眼寶養，
以為樂車。	形無常主，	神無常家，

形神尚離， 豈有國耶？』

「時須陀素彌，聞說此偈，思惟義理，歡喜無量，即立太子，自代為王，與諸臣別，當還赴信。諸臣同聲，白於王言：『願王但住，勿憂駁足，臣等思計，設備防慮，鍛鐵為舍，王且在中，駁足雖猛，何所能耶？』王告諸臣并諸人民：『夫人生世，誠信為本，虛妄苟存，情所未許，寧就信死，不妄語生。』復為種種說誠信之利，廣為分別虛妄之罪。諸臣悲咽，一更無言。王起出城，一切皆送，[口*罽]慕道次，斷絕復穌；王曉喻訖，涉道而去。時駁足王，自思惟言：『須陀素彌，今日應來。』坐於山頂，遙候望之，見其順道徑來趣已。既到見之，顏色怡悅，歡喜解釋，踰過於舊。羅刹王問：『快能來到，人生於世，靡不惜壽，汝今當死，歡喜倍常，還到本國，獲何善利？』須陀素彌答言：『大王寬恩假我七日布施，得遂誠言，又聞妙法，心用開解，當如今日，志願畢足，雖當就死，情欣猶生。』駁足王言：『汝聞何法？試為吾說。』須陀素彌，為說本偈，復更方便廣為說法，分別殺罪及其惡報，復說慈心不殺之福。駁足歡喜敬戴為禮，承用其教，無復害心，即放諸王，各還本國。須陀素彌，即收兵眾，還將駁足安置本國，前仙人誓，十二年滿，自是已後，更不噉人，遂還霸王，治民如舊。

「如是大王！欲知爾時須陀素彌王者，今我身是。駁足王者，今鴛仇摩羅是。爾時諸人十二年中，為駁足王所食噉者，今此諸人，為鴛仇摩羅所殺者是。此諸人等，世世常為鴛仇摩羅之所殺害，我亦世世，降之以善。我念過去，為凡夫時，化令不殺；況我今日成為如來，眾德普備，諸惡永息，豈復不能降化之耶？」

王復白佛：「今此諸人！宿有何緣，乃常世世，為其所殺？」

佛告王曰：「善諦聽之！乃往過去久遠劫中，此閻浮提，

有一大國，名波羅捺，於時國王，名波羅摩達。王有二子，各有雄才，端正殊妙，王甚愛念。於時小者，心自念言：『設我父崩，兄當繼治，我既年小，無望國位，生於一世，已不作王，處世何為？不如幽靜以求仙道。』作是念已，往白父王：『貪慕深山，求於仙道，願見聽放，得遂所志。』如是慇懃，志不可奪，父便聽之，即放入山。去經數年，父王崩亡，其兄繼位，統領人民。兄治不久，遇疾命終，未有子嗣，更無繼紹，諸臣集議，靡知所歸？有一臣言：『王有小子，前啟大王，入山學仙，當還往迎以續王位。』諸臣喜曰：『定有此事。』即相率合入山請喚，到以情狀具白其意：『唯願垂憐！撫接我國。』仙人答言：『此事可畏，我此靜樂，永無憂患。世人兇惡，好相斬戮，若我為王，儻見圖害。今甚樂此，不能為也。』諸臣重白：『王崩絕嗣，更無紹繼，唯有大仙是王之種。國土人民，不得無主。唯願垂愍！顧意臨覆。』如是致誠，慇懃求請，其意不忍，遂與還國。仙人少小，不習欲事，既來治國，漸近女色，婬事已深，奔逸放蕩，晨夜耽荒不能自制。遂勅國中，一切諸女，欲出行時，要先從我，爾乃然後，聽往從夫。及諸國中，端正婦女，入其意者，皆悉凌辱。

「時一女人，於道陌上多人眾中，裸形立溺，人悉驚笑，來共呵之：『汝何無羞乃至若是？』」女即答言：『女於女中，有何羞恥？汝等立溺，既亦不羞，我汝不異，有何羞耻？』諸人答言：『是語何謂？』女復言曰：『唯王一人，是男子耳，一國婦女，皆被其辱。汝等若男，當令爾耶？』於是諸人，更相慙愧，便共談論：『如此女言，實是其理。』陰持女言，轉密相語，同心合謀，欲共圖王。城外園中，有清涼池，王恒前後，至池洗浴，諸臣民輩，安伏園中，值王出洗，伏兵悉出，周匝圍遶，逼取欲殺。王乃驚曰：『欲作何等？』諸臣白言：『王為正治，

姪荒過度，壞亂常俗，污辱諸家。臣等覩見，不能堪忍，故欲除王，更求賢能。』王聞遂驚，語諸臣言：『我實不是負累汝等，請自改厲，更不敢爾。願見寬放，與民更始。』諸臣復語：『正使今日，天雨黑雪，頂生毒蛇，終不相放，奚須多云。』王聞是已，自知必死，瞋恚感憤，語諸臣言：『我本在山，無豫世事，強來見逼，以我為王。未有大失，同心圖我。我今單弱，無力自拔，誓當來世當常殺汝，垂當得道，猶不相置。』雖作是誓，猶故殺之。如是大王！欲知爾時仙人王者，今鴛仇摩羅是。爾時臣民同心殺王者，今此諸人，為鴛仇摩羅所殺者是。從彼已來，常為所殺，乃至今日，猶害此等。」

時王長跪，復白佛言：「指鬘比丘，殺此多人，今已得道，當受報不？」

佛告大王：「行必有報，今此比丘，在於房中，地獄之火，從毛孔出，極患苦痛，酸切叵言。」于時如來，欲令眾會知作惡行必有罪報，勅一比丘：「汝持戶排，往指鬘房，刺戶孔中。」比丘即往，奉教為之，排入戶內，尋時融消。比丘驚愕，還來白佛，佛告比丘：「行報如是。」王及眾會，莫不信解。

爾時阿難長跪白佛：「鴛仇摩羅，宿有何慶，身力雄壯，力士之力，健捷輕疾，走及飛鳥？復得值佛，越度生死？唯願垂哀！為眾會說。」

佛告阿難：「汝等善聽！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一比丘，為僧執事，將僧人畜，載致穀米，道中逢雨，隱避無處，穀米囊物，悉被澆浸。時彼比丘，思欲疾過，力少行遲，無方從意，心懷悒遲，即立誓言：『願我後生，力敵千人，身輕行速，走疾飛鳥，將來有佛釋迦牟尼，使我得見永脫生死。』如是阿難！爾時執事比丘者，今鴛仇摩羅是。由彼世時，出家持戒，因營僧事，立願之故，自從是來，世世端正猛力輕疾，悉如其願，

復遇見我，得度生死。」

爾時阿難，及諸比丘，王及臣民，一切會者，聞佛所說因緣行報，皆悉感厲，思惟四諦，有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有種辟支佛善根本者，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或有得住不退轉者，皆護身口剋心從善，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〇七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央瞿多羅國人間遊行。經陀婆闍梨迦林中，見有牧牛者、牧羊者、採柴草者，及餘種種作人，見世尊行路，見已，皆白佛言：「世尊！莫從此道去！前有央瞿利摩羅賊，脫恐怖人。」

佛告諸人：「我不畏懼！」作此語已，從道而去。彼再三告，世尊猶去。遙見央瞿利摩羅手執刀楯走向，世尊以神力現身徐行，令央瞿利摩羅駛走不及。走極疲乏已，遙語世尊：「住！住！勿去！」

世尊竝行而答：「我常住耳，汝自不住！」

爾時，央瞿利摩羅即說偈言：

「沙門尚駛行， 而言我常住，
我今疲勸住， 說言汝不住，
沙門說云何， 我住汝不住？」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央瞿利摩羅， 我說常住者，
於一切眾生， 謂息於刀杖。
汝恐怖眾生， 惡業不休息，
我於一切蟲， 止息於刀杖。」

汝於一切蟲， 常逼迫恐怖，
造作凶惡業， 終無休息時。
我於一切神， 止息於刀杖，
汝於一切神， 長夜苦逼迫。
造作黑惡業， 于今不止息，
我住於息法， 一切不放逸。
汝不見四諦， 故不息放逸。」

央瞿利摩羅說偈白佛：

「久乃見牟尼， 故隨路而逐，
今聞真妙說， 當捨久遠惡。
作如是說已， 即放捨刀楯，
投身世尊足， 願聽我出家。
佛以慈悲心， 大僊多哀愍，
告比丘善來， 出家受具足。」

爾時，央瞿利摩羅出家已，獨一靜處，專精思惟：「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增修梵行，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時，央瞿利摩羅得阿羅漢，覺解脫喜樂。即說偈言：

「本受不害名， 而中多殺害，
今得見諦名， 永離於傷殺。
身行不殺害， 口意俱亦然，
當知真不殺， 不迫於眾生。
洗手常血色， 名央瞿摩羅，
浚流之所漂， 三歸制令息。
歸依三寶已， 出家得具足，
成就於三明， 佛教作已作。」

調牛以捶杖，	伏象以鐵鉤，
不以刀捶杖，	正度調天人。
利刀以水石，	直箭以熅火，
治材以斧斤，	自調以黠慧。
人前行放逸，	隨後能自斂，
是則照世間，	如雲解月現。
人前放逸行，	隨後能自斂，
於世恩愛流，	正念而超出。
少壯年出家，	精勤修佛教，
是則照世間，	如雲解月現。
少壯年出家，	精勤修佛教，
於世恩愛流，	正念以超出。
若度諸惡業，	正善能令滅，
是則照世間，	如雲解月現。
人前造惡業，	正善能令滅，
於世恩愛流，	正念能超出。
我已作惡業，	必向於惡趣，
已受於惡報，	宿責食已食。
若彼我怨憎，	聞此正法者，
得清淨法眼，	於我修行忍。
不復興鬭訟，	蒙佛恩力故，
我怨行忍辱，	亦常讚歎忍。
隨時聞正法，	聞已隨修行。」

佛說此經已，央瞿利摩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善知識品（一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槃特告弟朱利槃特曰：「若不能持戒者，還作白衣。」是時，朱利槃特聞此語已，便詣祇洹精舍門外立而墮淚。

爾時，世尊以天眼清淨，觀是朱利槃特比丘在門外立，而悲泣不能自勝。時，世尊從靜室起，如似經行至祇洹精舍門外，告朱利槃特曰：「比丘！何故在此悲泣？」

朱利槃特報曰：「世尊！兄見驅逐：『若不能持戒者，還作白衣，不須住此。』是故悲泣耳。」

世尊告曰：「比丘！勿懷畏怖，我成無上等正覺，不由卿兄槃特得道。」

爾時，世尊手執朱利槃特詣靜室教使就坐，世尊復教使執掃[打-丁+彗]：「汝誦此字，為字何等？」

是時，朱利槃特誦得掃，復忘[打-丁+彗]；若誦得[打-丁+彗]，復忘掃。

爾時，尊者朱利槃特誦此掃[打-丁+彗]乃經數日。然此掃[打-丁+彗]復名除垢，朱利槃特復作是念：「何者是除？何者是垢？垢者灰土瓦石，除者清淨也。」復作是念：「世尊何故以此教悔我？我今當思惟此義。」以思惟此義，復作是念：「今我身上亦有塵垢，我自作喻，何者是除？何者是垢？」彼復作是念：「縛結是垢，智慧是除，我今可以智慧之[打-丁+彗]掃此結縛。」

爾時，尊者朱利槃特思惟五盛陰成者、敗者：所謂此色、色習、色滅，是謂痛、想、行、識，成者、敗者。爾時，思惟

此五盛陰已，欲漏心得解脫，有漏心、無明漏心得解脫。已得解脫，便得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有，如實知之。尊者朱利槃特便成阿羅漢。已成阿羅漢，即從坐起，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白世尊曰：「今已有智，今已有慧，今已解掃[打-丁+彗]。」

世尊告曰：「比丘！云何解之？」

朱利槃特報曰：「除者謂之慧，垢者謂之結。」

世尊告曰：「善哉！比丘！如汝所言，除者是慧，垢者是結。」

爾時，尊者朱利槃特向世尊而說此偈：

「今誦此已足， 如尊之所說；
智慧能除結， 不由其餘行。」

世尊告曰：「比丘！如汝所言，以智慧，非由其餘。」

爾時，尊者聞世尊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九眾生居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是時，滿呼王子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滿呼王子白世尊言：「我曾聞：『朱利槃特比丘與盧迦延梵志共論，然此比丘不能答對。』我又曾聞：『如來弟子眾中，諸根闇鈍無有慧明，無出此比丘上者。如來優婆塞中在居家者，迦毘羅衛城中瞿曇釋種，諸根闇鈍，情意閉塞。』」

佛告王子曰：「朱利槃特比丘有神足之力，得上人之法，不習世間談論之宜。又王子當知，此比丘者極有妙義。」

是時，滿呼王子白世尊言：「佛所說雖爾，然我意中猶生

此念：『云何有大神力，而不能與彼外道異學而共論議？』我今請佛及比丘僧，唯除朱利槃特一人。」

是時，世尊默然受請。是時，王子已見世尊受請已，即從座起，頭面禮世尊足，右遶三匝，便退而去。即其夜辦種種甘饌、飲食，敷好坐具，而白：「時到，今正是時。」

爾時，世尊以鉢使朱利槃特比丘捉在後住，將諸比丘眾，前後圍遶，入羅閱城，至彼王子所，各次第坐。爾時，王子白世尊言：「唯願如來手授我鉢，我今躬欲自飯如來。」

佛告王子曰：「今鉢在朱利槃特比丘所，竟不持來。」

王子白佛言：「願世尊遣一比丘往取鉢來。」

佛告王子：「汝今自往取如來鉢來。」

爾時，朱利槃特比丘化作五百華樹，其樹下皆有朱利槃特比丘坐。

爾時，王子聞佛教已，往取鉢。遙見五百樹下，皆有朱利槃特比丘於樹下坐禪，繫念在前，無有分散。見已，便作是念：「何者是朱利槃特比丘？」是滿呼王子即還來世尊所，而白佛言：「往彼園中，均是朱利槃特比丘。不知何者是朱利槃特比丘？」

佛告王子曰：「還至園中，最在中央住，而彈指作是說：『其實是朱利槃特比丘者，唯願從座起！』」

是時，滿呼王子受教已，復至園中，在中央立，而作是說：「其實是朱利槃特比丘者，便從座起。」

王子作是語已。其餘五百化比丘自然消滅，唯有一朱利槃特比丘在。是時，滿呼王子共朱利槃特比丘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

爾時，滿呼王子白佛言：「唯願世尊！今自悔責，不信如來言教：『此比丘有神足大威力。』」

佛告王子曰：「聽汝懺悔！如來所說終無有二。又此世間有九種人周旋往來。云何為九？一者豫知人情，二者聞已便知，三者觀相然後乃知，四者觀察義理然後乃知，五者知味然後乃知，六者知義、知味然後乃知，七者不知義、不知味，八者學於思惟神足之力，九者所受義渺。是謂，王子！九種之人出現世間。如是，王子！彼觀相之人，於八人中最為第一，無過是者。今此朱利槃特比丘習於神足，不學餘法，此比丘恒以神足與人說法。我今阿難比丘觀相便知，豫知人情，知如來須是、不用是，亦知如來應當說是、離是，皆令分明，如今無有出阿難比丘上者，博覽諸經義，靡不周遍。又此朱利槃特比丘能化一形作若干形，復還合為一。此比丘後日當於虛空中取滅度。吾更不見餘人取滅度，如阿難比丘、朱利槃特比丘之比也。」

是時，佛復告諸比丘曰：「我聲聞中第一比丘，變化身形，能大能小，無有如朱利槃特比丘之比。」

是時，滿呼王子手自斟酌，供養眾僧，除去鉢器，更取小座，在如來前，叉手白世尊言：「唯願世尊聽朱利槃特比丘恒至我家，隨其所須衣被、雜物、沙門之法，盡在我家取之，當盡形壽供給所須。」

佛告王子：「汝今，王子！還向朱利槃特比丘懺悔，躬自請之！所以然者，非智之人欲別智者，此事難遇；欲言智者能別有智之人，可有此理耳。」

是時，滿呼王子即時向朱利槃特比丘禮，自稱姓名，求其懺悔：「大神足比丘，生意輕慢，自今之後更不敢犯。唯願受懺悔，更不敢犯。」

朱利槃特比丘報曰：「聽汝悔過，後莫復犯，亦莫復誹謗賢聖。王子當知，其有眾生誹謗聖人者，必當墮三惡趣生地獄中。如是，王子！當作是學。」

爾時，佛與滿呼王子說極妙之法，勸發令喜，即於座上，得演此呪願：

「祠祀火為上， 經書頌為最，
人中王為尊， 眾流海為首，
星中月為先， 光明日第一。
上下及四方， 諸所有形物，
天及世間人， 佛者最為尊，
欲求其福者， 供養三佛業。」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即從座起。

是時，滿呼王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地主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尊者婆拘盧在一山曲，補納故衣。是時，釋提桓因遙見尊者婆拘盧在一山曲補納故衣，見已，便作是念：「此尊者婆拘盧已成阿羅漢，諸縛已解，長壽無量，恒自降伏，思惟非常、苦、空、非身，不著世事，亦復不與他人說法，寂默自修如外道異學。不審此尊能與他說法？為不堪任乎？我今當與試之。」

爾時，天帝釋便從三十三天沒不現，來至耆闍崛山，在尊者婆拘盧前住，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釋提桓因便說此偈：

「智者所歎說， 何故不說法？
壞結成聖行， 何為寂然住？」

爾時，尊者婆拘盧復以此偈，報釋提桓因曰：

「有佛舍利弗， 阿難均頭槃，
亦及諸尊長， 善能說妙法。」

爾時，釋提桓因白尊者婆拘盧曰：「眾生之根有若干種，然尊當知，世尊亦說眾生種類，多於地土，何故尊者婆拘盧不與他人說法？」

婆拘盧報曰：「眾生之類難可覺知，世界若干，國土不同，皆著我所、非我所。我今觀察此義已，故不與人說法。」

釋提桓因曰：「願尊與我說我所、非我所之義。」

尊者婆拘盧曰：「我人壽命，若男、若女士夫之類，盡依此命而得存在。然復，拘翼！世尊亦說：『比丘當知，當自熾然，無起邪法，亦當賢聖默然。』我觀此義已，故默然耳。」

是時，釋提桓因遙向世尊叉手，便說此偈：

「歸命十力尊， 圓光無塵翳，
普為一切人， 此者甚奇特。」

尊者婆拘盧報曰：「何故帝釋而作是說：『此者甚奇特』？」

釋提桓因報言：「自念我昔至世尊所，到已，禮世尊足，而問此義：『天、人之類有何想念？』爾時，世尊告我曰：『此世界若干種，各各殊異，根原不同。』我聞此語已，尋對曰：『如是，世尊所說世界若干種，各各不同，設與彼眾生說法，咸共受持有成果者。』我以此故說：『此者甚奇特！』然尊者婆拘盧所說，亦復如是。世界若干種，各各不同。」

是時，釋提桓因便作是念：「此尊堪任與人說法，非為不能。」是時，釋提桓因即從坐起而去。

爾時，釋提桓因聞尊者婆拘盧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未曾有法品薄拘羅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般涅槃後不久，尊者薄拘羅遊王舍城，在竹林加蘭哆園。

爾時，有一異學，是尊者薄拘羅未出家時親善朋友，中後仿佯，往詣尊者薄拘羅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異學曰：「賢者薄拘羅！我欲有所問，為見聽不？」

尊者薄拘羅答曰：「異學！隨汝所問，聞已當思。」

異學問曰：「賢者薄拘羅！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幾時？」

尊者薄拘羅答曰：「異學！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

異學復問曰：「賢者薄拘羅！汝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頗憶曾行姪欲事耶？」

尊者薄拘羅語異學曰：「汝莫作是問，更問餘事。『賢者薄拘羅！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頗憶曾起欲想耶？』異學！汝應作是問。」

於是，異學便作是語：「我今更問賢者薄拘羅！汝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頗憶曾起欲想耶？」

於是，尊者薄拘羅因此異學問，便語諸比丘：「諸賢！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以此起貢高者，都無是想。」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未曾有欲想。」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持糞掃衣來八十年，若因此起貢高者，都無是相。」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

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持糞掃衣來八十年，未曾憶受居士衣，未曾割截作衣，未曾倩他比丘作衣，未曾用針縫衣，未曾持針縫囊，乃至一縷。」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乞食來八十年，若因此起貢高者，都無是相。」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乞食來八十年，未曾憶受居士請，未曾超越乞食，未曾從大家乞食於中當得淨好極妙豐饒食噉含消，未曾視女人面，未曾憶入比丘尼坊中，未曾憶與比丘尼共相問訊，乃至道路亦不共語。」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未曾憶畜沙彌，未曾憶為白衣說法，乃至四句頌亦不為說。」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未曾有病，乃至彈指頃頭痛者，未曾憶服藥，乃至一片訶梨勒。」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結加趺坐，於八十年未曾猗壁猗樹。」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於三日夜中得三達證。」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結加趺坐而般涅槃。」

尊者薄拘羅便結加趺坐而般涅槃。若尊者薄拘羅結加趺坐而般涅槃，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尊者薄拘羅所說如是，彼時異學及諸比丘，聞所說已，歡喜奉行。

薄拘羅經竟(九百八十字)

中阿含經大品賴吒怱羅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樓瘦，與大比丘眾俱，往至鵝蘆吒，住鵝蘆吒村北尸攝怱園中。

爾時，鵝蘆吒梵志、居士聞：「沙門瞿曇釋種子捨釋宗族，出家學道，遊拘樓瘦，與大比丘眾俱，來至此鵝蘆吒，住鵝蘆吒村北尸攝怱園中。彼沙門瞿曇有大名稱，周聞十方，沙門瞿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彼若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尊重禮拜，供養承事者，快得善利。我等應共往見沙門瞿曇禮拜供養。」

鵝蘆吒梵志、居士聞已，各與等類眷屬相隨，從鵝蘆吒出，北行至尸攝怱園，欲見世尊禮拜、供養。往詣佛已，彼鵝蘆吒梵志、居士或稽首佛足，却坐一面，或問訊佛，却坐一面，或叉手向佛，却坐一面，或遙見佛已，默然而坐。彼時，鵝蘆吒梵志、居士各坐已定，佛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時，鵝蘆吒梵志、居士，佛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各從坐起，

稽首佛足，繞佛三匝而去。

彼時，賴吒毖羅居士子故坐不起。於是，賴吒毖羅居士子，鋤蘆吒梵志、居士去後不久，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如我知佛所說法者，若我在家，為鎖所鎖，不得盡形壽清淨行梵行。世尊！願我得從世尊出家學道而受具足，得作比丘，淨修梵行。」

世尊問曰：「居士子！父母聽汝於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耶？」

賴吒毖羅居士子白曰：「世尊！父母未聽我於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世尊告曰：「居士子！若父母不聽汝於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我不得度汝出家學道，亦不得受具足。」

賴吒毖羅居士子白曰：「世尊！我當方便從父母求，必令聽我於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世尊告曰：「居士子！隨汝所欲。」

於是，賴吒毖羅居士子聞佛所說，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繞三匝還歸。白曰：「二尊！如我知佛所說法者，若我在家，為鎖所鎖，不得盡形壽清淨行梵行，唯願二尊聽我於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賴吒毖羅父母告曰：「賴吒毖羅！我今唯有汝一子，極愛憐念，意常愛樂，見無厭足，若汝命終，我尚不欲相棄捨也，況生別離不見汝耶？」

賴吒毖羅居士子復至再三白曰：「二尊！如我知佛所說法者，若我在家，為鎖所鎖，不得盡形壽清淨行梵行，唯願二尊聽我於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賴吒毖羅居士子父母亦至再三告曰：「賴吒毖羅！我今唯有汝一子，極愛憐念，意常愛樂，見無厭足，若汝命終，我尚

不欲相棄捨也，況生別離不見汝耶？」

於是，賴吒毖羅居士子即時臥地：「從今不起，不飲不食，乃至父母聽我於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於是，賴吒毖羅居士子一日不食，至二、三、四、多日不食。

於是，賴吒毖羅居士子父母往至子所，告曰：「賴吒毖羅！汝至柔軟，身體極好，常坐臥好床，汝今不知苦耶？賴吒毖羅！汝可速起，行欲布施，快修福業。所以者何？賴吒毖羅！世尊境界甚難甚難，出家學道亦復甚難。」爾時，賴吒毖羅居士子默然不答。

於是，賴吒毖羅居士子父母往至賴吒毖羅親親及諸臣所，而作是語：「汝等共來至賴吒毖羅所，勸令從地起。」

賴吒毖羅居士子親親及諸臣等即便共至賴吒毖羅所，語曰：「賴吒毖羅！汝至柔軟，身體極好，常坐臥好床，汝今不知苦耶？賴吒毖羅！汝可速起，行欲布施，快修福業。所以者何？世尊境界甚難甚難，出家學道亦復甚難。」彼時，賴吒毖羅居士子默然不答。

於是，賴吒毖羅居士子父母至賴吒毖羅居士子善知識、同伴、同時所，而作是語：「汝等共來至賴吒毖羅所，勸令從地起。」

於是，賴吒毖羅居士子善知識、同伴、同時即共往詣賴吒毖羅居士子所，而作是語：「賴吒毖羅！汝至柔軟，身體極好，常坐臥好床，汝今不知苦耶？賴吒毖羅！汝可速起，行欲布施，快修福業。所以者何？賴吒毖羅！世尊境界甚難甚難，出家學道亦復甚難。」彼時，賴吒毖羅居士子默然不答。

於是，賴吒毖羅居士子善知識、同伴、同時往至賴吒毖羅居士子父母所，作如是語：「可聽賴吒毖羅於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若其樂者，於此生中，故可相見；若不樂

者，必自來還歸父母所。今若不聽，定死無疑，當何所益？」

於是，賴吒毖羅居士子父母聞已，語賴吒毖羅居士子善知識、同伴、同時曰：「我今聽賴吒毖羅於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若學道來還，故可見也。」

賴吒毖羅居士子善知識、同伴、同時即共往詣賴吒毖羅所，便作是語：「居士子！父母聽汝於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若學道已，還見父母。」

賴吒毖羅居士子聞是語已，便大歡喜，生愛生樂，從地而起，漸養其身，身平復已，從鉢盧吒出，往詣佛所，稽首佛足，白曰：「世尊！父母聽我於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唯願世尊！聽從世尊出家學道而受具足，得作比丘。」

於是，世尊度賴吒毖羅居士子出家學道，授其具足，授具足已，於鉢盧吒隨住數時，於後則便攝衣持鉢，遊行展轉，往至舍衛國，住勝林給孤獨園。尊者賴吒毖羅出家學道，受具足已，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懃，彼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懃已。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尊者賴吒毖羅知法已，至得阿羅訶。

於是，尊者賴吒毖羅得阿羅訶已後或九年十年，而作是念：「我本已許出家學道還見父母，我今寧可還赴本要。」於是，尊者賴吒毖羅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本有要，出家學道已，還見父母。世尊！我今辭行，往見父母，赴其本要。」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賴吒毖羅族姓子，若使捨戒、罷道行欲如本者，必無是處。」世尊知己，告曰：「汝去！未度者度，未解脫者令得解脫，未滅訖者令得滅訖。賴吒毖羅！今

隨汝意。」

彼時，尊者賴吒毖羅聞佛所說，善受善持，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至己房中，收舉臥具，著衣持鉢，遊行展轉，往至鋤蘆吒，住鋤蘆吒村北尸攝毖園。於是，尊者賴吒毖羅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鋤蘆吒而行乞食。尊者賴吒毖羅作如是念：「世尊稱歎次第乞食，我今寧可於此鋤蘆吒次第乞食。」尊者賴吒毖羅便於鋤蘆吒次第乞食，展轉至本家。

彼時，尊者賴吒毖羅父在中門住，修理鬚髮，尊者賴吒毖羅父遙見尊者賴吒毖羅來，便作是語：「此禿沙門為黑所縛，斷種無子，破壞我家。我有一子，極愛憐念，意常忍樂，見無厭足，彼將去度，當莫與食。」

尊者賴吒毖羅自於父家不得布施，但得嘔[口*數]：「此禿沙門為黑所縛，斷種無子，破壞我家。我有一子，極愛憐念，意常愛樂，見無厭足，彼將去度，當莫與食。」尊者賴吒毖羅知己，便速出去。

彼時，尊者賴吒毖羅父家婢使，以箕盛臭爛飲食，欲棄著糞聚中。尊者賴吒毖羅見父婢使，以箕盛臭爛飲食，欲棄著糞聚中，便作是語：「汝妹！若此爛飲食法應棄者，可著我鉢中，我當食之。」

彼時，尊者賴吒毖羅父家婢使，以箕中臭爛飲食瀉著鉢中。瀉著鉢中時取其二相，識其音聲及其手足，取二相已，即往至尊者賴吒毖羅父所，而作是語：「尊今當知，尊子賴吒毖羅還來至此鋤蘆吒，可往見之。」尊者賴吒毖羅父聞已，大歡喜踊躍，左手攝衣，右手摩挲鬚髮，疾往詣尊者賴吒毖羅所。

彼時，尊者賴吒毖羅向壁食此臭爛食。尊者賴吒毖羅父見尊者賴吒毖羅向壁食此臭爛食，作如是說：「汝賴吒毖羅！汝至柔軟，身體極好，常食好食，賴吒毖羅！汝云何乃食此臭爛

食耶？賴吒毖羅！汝以何意來此鋤蘆吒，而不能還至父母家耶？」

尊者賴吒毖羅白曰：「居士！我入父家不得布施，但得嘖[口*數]：『此禿沙門為黑所縛，斷種無子，破壞我家。我唯有一子，至愛憐念，意常愛樂，見無厭足，彼將去度，當莫與食。』我聞此已，便速出去。」

尊者賴吒毖羅父即辭謝曰：「賴吒毖羅可忍！賴吒毖羅可忍！我實不知賴吒毖羅還入父家。」於是，尊者賴吒毖羅父敬心扶抱尊者賴吒毖羅，將入於內，敷座令坐，尊者賴吒毖羅即便就坐。

於是，其父見尊者賴吒毖羅坐已，往至婦所，而作是語：「卿今當知，賴吒毖羅族姓子今來還家，可速辦飲食。」

尊者賴吒毖羅母聞已，大歡喜踊躍，速辦飲食。辦飲食已，疾輦錢出，著中庭地，聚作大積，彼大錢積，一面立人，一面坐人，各不相見。作大錢積已，往詣尊者賴吒毖羅所，作如是語：「賴吒毖羅！是汝母分所有錢財，汝父錢財無量，百千不可復計，今盡付汝。賴吒毖羅！汝可捨戒罷道，行欲布施，快修福業。所以者何？世尊境界甚難甚難，出家學道亦復甚難。」

尊者賴吒毖羅白其母曰：「我今欲有所說，能見聽不？」

尊者賴吒毖羅母語曰：「居士子！汝有所說，我當聽之。」

尊者賴吒毖羅白其母曰：「當作新布囊，用盛滿錢，以車載之，至恒伽江，瀉著深處。所以者何？因此錢故，令人憂苦、愁感、啼哭，不得快樂。」

於是，尊者賴吒毖羅母而作是念：「以此方便不能令子賴吒毖羅捨戒罷道，我寧可至其本婦所，作如是語：『諸新婦等！汝可以先所著瓔珞嚴飾其身，賴吒毖羅族姓子本在家時極所愛念，以此瓔珞速嚴身已，汝等共往至賴吒毖羅族姓子所，各抱

一足而作是說：「不審賢郎有何天女勝於我者，而令賢郎捨我為彼修梵行耶？」』

於是，其母即至尊者賴吒毖羅其本婦所，作如是語：「諸新婦等！汝可以先所著瓔珞嚴飾其身，賴吒毖羅族姓子本在家時極所愛念，以此瓔珞速嚴身已，汝等共往至賴吒毖羅族姓子所，各抱一足而作是說：『不審賢郎有何天女勝於我者，而令賢郎捨我為彼修梵行耶？』」

彼時，尊者賴吒毖羅其本婦等即各以先所著瓔珞嚴飾其身，尊者賴吒毖羅本在家時極所愛念。以此瓔珞嚴飾身已，往詣尊者賴吒毖羅所，各抱一足而作是說：「不審賢郎有何天女勝於我者，而令賢郎捨我為彼修梵行耶？」

尊者賴吒毖羅語本婦曰：「諸妹！當知我不為天女故修於梵行。所為修梵行者，彼義已得，佛教所作，今已成辦。」

尊者賴吒毖羅諸婦等却住一面，啼泣垂淚而作是語：「我非賢郎妹，然賢郎喚我為妹。」

於是，尊者賴吒毖羅迴還顧視，白父母曰：「居士！若施食者便以時施，何為相嬌？」

爾時，父母即從坐起，自行澡水，以上味餚饌，種種豐饒，食噉含消，手自斟酌，極令飽滿。食訖收器，行澡水竟，取一小床，別坐聽法。尊者賴吒毖羅為父母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立，說頌曰：

「觀此嚴飾形，	珍寶瓔珞等，
右髻縈其髮，	紺黛畫眉目。
此欺愚癡人，	不誑度彼岸，
以眾好綵色，	莊嚴臭穢身。
此欺愚癡人，	不誑度彼岸，

眾香遍塗體， 雌黃黃其足。
此欺愚癡人， 不誑度彼岸，
身服淨妙衣， 莊嚴猶幻化。
此欺愚癡人， 不誑度彼岸，
斷絕鹿[革*玄]縊， 及破壞鹿門。
我捨離餌去， 誰樂於鹿縛。」

尊者賴吒毖羅說此頌已，以如意足乘虛而去，至鑰蘆吒林入彼林中，於鞞醯勒樹下敷尼師檀，結加趺坐。爾時，拘牢婆王及諸群臣前後圍繞，坐於正殿，咨嗟稱歎尊者賴吒毖羅：「若我聞賴吒毖羅族姓子來此鑰蘆吒者，我必往見。」

於是，拘牢婆王告獵師曰：「汝去案行鑰蘆吒林，我欲出獵。」獵師受教，即便案行鑰蘆吒林。於是，獵師案行鑰蘆吒林，見尊者賴吒毖羅在鞞醯勒樹下，敷尼師檀，結加趺坐，便作是念：「所為拘牢婆王及諸群臣共坐正殿，咨嗟稱歎者，今已在此。」

爾時，獵師案行鑰蘆吒林已，還詣拘牢婆王所，白曰：「大王！當知我已案行鑰蘆吒林，隨大王意。大王本所為與諸群臣共坐正殿，咨嗟稱歎尊者賴吒毖羅：『若我聞賴吒毖羅族姓子來此鑰蘆吒者，我必往見。』尊者賴吒毖羅族姓子今在鑰蘆吒林中鞞醯勒樹下，敷尼師檀，結加趺坐。大王欲見者，便可往也。」

拘牢婆王聞已，告御者曰：「汝速嚴駕，我今欲往見賴吒毖羅。」

御者受教，即速嚴駕，訖還白曰：「大王！當知嚴駕已辦，隨大王意。」

於是，拘牢婆王即乘車出，往至鑰蘆吒林，遙見尊者賴吒毖羅，即便下車，步進往至尊者賴吒毖羅所。尊者賴吒毖羅見

拘牢婆王來，而作是說：「大王！今來欲自坐耶？」

拘牢婆王曰：「今我雖到自己境界，然我意欲令賴吒毖羅族姓子請我令坐。」

尊者賴吒毖羅即請拘牢婆王曰：「今有別座，大王可坐。」

於是，拘牢婆王與尊者賴吒毖羅共相問訊，却坐一面，語賴吒毖羅：「若為家衰故出家學道耶？若為無財物故行學道者，賴吒毖羅！拘牢婆王家多有財物，我出財物與賴吒毖羅，勸賴吒毖羅捨戒罷道，行欲布施，快修福業。所以者何？賴吒毖羅！師教甚難，出家學道亦復甚難。」

尊者賴吒毖羅聞已，語曰：「大王！今以不淨請我，非清淨請。」

拘牢婆王聞已，問曰：「我當云何以清淨請賴吒毖羅，非以不淨耶？」

尊者賴吒毖羅語曰：「大王！應如是語：『賴吒毖羅！我國人民安隱快樂，無恐怖、無鬪諍，亦無棘刺、無苦使役，米穀豐饒，乞食易得，賴吒毖羅住我國中，我當護如法。』大王！如是以淨請我，非以不淨。」

拘牢婆王聞已，語曰：「我今以淨請賴吒毖羅，非以不淨。我國人民安隱快樂，無恐怖、無鬪諍，亦無棘刺、無苦使役，米穀豐饒，乞食易得，賴吒毖羅住我國中，我當護如法。」

「復次，賴吒毖羅！有四種衰，謂衰衰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云何為四？病衰、老衰、財衰、親衰。賴吒毖羅！云何病衰？或有一人長病疾患，極重甚苦，彼作是念：『我長病疾患，極重甚苦，我實有欲，不能行欲，我今寧可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於後時以病衰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是為病衰。」

「賴吒毖羅！云何老衰？或有一人年耆根熟，壽過垂訖，彼作是念：『我年耆根熟，壽過垂訖，我實有欲，不能行欲，我今寧可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於後時以老衰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是謂老衰。

「賴吒毖羅！云何財衰？或有一人貧窮無力，彼作是念：『我貧窮無力，我今寧可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於後時以財衰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是謂財衰。

「賴吒毖羅！云何親衰？或有一人親里斷種，死亡沒盡，彼作是念：『我親里斷種，死亡沒盡，我今寧可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於後時以親衰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是謂親衰。

「賴吒毖羅昔時無病，安隱成就，平等食道，不冷不熱，平正安樂，順次不諍，由是之故，食噉含消，安隱得化。賴吒毖羅非以病衰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賴吒毖羅往昔之時，年幼童子，髮黑清淨，身體盛壯，爾時作倡伎樂，極以自娛，莊嚴其身，常喜遊戲。彼時親屬皆不欲使令其學道，父母啼泣，憂感懊惱，亦不聽汝出家學道。然汝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賴吒毖羅不以老衰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賴吒毖羅！此鑰蘆吒第一家、最大家、最勝家、最上家，謂財物也。賴吒毖羅！不以財衰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賴吒毖羅！此鑰蘆吒林間，大豪親族親皆存在，賴吒毖

羅不以親衰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賴吒憇羅，此四種衰，或有衰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我見賴吒憇羅都無此衰，可使賴吒憇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賴吒憇羅！知見何等，為聞何等，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尊者賴吒憇羅答曰：「大王！世尊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說四事，我欲忍樂是，我知見聞是，是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云何為四？大王！此世無護，無可依恃，此世一切趣向老法，此世非常，要當捨去，此世無滿，無有厭足，為愛走使。」

拘牢婆王問曰：「賴吒憇羅！向之所說：『大王！此世無護，無可依恃。』賴吒憇羅！我有兒孫、兄弟、枝黨、象軍、車軍、馬軍、步軍，皆能射御，嚴毅勇猛，王子、力士，鉢邏騫提摩訶能伽有占相、有策慮、有計算、有善知書、有善談論，有君臣、有眷屬，持呪知呪，彼隨諸方，有恐怖者能制止之。若賴吒憇羅所說：『大王！此世無護，無可依恃。』賴吒憇羅！向所說，此有何義耶？」

尊者賴吒憇羅答曰：「大王！我今問王，隨所解答。大王！此身頗有病耶？」

拘牢婆王答曰：「賴吒憇羅！今我此身常有風病。」

尊者賴吒憇羅問曰：「大王！風病發時，生極重甚苦者，大王！爾時可得語彼兒孫、兄弟、象軍、馬軍、車軍、步軍皆能射御，嚴毅勇猛，王子、力士，鉢邏騫提摩訶能伽，占相、策慮、計算、知書、善能談論、君臣、眷屬，持呪知呪，汝等共來暫代我受極重甚苦，令我無病得安樂耶？」

拘牢婆王答曰：「不也。所以者何？我自作業，因業緣業，獨受極苦，甚重苦也。」

尊者賴吒毖羅語曰：「大王！以是故，世尊說此世無護，無可依恃。我欲忍樂是，我知見聞是，是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拘牢婆王語曰：「若賴吒毖羅所說：『大王！此世無護，無可依恃。』賴吒毖羅！我亦欲是忍樂於是。所以者何？此世真實無護，無可依恃。」

拘牢婆王復問曰：「若賴吒毖羅所說：『大王！此世一切趣向老法。』賴吒毖羅向所說，此復有何義？」

尊者賴吒毖羅答曰：「大王！我今問王，隨所解答。若大王年或二十四、或二十五者，於意云何？爾時速疾何如於今？爾時筋力、形體、顏色何如於今？」

拘牢婆王答曰：「賴吒毖羅！若我時年或二十四、或二十五，自憶爾時，速疾、筋力、形體、顏色無勝我者。賴吒毖羅！我今極老，諸根衰熟，壽過垂訖，年滿八十，不復能起。」

尊者賴吒毖羅語曰：「大王！以是故，世尊說此世一切趣向老法。我欲忍樂是，我知見聞是，是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拘牢婆王語曰：「若賴吒毖羅所說：『大王！此世一切趣向老法。』我亦欲是忍樂於是。所以者何？此世真實一切趣向老法。」

拘牢婆王復問曰：「若賴吒毖羅所說：『大王！此世無常，要當捨去。』賴吒毖羅向所說，此復有何義？」

尊者賴吒毖羅語曰：「大王！我今問王，隨所解答。大王！有豐拘樓國及豐後宮、豐倉庫耶？」

拘牢婆王答曰：「如是。」

尊者賴吒毖羅復問曰：「大王！有豐拘樓國及豐後宮、豐倉庫者，若時有法來不可依，忍樂破壞，一切世無不歸死者。爾時豐拘樓國及豐後宮、豐倉庫者，可得從此世持至後世耶？」

拘牢婆王答曰：「不也。所以者何？我獨無二，亦無伴侶從此世至後世也。」

尊者賴吒毖羅語曰：「大王！以是故，世尊說此世無常，要當捨去。我欲忍樂是，我知見聞是，是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拘牢婆王語曰：「若賴吒毖羅所說：『大王！此世無常，要當捨去。』者，我亦欲是忍樂於是。所以者何？此世真實無常，要當捨去。」

拘牢婆王復問曰：「若賴吒毖羅所說：『大王！此世無滿，無有厭足，為愛走使。』賴吒毖羅向所說，此復有何義？」

尊者賴吒毖羅答曰：「大王！我今問王，隨所解答。大王！有豐拘樓國及豐後宮、豐倉庫耶？」

拘牢婆王答曰：「如是。」

尊者賴吒毖羅復問曰：「大王！有豐拘樓國及豐後宮、豐倉庫者，若於東方有一人來，可信可任，不欺誑世，來語王言：『我從東方來，見彼國土極大富樂，多有人民。大王！可得彼國爾所財物、人民、力役，欲得彼國整御之耶？』」

拘牢婆王答曰：「賴吒毖羅！若我知有如是豐國，爾所財物、人民、力役，得彼人民整御治者，我必取之。」

「如是南方、西方、北方，從大海彼岸若有人來，可信可任，不欺誑世，來語王言：『我從大海彼岸來，見彼國土極大富樂，多有人民。大王！可得彼國爾所財物、人民、力役，欲得彼國整御之耶？』」

拘牢婆王答曰：「賴吒毖羅！若我知有如是豐國，爾所財

物、人民、力役，得彼人民整御治者，我必取之。」

尊者賴吒憖羅語曰：「大王！以是故，世尊說此世無滿，無有厭足，為愛走使。我欲忍樂是，我知見聞是，是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拘牢婆王語曰：「若賴吒憖羅所說：『大王！此世無滿，無有厭足，為愛走使。』我亦欲是忍樂於是。所以者何？此世真實無滿，無有厭足，為愛走使。」

尊者賴吒憖羅語曰：「大王！世尊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我說此四事，我知忍樂是，我知見聞是，是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於是，尊者賴吒憖羅說此頌曰：

「我見世間人，	有財癡不施，
得財復更求，	慳貪積聚物。
王者得天下，	整御隨其力，
海內無厭足，	復求於海外。
王及諸人民，	未離欲命盡，
散髮妻子哭，	嗚呼苦難伏。
衣被而埋藏，	或積薪火燒，
緣行至後世，	燒已無慧念。
死後財不隨，	妻子及奴婢，
貧富俱共同，	愚智亦復然。
智者不懷憂，	唯愚抱悵感，
是故智慧勝，	逮得正覺道。
深著於有有，	愚癡作惡行，
於法非法行，	以力強奪他。
少智習効他，	愚多作惡行，
趣胎至後世，	數數受生死。

已受出生世， 獨作眾惡事，
如賊他所縛， 自作惡所害。
如是此眾生， 至到於後世，
為己所作業， 自作惡所害。
如果熟自墮， 老少亦如斯，
欲莊美愛樂， 心趣好惡色。
為欲所縛害， 因欲恐怖生，
王我見此覺， 知是沙門妙。」

尊者賴吒毖羅所說如是。拘牢婆王聞尊者賴吒毖羅所說，歡喜奉行。

賴吒毖羅經竟(六千七百七十七字)

雜阿含經（二五三）

如是我聞：

一時，尊者優陀夷往拘薩羅國人間遊行，至拘磐荼聚落，到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菴羅園中住。

時，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有諸年少弟子，遊行採樵，至菴羅園中，見尊者優陀夷坐一樹下，容貌端正，諸根寂靜，心意安諦，成就第一調伏。見已，往詣其所，共相問訊已，退坐一面。時，優陀夷為諸年少種種說法，勸勵已，默然而住，彼諸年少聞尊者優陀夷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去。

時，諸年少擔持束薪，還至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所，置薪束於地，詣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所，白言：「我和上尼，當知菴羅園中有沙門優陀夷，姓瞿曇氏，依於彼住，極善說法。」

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語諸年少言：「汝可往請沙門優陀夷瞿曇氏，明日於此飯食。」

時，諸年少弟子受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教已，往詣尊者優陀夷所，白優陀夷言：「尊者當知，我和上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請尊者優陀夷明旦飯食。」

時，優陀夷默然受請。

時，彼諸年少知優陀夷受請已，還歸和上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所，白言：「和上尼，我以和上尼語，請尊者優陀夷，尊者優陀夷默然受請，和上尼自知時。」

爾時，尊者優陀夷夜過晨朝，著衣持鉢，往詣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舍。時，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遙見尊者優陀夷來，疾敷床座，請令就坐，設種種飲食，自手供養，豐美滿足。食已，澡嗽、洗鉢訖，還就本座。

時，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知食已訖，著好革屣，以衣覆頭，別施高床，現起輕相，傲慢而坐，語優陀夷言：「欲有所問，寧有閑暇見答與不？」

優陀夷答言：「姊妹！今是非時。」作此語已，從坐起去。

如是。明日諸弟子復至菴羅園採樵聽法，還復白和上尼，和上尼復遣詣請食，如前三返，乃至請法，答言：「非時。」不為說法。

諸年少弟子復白和上尼，菴羅園中沙門優陀夷極善說法。

和上尼答言：「我亦知彼極善說法，再三請來，設食問法，常言非時，不說而去。」

諸弟子言和上尼：「著好革屣，以衣覆頭，不恭敬坐，彼云何說？所以者何？彼尊者優陀夷以敬法故，不說而去。」

和上尼答言：「若如是者，更為我請彼。」

諸弟子受教，更請供養如前。時，和上尼知食訖已，脫革屣，整衣服，更坐卑床，恭敬白言：「欲有所問，寧有閑暇見答與不？」

優陀夷答言：「汝今宜問，當為汝說。」

彼即問言：「有沙門、婆羅門說苦樂自作，復有說言苦樂他作，復有說言苦樂自他作，復有說言苦樂非自非他作。尊者！復云何？」

尊者優陀夷答言：「姊妹！阿羅訶說苦樂異生，非如是說。」

婆羅門尼復問：「其義云何？」

優陀夷答言：「阿羅訶說：『從其因緣，生諸苦樂。』」

優陀夷復語婆羅門尼言：「我今問汝，隨意答我。於意云何？有眼不？」

答言：「有。」

「有色不？」

答言：「有。」

「有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不？」

答言：「如是，尊者優陀夷！」

優陀夷復問：「有耳、鼻、舌、身、意、意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不？」

答言：「如是，尊者優陀夷！」

優陀夷言：「此是阿羅訶說：『從其因緣，生於苦樂。』」

婆羅門尼言：「尊者優陀夷！如是阿羅訶說從其因緣生苦樂耶？」

優陀夷答言：「如是，婆羅門尼！」

婆羅門尼復問：「沙門！云何阿羅訶說因緣生苦、樂、不苦不樂滅？」

優陀夷答言：「我今問汝，隨意答我。婆羅門尼！一切眼、一切時滅無餘，猶有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耶？」

答言：「無也，沙門！」

「如是，耳、鼻、舌、身、意，一切時滅永盡無餘，猶有意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耶？」

答言：「無也，沙門。」

「如是，婆羅門尼！是為阿羅訶說：『因緣生苦、樂、不苦不樂滅。』」

尊者優陀夷說是法時，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疑惑，不由於他入佛教法，於法得無所畏。從坐起，整衣服，恭敬合掌，白尊者優陀夷：「我今日超入決定，我從今日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我從今日盡壽歸依三寶。」

爾時，優陀夷為婆羅門尼說法，示、教、照、喜已，從坐起去。

增一阿含經地主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占波國雷聲池側。

是時，尊者二十億耳在一靜處，自修法本，不捨頭陀十二法行，晝夜經行，不離三十七道品之教，若坐、若行，常修正法，初夜、中夜、竟夜，恒自剋勵，不捨斯須，然復不能於欲漏法心得解脫。是時，尊者二十億耳所經行處，腳壞血流，盈滿路側，猶如屠牛之處，烏鵲食血，然復不能於欲漏心得解脫。是時，尊者二十億耳便作是念：「釋迦文佛苦行精進弟子中，我為第一，然我今日漏心不得解脫；又我家業，多財饒寶，宜可捨服，還作白衣，持財物廣惠施。然今作沙門，甚難不易！」

爾時，世尊遙知二十億耳心之所念，便騰遊虛空，至彼經

行處，敷坐具而坐。是時，尊者二十億耳前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問二十億耳曰：「汝向何故作是念：『釋迦文尼佛精進苦行弟子中，我為第一，然我今日漏心不得解脫；又我家業，饒財多寶，宜可捨服，還作白衣，持財物廣施。然今作沙門，甚難不易。』」

二十億耳對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我今還問汝，隨汝報我。云何，二十億耳！汝本在家時，善彈琴乎？」

二十億耳對曰：「如是。世尊！我本在家時，善能彈琴。」

世尊告曰：「云何，二十億耳！若彈絃極急，嚮不齊等，爾時琴音可聽採不？」

二十億耳對曰：「不也。世尊！」

世尊告曰：「云何，二十億耳！若琴絃復緩，爾時琴音可聽採不？」

二十億耳對曰：「不也，世尊！」

世尊告曰：「云何，二十億耳！若琴絃不急不緩，爾時琴音可聽採不？」

二十億耳對曰：「如是。世尊！若琴絃不緩不急，爾時琴音便可聽採。」

世尊告曰：「此亦如是。極精進者，猶如調戲；若懈怠者，此墮邪見；若能在中者，此則上行。如是不久，當成無漏人。」

爾時，世尊與二十億耳比丘說微妙法已，還雷音池側。

爾時，尊者二十億耳思惟世尊教勅，不捨須臾，在閑靜處修行其法。所以族姓子出家學道，剃除鬚髮，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尊者二十億耳便成阿羅漢。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弟子精懃苦行，所謂二十億耳比丘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大品沙門二十億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沙門二十億亦遊舍衛國，在闍林中，前夜、後夜學習不眠，精勤正住，修習道品。於是，尊者沙門二十億安靜獨住，宴坐思惟，心作是念：「若有世尊弟子精勤學習正法、律者，我為第一，然諸漏心不得解脫。我父母家極大富樂，多有錢財，我今寧可捨戒罷道行，欲布施修諸福業耶？」

爾時，世尊以他心智知尊者沙門二十億心之所念，便告一比丘：「汝往至彼，呼沙門二十億來。」

於是，一比丘白曰：「唯然。」即從坐起，稽首禮足，遶三匝而去，往至尊者沙門二十億所而語彼曰：「世尊呼汝！」

尊者沙門二十億聞比丘語，即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世尊告曰：「沙門！汝實安靜獨住，宴坐思惟，心作是念：『若有世尊弟子精勤學習正法、律者，我為第一，然諸漏心不得解脫。我父母家極大富樂，多有錢財，我今寧可捨戒罷道行，欲布施修諸福業耶？』」

彼時，尊者沙門二十億羞耻慙愧，則無無畏。「世尊知我心之所念。」叉手向佛，白曰：「實爾。」

世尊告曰：「沙門！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於意云何？汝在家時，善調彈琴，琴隨歌音，歌隨琴音耶？」

尊者沙門二十億白曰：「如是。世尊！」

世尊復問：「於意云何？若彈琴絃急，為有和音可愛樂耶？」

沙門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復問：「於意云何？若彈琴絃緩，為有和音可愛樂耶？」

沙門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復問：「於意云何？若彈琴調絃不急不緩，適得其中，為有和音可愛樂耶？」

沙門答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如是。沙門！極大精進，令心調亂；不極精進，令心懈怠。是故汝當分別此時，觀察此相，莫得放逸。」

爾時，尊者沙門二十億聞佛所說，善受善持，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受佛彈琴喻教，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彼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已，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尊者沙門二十億知法已，至得阿羅訶。彼時，尊者沙門二十億得阿羅訶已，而作是念：「今正是時，我寧可往詣世尊所，說得究竟智耶？」

於是，尊者沙門二十億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白曰：「世尊！若有比丘得無所著，諸漏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重擔已捨，有結已解，自得善義，正智正解脫者，彼於爾時樂此六處，樂於無欲，樂於遠離，樂於無諍，樂於受盡，樂於受盡，樂心不移動。世尊！或有一人而作是念：『此賢者以依信故，樂於無欲者，不應如是觀，但欲盡、患盡、癡盡，是樂於無欲。』世尊！或有一人而作是念：『此賢者以貪利稱譽求供養故，樂於遠離者，不應如是觀，但欲盡、患盡、癡盡，是樂於遠離。』世尊！或有一人而作是念：『此賢者以依戒故，樂於無諍者，不應如是觀，但欲盡、患盡、癡盡，是樂於無諍，

樂於愛盡，樂於受盡，樂心不移動。』世尊！若有比丘得無所著，諸漏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重擔已捨，有結已解，自得善義，正智正解脫者，彼於爾時樂此六處。

「世尊！若有比丘學未得意，求願無上安隱涅槃者，彼於爾時成就學根及學戒。彼於後時，諸漏已盡而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者。彼於爾時成就無學根及無學戒。世尊！猶幼少童子，彼於爾時成就小根及小戒，彼於後時具足學根者，彼於爾時成就學根及學戒。

「如是，世尊！若有比丘學未得意，求願無上安隱涅槃者，彼於爾時成就學根及學戒。彼於後時，諸漏已盡而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者，彼於爾時成就無學根及無學戒。彼若有眼所知色與對眼者，不能令失此心解脫、慧解脫，心在內住，善制守持，觀興衰法。若有耳所知聲、鼻所知香、舌所知味、身所知觸、意所知法與對意者，不能令失此心解脫、慧解脫，心在內住，善制守持，觀興衰法。

「世尊！猶去村不遠有大石山，不破不缺不脆，堅住不空合一，若東方有大風雨來，不能令搖，不動轉移；亦非東方風移至南方，若南方有大風雨來，不能令搖，不動轉移；亦非南方風移至西方，若西方有大風雨來，不能令搖，不動轉移；亦非西方風移至北方，若北方有大風雨來，不能令搖，不動轉移；亦非北方風移至諸方。如是彼若有眼所知色與對眼者，不能令失此心解脫、慧解脫，心在內住，善制守持，觀興衰法。若有耳所知聲、鼻所知香、舌所知味、身所知觸、意所知法與對意者，不能令失此心解脫、慧解脫，心在內住，善制守護，觀興衰法。」

於是，尊者沙門二十億說此頌曰：

「樂在無欲， 心存遠離，
喜於無諍， 受盡欣悅。
亦樂受盡， 心不移動，
得知如真， 從是心解。
得心解已， 比丘息根，
作已不觀， 無所求作。
猶如石山， 風不能動，
色聲香味， 身觸亦然。
愛不愛法， 不能動心。」

尊者沙門二十億於佛前說得究竟智已，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

爾時，世尊，尊者沙門二十億去後不久，告諸比丘：「諸族姓子！應如是來於我前說得究竟智，如沙門二十億來於我前說得究竟智，不自譽，不慢他，說義現法隨諸處也；莫令如癡增上慢所纏，來於我前說得究竟智，彼不得義，但大煩勞。沙門二十億來於我前說得究竟智，不自譽，不慢他，說義現法隨諸處也。」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沙門二十億經竟(一千七百三十九字)

雜阿含經（二五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尊者二十億耳住耆闍崛山，常精勤修習菩提分法。

時，尊者二十億耳獨靜禪思，而作是念：「於世尊弟子精

勤聲聞中，我在其數，然我今日未盡諸漏，我是名族姓子，多饒財寶，我今寧可還受五欲，廣行施作福。」

爾時，世尊知二十億耳心之所念，告一比丘，汝等今往二十億耳所，告言：「世尊呼汝。」

是一比丘受佛教已，往詣二十億耳所，語言：「世尊呼汝。」

二十億耳聞彼比丘稱大師命，即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

爾時，世尊告二十億耳，汝實獨靜禪思作是念：「世尊精勤修學聲聞中，我在其數，而今未得漏盡解脫。我是名族姓子，又多錢財，我寧可還俗，受五欲樂，廣施作福耶？」

時，二十億耳作是念：「世尊已知我心。」驚怖毛豎，白佛言：「實爾。世尊！」

佛告二十億耳：「我今問汝，隨意答我。二十億耳，汝在俗時，善彈琴不？」

答言：「如是，世尊！」

復問：「於意云何？汝彈琴時，若急其絃，得作微妙和雅音不？」

答言：「不也，世尊！」

復問：「云何？若緩其絃，寧發微妙和雅音不？」

答言：「不也，世尊！」

復問：「云何善調琴絃，不緩不急，然後發妙和雅音不？」

答言：「如是，世尊！」

佛告二十億耳：「精進太急，增其掉悔，精進太緩，令人懈怠，是故汝當平等修習攝受，莫著、莫放逸、莫取相。」

時，尊者二十億耳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時，尊者二十億耳常念世尊說彈琴譬，獨靜禪思。如上所說，乃至漏盡心得解脫，成阿羅漢。

爾時，尊者二十億耳得阿羅漢，內覺解脫喜樂，作是念：「我今應往問訊世尊。」

爾時，尊者二十億耳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於世尊法中得阿羅漢，盡諸有漏，所作已作，捨離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心解脫，當於爾時解脫六處。云何為六？離欲解脫、離恚解脫、遠離解脫、愛盡解脫、諸取解脫、心不忘念解脫。」

「世尊！若有依少信心而言離欲解脫，此非所應；貪、恚、癡盡，是名真實離欲解脫。」

「若復有人依少持戒而言我得離恚解脫，此亦不應；貪、恚、癡盡，是名真實離恚解脫。」

「若復有人依於修習利養遠離而言遠離解脫，是亦不應；貪、恚、癡盡，是真實遠離解脫。」

「貪、恚、癡盡，亦名離愛，亦名離取，亦名離忘念解脫。如是，世尊！若諸比丘未得羅漢，未盡諸漏，於此六處不得解脫。」

「若復比丘在於學地，未得增上樂，涅槃習向心住，爾時成就學戒，成就學根，後時當得漏盡、無漏心解脫，乃至自知不受後有。當於爾時得無學戒，得無學諸根。譬如嬰童愚小仰臥，爾時成就童子諸根，彼於後時漸漸增長，諸根成就，當於爾時成就長者諸根。在學地者亦復如是，未得增上安樂，乃至成就無學戒、無學諸根。」

「若眼常識色，終不能妨心解脫、慧解脫，意堅住故，內修無量善解脫，觀察生滅，乃至無常。耳識聲、鼻識香、舌識味、身識觸、意識法，不能妨心解脫、慧解脫，意堅住故，內修無量善解脫，觀察生滅。譬如村邑近大石山，不斷、不壞、不穿，一向厚密，假使四方風吹，不能動搖、不能穿過。彼無

學者亦復如是，眼常識色，乃至意常識法，不能妨心解脫、慧解脫，意堅住故，內修無量善解脫，觀察生滅。」

爾時，二十億耳重說偈言：

「離欲心解脫，	無患脫亦然，
遠離心解脫，	貪愛永無餘。
諸取心解脫，	及意不忘念，
曉了入處生，	於彼心解脫。
彼心解脫者，	比丘意止息，
諸所作已作，	更不作所作。
猶如大石山，	四風不能動。
色聲香味觸，	及法之好惡，
六入處常對，	不能動其心。
心常住堅固，	諦觀法生滅。」

尊者二十億耳說是法時，大師心悅，諸多聞梵行者聞尊者二十億耳所說，皆大歡喜。爾時，尊者二十億耳聞佛說法，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爾時，世尊知二十億耳去不久，告諸比丘：「善心解脫者，應如是記說，如二十億耳以智記說，亦不自舉，亦不下他，正說其義；非如增上慢者，不得其義，而自稱歎得過人法，自取損減。」

雜阿含經（一二三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波斯匿王普設大會，為大會故，以千特牛行列繫住，集眾供具，遠集一切諸異外道，悉來聚集波斯匿王大會之處。

時，有眾多比丘亦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聞波斯匿王普設大會……如上廣說，乃至種種外道皆悉來集。聞已，乞食畢，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今日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聞波斯匿王普設大會……」如上廣說，乃至種種異道集於會所。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月月設大會，	乃至百千數，
不如正信佛，	十六分之一。
如是信法僧，	慈念於眾生，
彼大會之福，	十六不及一。
若人於世間，	億年設福業，
於直心敬禮，	四分不及一。」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二二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波斯匿王聞世尊拘薩羅人間遊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聞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聞世尊自記說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人傳者，得非虛妄過長說耶？為如說說、如法說、隨順法說耶？非是他人損同法者，於其問答生厭薄處耶？」

佛告大王：「彼如是說，是真諦說，非為虛妄。如說說、如法說、隨順法說，非是他人損同法者，於其問答生厭薄處。所以者何？大王，我今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

波斯匿王白佛言：「雖復世尊作如是說，我猶故不信。所以者何？此間有諸宿重沙門、婆羅門，所謂富蘭那迦葉、末迦利瞿舍梨子、刪闍耶毘羅胝子、阿耆多枳舍欽婆羅、迦羅拘陀迦栴延、尼乾陀若提子，彼等不自說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得世尊幼小年少，出家未久，而便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大王：「有四種雖小而不可輕。何等為四？刹利王子年少幼小而不可輕，龍子年少幼小而不可輕、小火雖微而不可輕、比丘幼小而不可輕。」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刹利形相具，	貴族發名稱，
雖復年幼稚，	智者所不輕。
此必居王位，	顧念生怨害，
是故難可輕，	應生大恭敬。
善求自護者，	自護如護命，
以平等自護，	而等護於命。
聚落及空處，	見彼幼龍者，
莫以小蛇故，	而生輕慢想。
雜色小龍形，	亦應令安樂，
輕蛇無士女，	悉為毒所害。
是故自護者，	當如護己命，
以斯善護己，	而等護於彼。
猛火之所食，	雖小食無限，
小燭亦能燒，	足薪則彌廣。
從微漸進燒，	盡聚落城邑，
是故自護者，	當如護己命。
以斯善護己，	而等護於彼，
盛火之所焚，	百卉蕩燒盡。

滅已不盈縮， 戒火還復生，
若輕毀比丘， 受持淨戒火。
燒身及子孫， 眾災流百世，
如燒多羅樹， 無有生長期。
是故當自護， 如自護己命，
以斯善自護， 而等護於彼。
剎利形相具， 幼龍及小火，
比丘具淨戒， 不應起輕想。
是故當自護， 如自護己命，
以斯善自護， 而等護於彼。」

佛說此經已，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增一阿含經大愛道般涅槃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波斯匿王殺庶母百子，即懷變悔：「我造惡源，極為甚多，復用此為？由王位故，殺此百人，誰能堪任除我愁憂？」波斯匿王復作是念：「唯有世尊能去我憂耳。」時復作斯念：「我今不宜懷此愁憂，默然至世尊所，當駕王威至世尊所。」時波斯匿王告群臣曰：「汝等催駕寶羽之車，如前王法，欲出舍衛城，親近如來。」

群臣聞王教已，即時嚴駕羽寶之車，即來白王言：「嚴駕已訖，王知是時。」

時，波斯匿王即乘羽寶車，椎鍾鳴鼓，懸繒幡蓋，人從皆著鎧器，諸臣圍遶出舍衛城，往至祇洹，步入祇洹精舍，如前王法，除五威儀，蓋、天冠、拂、劍、履屣，盡捨之。至世尊

所，頭面布地，復以手摩如來足，普自陳啟：「我今悔過，改往修來，愚惑不別真偽，殺庶母百子，王威力故。今來自悔，唯願納受。」

佛告王曰：「善哉，大王！還就本位，今當說法。」

波斯匿王即從坐起，禮世尊足，還詣本位。

佛告王曰：「命極危脆，極壽不過百年，所出無幾。人壽百年，計三十三天一日一夜，計彼日夜三十日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彼三十三天正壽千歲，計人中壽壽十萬歲，復計還活地獄中一日一夜。復計彼日夜三十日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還活地獄中五千歲，或壽半劫，或壽一劫，隨人所作行，或有中天者，計人中之壽百億之歲。智者恒念普修此行，復用此惡為？樂少苦多，其殃難計。是故，大王！莫由己身、父母、妻子、國土、人民，施行罪業，亦莫為王身故而作罪本。猶如石蜜為初甜後苦，此亦如是。於短壽之中何為作惡？大王當知，有四大畏恒逼人身，終不可制約，亦復不可呪術、戰鬪、藥草所能抑折，生、老、病、死，亦如四大山從四方來，各各相就，摧壞樹木，皆悉磨滅，此四事者亦復如是。大王當知，若生來時，使父母懷憂、愁、苦、惱，不可稱計，若老來至無復少壯，壞敗形貌，支節漸緩，若病來至丁壯之年，無復氣力，轉轉命促，若死來至斷於命根，恩愛別離，五陰各散。是謂，大王！有此四大，皆不得自在。

「若復有人親近殺生，受諸惡原，若生人中，壽命極短。若人習盜，後生貧困，衣不蓋形，食不充口。所以然者，皆由取他財物故，故致斯變，若生人中受苦無量。若人姪他，後生人中，妻不貞良。

「若人妄語，後生人中，言不信用，為人輕慢，皆由前世詐稱虛偽故。若人惡言，受地獄罪，若生人中，顏色醜陋，皆

由前世惡言，故致斯報。若人[言*奇]語，受地獄罪，若生人中，家中不和，恒被鬪亂。所以然者，皆由前身所造之報。若人兩舌，鬪亂彼此，受地獄罪，若生人中，家不和，恒有諍訟。所以然者，皆由前世鬪亂彼此之所致也。

「若人憚憎嫉他，受地獄罪，若生人中，為人所憎，皆由前世行本之所致也。若人興謀害之心，受地獄罪，若生人中，意不專定。所以然者，皆由前世興斯心故。若復有人習於邪見，受地獄罪，若生人中，聾盲瘡痂，人所惡見。所由爾者，皆因前世行本所致也。

「是謂，大王！由此十惡之報，致斯殃疊，受無量苦，沉復外者乎。是故，大王！當以法治化，莫以非法，以理治民，亦莫非理。大王！諸以正法治民者，命終之後皆生天上，正使大王，命終之後，人民追憶，終不忘失，名稱遠布。

「大王當知，諸以非法治化人民，死後皆生地獄中，是時，獄卒以五縛繫之，其中受苦不可稱量，或鞭，或縛，或捶，或解諸支節，或取火炙，或以鎔銅灌其身，或剝其皮，或以草著腹，或拔其舌，或刺其體，或鋸解其身，或鐵臼中擣，或輪壞其形，使走刀山劍樹，不令停息，抱熱銅柱，或挑其眼，或壞耳根，截手足、耳鼻，已截復生，復舉身形著大鑊中，復以鐵叉擾動其身，不令息住，復從鑊中出，生拔脊筋，持用治車，復使入熱炙地獄中，復入熱屎地獄中，復入刺地獄中，復入灰地獄中，復入刀樹地獄中，復令仰臥以熱鐵丸使食之，腸胃五藏皆悉爛盡，從下而過，復以鎔銅而灌其口，從下而過，於中受苦惱；要當罪畢，然後乃出。如是，大王！眾生入地獄，其事如是，皆由前世治法不整之所致也。」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百年習放逸， 後故入地獄，

斯竟何足貪， 受罪難稱計。

「大王！以法治，自濟其身，父母、妻子、奴婢、親族將護國事。是故，大王！常當以法治化，勿以非法。人命極短，在世須臾間耳，生死長遠，多諸畏難，若死來至，於中呼哭，骨節離解，身體煩疼。爾時，無有救者。非有父母、妻子、奴婢、僕從、國土、人民所能救也。有此之難，誰堪代者？唯有布施、持戒，語常和悅，不傷人意，作眾功德，行諸善本。」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智者當惠施，	諸佛所嘉歎，
是故清淨心，	勿有懈怠意。
為死之所逼，	受大極苦惱，
至彼惡趣中，	無有休息時。
若復欲來時，	極受於苦惱，
諸根自然壞，	由惡無休息。
若醫師來時，	合集諸藥草，
不遍其身體，	由惡無休息。
若復親族來，	問其財貨本，
耳亦不聞聲，	由惡無休息。
若復移在地，	病人臥其上，
形如枯樹根，	由惡無休息。
若復已命終，	身命識已離，
形如牆壁土，	由惡無休息。
若復彼死屍，	親族舉塚間，
彼無可持者，	唯福可怙耳。

「是故，大王！當求方便，施行福業，今不為者，後悔無益。」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如來由福力， 降伏魔官屬，
今已還佛力， 是故福力尊。

「是故，大王！當念作福，為惡尋當悔，更莫復犯。」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雖為極惡原， 悔過漸復薄，
是時於世間， 根本皆消滅。

「是故，大王！莫由己身，修行其惡，莫為父母、妻子、沙門、婆羅門，施行於惡，習其惡行。如是，大王！當作是學。」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非父母兄弟， 亦非諸親族，
能免此惡者， 皆捨歸於死。

「是故，大王！自今已後，當以法治化，莫以非法。如是，大王！當作是學。」

爾時，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利養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於舍衛城內，有一長者，適喪一子，甚愛敬念，未曾能捨。彼見子死，便生狂惑，周旋往來，不停一處。若見人時，便作是語：「頗有見我兒乎？」

爾時，彼人漸漸往至祇洹精舍，到世尊所，在一面住。爾時，彼人白世尊曰：「瞿曇沙門！頗見我兒乎？」

世尊告長者曰：「何故顏貌不悅，諸根錯亂？」

爾時，長者報瞿曇曰：「焉得不爾。所以然者，我今唯有一子，捨我無常。甚愛敬念，未曾離目前；哀愍彼子，故令我

生狂。我今問沙門，見我兒耶？」

世尊告曰：「如是，長者！如汝所問，生、老、病、死，世之常法；恩愛離苦、怨憎會苦，子捨汝無常，豈得不念乎。」

爾時，彼人聞世尊所說，不入其懷，便捨而退去。前行見人，復作是語：「沙門瞿曇說言曰：『恩愛分別，便有快樂。』如沙門所說，為審爾不？」

前人對曰：「恩愛別離，有何樂哉？」

當於爾時，去舍衛城不遠，有眾多人而共博戲。爾時，彼人便作是念：「此諸男子聰明智慧，無事不知，我今當以此義問彼諸人。」爾時，即詣博戲所，問眾人曰：「沙門瞿曇向我說曰：『恩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此者快樂。』諸人等今於意云何？」

是時，諸博戲者報斯人曰：「恩愛別離，有何樂哉？言快樂者，此義不然。」

是時，彼人便作是念：「審如來言終不虛妄。云何恩愛別離，當有樂耶？此義不然。」

爾時，彼人入舍衛城，至宮門外稱：「沙門瞿曇而作是教：『恩愛別離、怨憎之會，此者快樂。』」爾時，舍衛城及中宮內，普傳此語，靡不周遍。

當於爾時，大王波斯匿及摩利夫人，共在高樓之上相娛樂戲。爾時，王波斯匿告摩利夫人曰：「沙門瞿曇審有斯語：『恩愛離別、怨憎之會，此皆快樂。』」

夫人報曰：「吾不從如來聞此言教，設當如來有此教者，事亦不虛。」

王波斯匿告曰：「猶如師教弟子：『為是、捨是。』弟子報言：『如是，大師！』汝今摩利亦復如是，彼瞿曇沙門雖作是說，汝應作是言：『如是不異，無有虛妄。』然卿速去，不須在吾前立。」

爾時，摩利夫人語竹膊婆羅門曰：「汝今往詣祇洹精舍，到如來所，持我名字，跪如來足，復以此義具白世尊云：『舍衛城內及中宮人有此言論，沙門瞿曇言恩愛別離、怨憎合會，此皆快樂。不審世尊有此教耶？』若世尊所有說者，汝善承受，還向我說。」

是時，竹膊婆羅門受夫人教勅，尋往至祇洹精舍。到世尊所，共相問訊。共相問訊已，在一面坐。

時，彼梵志白世尊曰：「摩利夫人禮世尊足，問訊如來興居輕利，遊步康強乎？訓化盲冥，得無勞耶？」復作是語：「此舍衛城內普傳此言：『沙門瞿曇而作是教：「恩愛別離、怨憎之會，此樂快哉！」』不審世尊有是言教耶？」

爾時，世尊告竹膊婆羅門曰：「於此舍衛城內，有一長者喪失一子，彼念此子，狂惑失性，東西馳走，見人便問：『誰見我子？』然，婆羅門！恩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此皆無有歡樂。昔日此舍衛城中，復有一老母無常，亦復狂惑不識東西；復有一老父無常；亦復有兄弟姊妹皆悉無常。彼見此無常之變，生狂失性不識東西。婆羅門！昔日此舍衛城中有一人，新迎婦，端正無雙。爾時，彼人未經幾時，便自貧窮。時，彼婦父母見此人貧，便生此念：『吾當奪女更嫁與餘人。』彼人竊聞婦家父母欲奪吾婦，更嫁與餘家。爾時，彼人衣裏帶利刀，便往至婦家，當於爾時，彼婦在牆外紡作。是時，彼人往至婦父母家問曰：『我婦今為所在？』婦母報言：『卿婦在牆外陰中紡作。』爾時，彼人便往至婦所。到已，問婦曰：『云卿父母欲奪汝更餘嫁耶？』婦報言：『信有此語，然我不樂聞此言耶。』爾時，彼人即拔利劍，取婦刺殺，復取利劍，自刺其腹，並復作是語：『我二人俱取死。』婆羅門！當以此方便，知恩愛別離、怨憎會苦，此皆愁憂，實不可言。」

爾時，竹膊婆羅門白世尊曰：「如是。世尊！有此諸惱，實苦不樂。所以然者，昔我有一子，捨我無常。晝夜追憶，不離心懷。時我念兒，心意狂惑，馳走東西，見人便問：『誰見我兒？』沙門瞿曇今所說者，誠如所言。國事煩多，欲還所止。」

世尊告曰：「今正是時。」

竹膊婆羅門即從坐起，遶佛三匝而去。往來至摩利夫人所，以此因緣具白夫人。

時，摩利夫人復至波斯匿王所，到已，白大王曰：「今欲有所問，唯願大王事事見報！云何，大王！為念琉璃王子不？」

王報言：「甚念！愛愍不去心首。」

夫人問曰：「若當王子有遷變者，大王！為有憂也？」

王復報言：「如是，夫人！如汝所言。」

夫人問曰：「大王當知，恩愛別離，皆興愁想。云何，大王！為念伊羅王子乎？」

王報言：「我甚愛敬。」

夫人問曰：「大王！若當王子有遷變者，有愁憂耶？」

王報言：「甚有愁憂。」

夫人報言：「當以此方便知，恩愛別離，無有歡樂。云何，大王！念薩羅陀刹利種不？」

王報言：「甚愛敬念。」

夫人言：「云何，大王！若使薩羅陀夫人有變易者，大王為有憂耶？」

王報言：「吾有愁憂。」

夫人言：「大王！當知恩愛別離，此皆是苦。」

夫人言：「王念我不？」

王言：「我愛念汝。」

夫人言：「設當我身有變易者，大王有愁憂乎？」

王言：「設汝身有變易，便有愁憂。」

「大王！當以此方便知，恩愛別離、怨憎合會，無歡樂心。」

夫人言：「云何，大王！念迦尸、拘薩羅人民乎？」

王言：「我甚愛念迦尸、拘薩羅人民。」

夫人言：「迦尸、拘薩羅人民設當變易者，大王有愁憂乎？」

王言：「迦尸、拘薩羅人民當有變易者，我命不存，況言愁憂乎？所以然者，我因迦尸、拘薩羅國人民力，當得自存。以此方便，知命尚不存，何況不生愁憂乎？」

夫人言：「以此知之，恩愛別離，皆有此苦，無有歡樂。」

爾時，王波斯匿右膝著地，叉手合掌而向世尊！作是說：「甚奇！甚奇！彼世尊而說此法。若當彼沙門瞿曇來者，爾乃可得共言論。」復語夫人：「自今以後，當更看汝勝於常日，所著服飾與吾無異。」

爾時，世尊聞摩利夫人與大王立此論本，告諸比丘：「摩利夫人甚大聰明，設當王波斯匿問我此語者，我亦當以此義向彼王說之，如夫人向王所說而無有異。」又告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得證優婆塞，篤信牢固，所謂摩利夫人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四意斷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王波斯匿即勅臣佐，嚴寶羽之車，欲出舍衛城觀地講堂。當於爾時，波斯匿王母命過，年極衰老，垂向百歲，王甚尊敬，念未曾離目。是時，波斯匿王邊有大臣，名不奢蜜，高才蓋世，世人尊重。時，大臣便作是念：「此波斯匿王母年

向百歲，今日命終；設當聞者，王甚愁憂，不能飲食而得重病。我今當設方便，使王不愁憂，亦使不病。」

是時，大臣即嚴駕五百白象，亦嚴駕五百疋馬，復嚴五百步兵，復嚴駕五百妓女，復嚴駕五百老母，復嚴駕五百婆羅門，復有五百沙門，復嚴駕五百衣裳，復嚴駕五百珍寶，與亡者作好大棺，彩畫極令使妙，懸繒幡蓋，作倡妓樂，不可稱計，出舍衛城。

是時，波斯匿王還來入城。是時，王波斯匿有少事，是時王遙見亡者，問左右曰：「此是何人，供養乃至於斯？」

時不奢蜜曰：「此舍衛城中有長者母無常，是彼之具。」

時王復告曰：「此諸象馬車乘復用為？」

大臣報曰：「此五百老母者，用奉上閻羅王，持用贖命。」

時，王便笑而作是說：「此是愚人之法，命也難保，有何可剋？如有人墮摩竭魚口，欲求出者，實復難得。此亦如是，墮閻羅王邊，欲求出，實難可得。」

「此五百妓女亦用贖命。」

王報曰：「此亦難得。」

時大臣曰：「若此妓女不可得者，當用餘者贖之。」

王曰：「此亦難得。」

大臣曰：「若此不可得者，當用五百珍寶贖之。」

王報曰：「此亦難得。」

大臣曰：「此不可得者，用五百衣裳贖之。」

王曰：「此亦難得。」

臣曰：「若此衣裳不可得者，當用此五百梵志呪術，呪術取之。」

王曰：「此亦難得。」

大臣曰：「若此五百梵志不可得者，復當持此沙門高才說

法，持用贖之。」

王曰：「此不可得。」

大臣曰：「若說法不可得者，當集兵眾，共大戰鬪而取之。」

時，波斯匿王大笑而曰：「此是愚人之法，以墮摩竭魚口，終不得出。」

時王曰：「汝當知之，頗有生而不死乎？」

時大臣曰：「此實不可得也。」

時大王報曰：「實不可得，諸佛亦作是說，夫生有死，命亦難得。」

是時，不奢蜜跪白王曰：「是故，大王！甚莫愁憂，一切眾生皆歸於死。」

時王問曰：「我何故愁憂？」

時臣白王：「王當知之，大王母者，今日已死。」

是時，波斯匿王聞此語已，八九歎息而語大臣曰：「善哉！如汝所言，乃能知善權方便。」

是時，王波斯匿還入城，辦種種香華，供養亡母。供養亡母已，便還駕乘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是時，世尊問曰：「大王！何故塵土坌身？」

王白世尊：「天母命終，向送至城外。今來詣世尊所，問其所由。然天母在時，持戒精進，恒修善法，年向百歲，今日已命終，故來至世尊所耳。若當我持象贖命可得者，亦當用象贖之；若當馬贖命可得者，當用馬贖之；若當車乘贖命可得者，便當用車乘贖之；若當金銀珍寶贖命可得者，當用金銀珍寶贖之；若當以奴婢、僕從、城廓、國界，贖命可得者，當以城廓、國界贖命；若以加尸國界人民贖命可得者，當以加尸人民贖之，莫令我天母命終。」

世尊告曰：「是故，大王！甚莫愁憂，一切眾生皆歸於死。」

一切變易之法，欲令不變易者，終不有此事。大王當知，人身之法猶如雪揣，要當歸壞；亦如土坯，同亦歸壞不可久保；亦如野馬幻化，虛偽不真；亦如空拳，以誑小兒。是故，大王！莫懷愁憂，恃怙此身。大王當知，有此四大恐怖，來至此身，不可障護，亦不可以言語、呪術、藥草、符書，所可除去。云何為四？一者名為老，壞敗少壯，使無顏色；二者名病盡，壞敗無病；三者名為死盡，壞敗命根；四者有常之物歸於無常。是謂，大王！有此四法不可障護，非力所能伏也。

「大王當知，猶如四方有四大山，從四方來，使壓眾生，非力所却。是故，大王！非牢固物，不可恃怙。是故，大王！當以法治化，莫以非法。王亦不久，當至生死之海。王亦當知，諸以法治化者，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若復以非法治化者，身壞命終，生地獄中。是故，大王！當以法治化，莫以非法。如是，大王！當作是學。」

爾時，波斯匿王白世尊曰：「此法名何等？當云何奉行？」

世尊告曰：「此法名除愁憂之刺。」

王白佛言：「實爾，世尊！所以然者，我聞此法已，所有愁憂之刺，今日已除。然，世尊！國界事猥，欲還所在。」

世尊告曰：「宜知是時。」波斯匿王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爾時，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二三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波斯匿王、摩竭提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共相違背。摩

竭提王阿闍世韋提希子起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來至拘薩羅國。波斯匿王聞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四種軍至，亦集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出共鬪戰。阿闍世王四軍得勝，波斯匿王四軍不如，退敗星散，單車馳走，還舍衛城。

時，有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聞摩竭提王阿闍世韋提希子起四種軍，來至拘薩羅國；波斯匿王起四種軍出共鬪戰，波斯匿王四軍不如，退敗星散，波斯匿王恐怖狼狽，單車馳走，還舍衛城。聞已，乞食畢，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今日眾多比丘入城乞食，聞摩竭提主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起四種軍……」如是廣說，乃至「單車馳走，還舍衛城。」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戰勝增怨敵， 敗苦臥不安，
 勝敗二俱捨， 臥覺寂靜樂。」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二三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波斯匿王與摩竭提王阿闍世韋提希子共相違背。摩竭提王阿闍世韋提希子起四種軍，來至拘薩羅國，波斯匿王倍興四軍，出共鬪戰。

波斯匿王四種軍勝，阿闍世王四種軍退，摧伏星散。波斯匿王悉皆虜掠阿闍世王象馬、車乘、錢財寶物，生禽阿闍世王身，載以同車，俱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此是阿闍世王韋提希子，長夜於我無怨恨人而

生怨結，於好人所而作不好；然其是我善友之子，當放令還國。」

佛告波斯匿王：「善哉！大王！放其令去，令汝長夜安樂饒益。」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乃至力自在， 能廣虜掠彼，
助怨在力增， 倍收己他利。」

佛說此經已，波斯匿王及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優填王經第二

聞如是：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比丘，在句參國石間土室中，長髮鬚爪，被壞衣。時優填王，欲出遊觀，到我迹山，侍者即勅治道橋，還白王：「已治道，王可出。」王但從美人、妓女，乘騎到我迹山，下車步上。有一美人，經行山中，從崎至崎，顧見石間土室中，有一比丘，長鬚髮爪，衣服裂敗，狀類如鬼，便大聲呼天子：「是中有鬼。是中有鬼。」王便遙問：「何所在？」美人言：「近在石間土室中。」

王即拔劍從之，見比丘如是，即問：「汝何等人？」對言：「我是沙門。」王問：「汝何等沙門？」曰：「我是釋迦沙門。」王言：「是應真耶？」曰：「非也。」「寧有四禪耶？」復言：「無有也。」「寧三禪、二禪耶？」復言：「無有。」「寧至一禪耶？」對曰：「言實一禪行。」

王便恚內不解，顧謂侍者黃門，以姪意念，是沙門凡俗人無真行，奈何見我美人，便勅侍者：「急取斷絃截來繫是人。」侍者便去。山神念：「是比丘無過，今當怨死。我可擁護，令脫是厄。」便化作大猪身，徐走王邊。侍者即白王：「大猪近在王邊。」王便捨比丘，拔劍逐猪。比丘見王去遠，便走出到舍衛祇樹給孤獨園中，為諸比丘說本末，比丘即白佛。佛是時因

是本，變有義生，命我比丘悉知經卷出語，為後世學作明，令我經道久住。

是時佛說義足經：

「繫舍多所願，	住其邪所遮，
以遮遠正道，	欲念難可慧。
坐可繫胞胎，	繫色堅雖解，
不觀去來法，	慧是亦斷本。
貪欲以癡盲，	不知邪利增，
坐欲被痛悲，	從是當何依？
人生當覺是，	世邪難可依，
捨正不著念，	命短死甚近。
展轉是世苦，	生死欲溪流，
死時乃念怨，	從欲詆胎極。
自可受痛身，	流斷少水魚，
以見斷身可，	三世復何增？
力欲於兩面，	彼可覺莫著，
莫行所自怨，	見聞莫自污。
覺想觀度海，	有我尊不計，
力行拔未出，	致使乃無疑。」

佛說是義足經，比丘歡喜。

佛說義足經之優填王經（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拘深瞿師園中，過去四佛所居之處。

爾時，王優填及五百女人、舍彌夫人等，欲詣園觀遊戲。

當於爾時，舍衛城中有一比丘，便作是念：「與世尊別久，欲

往禮敬、承受、問訊。」爾時，彼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後，除去衣鉢坐具，又以神足飛在虛空，往詣拘深園中。爾時，彼比丘還捨神足，往詣林中，在一閑靜之處，結加趺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

爾時，舍彌夫人將五百女人等，往到此林。是時，舍彌夫人遙見比丘以道神足在樹下坐，見已，往至比丘前，頭面禮足，在前叉手而住，及五百夫人皆悉頭面禮足，亦復叉手而圍遶之。

爾時，優填王遙見五百女人叉手，遶此比丘而住，見已，便作是念：「此中必當有群鹿。若當有雜獸，必然不疑。」爾時，王乘馬急走，往詣女人聚中。

是時，舍彌夫人遙見王來，便作是念：「此優填王極為凶惡備，能取此比丘害之。」是時，夫人舉右手白王曰：「大王當知，此是比丘，勿復驚怖。」

是時，王即下馬捨弓，來至比丘所，謂比丘言：「比丘！與我說法。」

是時，彼比丘即舉眼仰觀王，默然不語。

爾時，王復語比丘曰：「速與我說法。」

爾時，比丘復舉眼仰觀王已，默然不語。

是時，王復作是念：「我今可問禪中間事，若當與我說者，當供養之，盡其形壽，施與衣被、飲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設不與我說者，當取殺之！」爾時，王復語比丘言：「比丘！與我說法。」爾時，彼比丘亦默然不對。

爾時，樹神即知其心，便遙化作鹿群，欲亂王耳目，使起異想。是時，王遙見鹿已，便作是念：「今且捨此沙門！沙門竟當何所至湊！」即乘馬往射群鹿。

是時，夫人白道人曰：「比丘！今為所詣？」

比丘曰：「欲至四佛住處往觀世尊！」

夫人白言：「比丘！今正是時，速往所在，勿復住此，為王所害者，罪王甚重。」

是時，彼比丘即從坐起，收攝衣鉢，飛在虛空，遠逝而去。是時，夫人見道人在虛空中高飛而去，便遙語王曰：「唯願大王觀此比丘有大神足，今在虛空踊沒自在。今此比丘尚有此力，何況釋迦文佛而可及乎？」

是時，彼比丘到瞿師園中，還捨神足，以常凡法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問比丘曰：「云何，比丘！在舍衛城勞於夏坐乎？隨時乞食不亦倦耶？」

比丘曰：「我在舍衛城實無所倦。」

佛語比丘：「今日何故來至此間？」

比丘白佛：「故來覲尊，問訊起居。」

世尊告曰：「汝今見我及見此四佛住處耶？汝今得脫王手甚為大奇，汝何為不與王說法？又復優填王作是言：『比丘！今當為我說法。汝今何故不為我說法？』若當比丘與王說法者，優填王極懷歡喜，已有歡喜，盡其形壽供養衣被、飲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

是時，比丘白佛言：「時，王欲問禪中間事，是故不報此義耳。」

世尊告曰：「汝比丘！何故不與王說禪中間事？」

比丘報曰：「優填王用此禪為？本懷凶暴無有慈心，殺害眾生不可稱計，與欲相應，三毒熾盛，沒在深淵，不覩正法，習惑無知，諸惡普集，行於憍慢，依王力勢，貪著財寶，輕慢世人，盲無有眼，此人復用禪為？夫禪定法，諸法中妙，難可覺知，無有形相，非心所測，此非常人所及，乃是智者所知。以是之故，不與王說法。」

是時，世尊告曰：「若有朽故之衣，要須浣之乃淨。極盛

欲心，要當觀不淨之想，然後乃除。若瞋恚盛者，以慈心除之。愚癡之闇，以十二緣法然後除盡。比丘！何故不與優填王說法？設當與說法者，王極歡喜，正使極盛之火猶可滅之，何況人哉？」爾時，彼比丘默然不語。

爾時，佛告比丘：「如來處世，甚奇！甚特！設天、龍、鬼神、乾沓耆問如來義者，吾當與說之；若使國王、大臣、人民之類問如來義者，亦當與說之；若刹利四姓來問義者，亦當與說之。所以然者，今日如來得四無所畏，說法無有怯弱；亦得四禪，於中自在，兼得四神足，不可稱計，行四等心，是故如來說法無有怯弱，非羅漢、辟支佛所能及也；是故如來說法亦無有難。汝今，諸比丘！當求方便，行四等心，慈、悲、喜、護。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所以然者，若比丘所為眾生善知識遇，及一切父母知親，盡當以四事教令知法。云何為四？一者當恭敬於佛，是時如來者，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度人無量。當求於法，修行正真之法，除穢惡之行，此是智者之所修行。復當方便供養眾僧，如來眾者，恒共和合，無有諍訟，法成就、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知見成就。所謂四雙八輩、十二賢士，此是如來聖眾，可尊、可貴，世間無上福田。復當勸助使行賢聖法、律，無染無污，寂靜無為。若有比丘欲行道者，普共行此四事之法。所以然者，法之供養三尊，最尊、最上，無能及者。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五九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

時，給孤獨長者有小因緣至王舍城，止宿長者舍。夜見長者告其妻子、僕使、作人言：「汝等皆起，破樵然火，炊飯作餅調和眾味，莊嚴堂舍。」

給孤獨長者見已，作是念：「今此長者何所為作，為嫁女娶婦耶？為請賓客、國王、大臣耶？」念已，即問長者：「汝何所作？為嫁女娶婦？為請賓客、國王、大臣耶？」

時，彼長者答給孤獨長者言：「我不嫁女娶婦，亦不請呼國王、大臣，唯欲請佛及比丘僧，設供養耳。」

時，給孤獨長者聞未曾聞佛名字已，心大歡喜，身諸毛孔皆悉怡悅，問彼長者言：「何名為佛？」

長者答言：「有沙門瞿曇，是釋種子，於釋種中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為佛。」

給孤獨長者言：「云何名僧？」

彼長者言：「若婆羅門種剃除鬚髮，著袈裟衣，信家非家，而隨佛出家；或刹利種、毘舍種、首陀羅種善男子等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彼佛出家而隨出家，是名為僧。今日請佛及現前僧，設諸供養。」

給孤獨長者問彼長者言：「我今可得往見世尊不？」

彼長者答言：「汝且住此，我請世尊來至我舍，於此得見。」

時，給孤獨長者即於其夜至心念佛，因得睡眠。天猶未明，忽見明相，謂天已曉，欲出其舍，行向城門，至城門下，夜始二更，城門未開，王家常法，待遠使命來往，至初夜盡，城門

乃閉，中夜已盡，輒復開門，欲令行人早得往來。

爾時，給孤獨長者見城門開，而作是念：「定是夜過天曉門開。」乘明相出於城門，出城門已，明相即滅，輒還闇冥。給孤獨長者心即恐怖，身毛為豎，得無為人及非人，或姦狡人恐怖我耶？即便欲還。

爾時，城門側有天神住。時，彼天神即放身光，從其城門至寒林丘塚間光明普照，告給孤獨長者言：「汝且前進，可得勝利，慎勿退還。」

時，彼天神即說偈言：

「善良馬百匹，	黃金滿百斤，
騾車及馬車，	各各有百乘，
種種諸珍奇，	重寶載其上，
宿命種善根，	得如此福報，
若人宗重心，	向佛行一步，
十六分之一，	過前福之上。

「是故，長者！汝當前進，慎勿退還！」即復說偈：

「雪山大龍象，	純金為莊飾，
巨身長大牙，	以此象施人，
不及向佛福，	十六分之一。

「是故，長者！當速前進，得其大利，非退還也。」復說偈言：

「金菩闍國女，	其數有百人，
種種眾妙寶，	瓔珞具莊嚴，
以是持施與，	不及行向佛，
一步之功德，	十六分之一。

「是故，長者！當速前進，得其勝利，非退還也。」

時，給孤獨長者問天神言：「賢者！汝是何人？」

天神答言：「我是摩頭息撻大摩那婆先，是長者善知識，於尊者舍利弗、大目犍連所起信敬心，緣斯功德，今得生天，典此城門，是故告長者：『但當進前，慎莫退還，前進得利，非退還也。』」

時，給孤獨長者作是念：「佛興於世，非為小事；得聞正法，亦非小事。是故天神勸我令進，往見世尊。」時，給孤獨長者尋其光明，逕至寒林丘塚間。

爾時，世尊出房露地經行，給孤獨長者遙見佛已，即至其前，以俗人禮法恭敬問訊：「云何？世尊！安隱臥不？」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婆羅門涅槃， 是則常安樂，
愛欲所不染， 解脫永無餘。
斷一切希望， 調伏心熾燃，
心得寂止息， 止息安隱眠。」

爾時，世尊將給孤獨長者往入房中，就座而坐，端身繫念。爾時，世尊為其說法，示、教、照、喜已，世尊說：「諸法無常，宜布施福事、持戒福事、生天福事，欲味、欲患、欲出，遠離之福。」

給孤獨長者聞法、見法、得法、入法、解法，度諸疑惑，不由他信，不由他度，入正法、律，心得無畏，即從座起，正衣服，為佛作禮，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已度。世尊！已度。善逝！我從今日盡其壽命，歸佛、歸法、歸比丘僧，為優婆塞，證知我。」

爾時，世尊問給孤獨長者：「汝名何等？」

長者白佛：「名須達多。以常給孤貧辛苦故，時人名我為給孤獨。」

世尊復問：「汝居何處？」

長者白佛言：「世尊！在拘薩羅人間，城名舍衛，唯願世尊來舍衛國，我當盡壽供養衣被、飲食、房舍、床臥、隨病湯藥。」

佛問長者：「舍衛國有精舍不？」

長者白佛：「無也，世尊！」

佛告長者：「汝可於彼建立精舍，令諸比丘往來宿止。」

長者白佛：「但使世尊來舍衛國，我當造作精舍僧房，令諸比丘往來止住。」爾時，世尊默然受請。

時，長者知佛世尊默然受請已，從座起，稽首佛足而去。

雜阿含經（五九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給孤獨長者疾病命終，生兜率天，為兜率天子，作是念：「我不應久住於此，當往見世尊。」作是念已，如力士屈申臂頃，於兜率天沒，現於佛前，稽首佛足，退坐一面。時，給孤獨天子身放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給孤獨天子而說偈言：

「於此祇桓林，	仙人僧住止，
諸王亦住此，	增我歡喜心，
深信淨戒業，	智慧為勝壽，
以此淨眾生，	非族姓財物，
大智舍利弗，	正念常寂默，
閑居修遠離，	初建業良友。」

說此偈已，即沒不現。

爾時，世尊其夜過已，入於僧中，敷尼師壇，於眾前坐，

告諸比丘：「今此夜中，有一天子，容色絕妙，來詣我所，稽首我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於此祇桓林， 仙人僧住止，
諸王亦住此， 增我歡喜心，
深信淨戒業， 智慧為勝壽，
以此淨眾生， 非族姓財物，
大智舍利弗， 正念常寂默，
閑居修遠離， 初建業良友。」

爾時，尊者阿難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世尊所說，給孤獨長者生彼天上，來見世尊，然彼給孤獨長者於尊者舍利弗極相敬重。」

佛告阿難：「如是，如是。阿難！給孤獨長者生彼天上，來見於我。」

爾時，世尊以尊者舍利弗故，而說偈言：

「一切世間智， 唯除於如來，
比舍利弗智， 十六不及一。
如舍利弗智， 天人悉同等，
比於如來智， 十六不及一。」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舍梨子相應品教化病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長者給孤獨疾病危篤，於是，長者給孤獨告一使人：「汝往詣佛，為我稽首禮世尊足，問訊世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作如是語：『長者給孤獨稽首

佛足，問訊世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汝既為我問訊佛已，往詣尊者舍梨子所，為我稽首禮彼足已，問訊尊者，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不？作如是語：『長者給孤獨稽首尊者舍梨子足，問訊尊者：「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不？」』尊者舍梨子！長者給孤獨疾病極困，今至危篤，長者給孤獨至心欲見尊者舍梨子，然體至羸乏，無力可來詣尊者舍梨子所。善哉！尊者舍梨子！為慈愍故，願往至長者給孤獨家。』』

於是，使人受長者給孤獨教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長者給孤獨稽首佛足，問訊世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

爾時，世尊告使人曰：「令長者給孤獨安隱快樂，令天及人、阿修羅、捷塔怛、羅刹及餘種種身安隱快樂。」

於是，使人聞佛所說，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往詣尊者舍梨子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白曰：「尊者舍梨子！長者給孤獨稽首尊者舍梨子足，問訊尊者：『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不？』』尊者舍梨子！長者給孤獨疾病極困，今至危篤，長者給孤獨至心欲見尊者舍梨子，然體至羸乏，無力可來詣尊者舍梨子所。善哉！尊者舍梨子！為慈愍故，往詣長者給孤獨家。」

尊者舍梨子即為彼故，默然而受。於是，使人知尊者舍梨子默然受已，即從坐起，稽首作禮，繞三匝而去。

尊者舍梨子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往詣長者給孤獨家。長者給孤獨遙見尊者舍梨子來，見已，便欲從床而起。

尊者舍梨子見彼長者欲從床起，便止彼曰：「長者莫起！長者莫起！更有餘床，我自別坐。」

尊者舍梨子即坐其床，坐已，問曰：「長者所患今復何似，

飲食多少，疾苦轉損，不至增耶？」

長者答曰：「所患至困，飲食不進，疾苦但增而不覺損。」

尊者舍梨子告曰：「長者莫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癡凡夫成就不信，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長者今日無有不信，唯有上信，長者因上信故，或滅苦痛，生極快樂，因上信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長者本已得須陀洹。」

「長者莫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癡凡夫因惡戒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長者無有惡戒，唯有善戒，長者因善戒故，或滅苦痛，生極快樂，因善戒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長者本已得須陀洹。」

「長者莫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癡凡夫因不多聞，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長者無不多聞，唯有多聞，長者因多聞故，或滅苦痛，生極快樂，因多聞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長者本已得須陀洹。」

「長者莫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癡凡夫因慳貪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長者無有慳貪，唯有惠施，長者因惠施故，或滅苦痛，生極快樂，因惠施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長者本已得須陀洹。」

「長者莫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癡凡夫因惡慧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長者無有惡慧，唯有善慧，長者因善慧故，或滅苦痛，生極快樂，因善慧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長者本已得須陀洹。」

「長者莫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癡凡夫因邪見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長者無有邪見，唯有正見，長者因正見故，或滅苦痛，生極快樂，因正見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長者本已得須陀洹。」

「長者莫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癡凡夫因邪志故，

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長者無有邪志，唯有正志，長者因正志故，或滅苦痛，生極快樂，因正志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長者本已得須陀洹。

「長者莫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癡凡夫因邪解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長者無有邪解，唯有正解，長者因正解故，或滅苦痛，生極快樂，因正解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長者本已得須陀洹。

「長者莫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癡凡夫因邪脫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長者無有邪脫，唯有正脫，長者因正脫故，或滅苦痛，生極快樂，因正脫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長者本已得須陀洹。

「長者莫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癡凡夫因邪智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長者無有邪智，唯有正智，長者因正智故，或滅苦痛，生極快樂，因正智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長者本已得須陀洹。」

於是，長者病即得差，平復如故，從臥起坐，歎尊者舍梨子曰：「善哉！善哉！為病說法。甚奇！甚特！尊者舍梨子！我聞教化病法，苦痛即滅，生極快樂。尊者舍梨子！我今病差，平復如故。尊者舍梨子！我往昔時，少有所為，至王舍城寄宿一長者家。時，彼長者明當飯佛及比丘眾。時，彼長者過夜向曉，教勅兒孫、奴使、眷屬：『汝等早起，當共嚴辦。』彼各受教，共設廚宰，供辦餽饌、種種腍美，長者躬自敷置高座，無量嚴飾。

「尊者舍梨子！我既見已，便作是念：『今此長者為婚姻事，為迎婦節會，為請國王，為呼大臣，為作齋會施設大施耶？』尊者舍梨子！我既念已，便問長者：『汝為婚姻事，為迎婦節會，為請國王，為呼大臣，為作齋會施設大施耶？』時，彼長

者而答我曰：『吾無婚姻事，亦不迎婦，不為節會，不請國王及呼大臣，但為齋會施設大施，明當飯佛及比丘眾。』

「尊者舍梨子！我未曾聞佛名，聞已舉身毛豎，即復問曰：『長者說佛，何名為佛？』時，彼長者而答我曰：『君不聞乎？有釋種子捨釋宗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得無上等正覺，是名為佛。』我復問曰：『長者說眾，何名為眾？』時，彼長者復答我曰：『有若干姓異名異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從佛學道，是名為眾，此佛及眾，吾之所請。』尊者舍梨子！我即復問彼長者曰：『世尊於今為在何處？我欲往見。』時，彼長者復答我曰：『世尊今在此王舍城竹林加蘭哆園，欲往隨意。』

「尊者舍梨子！我作是念：『若速曉者，疾往見佛。』尊者舍梨子！我時至心欲往見佛，即於其夜生晝明想，便從長者家出，往至城息門。是時，城息門中有二直士，一直初夜，外客使入，不令有礙，一直後夜，若客使出，亦不作礙。尊者舍梨子！我復作是念：『夜尚未曉。』所以者何？城息門中有二直士，一直初夜，外客使入，不令有礙，一直後夜，若客使出，亦不作礙。尊者舍梨子！出城息門，出外不久，明滅還暗。尊者舍梨子！我便恐怖，舉身毛豎，莫令人、非人來觸燒我。

「時，城息門而有一天，從王舍城至竹林加蘭哆園，光明普照，來語我言：『長者莫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我本前世是汝朋友，名密器，年少極相愛念。長者！我本昔時往詣尊者大目乾連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尊者大目乾連為我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我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賜三自歸，見授五戒。長者！我因三歸，受持五戒，身壞命終，生四天王天，住此城息門中。長者速去，長者速去，去實勝住。』彼天勸我而說頌曰：

「『得馬百臣女， 車百滿珍寶，
 往詣佛一步， 不當十六分。
 白象百最上， 金銀鞍勒被，
 往詣佛一步， 不當十六分。
 女百色端正， 瓔珞花嚴身，
 往詣佛一步， 不當十六分。
 轉輪王所敬， 玉女寶第一，
 往詣佛一步， 不當十六分。』

「天說頌已，而復勸曰：『長者速去！長者速去！去實勝住。』尊者舍梨子！我復作是念：『佛尊祐德，法及比丘眾亦尊祐德。所以者何？乃至於天，亦欲使見。』

「尊者舍梨子！我因此光明往至竹林加蘭哆園。爾時，世尊夜其向旦，從禪室出，露地經行而待於我。尊者舍梨子！我遙見佛端正姝好，猶星中月，光耀晄晄，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諸根寂定，無有蔽礙，成就調御，息心靜默。見已歡喜，前詣佛所，接足作禮，隨佛經行，以長者法說頌問訊：

「『世尊寐安隱， 至竟眠快耶？
 如梵志滅度， 以不染於欲。
 捨離一切願， 逮得至安隱，
 心除無煩熱， 自樂歡喜眠。』

「於是，世尊即便往至經行道頭，敷尼師檀，結加趺坐。尊者舍梨子！我禮佛足，却坐一面，世尊為我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我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如諸佛法，先說端正法，聞者歡悅，謂，說施、說戒、說生天法，毀嗔欲為災患，生死為穢，稱歎無欲為妙道品白淨。世尊為我說如是法已，佛知我有歡喜心、具足心、柔軟心、堪耐心、昇上心、一向心、無疑心、無蓋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謂如

諸佛所說正要，世尊即為我說苦、習、滅、道。尊者舍梨子！我即於坐中見四聖諦苦、習、滅、道，猶如白素易染為色，我亦如是，即於坐中見四聖諦苦、習、滅、道。

「尊者舍梨子！我已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斷疑度惑，更無餘尊，不復從他，無有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即從坐起，為佛作禮：『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尊者舍梨子！我即叉手白曰：『世尊！願受我請，於舍衛國而受夏坐及比丘眾。』時，佛問我：『汝名何等？舍衛國人呼汝云何？』我即答曰：『我名須達哆，以我供給諸孤獨者，是故舍衛國人呼我為給孤獨。』爾時，世尊復問我曰：『舍衛國中有房舍未？』我復答曰：『舍衛國中無有房舍。』爾時，世尊而告我曰：『長者當知！若有房舍，比丘可得往來，可得住止。』我復白曰：『唯然。世尊！我當如是為起房舍，比丘可得往來，於舍衛國可得住止，唯願世尊差一佐助。』爾時，世尊即差尊者舍梨子，遣尊者舍梨子令見佐助。

「我於爾時聞佛所說，善受善持，即從坐起，為佛作禮，繞三匝而去。於王舍城所作已訖，與尊者舍梨子俱往至舍衛國，不入舍衛城亦不歸家，便於城外周遍行地，為於何處往來極好，晝不喧鬧，夜則寂靜，無有蚊虻，亦無蠅蚤，不寒不熱，可立房舍施佛及眾。尊者舍梨子！我時唯見童子勝園往來極好，晝不喧鬧，夜則寂靜，無有蚊虻，亦無蠅蚤，不寒不熱。我見此已，便作是念：『唯此處好，可立房舍施佛及眾。』

「尊者舍梨子！我於爾時入舍衛國，竟不還家，便先往詣童子勝所，白曰：『童子！可賣此園持與我耶？』爾時，童子便語我曰：『長者當知，吾不賣園。』如是，再三白曰：『童子！可賣此園持與我耶？』爾時，童子亦復再三而語我曰：『吾不

賣園，至億億布滿。』我即白曰：『童子今已決斷價數，但當取錢。』尊者舍梨子！我與童子或言斷價，或言不斷，大共訟訟，即便俱往至舍衛國大決斷處判斷此事。時，舍衛國大決斷人語童子勝曰：『童子已自決斷價數，但當取錢。』

「尊者舍梨子！我即入舍衛國，還家取錢，以象馬車舉負輦載，出億億布地，少處未遍。尊者舍梨子！我作是念：『當取何藏，不大不小，可此餘處持來布滿？』時，童子勝便語我曰：『長者若悔，錢自相歸，園地還吾。』我語童子：『實不悔也。』但自思念：『當取何藏，不大不小，可此餘處持來滿耳？』時，童子勝便作是念：『佛必大尊，有大德祐，法及比丘眾亦必大尊，有大德祐。所以者何？乃令長者施設大施，輕財乃爾。吾今寧可即於此處造立門屋施佛及眾。』時，童子勝便語我曰：『長者且止！莫復出錢布此處也，吾於此處造立門屋施佛及眾。』尊者舍梨子！我為慈愍故，即以此處與童子勝。」

「尊者舍梨子！我即於此夏起十六大屋、六十拘絺。尊者舍梨子時見佐助，然尊者舍梨子說教化病法，甚奇！甚特！我聞此教化病法已，極重疾苦即得除愈，生極快樂。尊者舍梨子！我今無病，極得安隱，願尊者舍梨子於此飯食。」時，尊者舍梨子默然受請。

於是長者知尊者舍梨子默然受已，即從坐起，自行澡水，以極美淨妙種種豐饒食嗽含消，手自斟酌，令得充滿，食訖，舉器行澡水竟，敷一小床，別坐聽法。長者坐已，尊者舍梨子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從坐起去。

是時，世尊無量大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世尊遙見尊者舍梨子來，告諸比丘：「舍梨子比丘聰慧、速慧、捷慧、利慧、廣慧、深慧、出要慧、明達慧、辯才慧，舍梨子比丘成就實慧。」

所以者何？我所略說四種須陀洹，舍梨子比丘為長者給孤獨十種廣說來。」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教化病經竟(三千八百九十八字)

增一阿含經非常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阿那邠祁長者有四兒，不事佛、法、聖眾，亦復不自歸命佛、法、聖眾。是時，阿那邠祁長者告四兒曰：「汝等各各自歸佛、法、聖眾，長夜之中獲福無量。」

諸兒白父：「我等諸子不堪自歸佛、法、聖眾。」

阿那邠祁長者告曰：「我今各賜卿等純金千兩，隨我教勅，自歸命佛、法、聖眾。」

諸子白言：「我不堪任自歸佛、法、聖眾。」

父復告曰：「加賜汝二千、三千、四千、五千兩純金，宜當自歸佛、法、聖眾，長夜之中獲福無量。」

爾時，諸子聞斯語已，默然受之。是時，諸子白阿那邠祁長者曰：「我等當云何自歸佛、法、聖眾？」

阿那邠祁長者報曰：「汝等盡來，隨吾至世尊所。若世尊有所說者，汝等當念奉行。」

諸子白父：「如來今為所在？去此遠近？」

其父報曰：「今如來、至真、等正覺近在舍衛國，止吾園中。」

時阿那邠祁將四兒往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長者白世尊言：「我今四子不自歸佛、法、聖眾，

近昨各賜五千兩金，勸令事佛、法、聖眾，唯願世尊各與說法，使長夜之中受福無量。」

爾時，世尊與長者四子漸漸說法，勸令歡喜。長者諸子聞說法，踊躍歡喜，不能自勝，前自長跪，白世尊言：「我等各自歸世尊、正法、聖眾，自今已後，不復殺生，乃至不飲酒。」如是再三。

時阿那邠祁長者白世尊言：「若使有人出物雇人使事佛者，其福云何？」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長者！乃致斯問，天、人得安，乃能問如來斯義，善思念之，吾當為汝說。」時長者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有四大藏。云何為四？有伊羅鉢龍在乾陀衛，此名一藏，無數珍寶積滿其宮。復有斑稠大藏在蜜締羅國，珍寶積聚不可稱計。復有賓伽羅大藏在須賴吒國，珍寶積聚不可稱計。復有蟻佉大藏在婆羅[木*奈]國，珍寶積聚不可稱計。設閻浮地男女大小，各各探抱四年四月四日取伊羅鉢藏者，終不減少；斑稠藏，四年四月四日各來取者，不知減少；賓伽羅藏，四年四月四日各各取者，不知減少；蟻佉大藏在婆羅[木*奈]國，四年四月四日取者，不知減少。是謂，長者！四大寶藏。若閻浮地男女大小，各各探抱經四年四月四日不知減少。

「將來之世有佛名彌勒，出現於世。爾時，國界名雞頭，王所治處，東西十二由延，南北七由延，人民熾盛，穀米豐登。雞頭王治處，繞城七匝有池水，各縱廣一由延，金沙在下；優鉢蓮華、拘勿頭花、分陀利華各生其中，外像金色、銀色、水精色、琉璃色，設銀水凝凍化成為銀，若金水凍化成為金，若琉璃水凍化為琉璃，若水精凍化為水精。

「長者當知，爾時，有四大城門，銀池水中金作門闕，金池水中銀作門闕，琉璃池中水精作門闕，水精池中琉璃作門闕。

「長者當知，爾時，雞頭城中周匝懸鈴。是時，鈴聲聞皆出五樂之音。爾時，城中恒有七種之聲。云何為七？貝聲、鼓聲、琴聲、小鼓聲、員鼓聲、鞞鼓聲，歌舞聲為七。爾時，雞頭城中生自然粳米，皆長三寸，極為香美，出眾味上，尋取尋生，皆不見所取之處。爾時，有王名蟻佉，以法化，七寶具足。

「長者當知，爾時，典藏人名為善寶，高德智慧天眼第一，皆能知寶藏處所。有主之藏自然擁護，無主之藏便奉上王。爾時，伊羅鉢龍王、般稠龍王、賓伽羅龍王、蟻佉龍王，是時四龍王主典寶藏，皆往至善寶典藏所，而語之曰：『欲所須者，我等相給。』時四龍王：『唯願奉上四藏之寶，以自營己。』時，善寶典主即取四藏之寶，奉上蟻佉王金寶羽車。」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伊羅在乾陀，	蜜絺在般稠，
賓伽須賴國，	蟻佉婆羅國。
此是四寶藏，	種種藏充滿，
爾時常出現，	功德之所至。
奉上彼聖王，	金銀寶羽車，
諸神皆擁護，	長者受其福。

「爾時，有佛出世名為彌勒，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教化人民。長者當知，爾時，善寶典藏者，豈異人乎？莫作是觀。所以然者，爾時藏主者，今長者是也。

「時，蟻佉王以金車廣作福德，將八萬四千大臣，前後圍繞，往至彌勒所，出家學道。爾時，典藏亦復廣作福德，亦當出家學道，盡於苦際，皆由長者將道四子，使自歸於佛、法、比丘僧。緣是功德，不墮三惡趣，復緣此德得四大藏，亦緣此報與蟻佉作典藏主，即於彼世盡於苦際。所以然者，歸佛、法、

僧，其德不可量。其有自歸佛、法、眾者，其福如是。是故，長者！當慈愍有形之類，求其方便，向佛、法、眾。如是，長者！當作是學。」

爾時，阿那邠祁長者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從坐起，繞佛三匝，作禮而去，及其四子亦復如是。

爾時，阿那邠祁長者及四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須陀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有長者名阿那邠邸，饒財多寶：金銀、珍寶、車璫、馬瑙、真珠、虎魄、水精、琉璃、象、馬、牛、羊、奴婢、僕使，不可稱計。爾時，滿富城中有長者名滿財，亦饒財多寶：車璫、馬瑙、真珠、虎魄、水精、琉璃、象、馬、牛、羊、奴婢、僕使，不可稱量，復是阿那邠邸長者少小舊好，共相愛敬，未曾忘捨。然復阿那邠邸長者恒有數千萬珍寶財貨，在彼滿富城中販賣，使滿財長者經紀將護；然滿財長者亦有數千萬珍寶財貨，在舍衛城中販賣，使阿那邠邸長者經紀將護。

是時，阿那邠邸有女名修摩提，顏貌端正，如桃華色，世之希有。爾時，滿財長者有少事緣到舍衛城，往至阿那邠邸長者家，到已，就座而坐。是時，修摩提女從靜室出，先拜跪父母，後拜跪滿財長者，還入靜室。

爾時，滿財長者見修摩提女顏貌端正，如桃華色，世之希有，見已，問阿那邠邸長者曰：「此是誰家女？」

阿那邠邸報曰：「向者女者，是我所生。」

滿財長者曰：「我有小息，未有婚對，可得適貧家不？」

是時，阿那邠邸長者報曰：「事不宜爾。」

滿財長者曰：「以何等故事不宜爾？為以姓望？為以財貨耶？」

阿那邠邸長者報曰：「種姓、財貨足相訓匹，但所事神祠與我不同，此女事佛釋迦弟子，汝等事外道異學，以是之故不赴來意。」

時，滿財長者曰：「我等所事自當別祀，此女所事別自供養。」

阿那邠邸長者曰：「我女設當適汝家者，所出財寶不可稱計，長者亦當出財寶不可稱計。」

滿財長者曰：「汝今責幾許財寶？」

阿那邠邸長者曰：「我今須六萬兩金。」是時，長者即與六萬兩金。

時，阿那邠邸長者復作是念：「我以方便前却，猶不能使止。」語彼長者曰：「設我嫁女，當往問佛，若世尊有所教勅，當奉行。」

是時，阿那邠邸長者假設事務，如似小行，即出門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阿那邠邸長者白世尊曰：「修摩提女為滿富城中滿財長者所求，為可與？為不可與乎？」

世尊告曰：「若當修摩提女適彼國者，多所饒益，度脫人民不可稱量。」是時，阿那邠邸長者復作是念：「世尊以方便智應適彼土。」

是時，長者頭面禮足，遶佛三匝便退而去，還至家中，供辦種種甘饌飲食與滿財長者。滿財長者曰：「我用此食為？但嫁女與我不也？」

阿那邠邸曰：「意欲爾者便可相從。却後十五日，使兒至

此。」作此語已，便退而去。

是時，滿財長者辦具所須，乘寶羽之車，從八十由延內來；阿那邠邸長者復莊嚴己女，沐浴香熏，乘寶羽之車，將此女往迎滿財長者男，中道相遇。時，滿財長者得女便將至滿富城中。

爾時，滿富城中人民之類各作制限：「若此城中有女出適他國者，當重刑罰；若復他國取婦將入國者，亦重刑罰。」

爾時，彼國有六千梵志，國人所奉。制限有言：「設犯制者，當飯六千梵志。」爾時，長者自知犯制，即飯六千梵志。然梵志所食，均食[月*者]肉，及[月*者]肉羹，重釀之酒。又梵志所著衣服，或被白[疊*毛]，或披毳衣。然彼梵志之法，入國之時，以衣偏著右肩，半身露見。

爾時，長者即白：「時到，飲食已具。」

是時，六千梵志皆偏著衣裳，半身露見，入長者家。

時，長者見梵志來，膝行前迎，恭敬作禮，最大梵志舉手稱善，前抱長者項，往詣坐所，餘梵志者各隨次而坐。

爾時，六千梵志坐已定訖。時，長者語修摩提女曰：「汝自莊嚴，向我等師作禮。」

修摩提女報曰：「止！止！大家，我不堪任向裸人禮。」

長者曰：「此非裸人，非不有慚；但所著衣者，是其法服。」

修摩提女曰：「此無慚愧之人，皆共露形體在外，有何法服之用？長者願聽！世尊亦說有二事因緣，世人所貴。所謂有慚、有愧。若當無此二事者，則父母、兄弟、宗族五親，尊卑高下則不可分別。如今有雞、犬、[月*者]、羊、驢、騾之屬，皆共同類無有尊卑。以有此二法在世故，則知有尊卑之異。然此等之人離此二法，似雞、犬、[月*者]、羊、驢、騾同群，實不堪任向作禮拜。」

時，修摩提夫語其婦曰：「汝今可起向我等師作禮，此諸

人皆是我所事之天。」

修摩提女報曰：「且止！族姓子！我不堪任向此無慚愧裸人作禮；我今是人向驢犬作禮。」

夫復語曰：「止！止！貴女！勿作是言，自護汝口，勿有所犯。此亦非驢，復非誑惑，但所著之衣，正是法衣。」

是時，修摩提女涕零悲泣，顏色變異，並作是說：「我父母五親寧形毀，五刻斷其命根，終不墮此邪見之中。」

時，六千梵志各共高聲而作是說：「止！止！長者！何故使此婢罵詈乃爾？若見請者，時供辦飲食。」是時，長者及修摩提夫即辦[月*者]肉、[月*者]肉羹、重釀之酒，食六千梵志，皆使充足。諸梵志食已，少多論議，便起而去。

是時，滿財長者在高樓上，煩冤愁惋，獨坐思惟：「我今取此來，便為破家，無異辱我門戶。」

是時，有梵志名修跋，得五通，亦得諸禪，然滿財長者所見貴重。時，修跋梵志而作是念：「我與長者別來日久，今可往相見。」是時，梵志入滿富城，往詣長者家，問守門者曰：「長者今為所在？」

守門人報曰：「長者在樓上，極為愁憂，大不可言。」

時，梵志徑上樓上，與長者相見，梵志問長者曰：「何故愁憂乃至於斯，無縣官、盜賊、水、火災變所侵枉乎？又非家中不和順耶？」

長者報曰：「無有縣官、盜賊之變，但小家中事緣不遂。」

梵志問曰：「須聞其狀，有何事緣？」

長者報曰：「昨日為兒娶婦，又犯國限；五親被辱，請諸師在舍，將兒婦往禮拜而不從命。」

梵志修跋報曰：「此女家者，為在何國近遠娉娶？」

長者曰：「此女舍衛城中阿那邠邸女。」

時，彼梵志修跋聞此語已，愕然驚怪，兩手掩耳，而作是說：「咄！咄！長者！甚奇！甚特！此女乃能故在，又不自殺，不投樓下，甚是大幸。所以然者，此女所事之師，皆是梵行之人，今日現在，甚奇！甚特！」

長者曰：「我聞汝語，復欲嗤笑。所以然者，汝為外道異學，何故歎譽沙門釋種子行？此女所事之師，有何威德？有何神變？」

梵志報言：「長者！欲聞此女師神德乎？我今粗說其原。」

長者曰：「願聞其說。」

梵志報曰：「我昔日詣雪山北人間乞食，得食已，飛來詣阿耨達泉。時，彼天、龍、鬼神遙見我來，皆護持刀劍而來向我，並語我言：『修跋仙士，莫來止此泉邊，莫污辱此泉；設不隨我語者，正爾命根斷壞！』我聞此語，即離彼泉不遠而食。」

「長者當知，此女所事之師，最小弟子名均頭沙彌，然此沙彌亦至雪山北乞食，飛來詣阿耨達泉，叉手執塚間死人之衣，血垢污染。是時，阿耨達大神天、龍、鬼神皆起前迎，恭敬問訊：『善來，人師，可就此坐。』時，均頭沙彌往至泉水之處。又復長者，當泉水中央有純金之案。爾時，沙彌以此死人之衣，漬著水中；却後坐食，食竟，盪鉢，在金案上結加趺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便入初禪，從初禪起，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入第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四禪；從第四禪起，入空處；從空處起，入識處；從識處起，入不用處；從不用處起，入有想無想處；從有想無想處起，入滅盡三昧；從滅盡三昧起，入炎光三昧；從炎光三昧起，入水氣三昧；從水氣三昧起，入炎光三昧，次復入滅盡三昧，次復入有想無想三昧，次復入不用處三昧，次復入識處三昧，次復入空處三昧，次復入四禪，次復入三禪，次復入二禪，次復入初禪，從初禪起而浣死人之衣。」

是時，天、龍、鬼神或與躡衣者，或以洗者，或取水而飲者。爾時，浣衣已，舉著空中而曝之。爾時，彼沙彌收攝衣已，便飛在空中，還歸所在。

「長者當知，我爾時遙見而不得近。此女所事之師，最小弟子有此神力，況復最大弟子有何可及乎？何況彼師如來、至真、等正覺而可及乎？觀此義已，而作是說：『甚奇！甚特！此女乃能而不自殺，不斷命根。』」

是時，長者語梵志曰：「我等可得見此女所事師乎？」

梵志報曰：「可還問此女。」

是時，長者問須摩提女曰：「吾今欲得見汝所事師，能使來不乎？」

時，女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而作是說：「願時辦具飲食，明日如來當來至此，及比丘僧。」

長者報曰：「汝今自請，吾不解法。」

是時，長者女沐浴身體，手執香爐，上高樓上，叉手向如來，而作是說：「唯願世尊當善觀察無能見頂者，然世尊無事不知，無事不察，女今在此困厄，唯願世尊當善觀察。」

又以此偈而歎曰：

「觀世摩不周，	佛眼之所察，
降鬼諸神王，	及降鬼子母。
如彼噉人鬼，	取人指作鬘，
後復欲害母，	然佛取降之。
又在羅閱城，	暴象欲來害，
且如自歸命，	諸天歎善哉。
復至馬提國，	復值惡龍王，
見密迹力士，	而龍自歸命。
諸變不可計，	皆使立正道，

我今復值厄， 唯願尊屈神。」
爾時香如雲， 玄在虛空中，
遍滿祇洹舍， 住在如來前。
諸釋虛空中， 歡喜而作禮，
又見香在前， 須摩提所請。
雨諸種種花， 而不可計量，
悉滿祇洹林， 如來笑放光。

爾時，阿難見祇洹中有此妙香。見已，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阿難白世尊言：「唯願，世尊！此是何等香，遍滿祇洹精舍中？」

世尊告曰：「此香是佛使，滿富城中須摩提女所請。汝今呼諸比丘！盡集一處而行籌，作是告勅：『諸比丘有漏盡阿羅漢，得神足者，便取舍羅，明日當詣滿富城中，受須摩提請。』」

阿難白佛：「如是。世尊！」是時，阿難受佛教已。即集諸比丘在普會講堂，而作是念：「諸有得道羅漢者，便取舍羅。」當於爾時，眾僧上坐，名君頭波漢，得須陀洹，結使未盡，不得神足。是時，上坐而作是念：「我今大眾之中最是上坐，又結使未盡，未得神足，我明日不能得至滿富城中食；然如來眾中最下坐者，名均頭沙彌，此有神足，有大威力，得至彼受請，我今亦當往受彼請。」爾時，上坐以心清淨，居在學地而受舍羅。

爾時，世尊以天眼清淨，見君頭波漢居學地而受舍羅，即得無學。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弟子中第一受舍羅者，君頭波漢比丘是也。」

爾時，世尊告諸神足比丘，大目連、大迦葉、阿那律、離越、須菩提、優毘迦葉、摩訶迦匹那、尊者羅云、均利般特、均頭沙彌：「汝等以神足先往至彼城中。」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

是時，眾僧使人，名曰乾茶，明日清旦，躬負大釜，飛在空中，往至彼城。

是時，彼長者及諸人民，上高樓上欲觀世尊，遙見使人負釜而來。時，長者與女便說此偈：

「白衣而長髮， 露身如疾風，
又復負大釜， 此是汝師耶？」

是時，女人復以偈報曰：

「此非尊弟子， 如來之使人，
三道具五通， 此人名乾茶。」

爾時，乾茶使人，遶城三匝，往詣長者家。

是時，均頭沙彌化作五百華樹，色若干種，皆悉敷茂，其色甚好優鉢蓮華；如是之華不可計限，往至彼城。

是時，長者遙見沙彌來，復以此偈問曰：

「此華若干種， 盡在虛空中，
又有神足人， 為是汝師乎？」

是時，女復以偈報曰：

「須跋前所說， 眾上沙彌者，
師名舍利弗， 是彼之弟子。」

是時，均頭沙彌遶城三匝，往詣長者家。

是時，尊者般特化作五百頭牛，衣毛皆青；在牛上結加趺坐，往詣彼城。

是時，長者遙見，復以此偈問女曰：

「此諸大群牛， 衣毛皆青色，
在上而獨坐， 此是汝師耶？」

女復以偈報曰：

「能化千比丘， 在耆域園中，

心神極為朗， 此名為般特。」

爾時，尊者周利般特遶彼城三匝已，往詣長者家。

爾時，羅云復化作五百孔雀，色若干種；在上結加趺坐，往詣彼城。

長者見已，復以此偈問女曰：

「此五百孔雀， 其色甚為妙，
如彼軍大將， 此是汝師耶？」

時，女復以此偈報曰：

「如來說禁戒， 一切無所犯，
於戒能護戒， 佛子羅云者。」

是時，羅云遶城三匝，往詣長者家。

是時，尊者迦匹那化作五百金翅鳥，極為勇猛；在上結加趺坐，往詣彼城。

時，長者遙見已，復以此偈問女曰：

「五百金翅鳥， 極為盛勇猛，
在上無所畏， 此是汝師耶？」

時，女以偈報曰：

「能行出入息， 迴轉心善行，
慧力極勇盛， 此名迦匹那。」

時，尊者迦匹那遶城三匝，往詣長者家。

爾時，優毘迦葉化作五百龍，皆有七頭；在上結加趺坐，往詣彼城。

長者遙見已，復以偈問女曰：

「今此七頭龍， 威顏甚可畏，
來者不可計， 此是汝師耶？」

時女報曰：

「恒有千弟子， 神足化毘沙，

優毘迦葉者，可謂此人是。」

時，優毘迦葉遶城三匝，往詣長者家。

是時，尊者須菩提化作琉璃山；入中結加趺坐，往詣彼城。

爾時，長者遙見已，以偈問女曰：

「此山為極妙，盡作琉璃色，
今在窟中坐，此是汝師耶？」

時，女復以此偈報曰：

「由本布施報，今獲此功德，
以成良福田，解空須菩提。」

爾時，須菩提遶城三匝，往詣長者家。

時，尊者大迦旃延復化作五百鵠，色皆純白，往詣彼城。

是時，長者遙見已，以此偈問女曰：

「今此五百鵠，諸色皆純白，
盡滿虛空中，此是汝師耶？」

時，女復以此偈報曰：

「佛經之所說，分別其義句，
又演結使聚，此名迦旃延。」

是時，尊者大迦旃延遶彼城三匝，往詣長者家。

是時，離越化作五百虎；在上坐，而往詣彼城。

長者見已，以此偈問女曰：

「今此五百虎，衣毛甚悅澤，
又在上坐者，此是汝師耶？」

時，女以偈報曰：

「皆在祇洹寺，六年不移動，
坐禪最第一，此名離越者。」

是時，尊者離越遶城三匝，詣長者家。

是時，尊者阿那律化作五百師子，極為勇猛；在上坐，往

詣彼城。

是時，長者見已，以偈問女曰：

「此五百師子， 勇猛甚可畏，
 在上而坐者， 此是汝師耶？」

時，女以偈報曰：

「生時天地動， 珍寶出於地，
 清淨眼無垢， 佛弟阿那律。」

是時，阿那律遶城三匝，往詣長者家。

是時，尊者大迦葉化作五百匹馬，皆朱毛尾，金銀校飾；
在上而坐，並雨天華，往詣彼城。

長者遙見，以偈問女曰：

「金馬朱毛尾， 其數有五百，
 為是轉輪王， 為是汝師耶？」

女復以偈報曰：

「頭陀行第一， 恒愍貧窮者，
 如來與半坐， 最大迦葉是。」

是時，大迦葉遶城三匝，往詣長者家。

是時，尊者大目犍連化作五百白象，皆有六牙，七處平整，
金銀校飾；在上坐而來，放大光明悉滿世界；詣城，在虛空之
中，作倡伎樂，不可稱計，雨種種雜華。又虛空之中，懸繒、
幡蓋，極為奇妙。

爾時，長者遙見已，以偈問女曰：

「白象有六牙， 在上如天王，
 今聞伎樂音， 是釋迦文耶？」

時，女以偈報曰：

「在彼大山上， 降伏難陀龍，
 神足第一者， 名曰大目連。」

我師故未來， 此是弟子眾，
聖師今當來， 光明靡不照。」

是時，尊者大目乾連遶城三匝，往詣長者家。

是時，世尊以知時到，被僧伽梨，在虛空中，去地七仞。
是時，尊者阿若拘隣在如來右，舍利弗在如來左。爾時，阿難承佛威神，在如來後，而手執拂，千二百弟子前後圍遶，如來最在中央，及諸神足弟子，阿若拘隣化作月天子，舍利弗化作日天子，諸餘神足比丘，或化作釋提桓因，或化作梵天者，或有化作提頭賴吒，毘留勒形者，毘留博叉，或作毘沙門形者，領諸鬼神，或有作轉輪聖王形者，或有入火光三昧，或有入水精三昧，或有放光者，或有放煙者，作種種神足。是時，梵天王在如來右，釋提桓因在如來左，手執拂，密迹金剛力士在如來後，手執金剛杵，毘沙門天王手執七寶之蓋，處虛空中，在如來上，恐有塵土妨如來身。是時，般遮旬手執琉璃琴，歎如來功德，及諸天神悉在虛空之中，作倡伎樂數千萬種，雨天雜華散如來上。

是波斯匿王、阿那邠邸長者，及舍衛城內人民之類，皆見如來在虛空中，去地七仞，見已，皆懷歡喜，踊躍不能自勝。

是時，阿那邠邸長者便說此偈：

「如來實神妙， 愛民如赤子，
快哉須摩提， 當受如來法。」

爾時，波斯匿王及阿那邠邸長者散種種名香雜華。是時，世尊將諸比丘眾，前後圍遶，及諸神天不可稱計，如似鳳凰王在虛空中，往詣彼城。

是時，般遮旬以偈歎佛：

「諸生結永盡， 意念不錯亂，
以無塵垢碍， 入彼舊邦土。」

心性極清淨， 斷魔邪惡念，
功德如大海， 今入彼邦土。
顏貌甚殊特， 諸使永不起，
為彼不自處， 今入彼邦土。
以渡四流淵， 脫於生老死，
以斷有根原， 今入彼邦土。」

是時，滿財長者遙見世尊從遠來，諸根憚怕，世之希有，淨如天金，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猶須彌山出眾山上，亦如金聚放大光明。

是時，長者以偈問須摩提曰：

「此是日光耶？ 未曾見此容，
數千萬億光， 未敢能熟視。」

是時，須摩提女長跪叉手向如來，以此偈報長者曰：

「非日非不日， 而放千種光，
為一切眾生， 亦復是我師。
皆共歎如來， 如前之所說，
今當獲大果， 勤加供養之。」

是時，滿財長者右膝著地，復以偈歎如來曰：

「自歸十力尊， 圓光金色體，
天人所歎敬， 今日自歸命。
尊今是日王， 如月星中明，
以度不度者， 今日自歸命。
尊如天帝像， 如梵行慈心，
自脫脫眾生， 今日自歸命。
天世人中尊， 諸鬼神王上，
降伏諸外道， 今日自歸命。」

是時，須摩提女長跪叉手，歎世尊曰：

「自降能降他， 自正能正人，
以度度人民， 已解復脫人。
度垢使度垢， 自照照群萌，
靡不有度者， 除鬪無鬪訟。
極自淨潔住， 心意不傾動，
十力哀愍世， 重自頂禮敬。」

「有慈、悲、喜、護之心，具空，無相、願，於欲界中最尊第一，天中之上七財具足，諸天人自然梵生，亦無與等，亦不可像貌，我今自歸命。」

是時，六千梵志見世尊作如此神變，各各自相謂言：「我等可離此國，更適他土，此沙門瞿曇以降此國中人民。」是六千梵志尋出國去，更不復入國。猶如師子獸王，出於山谷，而觀四方，復三鳴吼，方行所求，諸有獸虫之類各奔所趣，莫知所如，飛逝沈伏。若復有力神象聞師子聲，各奔所趣，不能自安。所以然者，由師子獸王極有威神故。此亦如是，彼六千梵志聞世尊音響之聲，各各馳走，不得自寧。所以然者，由沙門瞿曇有大威力故。

是時，世尊還捨神足，如常法則，入滿富城中。是時，世尊足蹈門闕上，是時天地大動，諸尊神天散華供養。是時，人民見世尊容貌，諸根寂靜，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而自莊嚴。

人民之類便說此偈：

「二足尊極妙， 梵志不敢當，
無故事梵志， 失此人中尊。」

是時，世尊往詣長者家，就座而坐。爾時，彼國人民極為熾盛。時，長者家有八萬四千人民之類，皆悉運集，欲壞長者房舍，見世尊及比丘僧。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人民之類必有所損，可作神力，使舉國人民盡見我身及比丘僧。」爾時，

世尊化長者屋舍作琉璃色，內外相視，如似觀掌中珠。

爾時，須摩提女前至世尊所，頭面禮足，悲喜交集，便說此偈：

「一切智慧具， 盡度一切法，
復斷欲愛結， 我今而自歸。
寧使我父母， 而毀我雙目，
不來適此間， 邪見五逆中。
宿作何惡緣， 得來至此處，
如鳥入羅網， 願斷此疑結。」

爾時，世尊復以偈報女曰：

「汝今快勿慮， 憊怕自開意，
亦莫起想著， 如來今當演。
汝本無罪緣， 得來至此間，
願誓之果報， 欲度此眾生。
今當拔根原， 不墮三惡趣，
數千眾生類， 汝前當得度。
今日當淨除， 使得智慧明，
使天人民類， 見汝如觀珠。」

是時，須摩提女聞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是時，長者將已僕從，供給飲食，種種甘饌，見世尊食已訖，行清淨水，更取一小座，在如來前坐；及諸營從及八萬四千眾各各次第坐，或有自稱姓名而坐。

爾時，世尊漸與彼長者及八萬四千人民之類說於妙論，所謂論者：戒論、施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穢惡，出家為要。爾時，世尊以見長者及須摩提女，八萬四千人民之類心開意解，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普與此眾生說之。彼各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猶如極淨白[疊*毛]

易染為色。此亦如是，滿財長者、須摩提女，及八萬四千人民之類，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無復狐疑，得無所畏，皆自歸三尊，受持五戒。

是時，須摩提女即於佛前，而說此偈：

「如來耳清徹， 聞我遇此苦，
降神至此已， 諸人得法眼。」

爾時，世尊以說法訖，即從坐起，還詣所在。

是時，諸比丘白佛言：「須摩提女本作何因緣，生富貴家？復作何因緣，墮此邪見之家？復作何善功德，今得法眼淨？復作何功德，使八萬四千人皆得法眼淨？」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久遠此賢劫中，有迦葉佛、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在波羅[木*奈]國界於中遊化，與大比丘眾二萬人俱。爾時，有王名曰哀愍，有女名須摩那。是時，此女極有敬心，向迦葉如來奉持禁戒，恒好布施，又四事供養。云何為四？一者施，二者愛敬，三者利人，四者等利。於迦葉如來所而誦法句，在高樓上高聲誦習，普作此願：『恒有此四受之法，又於如來前而誦法句，其中設有毫釐之福者，所生之處不墮三惡趣，亦莫墮貧家，當來之世亦當復值如此之尊，使我莫轉女人身，得法眼淨。』

「是時，城中人民之類，聞王女作如此誓願，皆共聚集，至王女所，而作是說：『王女今日極為篤信，作諸功德，四事不乏，布施、兼愛、利人、等利。復作誓願：「使當來之世值如此之尊。若為我說法，尋得法眼淨。今日王女以作願誓，并及我等國土人民同時得度。』」爾時，王女報曰：『我持此功德，并施汝等，設值如來說法者，同時得度。』

「汝等比丘豈有疑乎？莫作是觀。爾時哀愍王，今須達長

者是；爾時王女者，今須摩提女是也；爾時國土人民之類，今八萬四千眾是。由彼誓願，今值我身，聞法得道，及彼人民之類盡得法眼淨，此是其義，當念奉行。所以然者，此四事者最是福田。若有比丘親近四事者，便獲四諦，當求方便，成四事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非常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阿那邠祁長者有兒婦名曰善生，顏貌端正，面如桃華色，王波斯匿大臣之女，憑其姓望，恃其豪族，亦不恭敬姑嫜及其夫聲，亦不事佛、法及比丘僧，亦不敬奉三尊。

是時，阿那邠祁長者便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長者白世尊言：「近與兒取婦，是波斯匿王第一大臣之女，自恃其姓望，不承事三尊、長老尊卑，唯願世尊當與說法，使發歡喜，心開意解。」

爾時，如來默然許可長者所說。

時，長者復白佛言：「唯願世尊當受我請及比丘僧。」

爾時，長者以見如來默然受請，即從座起，禮佛三匝而去。還至家中，辦具種種飲食，敷好坐具，尋白：「時至，唯願世尊當受我請，飲食已具。」

爾時，世尊將諸比丘眾，前後圍繞，至長者家，就座而坐。爾時，長者更取小座，在如來前坐。

爾時，世尊告善生女人曰：「長者女當知，夫為婦人有四事。云何為四？有婦如似母，有婦似親，有婦似賊，有婦似婢。

汝今當知，婦似母者，隨時瞻視夫主，不令有乏，承事供養。爾時，諸天便復將護，若人、非人不得其便，死便生天。是謂，長者！此名婦人似母者也。

「彼云何有婦似親親？於是，長者婦見夫已，無有增減之心，同其苦樂，是謂其人似親親者也。

「彼云何名為婦如似賊？於是，女人若見夫已，便懷瞋恚，憎疾夫主，亦不承事恭敬禮拜，見輒欲害，心在他所。夫不親婦，婦不親夫，不為人所愛敬，諸天不擁護，惡鬼侵害，身壞命終，入地獄中，是謂斯人如似賊也。

「彼云何名婦人如似婢也？於是，賢良之婦見夫主隨時瞻視，忍其言語，終不還報；忍其寒苦，恒有慈心，於三尊所，亦生斯念：『此存我在，此衰我耗。』以此之事，諸天擁護，若人、非人皆悉愛念，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是謂，長者女！有此四婦，汝今為在何條？」

時，彼女人聞世尊說此語已，前禮佛足，白世尊言：「唯願世尊，我今改往修來，更不敢為，自今已後，常行禮法，如似婢也。」

是時，善生女人還至夫所，頭面禮足：「唯願瞻視，當如婢也。」

是時，善生女人復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漸與說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想，姪為大穢。是時，世尊已知女人心開意解，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爾時世尊盡與女人說之，即於座上得法眼淨，猶如新衣易染為色。此亦如是，分別諸法，善解深妙之義，自歸三尊，而受五戒。

爾時，善生女人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阿那邠祁長者身抱重患。時，舍利弗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阿那邠祁長者身抱重患，尋告阿難曰：「汝來共至阿那邠祁長者所問訊。」

時，阿難報曰：「宜知是時。」

爾時，阿難到時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以次漸漸至阿那邠祁長者家，即便就座。時舍利弗即於座上，語阿那邠祁長者曰：「汝今所疾有增有損乎？覺知苦痛漸漸除，不至增劇耶？」

長者報曰：「我今所患極為少賴，覺增不覺減。」

舍利弗報曰：「如今，長者當憶佛，是謂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亦當追憶念法，如來法者，極為甚深，可尊可貴，無與等者，賢聖之所修行；亦當念僧，如來眾者，上下和順無有諍訟，法法成就。聖眾者，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見慧成就。所謂僧者，四雙八輩，此名如來聖眾，可尊可貴，是世間無上福田。長者！若修行念佛、念法、念比丘僧者，其德不可稱計，獲甘露、滅盡之處。

「若善男子、善女人念三尊已：佛、法、聖眾，墮三惡趣者，終無此事！若彼善男子、善女人修念三尊，必至善處天上、人中。然後，長者！不起於色，亦不依色而起於識；不起於聲，不依聲而起於識；不起於香，不依香而起於識；不起於味，不依味而起於識；不起於細滑，不依細滑而起於識；不起於意，不依意而起於識；不起於今世、後世，不依今世、後世而起於識；不起於愛，莫依愛而起於識。所以然者，緣愛有受，緣受有有，緣有有生、死、愁、憂、苦、惱，不可稱計。是謂有此五苦盛陰，無有我、人、壽、命、士夫、萌兆、有形之類。若眼起時，亦

不知來處；若眼滅時則滅，亦不知去處。無有而眼生，已有而眼滅，皆由合會諸法因緣。所謂因緣法者，緣是有是，無是則無。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更樂，更樂緣痛，痛緣愛，愛緣受，受緣有，有緣生，生緣死，死緣愁、憂、苦、惱、不可稱計。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無有而生，已有而滅，亦復不知來處，亦不知去處，皆由合會諸法因緣。是謂，長者！名為空行第一之法。」

是時，阿那邠祁長者悲泣涕零不能自止。

時，舍利弗語阿那邠祁曰：「以何因緣悲感乃爾乎？」

長者報曰：「我不悲感。所以然者，我昔日來數承事佛，亦復尊敬諸長老比丘，亦不聞如斯尊重之法，如舍利弗之所演說。」

是時，阿難語阿那邠祁曰：「長者當知，世間有二種之人，如來之所說。云何為二？一者知樂，二者知苦。彼習樂之人，所謂尊者耶輸提族姓子是。彼習苦之人，婆伽梨比丘是。又復，長者！耶輸提比丘解空第一；信解脫者，婆伽梨比丘。又復，長者！知苦之人、知樂之人，二人心俱解脫，二俱如來弟子無與等者，由其不沒不生，二人勤受佛教，亦無懈廢，但心有增減故。人有知者，有不知者，如長者之所說：『我昔已來承事諸佛，恭敬長老比丘，初不聞如斯尊重之法，如舍利弗之所說。』耶輸提比丘視於地，而心得解脫；婆伽梨比丘觀視於刀，即時心得解脫。是故，長者！當作如婆伽梨比丘之比。」

是時，舍利弗廣與說法，勸令歡喜，使發無上之心，即從坐起而去。

舍利弗、阿難去未久，須臾之頃阿那邠祁長者命終，便生三十三天。爾時，阿那邠祁天子有五事功德，勝彼諸天。云何為五？所謂天壽、天色、天樂、天威神、天光明。爾時，阿那

邠祁天子便作是念：「我今獲此天身，皆由如來之恩。今我不宜於五欲自娛樂，先應至世尊所，拜跪問訊。」

時，阿那邠祁天子將諸天人，前後圍繞，持諸天花散如來身上。時如來在舍衛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天子在虛空中，叉手向世尊，便說斯偈：

「此是祇洹界， 仙人眾娛戲，
 法王所治處， 當發歡悅心。」

爾時，阿那邠祁天子說斯偈已，如來默然可之。時，彼天子即生此念：「如來已然可我。」即捨神足，在一面立。

時，阿那邠祁天子白世尊言：「我是須達，又名阿那邠祁，人所明了，亦是如來弟子受聖尊教。今取命終，生三十三天。」

世尊告曰：「汝由何恩今獲此天身？」

天子白佛：「蒙世尊之力，得受天身。」時，阿那邠祁天子復以天華散如來身上，亦散阿難及舍利弗身上，遍遶祇洹七匝還沒不現。

是時，世尊告阿難曰：「昨夜有天子來至我所，便說斯偈：

「『此是祇洹界， 仙人眾娛戲，
 法王所治處， 當發歡悅心。』

「是時，彼天子繞祇洹七匝便退而去。汝今阿難！汝頗識彼天子乎？」

阿難白佛言：「必當是阿那邠祁長者也。」

佛告阿難：「如汝所言。善哉！乃能以未知智而識彼天子。所以然者，彼是阿那邠祁天子。」

阿難白佛言：「阿那邠祁！今生天上為名何等？」

世尊告曰：「即名阿那邠祁。所以然者，彼天即生之日，諸天各各有此言：『此天子在人中時，是如來弟子，恒等心普施一切，周窮濟乏，作此功德已，此是三十三天，今故續名阿

那邠祁。』」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大功德智慧成就，阿難比丘今在學地，智慧無與等者。所以然者，阿羅漢所應知者，阿難便知之。過去諸佛世尊所應學者，阿難皆明了知。過去時亦有斯人，聞便了知，如我今日阿難比丘瞻望方知之：『如來須是；如來不須是。』過去諸佛弟子入三昧方知未然之事，如我今日阿難比丘覩便曉了。」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博有所知，有勇猛精進，念不錯亂，多聞第一，堪任執事，所謂阿難比丘是。」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未曾有法品郁伽長者經一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鞞舍離，住大林中。

爾時，郁伽長者唯婦女侍從，在諸女前從鞞舍離出，於鞞舍離大林中間唯作女妓，娛樂如王。於是郁伽長者飲酒大醉，捨諸婦女，至大林中，郁伽長者飲酒大醉，遙見世尊在林樹間，端正姝好，猶星中月，光耀暉曄，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諸根寂定，無有蔽礙，成就調御，息心靜默。彼見佛已，即時醉醒，郁伽長者醉既醒已，便往詣佛，稽首禮足，却坐一面。

爾時，世尊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如諸佛法先說端正法，聞者歡悅，謂說施、說戒、說生天法，毀訾欲為災患，生死為穢，稱歎無欲為妙，道品白淨。世尊為彼說如是法已，佛知彼有歡喜心、具足心、柔軟心、堪耐心、勝上心、一向心、無疑心、

無蓋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謂如諸佛說正法要。世尊即為彼說苦、習、滅、道，彼時郁伽長者即於坐中見四聖諦苦、習、滅、道，猶如白素，易染為色，郁伽長者亦復如是，即於坐中見四聖諦苦、習、滅、道。

於是，郁伽長者已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斷疑度惑，更無餘尊，不復從他，無有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即從坐起，為佛作禮，白曰：「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世尊！我從今日，從世尊自盡形壽，梵行為首，受持五戒。」

郁伽長者從世尊自盡形壽，梵行為首，受持五戒已，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還歸其家，即集諸婦人，集已，語曰：「汝等知不？我從世尊自盡形壽，梵行為首，受持五戒，汝等欲得住於此者，便可住此，行施作福，若不欲住者，各自還歸，若汝欲得嫁者，我當嫁汝。」

於是，最大夫人白郁伽長者：「若尊從佛自盡形壽，梵行為首，受持五戒者，便可以我與彼某甲。」

郁伽長者即為呼彼人，以左手執大夫人臂，右手執金澡罐，語彼人曰：「我今以大夫人與汝作婦。」

彼人聞已，便大恐怖，身毛皆豎，白郁伽長者：「長者！欲殺我耶？欲殺我耶？」

長者答曰：「我不殺汝，然我從佛自盡形壽，梵行為首，受持五戒。是故我以最大夫人與汝作婦耳。」郁伽長者已與大夫人，當與、與時都無悔心。

是時，世尊無量百千大眾圍繞，於中咨嗟稱歎郁伽長者，郁伽長者有八未曾有法。

於是，有一比丘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往詣郁伽長者家，郁伽長者遙見比丘來，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比丘白曰：

「尊者善來！尊者久不來此，願坐此床。」彼時，比丘即坐其床，郁伽長者禮比丘足，却坐一面。

比丘告曰：「長者！汝有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謂世尊為汝無量百千大眾圍繞，於中咨嗟稱歎，郁伽長者有八未曾有法。長者！汝有何法？」

郁伽長者答比丘曰：「尊者！世尊初不說異，然我不知世尊為何因說？但尊者聽，謂我有法。一時，世尊遊鞞舍離，住大林中。尊者！我於爾時唯婦女侍從，我最在前出鞞舍離，於鞞舍離大林中間唯作女妓，娛樂如王。尊者！我於爾時飲酒大醉，捨諸婦女，至大林中。尊者！我時大醉，遙見世尊在林樹間，端正姝好，猶星中月，光耀晔晔，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諸根寂定，無有蔽礙，成就調御，息心靜默，我見佛已，即時醉醒。尊者！我有是法。」

比丘歎曰：「長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尊者！我不但有是法，復次，尊者！我醉醒已，便往詣佛，稽首禮足，却坐一面。世尊為我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我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如諸佛法先說端正法，聞者歡悅，謂說施、說戒、說生天法，毀訾欲為災患，生死為穢，稱歎無欲為妙，道品白淨。世尊為我說如是法已，佛知我有歡喜心、具足心、柔軟心、堪耐心、勝上心、一向心、無疑心、無蓋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謂如諸佛說正法要，世尊即為我說苦、習、滅、道。我爾時即於坐中見四聖諦苦、習、滅、道，猶如白素，易染為色，尊者！我亦如是，即於坐中見四聖諦苦、習、滅、道，尊者！我有是法。」

比丘歎曰：「長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尊者！我不但有是法。復次，尊者！我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斷疑度惑，更無餘尊，不復從他，無有猶豫，已住果證，

於世尊法得無所畏。尊者！我爾時即從坐起，稽首佛足：『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世尊！我從今日，從世尊自盡形壽，梵行為首，受持五戒。』尊者！若我從世尊自盡形壽，梵行為首，受持五戒，未曾知己犯戒。尊者！我有是法。」

比丘歎曰：「長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尊者！我不但有是法。復次，尊者！我爾時從世尊自盡形壽，梵行為首，受持五戒已，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還歸其家，集諸婦女，集已，語曰：『汝等知不？我從世尊自盡形壽，梵行為首，受持五戒，汝等欲得住於此者，便可住此，行施作福，若不欲住者，各自還歸，若汝欲得嫁者，我當嫁汝。』於是，最大夫人來白我曰：『若尊從佛自盡形壽，梵行為首，受持五戒者，便可以我與彼某甲。』尊者！我爾時即為呼彼人，以左手執大夫人臂，右手執金澡罐，語彼人曰：『我今以大夫人與汝作婦。』彼人聞已，便大恐怖，身毛皆豎，而白我曰：『長者欲殺我耶？長者欲殺我耶？』尊者！我語彼曰：『不欲殺汝，然我從佛自盡形壽，梵行為首，受持五戒。是故我以最大夫人與汝作婦耳。』尊者！我已與大夫人，當與、與時都無悔心。尊者！我有是法。」

比丘歎曰：「長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尊者！我不但有是法。復次，尊者！我詣眾園時，若初見一比丘，便為作禮，若彼比丘經行者，我亦隨經行，若彼坐者，我亦於一面坐，坐已聽法。彼尊為我說法，我亦為彼尊說法，彼尊問我事，我亦問彼尊事，彼尊答我事，我亦答彼尊事。尊者！我未曾憶輕慢上中下長老上尊比丘。尊者！我有是法。」

比丘歎曰：「長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尊者！我不但有是法。復次，尊者！我在比丘眾行布施

時，天住虛空而告我曰：『長者！此是阿羅訶，此是向阿羅訶，此是阿那含，此是向阿那含，此是斯陀含，此是向斯陀含，此是須陀洹，此是向須陀洹，此精進，此不精進。』尊者！我施比丘眾時，未曾憶有分別意。尊者！我有是法。」

比丘歎曰：「長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尊者！我不但有是法。復次，尊者！我在比丘眾行布施時，有天住虛空中而告我曰：『長者！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世尊善說法，如來聖眾善趣向。』尊者！我不從彼天信，不從彼欲樂，不從彼所聞，但我自有淨智，知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世尊善說法，如來聖眾善趣向。尊者！我有是法。」

比丘歎曰：「長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尊者！我不但有是法。復次，尊者！謂佛所說五下分結，貪欲、瞋恚、身見、戒取、疑、我見此五，無一不盡令縛我還此世間，入於胎中。尊者！我有是法。」

比丘歎曰：「長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郁伽長者白比丘曰：「願尊在此食。」

比丘為郁伽長者故，默然受請。郁伽長者知彼比丘默然受已，即從坐起，自行澡水，以極淨美種種豐饒食噉含消，自手斟酌，令得飽滿，食訖收器，行澡水竟，持一小床，別坐聽法。比丘為長者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從坐起去，往詣佛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謂與郁伽長者本所共論，盡向佛廣說。

於是，世尊告諸比丘：「我以是故，咨嗟稱歎郁伽長者有八未曾有法。」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郁伽長者經竟(二千三百二十九字)

中阿含經未曾有法品郁伽長者經二

我聞如是：

一時，佛般涅槃後不久，眾多上尊長老比丘遊鞞舍離，在獼猴水邊高樓臺觀。

爾時，郁伽長者施設如是大施，謂與遠來客食，與行人、病人、瞻病者食，常設粥食，常設飯食，供給守僧園人，常請二十眾食，五日都請比丘眾食，施設如是大施；復於海中有一船舶，載滿貨還，價直百千，一時沒失。眾多上尊長老比丘聞郁伽長者施設如是大施，謂與遠來客食，與行人、病人、瞻病者食，常設粥食，常設飯食，供給守僧園人，常請二十眾食，五日都請比丘眾食，聞已共作是議：「諸賢！誰能往語郁伽長者：『長者可止！勿復布施。長者後自當知。』」彼作是念：『尊者阿難是佛侍者，受世尊教，佛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阿難欲往語郁伽長者：「長者可止！勿復布施，長者後自當知。」』諸賢！我等共往詣尊者阿難所，說如此事。」

於是，眾多上尊長老比丘往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語曰：「賢者阿難知不？郁伽長者施設如是大施，謂與遠來客食，與行人、病人、瞻病者食，常設粥食，常設飯食，供給守僧園人，常請二十眾食，五日都請比丘眾食，施設如是大施；復於海中有一船舶，載滿貨還，價直百千，一時沒失。我等共作是議，誰能往語郁伽長者而作是語：『長者可止！勿復布施，長者後自當知。』」復作是念：『尊者阿難是佛侍者，受世尊教，佛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阿難能往語郁伽長者：「長者可止！勿復布施，長者後自當知。」』賢者阿難可往詣郁伽長者而語彼曰：『長者可止！勿復布施，長者後自當知。』」

尊者阿難白諸長老上尊比丘曰：「諸尊！郁伽長者其性嚴

整，若我自為語者，儻能致大不喜。諸尊！我為誰語？」

諸長老上尊比丘答曰：「賢者！稱比丘眾語，稱比丘眾語已，彼無所言。」尊者阿難便默然受諸長老上尊比丘命。於是，諸長老上尊比丘知尊者阿難默然許已，即從坐起，繞尊者阿難，各自還去。

尊者阿難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往詣郁伽長者家。郁伽長者遙見尊者阿難來，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阿難，白曰：「善來！尊者阿難！尊者阿難久不來此，願坐此床。」尊者阿難即坐其床，郁伽長者禮尊者阿難足，却坐一面。

尊者阿難告曰：「長者知不？長者施設如是大施，與遠來客食，與行人、病人、瞻病者食，常設粥食，常設飯食，供給守僧園人，常請二十眾食，五日都請比丘眾食，施設如是大施；復於海中有一船舶，載滿貨還，價直百千，一時沒失。長者可止！勿復布施，長者後自當知。」

長者白曰：「尊者阿難！為是誰語？」

尊者阿難答曰：「長者！我宣比丘眾語。」

長者白曰：「若尊者阿難宣比丘眾語者，無所復論，若自語者，或能致大不喜。尊者阿難！若我如是捨與，如是惠施，一切財物皆悉竭盡，但使我願滿，如轉輪王願。」

尊者阿難問曰：「長者云何轉輪王願？」

長者答曰：「尊者阿難！村中貧人作是念：『令我於村中最富！』即是彼願。村中富人作是念：『令我於邑中最富！』即是彼願。邑中富人作是念：『令我於城中最富！』即是彼願。城中富人作是念：『令我於城中作宗正！』即是彼願。城中宗正作是念：『令我作國相！』即是彼願。國相作是念：『令我作小王！』即是彼願。小王作是念：『令我作轉輪王！』即是彼願。轉輪王作是念：『令我如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

捨家、無家、學道者，謂無上梵行訖，令我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即是彼願。尊者阿難！若我如是捨與，如是惠施，一切財物皆悉竭盡，但使我願滿，如轉輪王願。尊者阿難！我有是法。」

尊者阿難歎曰：「長者！若有是法，甚奇！甚持！」

「復次，尊者阿難！我不但有是法。尊者阿難！我詣僧園時，若初見一比丘，便為作禮，若彼比丘經行者，我亦隨經行，若彼坐者，我亦於一面坐，坐已聽法，彼尊為我說法，我亦為彼尊說法，彼尊問我事，我亦問彼尊事，彼尊答我事，我亦答彼尊事。尊者阿難！我未曾憶輕慢上中下長老上尊比丘。尊者阿難！我有是法。」

尊者阿難歎曰：「長者！若有是法，甚奇，甚持。」

「復次，尊者阿難！我不但有是法。尊者阿難！我在比丘眾行布施時，天住虛空而告我曰：『長者！此是阿羅訶，此是向阿羅訶，此是阿那含，此是向阿那含，此是斯陀含，此是向斯陀含，此是須陀洹，此是向須陀洹，此是精進，此不精進。』尊者阿難！我施比丘眾時未曾憶有分別意。尊者阿難！我有是法。」

尊者阿難歎曰：「長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復次，尊者阿難！我不但有是法。尊者阿難！我在比丘眾行布施時，天住虛空而告我曰：『長者！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世尊善說法，如來聖眾善趣向。』我不從彼天信，不從彼欲樂，不從彼所聞，但我自有淨智，知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世尊善說法，如來聖眾善趣向。尊者阿難！我有是法。」

尊者阿難歎曰：「長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復次，尊者阿難！我不但有是法，尊者阿難！我離欲、

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尊者阿難！我有是法。」

尊者阿難歎曰：「長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於是，郁伽長者白曰：「尊者阿難！願在此食。」

尊者阿難為郁伽長者故，默然受請。郁伽長者知尊者阿難默然受已，即從坐起，自行澡水，以極淨美種種豐饒食噉含消，自手斟酌，令得飽滿，食訖收器，行澡水已，取一小床，別坐聽法。尊者阿難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從坐起去。

尊者阿難所說如是。郁伽長者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奉行。

郁伽長者經竟(一千七百四十八字)

中阿含經未曾有法品手長者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阿邏鞞伽邏，在憇林中。

爾時，手長者與五百大長者俱，往詣佛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五百長者亦禮佛足，却坐一面。

世尊告曰：「手長者！汝今有此極大眾，長者！汝以何法攝此大眾？」

彼時手長者白曰：「世尊！謂有四事攝，如世尊說，一者惠施，二者愛言，三者以利，四者等利。世尊！我以此攝於大眾，或以惠施，或以愛言，或以利，或以等利。」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手長者！汝能以如法攝於大眾，又以如門攝於大眾，以如因緣攝於大眾。手長者！若過去有沙門、梵志以如法攝大眾者，彼一切即此四事攝於中或有餘。手長者！若有未來沙門、梵志以如法攝大眾者，彼一切即此四事攝，於中或有餘。手長者！若有現在沙門、梵志以如法攝大眾

者，彼一切即此四事攝於中或有餘。」

於是，世尊為手長者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於是，手長者佛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為佛作禮，繞三匝而去，還歸其家。到外門已，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中門、內門及入在內，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昇堂敷床，結跏趺坐，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爾時，三十三天集在法堂，咨嗟稱歎手長者：「諸賢！手長者有大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彼手長者，佛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為佛作禮，繞三匝而去，還歸其家。到外門已，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中門、內門及入在內，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昇堂敷床，結加趺坐，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於是，毘沙門大天王色像巍巍，光耀暉暉，夜將向旦，往詣手長者家，告曰：「長者！汝有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今三十三天為長者集在法堂，咨嗟稱歎：『手長者有大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諸賢！彼手長者，佛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為佛作禮，繞三匝而去，還歸其家。到外門已，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中門、

內門及入在內，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昇堂敷床，結加趺坐，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是時，手長者默然不語，不觀、不視毘沙門大天王。所以者何？以尊重定，守護定故。

爾時，世尊於無量百千眾中，咨嗟稱歎手長者：「手長者有七未曾有法。彼手長者，我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為我作禮，繞三匝而去，還歸其家。到外門已，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中門、內門及入在內，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昇堂敷床，結加趺坐，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今三十三天為彼集在法堂，咨嗟稱歎：『手長者有大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諸賢！彼手長者，佛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為佛作禮，繞三匝而去，還歸其家。到外門已，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中門、內門及入在內，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昇堂敷床，結加趺坐，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今毘沙門大天王色像巍巍，光曜晔晔，夜將向旦，詣手長者家，告曰：『長者！汝有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今三十三天為長者集在法堂，咨嗟稱歎：「手長者有大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諸賢！彼手長者，佛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為佛作禮，繞三匝而去，還歸其家。到外門已，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中門、內門及入在內，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昇堂敷床，結加趺坐，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於是，有一比丘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往詣手長者家，手長者遙見比丘來，即從坐起，叉手向比丘白曰：「尊者善來！尊者久不來此，願坐此床。」彼時比丘即坐其床，手長者禮比丘足，却坐一面。

比丘告曰：「長者！汝有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世尊為汝於無量百千眾中，咨嗟稱歎手長者：『手長者有七未曾有法，手長者我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為我作禮，繞三匝而去，還歸其家。到外門已，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中門、內門及入在內，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昇堂敷床，結加趺坐，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今三十三天為彼集在法堂，咨嗟稱歎：「手長者有大善

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諸賢！彼手長者，佛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為佛作禮，繞三匝而去，還歸其家。到外門已，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中門、內門及入在內，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昇堂敷床，結加趺坐，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於是，毘沙門大天王色像巍巍，光耀暉暉，夜將向旦，詣手長者家，告曰：「長者！汝有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今三十三天為手長者集在法堂，咨嗟稱歎：『手長者有大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諸賢！彼手長者，佛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為佛作禮，繞三匝而去，還歸其家。到外門已，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中門、內門及入在內，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昇堂敷床，結加趺坐，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是時，手長者默然不語，亦不觀視毘沙門大天王。所以者何？以尊重定、守護定故。』」

於是，手長者白比丘曰：「尊者！是時無白衣耶？」

比丘答曰：「無白衣也。」又問曰：「若有白衣者，當有何咎？」

長者答曰：「尊者！或有不信世尊語者，彼當長夜不義不忍，生極惡處，受苦無量。若有信佛語者，彼因此事故，便能

尊重恭敬禮事我。尊者！我亦不欲令爾也。尊者！願在此食。」

彼比丘為手長者故，默然受請。手長者知彼比丘默然受已，即從坐起，自行澡水，以極淨美種種豐饒食噉含消，自手斟酌，令得飽滿，食訖收器，行澡水已，取一小床，別坐聽法。彼比丘為手長者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從坐起去，往詣佛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謂與手長者本所共論盡向佛說。

於是，世尊告諸比丘：「我以是故，稱說手長者有七未曾有法。復次汝等當知，手長者復有第八未曾有法，手長者無求無欲。」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手長者經竟(二千六百五十八字)

中阿含經未曾有法品手長者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阿邏鞞伽邏，在憍林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手長者有八未曾有法。云何為八？手長者有少欲、有信、有慚、有愧、有精進、有念、有定、有慧。手長者有少欲者，此何因說？手長者自少欲，不欲令他知我少欲，有信、有慚、有愧、有精進、有念、有定、有慧，手長者自有慧，不欲令他知我有慧。手長者有少欲者，因此故說。

「手長者有信者，此何因說？手長者得信堅固，深著如來，信根已立，終不隨外沙門、梵志、若天、魔、梵及餘世間。手長者有信者，因此故說。

「手長者有慚者，此何因說？手長者常行慚耻，可慚知慚，惡不善法、穢污煩惱受諸惡報，造生死本。手長者有慚者，因

此故說。

「手長者有愧者，此何因說？手長者常行羞愧，可愧知愧，惡不善法，穢污煩惱受諸惡報，造生死本。手長者有愧者，因此故說。

「手長者有精進者，此何因說？手長者常行精進，除惡不善，修諸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善本，不捨方便。手長者有精進者，因此故說。

「手長者有念者，此何因說？手長者觀內身如身，觀內覺、心、法如法。手長者有念者，因此故說。

「手長者有定者，此何因說？手長者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手長者有定者，因此故說。

「手長者有慧者，此何因說？手長者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此智，聖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手長者有慧者，因此故說。手長者有八未曾有法者，因此故說。」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手長者經竟(四百七十三字)

賢愚經梨耆彌七子品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波斯匿王，有一大臣，名梨耆彌，家居大富，生七男兒，為其娶妻，已至于六，殘第七子，當為求婦。自思惟言：「吾年衰邁，唯餘一兒，為之納婦，要令殊勝。」時此長者，有一親厚婆羅門，來共相見，因議語曰：「今我欲為小兒求婚，未能知處。卿自昔來，遊行諸國，今欲煩君，為我推覓，若見有女端政賢智，性命相宜，適我子意，乃當求之。」時婆羅門，即便然可。遍行看覓，到特

叉尸利國，見有五百童女，群行遊戲，採取好花，用作拂飾。此婆羅門，隨逐觀之。轉復前行，當度少水，諸女子輩，皆脫革屣，中有一女，而獨不脫，并屣入水。轉復前行，續更有河，眾女褰衣爾乃入水，唯此一女，獨并衣入。前行林間，諸女各各上樹採花，時此一女，自不上樹，從他索之，得花甚多。時婆羅門，問此女言：「我有少疑，欲得相問。」其女答曰：「有疑便問。」婆羅門言：「向者諸女，當入水時，盡脫革屣，汝獨不脫，有何意故？」時女答言：「汝癡何甚？所以作屣，正用護腳，陸地之事，眼有所見，荊棘瓦石，可得避之。水底隱匿，眼所不覩，儻有棘刺及諸毒虫，傷害人腳，是以不脫。」時婆羅門，復更問言：「以何事故，并衣入水？」時女答言：「女人之身，相有好惡，褰衣入水，為人所見，相好則可，不好嗤笑，以是事故，而不褰之。」時婆羅門，復更問言：「以何緣故，獨不上樹？」女便答言：「若當上樹，樹枝儻折，危害人身，以是事故，而不上耳。」此女即是波斯匿王弟曇摩訶羨女也。羨昔因罪逃奔彼國，便於其土，安家納娶，而生斯女，字毘舍利。

時婆羅門，聞女所說，知必賢能，而問女言：「汝父母在不？」女答曰：「在。」遂逐到門，求共相見。女入白父：「外有婆羅門，欲見大人。」時曇摩訶羨便出見之，問訊已竟，而語之言：「向者女子，是君女不？」答言：「是也。」「為有主未？」答言：「未也。」婆羅門言：「舍衛國中，有一大臣，字梨耆彌，君識之不？」答言：「舊識。」婆羅門言：「是梨耆彌，最下小兒端政聰明，欲求君女共為婚姻，可得爾不？」曇摩訶羨言：「彼是豪姓，本與匹偶，苟其欲得，情在無違。」已蒙許可，便共剋日，爾時有伴，往舍衛國。

時婆羅門，即作書疏與梨耆彌，陳說事狀。長者聞已，辦具娉物車馬騎乘，往特叉尸利國，漸近欲到，先遣使往。時曇

摩訶羨善加敬待，即設賓會，以女娉之。諸事畢竟，當還舍衛。時此女母，於眾人前，囑其女言：「自今已後，常著好衣，恒食美食，日日照鏡，莫令斷絕。」女即長跪，奉受教勅。梨耆彌聞，陰用為恨。「人生一世，苦樂無定，好衣美食，如何得常？恒照明鏡，斯亦非理。」雖有此念，難不問之。客主相辭，於是別去，大小徒侶，進路歸國。於道中間，有一客舍，四面垂軒，極為清涼，其先到者在下休息，兒婦後至，啟白妣言：「此不可住，速出向外。」妣不違之，出向露處，左右數人，不肯出去。時有象馬，身體瘙痒以身揩柱，屋即崩壞，填殺下人。時梨耆彌，作是念言：「我今脫死，由是兒婦。」敬遇之心，倍益隆厚。即便駕乘，進路而歸。到一大澗，草茂水美，眾人息駕，澗側而住。兒婦後到，便語之言：「住此不快，速出岸上。」即用其言，遠澗休息。須臾之間，便有雲起，震雷降雨，滂沛而下，溢澗流來。時梨耆彌，復重念曰：「吾等今日，再脫於死，由此兒婦，得全身命。」復勅嚴駕，涉道進前。

既達本國，中表親里，悉來慶問，長者欣悅，即設供具，共相娛樂，終竟一日，賓客既罷。是時長者，召諸兒婦，而告之曰：「吾今年高，厭眾事務，家居器物，欲有付託。卿等諸人，誰能為我知藏執鑰？」六大兒婦盡辭不堪，其第七者自言能任。于時長者，以諸藏鑰，悉以付之。既以受命，勤謹不懈，朝朝早起，灑掃堂舍，炊蒸已竟，先飯妣姑及諸男女，後飯奴婢僮僕，使人各各分處赴趣作業，然後自食，以是為常。妣見忠恪不與凡同，怪前母囑而不用之，便問之曰：「汝前來時，被母教勅：『好衣美食，日照明鏡。』其事云何？卿可說之。」兒婦長跪，具答事狀：「我母所約，著好衣者，體上大衣，教使愛護，恒令淨潔，時問客會，可得鮮妙；所勅美食，非為甘肥，教使晚飯飢虛得食，麤細盡美；其明鏡者，非銅鐵鏡，教

令早起灑掃內外，端整床席，務令淨潔。我母所囑，其事如是。」時妘聞之，知有妙才，情存待遇，甚倍於前，家中眾物，悉以委之，歡喜泰然，無復憂慮。

時有群鴈，飛入海渚食噉粳米，食之既飽，銜穟翔來當王宮上失墮殿前。諸人見之，取用奉王。王見奇好，必中作藥，勅使留種莫得棄散，賦與諸臣各令殖之。時梨耆彌亦得少許持至於家，教令種之。兒婦奉取，驅率奴僕，調和畦田，於中下種，生長滋茂大獲子實；諸人種者，消息失度悉皆不生。時王夫人，欬得篤疾，召問諸醫治病所由。中有醫言：「當須海渚粳米作食，食之爾乃可差。」王自憶念：「昔得其種，賦人墾殖，今當推校為有為無？」即召諸臣，而問之言：「前勅種稻，為成熟不？今日急須用治困病。」諸臣各各自說本末，或云不生，或云鼠噉。時梨耆彌歸家問曰：「前種稻米，為獲實不？欲得與王治夫人病。」兒婦答言：「家內豐多，若用作藥足周一國，不齊一人也。」時梨耆彌，即送與王，尋用作食，以與夫人。夫人食已，病得除愈。王甚歡喜，大與賞賜。

時特叉尸利舍衛二國，共相嫌隙，常不和順。時特叉尸利王，欲試舍衛有聖智不？遣一使者至舍衛國，送[馬*字]馬二匹，而是母子，形狀毛色，一類無異，能別識者實為大善。王及群臣，不能分別。時梨耆彌，從宮歸家，兒婦問言：「有何消息？」妘即答言如向所見。兒婦白言：「此事易知，何足為憂？但取好草，並頭而與，其是母者，推草與之；其是子者，挫搏食之。」時梨耆彌尋往白王，王如其語，以草試之，果如其策，母子區別。即語使者：「斯是馬母，彼是其駒。」時使答言：「審如來語，無有差錯。」王大歡喜，倍加爵賞。

時彼來使，還歸本國，具白諸理。時特叉尸利王，便更遣使，送於二蛇，羸細長短相似如一，能別雄雌者，斯亦大善。

波斯匿王，及諸群臣，無能識者。時梨耆彌，歸問兒婦：「此復云何？」兒婦答言：「以一端細〔(晶/且)*毛〕，敷置於地，取此二蛇，用著〔(晶/且)*毛〕上，若是雌者，靜然不動，其是雄者，搔擾不寧。何以知之？女之為性，愛著細滑，得軟生染，不欲動搖；男子性剛，轉側不安。以此推之，可足知矣。」長者聞已，即往白王。王從其計，尋時試之，果如所言，了了識別。告彼使曰：「是雄是雌。」使尋報曰：「審爾不虛。」王甚慶悅，大賜財寶。

時彼國王，復送一木，長滿一丈，根杪正等，無有節目刀斧之迹，而語之曰：「若能識別此木上下，亦大快善，甚不可量。」王及諸臣，無能識者。時梨耆彌，復問兒婦，兒婦答曰：「此事易耳，但取其木，用著水中，根自沈沒，頭浮在上。」長者聞已，復往白王。王用其語，而便試之，果如其計，沈浮各殊。語彼使言：「浮者是頭，沈處是根。」時使答言：「信如所論。」王益歡喜，重與賞賜。

彼使還國，具白因緣。其王聞之，心用信伏，更遣使命，兼獻珍寶，因復語曰：「大王國中，實有賢達，自今以後，當修義好。」波斯匿王，情倍踊躍，召梨耆彌，而問之曰：「頃來諸事，卿何由知？」梨耆彌言：「非臣所達，是臣兒婦之智辯耳。」國王聞已，深加欣敬，拜其兒婦，用為王妹。復經少時，兒婦懷妊，日月已滿，生三十二卵，其一卵中，出一男兒，形體顏貌，端嚴挺特。年遂長大，勇健無雙，一人之力，敵於千夫，父母愛念，合國敬畏；後為納娶，各已備畢，純是國中豪賢之女。

時毘舍離，信心開解，請佛及僧於舍供養。佛為說法，合家眷屬，得須陀洹，唯末小兒，未獲道迹。時乘白象，欲出遊戲，門外有壟，既深且廣，於其壟上，有大木橋，時此年少，

適到橋宕，爾時復有輔相之子乘車外來，橋中相逢，各恃豪姓，不相開避。毘舍離兒，便懷瞋恚，就於象上，低身下向，捉輔相子并其車乘，擲置壑中，身體傷破，百節皆痛，啼哭而歸，白其父言：「毘舍離兒，橫見毀辱，傷我身體，苦痛若斯。」其父聞之，甚用懊惱，恤其子言：「彼人力壯，又是國親，難與爭勝，當思密計以報此怨。」即以七寶，合為馬鞭三十二枚，用好純剛，作刀內中，三十二人，各遺一枚，而語之言：「汝等年少，體性自嬉，故作此鞭，而用相贈，幸可納之，恒捉在手。」諸人歡慶，便為受之。是時國法，見王之時，禮不帶刀。於是輔相，已見納受而常秉執，便向國王，深譖讒之，云：「毘舍離三十二子，年盛力壯，一人敵千，今懷異計，謀欲害王。」王雖聞之，情猶未信。復更白王：「事審不虛，現有證驗，各作利刀，置馬鞭中，以此推之，事足明矣。」王即索看，果如所言，王意便信，謂必為然。選擇力士，安在宮內，一一召喚，於裏殺之。以三十二頭，盛著一函，繫縛封印，送與其妹。

當於是日，其毘舍離，請佛及僧就家供養，見王送函，謂為致供來相助辦，便欲開看。世尊告曰：「且住勿解，須待食竟。」食飽已訖，便命令坐，為其說法。「此身無常苦空無我，生多危懼，不得久立，眾惱纏縛，辛酸難計，恩愛別離互相悲戀，唐困身識，於道無益。唯有智者，能解此惡。」時毘舍離，霍然情悟，得阿那含道，歡喜合掌，白世尊言：「唯垂矜愍！見賜四願：一者諸病比丘，給足湯藥隨病飲食。二者看病比丘亦給其食。三者遠來比丘，先供養之。四者遠行比丘，給辦糧餉。所以者何？諸病比丘，由無湯藥好飲食故，其病難差，或復沒命。瞻病比丘，由無食故，當捨乞食，早晚無時，病人所須或能差錯，違心恚怒，病則難愈，以是之故，當施其食。諸有他方遠來比丘，初到異土，未有知識，若行乞食，或值惡狗，

或逢弊人，儻能瞋恚，傷損毀辱，以是之故，當先與食。遠去比丘，當須伴侶，由無糧餉，或不逮伴，道路遐險，多諸毒獸，設當獨涉或致危難。我以是故，當供給之。」

爾時世尊聞毘舍離求此四願，讚言：「善哉善哉！如汝所願，其德弘大，供佛無異。」即與眾僧，還到祇桓。

世尊去後，開函視之，三十二頭，悉在函中，由愛斷故，不生懊惱，但作是言：「痛哉悲哉！人生有死，不得長久，驅馳五道，何苦乃爾？」三十二兒，婦家親族，聞此事理，極懷瞋恚，咸共唱言：「大王無道，枉殺善人，共合兵馬，欲為報仇。」軍眾雲集，圍繞王宮。時王恐怖，退向佛所。諸人聞之，即引軍馬，往圍祇桓。爾時阿難，聞波斯匿王，殺毘舍離三十二子，婦家宗黨欲為報仇，長跪合掌，白世尊言：「有何因緣，三十二兒，為王所殺？」

世尊告曰：「毘舍離子三十二人，不但今日為王所殺，三十二人一時頓死。汝今善聽！持之在心，當為汝說。」阿難曰：「諾。」

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此三十二人，共為親友，相與言議，盜他一牛。彼時國中，有一老母，無有子息，單窮困厄。時諸偷兒，往詣其舍，欲共殺牛；老母歡喜，為辦薪水煮熟之具。臨下刀時牛跪勾命，諸人意盛，必欲殺之，牛便結誓：『汝今殺我，將來之世，我不置汝，正使得道，猶不相放。』立誓已竟，便為所殺。諸人燒煮，競共噉之，老母因次，亦得飽滿，欣悅而言：『由來安客，今日最善。』」佛告阿難：「爾時牛者，今波斯匿王是。爾時盜牛人者，今毘舍離三十二子是。爾時老母者，今毘舍離是。由此果報，五百世中，常為所殺，乃至於今。彼時老母，由助喜故，五百世中，常為作母，極懷懊惱，今值我時，始獲道證。」

阿難合掌，重白佛言：「復修何福，豪富猛健？」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一老母，信敬三寶，其家大富，合集眾香，以油和之，欲往塗塔。於其中路，逢三十二人，因而勸之：『我欲以油塗塔，可相助佐，當得福德，世所生，端正多力。』時三十二人，歡喜共去。塗塔已竟，各作是言：『由是老母故，令我等得種福業，願所生處，尊榮富貴，恒為我母，我等為子，常莫相離，見佛聞法，疾得道果。』老母喜悅，便許可之。從是已來，五百世中，恒生尊貴。爾時老母，今毘舍離是。爾時三十二人，今三十二子是。」

時諸軍眾，聞佛所說，恚心便息，而作是言：「大王所刑，非適為之，此人自種，今受其報，由殺一牛，猶尚如是。波斯匿王，是我曹主，云何懷惡，而欲危害？」即除器仗，自投王前，求哀請過；王亦釋然，不問其罪。

爾時世尊，因為四眾廣說諸法，善業應修，惡行應離，敷演分別四諦妙法。眾會聞者皆得道證，受持佛教，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六二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跋祇人間遊行，到鞞舍離國菴羅園中住。

爾時，菴羅女聞世尊跋祇人間遊行至菴羅園中住，即自莊嚴乘車，出鞞舍離城，詣世尊所，恭敬供養。詣菴羅園門，下車步進，遙見世尊與諸大眾圍遶說法。

世尊遙見菴羅女來，語諸比丘：「汝等比丘勤攝心住，正念正智。今菴羅女來，是故誡汝。云何為比丘勤攝心住？若比丘已生惡不善法當斷，生欲、方便，精進攝心。未生惡不善法不令起，未生善法令生，已生善法令住不忘，修習增滿，生欲、

方便，精勤攝心，是名比丘勤攝心住。

「云何名比丘正智？若比丘去來威儀常隨正智，迴顧視瞻，屈伸俯仰，執持衣鉢，行住坐臥，眠覺語默，皆隨正智住，是正智。」

「云何正念？若比丘內身身觀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如是受、心、法法觀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是名比丘正念。是故汝等勤攝其心，正智正念，今菴羅女來，是故誡汝。」

時，菴羅女詣世尊所，稽首禮足，却住一面。

爾時，世尊為菴羅女種種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默然而住。

爾時，菴羅女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唯願世尊與諸大眾明日受我請中食。」

爾時，世尊默然受請。菴羅女知世尊默然受請已，稽首禮足，還歸自家，設種種食，布置床座，晨朝遣使白佛：「時到。」

爾時，世尊與諸大眾詣菴羅女舍，就座而坐。

時，菴羅女手自供養種種飲食。食訖，澡漱、洗鉢竟。時，菴羅女持一小床坐於佛前，聽佛說法。

爾時，世尊為菴羅女說隨喜偈：

「施者人愛念，	多眾所隨從，
名稱日增高，	遠近皆悉聞，
處眾常和雅，	離慳無所畏。
是故智慧施，	斷慳永無餘。
上生忉利天，	長夜受快樂，
盡壽常修德，	娛樂難陀園，
百種諸天樂，	五欲悅其心。
彼於此人間，	聞佛所說法，

為善逝弟子，樂彼受化生。」

爾時，世尊為菴羅女種種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從座起而去。

增一阿含經勸請品（一一）

聞如是：

一時，佛遊摩竭國界，漸來至毘舍離城。爾時，在毘舍離北闍婆婆利園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闍婆婆利女聞世尊來在園中，與大比丘五百人俱。爾時，彼女駕乘羽寶之車，便往出毘舍離城，至狹道口，即到世尊所，自下車往至世尊所。

爾時，世尊遙見彼女來，便告諸比丘：「皆悉專精，勿起邪想。」

是時，女人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說極妙之法。

說極妙之法已，女白佛言：「唯然世尊！當受我請，及比丘僧。」爾時，世尊默然受女請。女見世尊默然受請已，即從坐起，頭面禮足，復道而歸。

爾時，毘舍離城男女大小，聞世尊在闍婆婆利園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時，城中有五百億童子，乘種種羽寶之車——其中或乘白車白馬，衣蓋、幢幡、侍從皆白；其中或乘赤車赤馬，衣蓋、幢幡、侍從皆赤；或乘青車青馬，衣蓋、幢幡、侍從皆青；或乘黃車黃馬，衣蓋、幢幡、侍從皆黃——威容嚴飾，如諸王法，出毘舍離城，往至世尊所，未到之頃，道逢彼女，走打車牛，馳向城內。

是時，諸童子問女曰：「汝是女人，應當羞辱，何以打牛

走車，馳向城內？」

時女報曰：「諸賢當知，我明日請佛及比丘僧，是故走車耳。」

童子報曰：「我亦欲飯佛及比丘僧，今與汝千兩純金，可限明日，使我等飯。」

時女報曰：「止！止！族姓子！我不聽許。」

童子復報：「與汝二千兩、三千、四千、五千，乃至百千兩金，是非聽許，明日使我等飯佛及比丘僧。」

女報言：「我不聽許。所以然者，世尊恒說：『有二希望，世人不能捨離。云何為二？利望、命望。』誰能保我至明日者，我以先請如來，今當辦具。」

時，諸童子各振其手：「我等爾許人不如女人也。」作是語已，各自別去。

時，諸童子往至世尊所，頭面作禮，在一面住。爾時，世尊見童子來，告諸比丘：「汝等比丘，觀諸童子威容服飾，如天帝釋出遊觀時，等無差別。」

爾時，世尊告童子曰：「世間有二事，最不可得。云何為二？有反復之人，作小恩常不忘，況復大者？是謂，諸童子！有此二事，最不可得。童子當知，念有反復，亦識使小恩不忘，況復大者。」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知恩識反復， 恒念教授人；

智者所敬侍， 名聞天世人。

「如是。諸童子！當知作是學。」

爾時，世尊具與諸童子說微妙法。聞已，各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是時，女人即其夜，辦種種甘饌飲食，敷諸坐具，清旦便

白：「時到，今正是時，唯願世尊臨顧鄙舍。」

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前後圍遶，往至毘舍離城，到女舍。是時，女見世尊坐定，手自擎食上佛及比丘僧。飯佛及比丘僧已，行清淨水已，更取小金鏤座，在佛前坐。

爾時，女白世尊曰：「此閼婆婆利園用奉上如來及比丘僧，使當來、過去、現在眾僧，得止住中，願世尊受此園。」

爾時，世尊為彼女故，便受此園。世尊便說此呪願：

「園果施清涼， 橋樑渡人民；
近道作園廁， 人民得休息。
晝夜獲安隱， 其福不可計；
諸法戒成就， 死必生天上。」

爾時，世尊說此記已，即起而去。

爾時，女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斷愛及師子 無智、少於財
家貧、須深女 迦旃、法說、女

佛說[木*奈]女祇域因緣經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羅閱祇國，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摩訶薩、天龍八部，大眾集會說法。

時世人民，施者無量。有一貧人，唯有一爛壞手巾，意欲布施，懼此物惡，猶豫未決。

爾時，座中有一比丘尼，名曰[木*奈]女，即從座起，整服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自念先世生波羅[木*奈]國，為貧女人。時世有佛，名曰迦葉，時與大眾圍繞說法。

坐聞經，歡喜，意欲布施，顧無所有，自惟貧賤，心用悲感，詣他園圃，求乞果蓏，當以施佛。時得一[木*奈]，大而香好，擎一盂水并[木*奈]一枚，奉迦葉佛及諸眾僧。佛知至意，呪願受之，分布水[木*奈]，一切周普。緣此福祚，壽盡生天，得為天后；下生世間，不由胞胎，九十一劫，生[木*奈]華中，端正鮮潔，常識宿命，今值世尊開示道眼。」

爾時[木*奈]女以偈頌曰：

「三尊慈潤普， 慧度無男女，
水果施弘報， 緣得離眾苦。
在世生華中， 上則為天后，
自歸聖眾祐， 福田最深厚。」

比丘尼[木*奈]女，禮已還坐。

佛在世時，維耶梨國王苑中，自然生一[木*奈]樹，枝葉繁茂，實又加大，既有光色，香美非凡。王寶愛此[木*奈]，自非中宮尊貴美人，不得啖此[木*奈]果。

國中有梵志居士，財富無數，一國無雙，又聰明博達，才智超群，王重愛之，用為大臣。王請梵志飯食，食畢以一[木*奈]實與之。梵志見[木*奈]香美非凡，乃問王曰：「此[木*奈]樹下，寧有小栽可得乞不？」王曰：「大多小栽，吾恐妨其大樹，輒除去之。卿若欲得，今當相與。」即以一[木*奈]栽與梵志。

梵志得歸種之，朝夕溉灌，日日長大，枝條茂好，三年生實，光彩大小，如王家[木*奈]。梵志大喜，自念：「我家資財無數，不減於王，唯無此[木*奈]，以為不如，今已得之，為無減王。」即取食之，而大苦澁，了不可食。梵志更大愁惱，乃退思惟：「當是土無肥潤故耳。」乃捉取百牛之乳以飲一牛，復取此一牛乳煎之為醍醐，以灌[木*奈]根。日日灌之，到至

明年，實乃甘美，如王家[木*奈]。而[木*奈]樹邊，忽復生一瘤節，大如手拳，日日增長，梵志心念：「忽有此瘤節，恐妨其實。」適欲斫去，恐復傷樹，連日思惟，遲徊未決。而節中忽生一枝，正指上向，洪直調好，高出樹巔，去地七丈。其杪乃分作諸枝，周圍旁出，形如偃蓋，花葉茂好，勝於本樹。梵志怪之：「不知枝上當何所有？」乃作棧閣，登而視之。見枝上偃蓋之中，乃有池水，既清且香，又有眾華，彩色鮮明。披視華下，有一女兒，在池水中，梵志抱取，歸養長之，名曰[木*奈]女。至年十五，顏色端正，天下無雙，宣聞遠國。

有七國王，同時俱來，詣梵志所，求娉[木*奈]女，以為夫人。梵志大恐怖，不知當以與誰？乃於園中架一高樓，以[木*奈]女著上，出謂諸王曰：「此女非我所生，自出於[木*奈]樹之上，亦不知是天、龍、鬼神女耶？鬼魅之物？今七王求之，我設與一王，六王當怒，不敢愛惜也。女今在園中樓上，諸王便自平議，有應得者便自取去，非我所制也。」

於是七王口共爭之，紛紜未決。至其夜，瓶沙王從伏瀆中入，登樓就之共宿。明晨當去，[木*奈]女白曰：「大王！幸枉威尊，接逮於我，今復相捨而去。若其有子，則是王種，當何所付？」王曰：「若是男兒，當以還我；若是女兒，便以與汝。」王則脫手金環之印以付[木*奈]女，以是為信。便出語群臣言：「我已得[木*奈]女與一宿，亦無奇異，故如凡人，故不取耳。」瓶沙軍中皆稱萬歲，曰：「我王已得[木*奈]女。」六王聞之便各還去。

瓶沙王去後，遂便有娠。時[木*奈]女勅守門人言：「若有求見我者，當語言我病。」後日，月滿生一男兒，顏貌端正，兒生則手持針藥囊。梵志曰：「此國王之子，而執醫器，必醫王也。」時[木*奈]女即以白衣裹兒，勅婢持棄著巷中，婢即受

勅，抱往棄之。

時王子無畏，清旦乘車，往欲見大王，遣人除屏道路。時王子遙見道中有白物，即住車問傍人言：「此白物是何等？」答言：「此是小兒。」問言：「死活？」答言：「故活。」王子勅人抱取，即覓乳母養之以活。

梵志將此小兒還付[木*奈]女，名曰祇域。至年八歲，聰明高才，學問、書疏越殊倫匹，與隣比小兒遊戲，心常輕諸小兒，以不如己。諸小兒共罵之曰：「無父之子，姪女所生，何敢輕我？」祇域愕然，默而不答。便歸問母曰：「我視子曹皆不如我，而反罵我言：『無父之子。』我父今者，為在何許？」母曰：「汝父者，正瓶沙王是也。」祇域曰：「瓶沙王乃在羅閱祇國，去此五百里，何緣生我？若如母言，何以證之？」母則出印環示之曰：「此則汝父環也。」祇域省之，見有瓶沙王印文，便奉持此環往到羅閱祇。徑入宮門，門無訶者，即到王前。為王作禮，長跪白王言：「我是王子，[木*奈]女所生，今年八歲，始知是大王種類，故持環印信，遠來歸家。」

王見印文，覺憶昔之誓，知是其子，愴然矜之，以為太子。涉歷二年，後阿闍世王生，祇域因白王曰：「我初生時手把針藥囊，是應當為醫也。王雖以我為太子，非我所樂；王今自有嫡子生矣，應襲尊嗣，我願得行學醫術。」王則聽之，王曰：「汝不為太子者，不得空食王祿，應學醫道。」王即命勅國中諸上手醫，盡術教之，而祇域但行嬉戲，未曾受學。諸師責謂之曰：「醫術鄙陋，誠非太子至尊所宜當學，然大王之命不可違廢。受勅已來，積有日月，而太子初不受半言之方，若王問我，我何以對？」

祇域曰：「我生而有醫證在手，故白大王捐棄榮號求學醫術，豈復懈怠煩師督促？直以諸師之道無足學者故耳。」便取

本草藥方、針脈諸經，具難問師，師窮無以答，皆下為祇域作禮，長跪叉手曰：「今日益知太子神聖，實非我等所及也。向所問諸事，皆是我師歷世疑義所不能通，願太子具悉說之，開解我曹生年之結。」祇域便為解說其義，諸醫歡喜皆更起，頭面作禮，承受其法。

爾時，祇域即自念言：「王勅諸醫都無可學者，誰當教我學醫道？時聞彼德叉尸羅國，有醫姓阿提梨，字賓迦羅，極善醫道，彼能教我。」

爾時，祇域童子即往彼國，詣賓迦羅所白言：「大師！我今請仁者以為師範。」從學醫術，經七年已，自念言：「我今習學醫術，何當有已？」即往師所白言：「我今習學醫術，何當有已？」時師即與一籠器及掘草之具：「汝可於德叉尸羅國面一由旬，求覓諸草，有非是藥者持來。」

時祇域即如師勅，於德叉尸羅國面一由旬，求覓非是藥者，周竟，不得非是藥者，所見草木一切物，善能分別知有所用處，無非藥者。彼即空還，往師所白如是言：「師今當知，我於德叉尸羅國求非藥草者，面一由旬周竟，不見非藥者，所見草木盡能分別，所入用處。」

師答祇域言：「汝今可去，醫道已成。我於閻浮提中，最為第一；我若死後，次復有汝。」

於是，祇域便行治病，所治輒愈，國內知名。後欲入宮，於宮門前逢一小兒擔樵，祇域望視，悉見此兒五藏、腸胃，縷悉分明。祇域心念：「《本草經》說，有藥王樹，從外照內，見人腹藏。此兒樵中得無有藥王耶？」即往問兒：「賣樵幾錢？」兒白：「十錢。」便雇錢取樵。下樵置地，闇冥不見腹中。祇域更心思惟：「不知束中何所為是藥王？」便解兩束，一一取之以著小兒腹上，無所照見，輒復更取，如是盡兩束樵；最後有

一小枝，栽長尺餘，試取以照，具見腹內。祇域大喜，知此小枝定是藥王，悉還兒樵。兒既已得錢，樵又如故，歡喜而去。

爾時，祇域自念：「我今先當治誰？此國既小，又在邊方。我今寧可還本國，始開醫道。」於即還歸婆迦陀城。婆迦陀城中，有大長者，其婦十二年中常患頭痛，眾醫治之而不能差。

時祇域聞之，即往其家語守門人言：「白汝長者，有醫在門外。」時守門人即入白：「門外有醫。」

長者婦問言：「醫形貌何似？」答言：「是年少。」彼自念言：「老宿諸醫治亦不差，況復年少？」即勅守門人語言：「我今不須醫。」

守門人即出語言：「我已為汝白長者，長者婦言：『今不須醫。』」祇域復言：「汝可白汝長者婦，但聽我治，若差者隨意與我物。」

時守門人復白之：「醫作如是言：『但聽我治，若差隨意與我物。』」長者婦聞已，自念言：「若如是無所損。」勅守門人喚入。

時祇域入詣長者婦所，問言：「何所患苦？」答言患如是、如是。復問：「病從何起？」答言從如是、如是起。復問：「病來久近？」答言病如許時。彼問已語言：「我能治汝。」彼即取好藥，以酥煎之，灌長者婦鼻，病者口中酥、唾俱出。時病人即器承之，酥便收取，唾別棄之。

時祇域見已，心懷愁惱：「如是少酥不淨，猶尚慳惜，況能報我？」病者見已，問祇域言：「汝愁惱耶？」答言：「實爾。」問言：「何故愁惱？」答言：「我自念言：此少酥不淨，猶尚慳惜，況能報我？以是故愁耳。」

長者婦答言：「為家不易，棄之何益？可用燃燈，是故收取。汝但治病，何憂如是？」彼即治之，後病得差。時長者婦，

與四十萬兩金，并奴婢、車馬。

時祇域得此物已，還王舍城，詣無畏王子門，語守門人言：「汝往白王言：『祇域在外。』」守門人即入白王，王勅守門人喚入。祇域入已，前頭面禮已，在一面住，以前因緣，具白無畏王子言：「以今所得物盡用上王。」王子言：「且止，不須。便為供養已，汝自用之。」此是祇域最初治病。

爾時拘睺彌國，有長者子，輪上嬉戲，腸結腹內，食飲不消，亦不得出，彼國無能治者。彼聞摩竭國有大醫善能治病，即遣使白王：「拘睺彌長者子病，祇域能治，願王遣來。」

時瓶沙王，喚祇域問言：「拘睺彌長者子病，汝能治不？」答言：「能！」「若能，汝可往治之。」時祇域乘車，詣拘睺彌。

祇域始至，長者子已死，伎樂送出。祇域聞聲即問言：「此是何等伎樂鼓聲？」傍人答言：「是汝所為來長者子已死，是彼伎樂音聲。」祇域善能分別一切音聲，即言語：「使迴還，此非死人。」語已，即便迴還。

時祇域即下車，取利刀破腹，披腸結處，示其父母諸親，語言：「此是輪上嬉戲使腸結如是，食飲不消，非是死也。」即為解腹，還復本處，縫皮肉合，以好藥塗之，瘡即愈，毛還生，與無瘡處不異。

時長者子，即報祇域四十萬兩金，婦亦與四十萬兩金，長者父母亦爾，各與四十萬兩金。祇域念言：「夫為師者須報其恩。今持一百六十萬兩金，與德叉尸羅國大師賓迦羅。」念已，持金詣師所，頭面禮師足，奉上此金：「唯願大師哀愍納受！」師曰：「便為供養已，我不須此寶。」祇域慇懃至到，賓迦羅乃受此金，祇域奉辭禮足而去。

爾時，國中有迦羅越家女，年十五臨當嫁日，忽頭痛而死。祇域聞之往至其家，問女父曰：「此女常有何病，乃致夭亡？」

父曰：「女小有頭痛，日月增甚，今朝發作尤甚於常，以致絕命。」

祇域便進，以藥王照視頭中，見有刺蟲，大小相生乃數百枚，鑽食其腦，腦盡故死，便以金刀披破其頭，悉出諸蟲，封著罌中。以三種神膏塗瘡：一種者補蟲所食骨間之瘡；一種生腦；一種治外刀瘡。告女父曰：「好令安靜，慎莫使驚，十日當愈，平復如故，到其日我當復來。」

祇域適去，女母便更啼哭曰：「我子為再死也，豈有披破頭腦當復活者？父何忍使人取子那爾。」父止之曰：「祇域生而把針藥，棄尊榮位，行作醫師，但為一切命，此乃天之醫王，豈當妄耶？囑語汝言：『慎莫使驚。』而汝今反啼哭，以驚動之，將令此兒不復得生。」母聞父言，止不復哭，共養護之，寂靜七日。七日晨明，女便吐氣而寤，如從臥覺，曰：「我今者了不復頭痛，身體皆安。誰護我者，使得如是？」父曰：「汝前已死，醫王祇域故來護汝，破頭出蟲以得更生。」便開罌出蟲示之，女見太便驚怖，深自慶幸：「祇域神乃如是，我促得報其恩。」父曰：「祇域與我期言，今日當來。」

於是須臾祇域便來，女歡喜出門迎，頭面作禮，長跪叉手曰：「願為祇域作婢，終身供養，以報更生之恩。」祇域曰：「我為醫師，周行治病，居無常處，何用婢為？汝必欲報恩者，與我五百兩金。我亦不用此金，所以求者，凡人學道法當謝師，師雖無以教我，我嘗為弟子，今得汝金，當以與之。」女便奉五百兩金，以上祇域。祇域受，以與師，因白王：「暫歸省母到維耶梨國。」

爾時，國中復有迦羅越家男兒，好學武事，作一木馬，高七尺餘，日日學習，騙上初學。適得上馬，久久益習，忽過去失據，落地而死。祇域聞之，便往以藥王照視腹中，見其肝反

戾向後，氣結不通故死。復以金刀破腹，手探料理，還肝向前畢，以三種神膏塗之：其一種補手所獲持之處；一種通利氣息；一種生合刀瘡。畢囑語父曰：「慎莫令驚，三日當愈。」父承教勅，寂靜養視。至於三日，兒便吐氣而寤，狀如臥覺，即便起坐。須臾祇域亦來，兒歡喜出門迎，頭面作禮，長跪白言：「願得為祇域作奴，終身供養，以報再活之恩。」祇域曰：「我為醫師，周行治病，病者之家爭為我使，當用奴為？我母養我勤苦，我未有供養之恩報母。卿若欲謝我恩者，可與我五百兩金，以報母恩。」於是取金以上[木*奈]女，還歸羅閱祇國。祇域治此四人，馳名天下，莫不聞知。

又南有大國，去羅閱祇八千里，瓶沙王及諸小國皆臣屬之。其王病疾積年不差，恒苦瞋恚，睚眦殺人——人舉目視之亦殺，低頭不仰亦殺，使人行遲亦殺，疾走亦殺。左右侍者，不知當何措手足。醫師合藥，輒疑恐有毒，亦殺之。前後所殺傍臣、宮女及醫師之輩，不可勝數。病日增甚，毒熱攻心，煩懣短氣，如火燒身。聞有祇域，即為下書勅瓶沙王徵召祇域。祇域聞此王多殺醫師，大以恐怖，瓶沙又怜其年小恐為所殺，適欲不遣，畏見誅伐，父子相守，晝夜愁憂，不知何計。

爾時，瓶沙王乃將祇域俱往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彼王惡性，恐殺醫師，為可往不？」佛告祇域：「汝宿命時與我約誓，俱當救護天下，我治內病，汝治外病。今我得佛，故如本願會生我前。此王病篤，遠來迎汝，如何不往？急往救護之，趁作方便，令病必愈，王不殺汝。」祇域便承佛威神，往到王所，診省脈理，及以藥王照之，見王五藏及百脈之中血氣擾擾，悉是蛇蟒之毒周匝身體。

祇域白王：「王病可治，治之保愈，然宜入見太后諮議合藥。若不見太后，藥終不成。」王聞此語，不解其故，意甚欲

怒，然患身病，宿聞祇域之名，故遠迎之，冀必有益，且是小兒，知無他奸，忍而聽之。即遣青衣黃門，將入見太后。

祇域白太后：「王病可治，今當合藥，宜密啟其方，不可宣露，宜屏左右。」太后即逐青衣黃門去。

祇域因白太后：「省王病，見身中血氣悉是蛇蟒之毒，似非人類。王為定是誰子？太后以實語我，我能治之；若不語我，王病則不可愈。」

太后曰：「我昔於金柱殿中晝臥，忽有物來厭我上者，我時恍惚，若夢若覺，狀如魘夢，遂與通情。忽然而寤，見有大蟒，長三丈餘，從我上去，則覺有軀。王實是蟒子也，我羞恥此，未曾出口。童子今乃覺之，何若神妙！若病可治，願以王命委囑童子。今者治之，當用何藥？」

祇域曰：「唯有醢醢耳。」太后曰：「咄！童子慎莫導醢醢，而王大惡聞醢醢之氣，又惡聞醢醢之名，前後坐口導醢醢而死者，數千百人。汝今導此，必當殺汝。以此飲王，終不得下，願更用他藥。」

祇域曰：「醢醢治毒，毒病惡聞醢醢是也。王病若微及是他毒，為有餘藥可以愈之。蟒毒既重，又已遍身體，自非醢醢終不能消。今當煎煉化令成水，無氣無味，王意不覺，自當飲之。藥下必愈，無可憂也。」便出，見王曰：「向入見太后，已啟藥方，今當合之，十五日當成。今我有五願，王若聽我，病可即愈，若不聽我，病不可愈。」

王問：「五願盡何等事？」

祇域曰：「一者、願得王甲藏中新衣未歷軀者與我；二者、願得令我獨自出入，門無呵者；三者、願得日日獨入見太后及王后，莫得禁呵我；四者、願王飲藥當一仰令盡，莫得中息；五者、願得王八千里白象，與我乘之。」

王聞大怒曰：「兒子何敢求是五願？促具解之。若不能解，今棒殺汝。汝何敢求我新衣？為欲殺我便著我衣，詐作我身耶？」

祇域曰：「合藥宜當精潔、齋戒，而我來日久，衣被皆塵垢故，欲得王衣以之合藥。」

王意解曰：「如此，大佳！汝何故欲得自出入宮門令無禁呵？欲因此將兵來攻殺我耶？」

祇域曰：「王前後使諸師醫，皆嫌疑之，無所委信，又誅殺之，不服其藥。群臣皆言王當復殺我，而王病已甚，恐外人生心作亂。若令我自出入不見禁呵，外人大小皆知王信我，必服我藥，病必當愈，則不敢生逆亂之心。」

王曰：「大佳！汝何故日日獨入，見我母及我婦？欲作姪亂耶？」

祇域曰：「王前後殺人甚多，臣下大小各懷恐怖，皆不願王之安隱，無可信者。今共合藥，因我顧睨之間便投毒藥，我所不覺，則非小事。故思惟可信者、恩情無二，唯有母與婦。故敢入見太后、王后，與共合藥。當煎十五日乃成故，欲日日入伺候火齊耳。」

王曰：「大佳！汝何故使我飲藥一仰令盡，不得中息？為欲內毒恐我覺耶？」

祇域曰：「藥有劑數，氣味宜當相及，若其中息，則氣不相繼。」

王曰：「大佳！汝何故欲得我象乘之？此象是我國寶，一日行八千里，我所以威伏諸國，正怙此象。汝欲乘之，為欲盜以歸家，與汝父攻我國耶？」

祇域曰：「乃南界山中有神妙藥草，去此四千里，王飲藥宜當即得此草，重複服之，故欲乘此象詣往採之，朝去暮還，

令藥味相及。」王意大解，皆悉聽之。

於是祇域煎煉醍醐，十五日成，化如清水，凡得五升，便與太后、王后，俱捧藥出，白王：「可服。願被白象預置殿前。」王即聽之。王見藥但如清水，初無氣味，不知是醍醐，又太后、王后身自臨合，信其非毒，便如本要一飲而盡。祇域便乘象，徑去還羅閱祇國。

爾時，祇域適行三千里，祇域年小力膂尚微，不堪疾迅，頭眩疲極，便止息臥。

到日過中，王噫氣出，聞醍醐臭，便更大怒曰：「小兒敢以醍醐中我，怪兒所以求我白象，正欲叛去。」

王有勇士之臣名曰烏，神足步行能及此象，即呼烏曰：「汝急往逐取兒來，生將以還，我欲目前捶殺之。汝性常不廉，貪於食，故名為烏。此醫師輩多喜行毒，若兒為汝設食，慎莫食也！」

烏受勅便行，及之於山中，曰：「汝何故以醍醐中王，而云是藥？王故令我追呼汝還，汝急隨我還，陳謝自首庶可望活；若故欲走，今必殺汝終不得脫。」

祇域自念：「我雖作方便求此白象，復不得脫，今當復作方便，何可隨去？」乃謂烏言：「我朝來未食，還必當死。寧可假我須臾，得於山間啖果飲水，飽而就死乎？」

烏見祇域小兒，畏死懼怖，言辭辛苦，憐而聽之，曰：「促食當去，不得久留。」

祇域乃取一梨，喫食其半，以毒藥著爪甲中，以分餘半，便置於地；又取一杯水，先飲其半，又行爪下毒於餘水中，復置於地。乃歎曰：「水及梨皆是天藥，既清香且美。其飲食此者，令人身安，百病皆愈，氣力兼倍。恨其不在國都之下，百姓當共得之，而在深山之中，人不知也。」便進入山索求他果。

烏性既貪，不能忍於飲食，又聞祇域歎為神藥，亦見祇域已飲食之，謂必無毒，便取餘梨食之，盡飲餘水。便下痢，痢如注水，躡地而臥，起輒眩倒，不能復動。

祇域曰：「王服我藥，病必當愈，然今藥力未行，餘毒未盡，我今往者，必當殺我。汝無所知，起欲得我以解身負，故使汝病，病自無苦，慎莫動搖，三日當差；若起逐我，必死不疑。」便上象而去。

祇域則過墟聚，語長伍曰：「此是國王使，今忽得病，汝等急往，舁取歸家，好養護之，厚其床席，給與糜粥，慎莫令死，死者王滅汝國。」語畢便去，遂歸本國。

長伍承勅，迎取養護，三日毒歇下絕，烏便歸。見王叩頭，自陳曰：「我實愚癡，違負王教，信祇域言，飲食其餘水果，為其所中，下痢三日，始今旦差，自知當死。」

比烏還三日之中，王病已差，王自追念：「悔遣烏往行。」見烏來還，且悲且喜曰：「賴汝不即將兒來，當我恚時必當捶殺。我得其恩，命得生活，而反殺之，逆戾不細。」即悔前後所枉殺者，悉更厚葬，復其家門賜與錢財。思見祇域，欲報其恩，即遣使者，奉迎祇域。祇域雖知王病已差，猶懷餘怖不復欲往。

爾時，祇域復詣佛所，接足頂禮，白佛言：「世尊！彼王遣使來喚，為可往不？」

佛告祇域：「汝本宿命已有弘誓，當成功德，何得中止？今應更往，汝已治其外病，我亦當治其內病。」

祇域便隨使者去，王見祇域甚大歡喜，引與同坐，把持其臂曰：「賴蒙仁者之恩，今得更生，當何以報？當分國土以半相與，宮中嫖女，庫藏寶物悉當分半，幸願仁者受之。」

祇域曰：「我本為太子，雖實小國，亦有民人，珍寶具足。

不樂治國故求為醫，當行治病，當用土地、嫖女、寶物為？皆所不用。王前聽我五願，外病已愈，今若聽一願，內病可復除愈。」

王曰：「唯聽仁教，請復聞一願之事。」

祇域曰：「願王請佛，從受明法。」因為王說佛功德、巍巍特尊。王聞大喜曰：「今欲遣烏臣以白象迎佛，可得致不？」

祇域曰：「不用白象，佛解一切，遙知人心所念。但宿齋戒清淨，供具燒香，遙向佛作禮，長跪白請，佛必自來。」王如其言。佛明日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來，飯食已畢，為王說經。王意開解，便發無上正真道心，舉國大小皆受五戒，恭敬作禮而去。

又[木*奈]女生既奇異，長又聰明，從父學問，博知經道、星曆諸術，殊勝於父，加達聲樂，音如梵天。諸迦羅越及梵志家女，合五百人皆往從學，以為大師。[木*奈]女常從五百弟子，讚授經術，或相與遊戲園池及作音樂。國人不解其故，便生譏謗，呼為姪女，五百弟子皆號姪黨。

又[木*奈]女生時，國中復有須漫女及波曇女，亦同時俱生。須漫女者，生於須漫華中。國有迦羅越家，常拏須漫以為香膏。拏膏石邊忽作瘤節，大如彈丸，日日長大，至如手拳，石便爆破，見石節之中有聚，聚如螢火，射出墮地，三日而生須漫，又三日成華。華舒中有小女兒，迦羅越取養之，名曰須漫女，長大姝好，及才明智慧，亞次[木*奈]女。

爾時，又有梵志家浴池中自然生青蓮華，華特加大，日日長益，如五升瓶。華舒見中有女兒，梵志取養之，名波曇女，長大又好，才明智慧如須漫女。

諸國王聞此二女顏容絕世，交來求娉之。二女曰：「我生不由胞胎，乃出草華之中，是與凡人不同，何宜當隨世人乃復

嫁耶？」聞[木*奈]女聰明、容貌絕世，無與匹者，又生與我同體，皆辭父母，往事[木*奈]女，求作弟子，明經智慧，皆勝此五百人。

爾時，佛入維耶梨國，[木*奈]女便率將弟子五百人出迎佛，頭面作禮，長跪白言：「願佛明日到我園中飯食。」佛默然受之。[木*奈]女還歸，辦其供具。

佛進入城，國王又出宮迎佛，禮畢長跪請佛：「願明日到宮飯食。」佛言：「[木*奈]女向已前請，王後之矣。」

王曰：「我為國王，至心請佛，必望依許。[木*奈]女但是姪女，日日將徒五百姪弟子，行作不軌，何為捨我而應其請？」

佛言：「此女非姪女，其宿命有大功德，已供養三億佛。昔曾又與須漫、波曇女俱為姊妹，[木*奈]女最大，須漫次之，波曇最小，生於大姓家，財寶饒富，姊妹相率供養五百比丘尼，日日施設飲食，及作衣服，隨所無乏，皆悉供之，盡其壽命。三人常發誓言：『願我後世逢佛，得自然化生，不由胞胎，遠離穢垢。』今如本願，生值我時。」

「又昔雖供養比丘尼，然其作豪富家兒，言語嬌溢，時時或戲笑比丘尼曰：『諸道人於邑日久，必當欲嫁，迫有我等供養撿押，不得放恣情意耳。』故今者受此餘殃，雖日讚經道，虛被姪謗。此五百弟子，時亦并力相助供養同心歡喜，今故會生，果復相隨。」

「祇域爾時為貧家作子，見[木*奈]女供養，意甚慕樂，而無資財，乃常為比丘尼掃除，掃除潔淨已，輒發誓言：『令我能掃除天下人身病穢如是快耶！』」

「[木*奈]女憐其貧窮，又加其勤力，常呼為子。其比丘尼有疾病時，常使祇域迎醫及合湯藥，曰：『令汝後世與我共獲是福。』祇域迎醫所治悉愈，乃誓曰：『願我後世為大醫王，

常治一切身四大之病，所向皆愈。』皆宿日因緣，今故為[木*奈]女作子，皆如本願。」王聞佛語，乃長跪悔過，却期後日。

佛明日便與諸比丘到[木*奈]女園，具為說本願功德。三女聞經開解，并五百弟子，同時歡喜出家修行，精懃不懈，皆得阿羅漢道。

佛告阿難：「汝當受持，為四眾說，莫令斷絕。一切眾生，慎身、口、意，勿生憍慢放逸。[木*奈]女往昔時，嘲戲比丘尼故，今被姪謗。汝當修行身、口、意業，恒發善願，聞者隨喜、信樂受持。莫生誹謗，墮於地獄，餘報畜生，經百千劫，後報為人貧窮下賤，不聞正法，邪見家生，恒值惡王，身不具足。汝當修行受持讀誦，盡未來際常使不絕。」

爾時，阿難從座而起，稽首禮足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此法之要當名何經？」

佛語阿難：「此經名曰『[木*奈]女祇域因緣經』，修行法用如上，供養比丘、比丘尼，施藥迎醫，隨喜發誓，今獲果報，如是受持。」

佛說經已，大眾、人民、天龍八部，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木*奈]女祇域因緣經

增一阿含經放牛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拘留沙法行城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象舍利弗還捨法服，習白衣行。爾時，阿難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漸漸至象舍利弗家。爾時，象舍利弗馮兩女人肩上，阿難遙見已，便懷愁憂不歡之想。象舍利弗見阿難已，極懷慚愧，獨處而坐。

爾時，阿難乞食周訖，還出城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阿難白佛言：「向入城乞食，漸漸至象舍利弗家，見扶兩婦人肩上，當見之時，甚懷愁憂。」

世尊告曰：「汝見已，為生何意？」

阿難白佛言：「我念象舍利弗精進多聞，性行柔和，長與諸梵行之人說法無厭足。云何如今還捨法服，習白衣行？時我見已，甚懷愁憂，然此象舍利弗有大神力，威德無量。自念我昔曾見與釋提桓因共論。云何今日習欲為惡？」

世尊告曰：「如是。阿難！如汝所言，但非阿羅漢。夫阿羅漢者，終不還捨法服，習白衣行。但今，阿難！勿懷愁悵，象舍利弗却後七日，當來至此間，盡有漏成無漏行。然此象舍利弗，宿行所牽，故致此耳。今行具滿，當盡有漏。」

爾時，象舍利弗却後七日，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須臾，退坐白佛言：「唯然，世尊！聽在末行，修沙門行。」爾時，象舍利弗比丘即得作沙門，尋於坐上得阿羅漢。

爾時，象舍利弗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有梵志便生斯念：「此諸釋種子，無處不有，無處不遍，又遏絕我等所行呪術。吾今當向城中人民說此沙門瑕愆。」爾時，此梵志語城中人民曰：「汝等諸人頗見象舍利弗乎？昔日自稱言是阿羅漢，中還捨法服，習白衣行，與五欲相娛樂；今復更作沙門，家家乞食，佯現貞廉，觀諸婦人，興欲情想，還至園中，思惟女色不去心首，亦如乏驢，不任負馱，寂然臥住。此釋種子亦復如是，佯現乞食，觀諸女色，思惟狡計。」

爾時，象舍利弗聞此梵志有惡聲響，便生此念：「此人極為愚癡，興嫉妬心；見他得利養，起慳嫉心；若已得利養，便懷歡喜，至白衣家主行誹謗。吾今當制令不為惡，無令此人受罪無量。」

爾時，象舍利弗飛在空中，告梵志曰：

「無眼無巧便， 興意謗梵行，
 自造無益事， 久受地獄苦。」

爾時，象舍利弗說此偈已，便自退還，還歸所在。

是時，城中人民聞梵志誹謗，又聞象舍利弗說偈，各生斯念：「若當如梵志語者，然後現神足難及；又我等見還捨法服，習白衣行。」是時，眾多人民各各相將至象舍利弗所，頭禮足下，在一面坐。爾時，眾多人民問象舍利弗曰：「頗有阿羅漢還捨法服，習白衣行？」

象舍利弗報曰：「無有阿羅漢還捨法服，習白衣行。」

是時，諸人民白象舍利弗言：「阿羅漢頗由本緣而犯戒乎？」

象舍利弗報言：「以得阿羅漢，終不犯戒。」

諸人民復白言：「在學地之人，由本緣故而犯戒乎？」

象舍利弗報言：「有。若住學地之人，由本緣故而犯禁戒。」

時，諸人民復言：「尊者先以是阿羅漢，復捨法服，習白衣行，於五欲自相娛樂；今復出家學道，本先有神足，今何故乃爾？」

爾時，象舍利弗便說此偈：

「遊於世俗禪， 至竟不解脫，
 不得滅盡跡， 復習於五欲。
 無薪火不燃， 無根枝不生，
 石女無有胎， 羅漢不受漏。」

爾時，諸人民復問象舍利弗曰：「尊先非羅漢乎？」

象舍利弗報曰：「我先非羅漢也。諸居士當知，五通與六通，各各差別，今當說十一通。夫五通仙人欲愛已盡，若生上界，復來墮欲界。六通阿羅漢如來弟子者，得漏盡通，即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

時，諸人民復白言：「我等觀察舍利弗所說，世間無有阿羅漢捨法服，習白衣行。」

時，象舍利弗報曰：「如是。如汝所言，無有阿羅漢還捨法服，習白衣行者。有十一法，阿羅漢所不習者。云何為十一？漏盡阿羅漢終不捨法服，習白衣行；漏盡阿羅漢終不習不淨行；漏盡阿羅漢終不殺生；漏盡阿羅漢終不盜；漏盡阿羅漢食終不留遺餘；漏盡阿羅漢終不妄語；漏盡阿羅漢終不群類相佐；漏盡阿羅漢終不吐惡言；漏盡阿羅漢終不有狐疑；漏盡阿羅漢終不恐懼；漏盡阿羅漢終不受餘師，又不更受胞胎。是謂，諸賢士！漏盡阿羅漢終不處十一之地。」

爾時，諸人民白象舍利弗言：「我等聞尊者所說，觀外道異學，如觀空瓶而無所有，今察內法如似蜜瓶，靡不甘美，今如來正法亦復如是。今彼梵志受罪無量。」

爾時，象舍利弗飛在虛空，結加趺坐，便說此偈：

「不解彼此要， 習於外道術，
 彼此而鬪亂， 智者所不行。」

爾時，拘留沙人民白象舍利弗言：「所說過多，實為難及，猶盲者得眼，耳聾者得聽。今尊者所說亦復如是，無數方便而說法教。我等今日自歸如來、法及比丘僧，唯願尊者聽為優婆塞，盡形壽不復殺生。」

爾時，象舍利弗與諸人民說微妙之法，令發歡喜之心，各從坐起，禮足而去。

爾時，尊者阿難聞梵志謗象舍利弗，然無所至，尚不能熟視象舍利弗，況與共論！即往世尊所，以此因緣，具白如來。爾時，世尊告阿難曰：「夫論平等阿羅漢，當說象舍利弗是也。所以然者，今象舍利弗已成阿羅漢，昔所傳羅漢名者今日已獲，世俗五通非真實行，後必還失；六通者是真實行。所以然者，

此象舍利弗先有五通，今獲六通。汝亦當學及象舍利弗。此是其義，當念奉行。」

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善聚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東苑鹿母園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是時，世尊七月十五日於露野地敷座，比丘僧前後圍遶，佛告阿難曰：「汝今於露地速擊捷椎。所以然者，今七月十五日是受歲之日。」

是時，尊者阿難右膝著地，長跪叉手，便說此偈：

「淨眼無與等， 無事而不練，
智慧無染著， 何等名受歲？」

爾時，世尊復以偈報阿難曰：

「受歲三業淨， 身口意所作，
兩兩比丘對， 自陳所作短。
還自稱名字， 今日眾受歲，
我亦淨意受， 唯願原其過。」

爾時，阿難復以偈問其義曰：

「過去恒沙佛， 辟支及聲聞，
盡是諸佛法？ 獨是釋迦文？」

爾時，佛復以偈報阿難曰：

「恒沙過去佛， 弟子清淨心，
皆是諸佛法， 非今釋迦文。
辟支無此法， 無歲無弟子，
獨逝無伴侶， 不與他說法。」

當來佛世尊， 恒沙不可計，
彼亦受此歲， 如今瞿曇法。」

是時，尊者阿難聞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昇講堂，手執捷椎，並作是說：「我今擊此如來信鼓，諸有如來弟子眾者，盡當普集。」

爾時，復說此偈：

「降伏魔力怨， 除結無有餘，
露地擊捷椎， 比丘聞當集。
諸欲聞法人， 度流生死海，
聞此妙響音， 盡當運集此。」

爾時，尊者阿難已擊捷椎，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白世尊言：「今正是時，唯願世尊何所勅使。」

是時，世尊告阿難曰：「汝隨次坐，如來自當知時。」是時，世尊坐于草座告諸比丘：「汝等盡當坐于草座。」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時，諸比丘各坐草座。

是時，世尊默然觀諸比丘已，便勅諸比丘：「我今欲受歲。我無過咎於眾人乎？又不犯身、口、意？」如來說此語已，諸比丘默然不對。是時，復再三告諸比丘：「我今欲受歲。然我無過於眾人乎？」

是時，尊者舍利弗即從坐起，長跪叉手，白世尊言：「諸比丘眾觀察如來，無身、口、意過。所以然者，世尊今日不度者度，不脫者脫，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無救者為作救護，盲者作眼目，為病者作大醫王，三界獨尊無能及者，最尊、最上，未起道意者使發道意，眾人未寤尊令寤之，未聞法者使令聞之，為迷者作徑路，恒以正法；以此事緣，如來無咎於眾人，亦無身、口、意過。」

是時，舍利弗白世尊言：「我今向如來自陳，然無咎於如

來及比丘僧乎？」

世尊告曰：「汝今，舍利弗！都無身、口、意所作非行。所以然者，汝今智慧無能及者，種種智慧、無量智慧、無邊之智、無與等智、疾智、捷智、甚深之智、平等之智，少欲知足，樂靜之處，多諸方便，念不錯亂，總持三昧，根原具足：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勇悍能忍，所說無惡，不為非法，心性庠序，不行卒暴。猶如轉輪聖王最大太子，當紹王位，轉於法輪。舍利弗亦如是，轉於無上法輪，諸天、世人及龍、鬼、魔、若魔天，本所不轉，汝今所說，常如法義，未曾違理。」

是時，舍利弗白佛言：「此五百比丘盡當受歲。此五百人盡無咎於如來乎？」

世尊告曰：「亦不責此五百比丘身、口、意行。所以然者，此舍利弗大眾之中極為清淨，無有瑕穢，今此眾中最小下坐，得須陀洹道，必當上及不退轉法；以是之故，我不怨責此眾。」

爾時，多耆奢在此眾中即從坐起，前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言：「我今堪任欲有所論。」

世尊告曰：「欲有所說，今正是時。」

多耆奢即於佛前歎佛及比丘僧，而說此偈：

「十五清淨日，	五百比丘集，
諸結縛悉解，	無愛更不生。
轉輪大聖王，	群臣所圍遶，
普遍諸世界，	天上及世間。
大將人中尊，	為人作導師，
弟子樂徒從，	三達六通徹。
皆是真佛子，	無有塵垢者，
能斷欲愛刺，	今日自歸命。」

爾時，世尊可多耆耆奢所說。是時，多耆耆奢作是念：「如來今日可我所說。」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從坐起，禮佛却退，還就本位。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造偈弟子，所謂多耆耆奢比丘是。所說無疑難，亦是多耆耆奢比丘是也。」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善聚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三十三天有一天子，身形有五死瑞應。云何為五？一者華冠自萎，二者衣裳垢圯，三者腋下流汗，四者不樂本位，五者玉女違叛。爾時，彼天子愁憂苦惱，搥胸歎息。時，釋提桓因聞此天子愁憂苦惱，搥胸歎息，便勅一天子：「此何等音聲，乃徹此間？」

彼天子報言：「天子當知，今有一天子，命將欲終，有五死瑞應：一者華冠自萎，二者衣裳垢圯，三者腋下流汗，四者不樂本位，五者玉女違叛。」

爾時，釋提桓因往至彼欲終天子所，語彼天子言：「汝今何故愁憂苦惱，乃至於斯？」

天子報言：「尊者因提，那得不愁憂苦惱，命將欲終，有五死怪，華萎，衣裳垢膩，腋下流汗，不樂本處，玉女違叛，今此七寶宮殿悉當忘失，及五百玉女亦當星散，我所食甘露者今無氣味。」

是時，釋提桓因語彼天子言：「汝豈不聞如來說偈乎？」

「一切行無常， 生者必有死，

不生則不死， 此滅為最樂。

「汝今何故愁憂乃至於斯，一切行無常之物，欲使有常者，此事不然。」

天子報言：「云何，天帝！我那得不愁憂，我今天身清淨無瑕穢，光喻日月，靡所不照；捨此身已，當生羅閱城中猪腹中生，生恒食屎，死時為刀所割。」

是時，釋提桓因語彼天子言：「汝今可自歸佛、法、眾，若當爾時，便不墮三惡趣。」

是時，天子報言：「豈當以歸三尊，不墮三惡趣乎？」

釋提桓因曰：「如是，天子！其有自歸三尊者，終不墮三惡趣也。如來亦說此偈：

「『諸有自歸佛， 不墮三惡趣，
 盡漏處天人， 便當至涅槃。』」

爾時，彼天問釋提桓因：「今如來竟為所在？」

釋提桓因曰：「今如來在摩竭國羅閱城中，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天子報言：「我今無有此力，可得至彼覲省如來。」

釋提桓因報言：「天子當知，右膝著地，長跪叉手，向下方界，而作是說：『唯願世尊善觀察之，今在垂窮之地，願矜愍之！今自歸三尊，如來無所著。』」

是時，彼天子隨釋提桓因言，即便長跪向下方，自稱姓名，自歸佛、法、眾，盡其形壽為真佛子，非用天子。如是，至三說此語已，不復處猪胎，乃當更生長者家。

是時，彼天見此緣已，即向釋提桓因而說此偈：

「善緣非惡緣， 為法非為財，
 導引以正道， 此者尊所歎。
 蒙尊不墮惡， 猪胎甚難因，

自察生長者， 因彼當見佛。」

是時，天子隨時壽長短，生羅閱城中大長者家。是時，長者婦自知有娠，十月欲滿，生一男兒，端正無雙，世之希有。是時，釋提桓因以知此兒向十歲，數數往告：「汝可憶本所作緣本，自言：『我當因彼見佛。』今正是時，可見世尊；若不往者，後必有悔。」

是時，尊者舍利弗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漸漸往至彼長者家，在門外靜然而住。

爾時，長者子見舍利弗著衣持鉢，容貌殊特，見已，便往至舍利弗前，而作是說：「汝今是誰？為誰弟子？為行何法？」

舍利弗言：「我師出釋種，於中出家學道，師名如來、至真、等正覺，恒從彼受法。」

是時，小兒即向舍利弗，而說此偈：

「尊今靜然立， 持鉢容貌整，
 今欲求何等？ 與誰在此住？」

是時，舍利弗復以偈報曰：

「我今不求財， 非食非服飾，
 故來為汝故， 善察聽我語。
 憶汝本所說， 天上言誓時，
 人中當見佛， 故來相告耳。
 諸佛出興難， 說法亦復然，
 人身不可獲， 亦如優曇花。
 汝今隨我來， 俱覲如來容，
 必當為汝說， 至要之善趣。」

是時，長者子聞舍利弗語已，即往至父母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是時，長者子白父母言：「唯願聽許，至世尊所，承事禮敬，問訊康強。」

父母報曰：「今正是時。」

長者子即集香花及好白[疊*毛]，共尊者舍利弗，相隨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

爾時，舍利弗白世尊言：「此長者子居此羅閱城中，不識三尊，唯願世尊善與說法，令得度脫。」

是時，長者子遙見世尊威容端正，諸根寂靜，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亦如須彌山王，面如日月，視之無厭。前進禮足，在一面住。爾時，長者子即以香華散如來上，復以新白[疊*毛]奉上如來，頭面禮足，在一面住。

是時，世尊漸與說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漏為是大患，出家為要。是時，世尊以知小兒心開意解，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是時世尊盡與彼長者子說。

是時，長者子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無復瑕穢。是時，長者子即從坐起，頭面禮足，白世尊言：「唯願世尊聽使出家，得作沙門。」

世尊告曰：「夫為道者，不辭父母，不得作沙門。」

是時，長者子白世尊言：「要當使父母聽許。」

世尊告曰：「今正是時。」

爾時，長者子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還至所在，白父母言：「唯願聽許，得作沙門。」

父母報言：「我等今日唯有一子，然家中生業饒財多寶，行沙門法，甚為不易。」

長者子報言：「如來出世，億劫乃有，甚不可遇，時時乃出耳。亦如優曇鉢華時時乃有耳。如來亦復如是，億劫乃出耳。」

是時，長者子父母各共嘆息而作是言：「今正是時，隨汝所宜。」

是時，長者子頭面禮足，便辭而去。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彼長者子白世尊言：「父母見聽，唯願世尊聽使作道。」

爾時，世尊告舍利弗：「汝今度此長者子使作沙門。」

舍利弗對曰：「如是。世尊！」爾時，舍利弗從佛受教。度作沙彌，日日教誨。

是時，彼沙彌在閑靜處而自剋修，所以族姓子出家學道，剃除鬚髮，修無上梵行者，欲得離苦。是時，沙彌即成阿羅漢，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言：「我今已見佛聞法，都無有疑。」

世尊告曰：「汝今云何見佛聞法而無狐疑？」

沙彌白佛言：「色者無常，無常者即是苦，苦者是無我，無我者即是空，空者非有、非不有，亦復無我。如是智者所覺知；痛、想、行、識無常，無常者是苦，苦者無我，無我者是空，空者非有、非不有，此智者所覺知，此盛陰無常、苦、空、無我、非有，多諸苦惱，不可療治，恒臭處，不可久保，悉觀無有我，今日觀察此法，便為見如來已。」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沙彌！即聽汝為大沙門。」

爾時，彼沙彌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五王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舍衛城中有月光長者，饒財多寶，象馬七珍皆悉備具，金、銀、珍寶不可稱計。然月光長者無有兒息。爾時，長者以無兒故，求禱天神，請求日、月、天神、地神、鬼子母、

四天王、二十八大神鬼王、釋及梵天、山神、樹神、五道之神、樹木、藥草，靡處不周，皆悉歸命，見賜一男兒。

爾時，月光長者婦經數日中便自懷妊，即語長者：「我自覺有娠。」長者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與夫人敷好床座，食好甘食，著好衣裳。

是時，夫人經八、九月，便生男兒，顏色端正，世之希有，如桃華色。是時，此兒兩手執無價摩尼珠，即時，便說此偈：

「此家頗有財， 寶物及穀食，
我今欲惠施， 使貧無有乏。
若此無物者， 財寶及穀食，
今有無價珠， 常用惠施人。」

是時，父母及家中人聞此語已，各各馳走：「云何乃生此鬼魅種？」唯有父母哀愍兒故，不東西馳走。即時，母向兒說此偈：

「為天乾沓和， 鬼魅及羅刹，
是誰姓字何， 我今欲知之。」

是時，小兒復以偈報母曰：

「非天乾沓和， 非鬼魅羅刹，
我今父母生， 是人不足疑。」

是時，夫人聞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以此因緣，盡向月光長者說是語。

時，長者便作是念：「此將是何緣？我今當以此事向尼犍子說。」即抱此兒詣尼犍子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月光長者以此因緣具向尼犍子說。時，尼犍子聞此語已，告長者：「此兒薄福之人，無益於身；當取殺之。若不殺者，門戶衰耗，皆當死盡。」

是時，月光長者作是思惟：「我前後來無有兒息，由此因

緣，請求天地，無處不遍，乃經歷爾許年歲，方生此兒，我今不堪取此兒殺。當更問餘沙門、婆羅門，令斷我疑。」

爾時，如來成佛未久，眾人稱號名大沙門，是時，月光長者便作是念：「我可以因緣，具向大沙門說之。」是時，長者即從座起，抱此兒往詣世尊所。中道復作是念：「今有長老梵志，年過耆艾，聰明黠慧，眾人所敬待，彼尚不知、不見，況此沙門瞿曇！年少學道未久，豈能知此事乎？將恐不解吾疑。我今宜可中道還家。」

是時，有天神昔與長者知舊，知長者心中所念，在虛空中而告之曰：「長者當知，小可前進，必當獲利，得大果報，亦當至甘露之處。如來出世甚為難遇，如來降甘露雨。時時乃有。又復，長者！有四事最小不可輕。云何為四？國王雖小最不可輕；火雖小亦不可輕；龍雖小復不可輕；學道之人雖復年幼亦不可輕。是謂，長者！有此四事最不可輕。」

是時，天神便說此偈：

「國王雖復小， 斬害由其法，
小火雖未熾， 焚燒山草木。
神龍雖現小， 降雨隨時宜，
學者年幼稚， 度人無有量。」

爾時，月光長者心開意解，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前進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白世尊。

爾時，世尊告長者曰：「今此小兒極有大福，此小兒若當大者，當將五百徒眾來至我所，而出家學道得阿羅漢，我聲聞中福德第一，無能及者。」

是時，長者聞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白世尊言：「如世尊教，非如尼捷子語。」是時，月光長者重白世尊：「唯願受請及比丘僧并愍此小兒。」爾時，世尊默然受請。

時，長者以見默然受請，即從座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還至家中，供辦種種甘饌飲食，敷好坐具，清旦自白：「時到，唯願降神。」

是時，世尊以知時到，將諸比丘前後圍遶，入舍衛城，至長者家，即就于座。是時，長者見佛、比丘僧坐已定，即辦種種飲食，自手斟酌，歡喜不亂，以見食竟，除去鉢器，行清淨水，更取小座，如來前坐，欲得聞佛所說妙法。是時，月光長者白世尊言：「我今持居家田業盡與此兒，唯願世尊當與立名。」

世尊告曰：「此兒生時，人皆馳走東西，云是尸婆羅鬼，今即立字尸婆羅。」

爾時，世尊漸與長者及長者婦而說妙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大患，出要為妙。爾時，世尊以見長者及長者婦，心開意解，無復狐疑，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是時世尊盡與長者說之，令發歡喜之心。長者夫婦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猶如新白[(晶/且)*毛]易染為色。是時，長者夫婦亦復如是，即於座上得法眼淨，彼以見法，分別諸法，以度猶豫，無復狐疑，得無所畏，解如來深奧之法，即受五戒。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祠祀火為上，	諸論頌為首，
王為人中尊，	海為眾流源，
月為星中明，	日為眾明最。
八方及上下，	所生萬品物，
欲求其福者，	三佛最為尊。」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即從座起而去。

是時，長者求五百童子，使侍衛尸婆羅。是時，尸婆羅年向二十，往至父母所，白父母言：「唯願二尊許使出家學道。」

爾時，二親即便聽許。所以然者，世尊先以記之，當將五百童子至世尊所，求作沙門。是時，尸婆羅及五百人禮父母足，便退而去。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尸婆羅白世尊言：「唯願聽許，得在道次。」

是時，世尊即便聽許使作沙門。未經幾日，便成阿羅漢，六通清徹，具八解脫。是時，五百童子前白佛言：「唯願世尊聽作沙門。」世尊默然可之，出家未經幾日，便成羅漢。

爾時，尊者尸婆羅還在舍衛國本邦之處，眾人敬仰，得四事供養：衣被、飲食、床褥臥具、病瘦醫藥。是時，尊者尸婆羅便作是念：「我今在此本邦之中，極為煩鬧，今可在人間遊化。」是時，尊者尸婆羅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乞食已，還詣所止，收攝坐具，著衣持鉢，出祇桓精舍，將五百比丘，前後圍遶，在人間遊化；所至到處，無不供養者，皆供給衣被、飲食、床褥臥具、病瘦醫藥。復有諸天告諸村落：「今有尊者尸婆羅，得阿羅漢福德第一，將五百比丘，在人間遊化。諸賢可往供養，今不為者，後悔無益。」

是時，尊者尸婆羅便作是念：「今甚厭患此供養，當何處避之，令人不知吾處？」是時，即入深山之中。諸天復在村落間，各各告曰：「今尊者尸婆羅在此山中，可往供養；今不為者，後悔無益。」是時，人民聞天語已，即負飲食，往詣尊者尸婆羅所：「唯願尊住，為我等故。」

是時，尸婆羅漸漸人中遊化，來至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五百人俱，亦得供養衣被、飲食、床褥臥具、病瘦醫藥。時，尸婆羅復作是念：「我今向在何處夏坐，令人不知吾處？」復重作念：「當在耆闍山東，廣普山西，於中夏坐。」即將五百比丘，在彼山中而受夏坐。

是時，釋提桓因知尸婆羅心中所念，即於山中化作浮圖，

園果樹木皆悉備具，周匝有浴池，化作五百高臺，復化作五百床座，復化作五百小床座，復化作五百繩床，以天甘露而食之。是時，尊者尸婆羅便作是念：「我今已夏坐訖，不見如來甚久，今可往親覲世尊。」即將五百比丘，往舍衛城，爾時盛熱，比丘眾皆悉汗出，污染身體。

是時，尊者尸婆羅作是念：「今日比丘眾身體極熱，得少許雲在上及細雨者，甚是佳事，值小浴池及得少漿。」以生此念，即空中有大雲，及作細雨，亦有浴池。有四非人負好甘漿：「毘沙門王所遣，唯願尊者受此甘漿，及施比丘僧。」爾時，受此漿已，與比丘僧使飲之。

爾時，尸婆羅復作是念：「我今可在此間止宿。」是時，釋提桓因知尸婆羅心中所念，即於道側，化作五百房舍，床臥備具。是時，諸天奉上飲食，尸婆羅食訖，即從坐起而去。

爾時，尊者尸婆羅叔父在舍衛城內住，饒財多寶，無所短乏。然復慳貪，不肯布施，不信佛、法、眾，不造功德。是時，諸親族語此人曰：「長者！用此財貨為？然復不作後世遺糧。」

爾時，彼長者聞此語已，一日之中以百千兩金布施與外道梵志，不向三尊。

是時，尊者尸婆羅聞叔父以百千兩金施與外道異學，不布施與三尊。是時，尊者尸婆羅往詣祇洹精舍，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與尸婆羅說微妙之法。是時，尊者尸婆羅從如來聞法已，即從坐起，禮世尊足，右繞三匝，便退而去。

是時，尊者尸婆羅即其日，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漸漸往詣叔父家。到已，在門外默然立。是時，長者見尊者尸婆羅在門外乞食，即語之曰：「汝昨日何故不來？我昨日以百千兩金惠施，我可以一張[疊*毛]，持用施卿。」

尸婆羅對曰：「我今不用[疊*毛]為，今日來者，故乞食耳。」

長者對曰：「我昨日以用百千兩金惠施，更不能復惠施。」

是時，尊者尸婆羅欲得度長者故，便飛在空中，身出水火，坐臥經行，隨意所造。是時，長者見此變化已，便作是說：「可還來下就坐，今當相施。」

是時，尊者尸婆羅即捨神足，尋來就坐。是時，彼長者以弊惡飲食極為麤醜，與尊者尸婆羅使食之。是時，尊者尸婆羅生長豪家，飲食自恣，但以彼長者故，而受此食，便取食之。是時，尊者尸婆羅食訖，還詣所在。

即其夜，虛空神天來語長者曰：

「善施極大施， 乃與尸婆羅，
無欲以解脫， 愛斷以無疑。」

夜半、清旦二時說此偈：

「善施極大施， 乃與尸婆羅，
無欲以解脫， 愛斷以無疑。」

是時，長者聞天人語，便作是念：「我昨日以百千兩金施與外道，乃無此應；我今日以弊惡食施與尸婆羅，乃致此應。何時當曉？自當以百千兩金施尸婆羅。」是時，長者即其日檢校家中，有直百千兩金者，即持詣尸婆羅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住。爾時，長者以百千兩金，奉上尸婆羅，並作是語：「唯願受此百千兩金。」

是時，尊者尸婆羅報曰：「當使長者受福無窮，長壽自然；然復如來不許比丘受百千兩金。」

是時，長者便往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彼長者白世尊言：「唯願世尊使尸婆羅比丘受此百千兩金，使我蒙其福。」

爾時，世尊告一比丘：「汝往至尸婆羅比丘所，云吾喚卿。」

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彼比丘從佛受教，即往至彼尸婆羅所，以如來語而告之。

是時，尊者尸婆羅承彼比丘語，即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告尸婆羅曰：「汝今可受此長者百千兩金，使蒙其福，此是宿緣之業，可受其報。」

尸婆羅對曰：「如是。世尊！」

是時，尊者尸婆羅即時而說達嚩：

「施衣及餘物， 欲求其福德，
往至天世人， 五樂自娛樂。
從天至人中， 度有無疑難，
涅槃無為處， 諸佛之所樂。
施惠無難者， 蒙此獲福祐，
當起慈惠心， 作福無有懈。」

是時，尊者尸婆羅語長者言：「可持此百千兩金，著我房中。」爾時，長者承受其教，持此百千兩金，著尊者尸婆羅房中，便退而去。

是時，尸婆羅告諸比丘：「諸有所乏者，來至此而取之。若復須衣被、飲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皆來取之，勿在餘處而求之也。展轉相告令知之。」

是時，眾多比丘白世尊言：「此尸婆羅昔作何福，生長者家，端正無雙，如桃華色？復作何福，兩手捉珠出母胎中？復作何福，將五百人，詣如來所，出家學道，值如來世？復作何福，所至到處，衣食自然無所短乏，餘比丘無能及者？」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久遠九十一劫，有佛號毘婆尸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出現於世，遊在槃頭國界，與六十萬八千眾俱。四事供養：衣被、飲食、床敷臥具、病瘦

醫藥。

「爾時，有梵志名曰耶若達，住彼土界，饒財多寶，金銀、珍寶、車璩、馬瑙、真珠、琥珀，不可稱計。是時，耶若達出彼國界，往至毘婆尸如來所。到已，共相問訊，在一面坐。是時，毘婆尸如來漸與說法，便發歡喜之心，是時，耶若達白毘婆尸如來：『唯願當受我請，欲飯佛及比丘僧！』是時，如來默然受請。耶若達梵志以見世尊默然受請，即從座起，遶佛三匝而去，至家中辦種種甘饌飲食。

「是時，耶若達夜半便作是念：『我今已辦種種飲食，唯乏無酪，明日清旦當往城門中，其有賣酪者，盡當買之。』是時，耶若達清旦敷好坐具，尋復詣城門中求酪。

「當於爾時，有放牛人持酪，名尸婆羅，欲往祠祀。是時，耶若達梵志語放牛人曰：『卿酪賣者，吾當與價。』尸婆羅報曰：『我今欲祠祀。』婆羅門報曰：『汝今祀天為何所求？但賣與我，當重顧價。』放牛人報曰：『梵志！今用酪為？』梵志報曰：『我今請毘婆尸如來及比丘僧；然飲食盡辦，唯無有酪。』是時，尸婆羅問梵志曰：『毘婆尸如來者，為何等相貌？』梵志報曰：『如來者，無與等，戒具清淨，慧、定三昧不可及，天上、人中無能及者。』

「是時，耶若達梵志歎說如來之德，尸婆羅聞已心開意解。是時，尸婆羅語梵志曰：『我今躬持此酪往施如來，復用祀天為？』是時，耶若達梵志將此放牛人往至家中，即白：『時到。今正是時，唯尊屈顧！』

「時，如來以知時到，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前後圍遶，至耶若達梵志家，各次第坐。是時，放牛人見如來容貌世之希有，諸根慙怕，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亦如日月，猶如須彌山出眾山上，光明遠照，靡不蒙潤。見已歡喜，便前

進世尊所，而作是說：『設當如來功德如梵志所論者，使此一
瓶酪盡充眾僧！』爾時，尸婆羅白世尊言：『願受此酪！』是時，
如來即舒鉢受酪，亦復與比丘僧，猶故有酪。

「爾時，放牛人白世尊言：『今故有餘酪。』時，如來告曰：
『汝今更持此酪施佛及比丘眾。』時，放牛人對曰：『如是。世
尊！』是時，放牛人更重行酪，猶故遺餘酪在。放牛人復白佛
言：『今故有遺餘酪在。』是時，如來告此人曰：『今可持此酪
與比丘尼眾、優婆塞、優婆夷眾，使得充飽。』故有遺餘酪在。
爾時，佛語放牛人：『汝今持此酪與檀越主人。』對曰：『如是。』
尋復與檀越主人，故有遺餘酪在。復施與乞人貧匱者，亦有遺
餘酪在。來白佛言：『故有遺餘酪在。』時佛告曰：『今持此酪，
瀉著淨地，若著水中。所以然者，我不見有人、天及世能消此
酪者，唯除如來。』放牛人即受佛教，持此酪而著水中。尋時，
水中大火炎出，高數十仞。

「是時，放牛人見此變怪已，歎未曾有，還至世尊所，頭
面禮足，叉手而住，復作此誓願：『今持此酪施與四部之眾，
設當有福德者，緣此福祐，莫墮八難之處，莫生貧匱之家，所
生之處，六情完具，面目端正，亦莫在家，使將來之世亦值如
此聖尊。』

「比丘當知，三十一劫復有佛名式誥如來，出現於世。是
時，式誥如來遊化於野馬世界，與大比丘十萬人俱。是時，式
誥如來到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彼城中有大商客，名
曰善財，遙見式誥如來諸根寂靜，容貌端正，有三十二相、八
十種好，莊嚴其身，面如日月。見已，便發歡喜之心，前至世
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賈人以好寶珠，散如來上，
現其微心，普作誓願：『持此功德，所生之處，饒財多寶，無
所乏短，無令手中有空缺時，乃至母胞胎中亦使不空。』

「於此劫中復有毘舍羅婆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爾時，有長者名善覺，饒財多寶，復請毘舍羅婆如來、至真、等正覺，及比丘僧。時，彼長者少於使人，是時長者躬自辦種種甘饌飲食，飯彼如來，作是誓願：『我持功德，所生之處，常值三尊，無所短乏，恒多使人，令將來之世值如來，如今日也。』」

「今此賢劫中有佛名拘屢孫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爾時，有長者名多財，復請拘屢孫如來，七日之中飯佛及比丘僧，供養衣被、飲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所生之處常饒財多寶，莫生貧賤之家，使我所生之處恒得四事供養，為四部之眾、國王、人民所見宗敬，天、龍、鬼神、人若非人，所見接遇。』」

「諸比丘當知，爾時耶若達梵志，豈異人乎？莫作是觀。所以然者，今月光長者今身是也。爾時放牛人，名尸婆羅，以酪供養佛者，今比丘尸婆羅是也。爾時善財賈人，豈異人乎？莫作是觀，今尸婆羅比丘是也。爾時善覺長者，豈異人乎？莫作是觀，今尸婆羅比丘是也。爾時多財長者，豈異人乎？莫作是觀，今日尸婆羅比丘是也。」

「諸比丘當知，尸婆羅比丘作此誓願：『使我所生之處，恒端正無雙，常在富貴家生，使將來之世值遇世尊，設為我說者，即得解脫，得出家作沙門。』緣此功德，今尸婆羅比丘得生富貴家，端正無雙，今遭值我，即得阿羅漢。然比丘當知，復以寶珠散如來上，持是功德，今處母胎，手執雙珠出母胎中，價直閻浮提，當生之日便作是說。復請拘屢孫如來求多使人，今將五百徒眾至我所，出家學道，得阿羅漢。復於七日之中供養拘屢孫如來，求得四事供養，今日不乏衣被、飲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緣此功德，餘比丘所不及，釋提桓因身來供養

給其所須，又且諸天轉告村落，使四部之眾知有尸婆羅，此其義也。我弟子中第一福德者，尸婆羅比丘是也。」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邪聚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僧迦摩長者子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是時，長者子白佛言：「唯願世尊聽在道次。」

是時，長者子即得為道，在閑靜之處，剋己修行，成其法果。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出家學道：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是時，僧迦摩便成阿羅漢。是時，在閑靜之處，便生此念：「如來出現甚為難遇，多薩阿竭時時乃出，亦如優曇鉢花時時乃出。此亦如是，如來出現於世時時乃有，一切行滅亦復難遇，出要亦難，愛盡、無欲、涅槃，此乃為要。」

爾時，僧迦摩婦母聞女聳作道人，不復著欲，捨於家累，又捐我女，如棄聚唾。爾時，此母往至女所，而語女曰：「汝聳實作道乎？」

其女報曰：「女亦不詳為作道不耶？」

其老母曰：「汝今可自莊嚴著好衣裳，抱此男、女，往至僧迦摩所。」爾時，母及女共相將至僧迦摩所。爾時，尊者僧迦摩在一樹下結加趺坐。是時，婦、母二人在前，默然而立。

是時，老母及女觀僧迦摩從頭至足，而語僧迦摩曰：「汝今何故不與我女共語乎？今此兒女由汝而生，汝今所為實為非理，人所不許，汝今所思惟者，非是人行。」

是時，尊者僧迦摩即時便說此偈：

「此外更無善， 此外更無妙，
 此外更無是， 善念無過是。」

是時，婦母語僧迦摩曰：「我女今有何罪？有何非法？今何故捨之出家學道？」

是時，僧迦摩便說此偈：

「臭處不淨行， 瞋恚好妄語，
 嫉妬心不正， 如來之所說。」

是時，老母語僧迦摩曰：「非獨我女而有此事，一切女人皆同此耳。舍衛城中人民之類，見我女者，悉皆意亂，欲與交通，如渴欲飲，覩無厭足，皆起想著。汝今云何捨之學道，方更謗毀？設汝今日不用我女者，汝所生男、女，還自錄之。」

爾時，僧迦摩復說此偈：

「我亦無男女， 田業及財寶，
 亦復無奴婢， 眷屬及營從。
 獨步無有侶， 樂於閑靜處，
 行作沙門法， 求於正佛道。
 有男有女者， 愚者所習行，
 我常無我身， 豈有男女哉。」

是時，婦、母、男、女聞說此偈已，各作是念：「如我今日觀察此意，必不還家。」復更觀察從頭至足，長歎息已，前自長跪，而作是語：「設身、口、意所造非法者，盡共忍之。」即遶三匝而退所在。

是時，尊者阿難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遙見老母及女而問之曰：「向者頗見僧迦摩乎？」

其老母報曰：「雖見亦不為見。」

阿難報曰：「頗共言語乎？」

老母報曰：「雖共言語，不入我意。」

是時，尊者阿難便說此偈：

「欲使火生水， 復使水生火，
 空法欲使有， 無欲欲使欲。」

是時，尊者阿難乞食已，還詣祇樹給孤獨園。往至僧迦摩所，在一面坐。語僧迦摩曰：「已知如真法乎？」

僧迦摩報曰：「我已覺知如真法也。」

阿難報曰：「云何覺知如真法乎？」

僧迦摩報曰：「色者無常，此無常義即是苦；苦者即無我；無我者即是空也。痛、想、行、識皆悉無常，此無常義即是苦；苦即無我；無我者即是空也。此五盛陰是無常義；無常義者即是苦義；我非彼有，彼非我有。」是時，僧迦摩便說此偈：

「苦苦還相生， 度苦亦如是，
 賢聖八品道， 乃至滅盡處。
 更不還此生， 流轉天人間，
 當盡苦原本， 永息無移動。
 我今見空跡， 如佛之所說，
 今得阿羅漢， 更不受胞胎。」

是時，尊者阿難歎曰：「善哉！如真之法善能決了。」

是時，阿難便說此偈：

「善守梵行跡， 亦能善修道，
 斷諸一切結， 真佛之弟子。」

爾時，阿難說此偈已，即從坐起而去。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

爾時，阿難以此因緣，具白世尊。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欲平等論阿羅漢，當言僧迦摩比丘是也。能降伏魔官屬者，亦是僧迦摩比丘。所以然者，僧迦摩比丘七變往降魔，今方成

道。自今已後，聽七變作道。過此限者，則為非法。」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比丘能降伏魔，今方成道者，所謂僧迦摩比丘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五七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與眾多上座比丘俱。

時，有質多羅長者詣諸上座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諸上座比丘言：「唯願諸尊於牛牧中受我請食。」

時，諸上座默然受請。

質多羅長者知諸上座默然受請已，即自還家。星夜備具種種飲食，晨朝敷座，遣使白諸上座：「時到。」

諸上座著衣持鉢，至牛牧中質多羅長者舍，就座而坐。

時，質多羅長者自手供養種種飲食。食已，洗鉢、澡漱畢，質多羅長者敷一卑床，於上座前坐聽法。

時，諸上座為長者說種種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從座起去，質多羅長者亦隨後去。

諸上座食諸酥酪蜜飽滿，於春後月熱時，行路悶極。

爾時，有一下座比丘名摩訶迦，白諸上座：「今日大熱，我欲起雲雨微風，可爾不？」

諸上座答言：「汝能爾者，佳。」

時，摩訶迦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應時雲起，細雨微下，涼風颼颼從四方來，至精舍門，尊者摩訶迦語諸上座言：「所作可止？」

答言：「可止。」

時，尊者摩訶迦即止神通，還於自房。

時，質多羅長者作是念：「最下座比丘而能有此大神通力，況復中座及與上座。」即禮諸上座比丘足，隨摩訶迦比丘至所住房，禮尊者摩訶迦足，退坐一面，白言：「尊者！我欲得見尊者過人法神足現化。」

尊者摩訶迦言：「長者！勿見恐怖。」

如是三請，亦三不許。長者由復重請願見尊者神通變化。

尊者摩訶迦語長者言：「汝且出外，取乾草木積聚已，以一張[疊*毛]覆上。」

質多羅長者即如其教，出外聚薪成[廿/積]，來白尊者摩訶迦：「薪[廿/積]已成，以[疊*毛]覆上。」

時，尊者摩訶迦即入火光三昧，於戶鉤孔中出火焰光，燒其積薪都盡，唯白[疊*毛]不然，語長者言：「汝今見不？」

答言：「已見。尊者！實為奇特。」

尊者摩訶迦語長者言：「當知此者皆以不放逸為本，不放逸集、不放逸生、不放逸轉，不放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長者！此及餘功德，一切皆以不放逸為本，不放逸集、不放逸生、不放逸轉，不放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餘道品法。」

質多羅長者白尊者摩訶迦：「願常住此林中，我當盡壽衣、被、飲食、隨病湯藥。」

尊者摩訶迦有行因緣故，不受其請。

質多羅長者聞說法已，歡喜隨喜，即從座起，作禮而去。

尊者摩訶迦不欲令供養利障罪故，即從座起去，遂不復還。

雜阿含經（一一七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彌絺羅國菴羅園中。

時，有婆四吒婆羅門尼，有六子相續命終，念子發狂，裸形被髮，隨路而走，至彌絺羅菴羅園中。

爾時，世尊無量大眾圍繞說法，婆四吒婆羅門尼遙見世尊，見已，即得本心，慚愧羞恥，斂身蹲坐。

爾時，世尊告尊者阿難：「取汝鬱多羅僧與彼婆四吒婆羅門尼，令著聽法。」尊者阿難即受佛教，取衣令著。

時，婆羅門尼得衣著已，至於佛前，稽首禮佛，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為其說法，示、教、照、喜已，如佛常法，說法次第，乃至信心清淨，受三自歸，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彼婆四吒優婆夷於後時，第七子忽復命終，彼優婆夷都不啼哭憂悲惱苦。時，婆四吒優婆夷夫說偈而告婆四吒優婆夷言：

「先諸子命終， 念子生憂苦，
晝夜不飲食， 乃至發狂亂。
今喪弟七子， 而不生憂苦？」

婆四吒優婆夷即復說偈答其夫言：

「兒孫有千數， 因緣和合生，
長夜遷過去， 我與君亦然。
子孫及宗族， 其數無限量，
彼彼所生處， 更互相殘食。
若知生要者， 何足生憂苦？
我已知出離， 生死存亡相，
不復生憂苦， 入佛正教故。」

時，婆四吒優婆夷夫說偈歎曰：

「未曾所聞法， 而今聞汝說，
何處聞說法， 不念子憂悲？」

婆四吒優婆夷說偈答言：

「今日等正覺， 在彌絺羅國，
菴羅樹園中， 永離一切苦，
演說一切苦、 苦習、苦寂滅、
賢聖八正道， 安隱趣涅槃！
則是我大師， 深樂其正教。
我已知正法， 能開子憂苦。」

其夫婆羅門復說偈言：

「我今亦當往， 彌絺菴羅園，
彼世尊亦當， 開我子憂苦。」

優婆夷復說偈言：

「當觀等正覺， 柔軟金色身；
不調者能調， 廣度海流人。」

爾時，婆羅門即嚴駕乘於馬車，詣彌絺羅菴羅園。遙見世尊，轉增信樂，詣大師前。

彼時，大師即為說偈，開其法眼，苦、習、滅、道，正向涅槃。彼即見法，成無間等。既知法已，請求出家。

時，婆羅門即得出家，獨靜思惟，乃至得阿羅漢。世尊記說：「於第三夜，逮得三明。」得三明已，佛即告之：「命遣御者乘車還家，告婆四吒優婆夷，令發隨喜，語言：『婆羅門往見世尊，得淨信心，奉事大師，即為說法，為開法眼，見苦聖諦、苦集、苦滅、賢聖八道，安趣涅槃，成無間等。既知法已，即求出家。世尊記說：「於第三夜，具足三明。』』」

時，彼御者奉教疾還。時，婆四吒優婆夷遙見御者空車而

還。即遙問言：「婆羅門為見佛不？佛為說法，開示法眼，見聖諦不？」

御者白言：「婆羅門已見世尊，得淨信心，奉事大師，為開法眼，說四聖諦，成無間等。既知法已，即求出家，專精思惟。世尊記說：『於第三夜，具足三明。』」

時，優婆夷心即隨喜，語御者言：「車馬屬汝，加復賜汝金錢一千，已汝傳信言：『婆羅門宿闍諦，已得三明。』令我歡喜故。」

御者白言：「我今何用車馬金錢為？車馬金錢還優婆夷，我今當還婆羅門所，隨彼出家。」

優婆夷言：「汝意如此，便可速還。不久亦當如彼所得，具足三明，隨後出家。」

御者白言：「如是，優婆夷！如彼出家，我亦當然。」

優婆夷言：「汝父出家，汝隨出家，我今不久亦當隨去。如空野大龍，乘虛而遊，其餘諸龍、龍子、龍女悉皆隨去，我亦如是，執持衣鉢，易養易滿。」御者白言：「優婆夷！若如是者，所願必果，不久當見優婆夷少欲知足，執持衣鉢，人所棄者，乞受而食，剃髮染衣，於陰、界、入斷除愛欲，離貪繫縛，盡諸有漏。」

彼婆羅門及其御者、婆四吒優婆夷、優婆夷女孫陀槃梨，悉皆出家，究竟苦邊。

佛說萍沙王五願經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王舍國鷄山中，與五百比丘俱。時王舍國王號

名蒔比沙，少小作太子，意常求五願：一者、「願我年少為王」；二者、「令我國中有佛」；三者、「使我出入常往來佛所」；四者、「常聽佛說經」；五者、「聞經心疾開解，得須陀洹道」。是五願，蒔比沙王皆得之。

時王舍國北方有異國，國名德差伊羅。其國王名弗迦沙，甚高絕妙，宿命時曾更見佛，受佛經道，學身中六分經。何等六分？一者、身中有地，二者、身中有水，三者、身中有火，四者、身中有風，五者、身中有空，六者、身中有心。身中凡有是六分。

蒔比沙王與弗迦沙王生未曾相見，遙相愛敬如兄弟，常書記往來，相問遺不絕。蒔比沙王意常念：「令我得絕奇好物，以遺弗迦沙。」弗迦沙王亦常意念：「令我得絕奇好物，以遺蒔比沙王。」

弗迦沙王國中奄生一蓮華，一枚有千葉，皆金色。遣使者，以遺蒔比沙王。蒔比沙王見華大歡喜言：「弗迦沙王遺我物甚奇有異。」

蒔比沙王作書與弗迦沙王言：「我國中有金銀珍寶甚多，我不用為寶。今我國中生一人華，人華字佛，紫磨金色，身有三十二相。」弗迦沙王讀書，聞佛聲，大歡喜踊躍，毛衣皆豎——宿命曾已見佛，故毛為豎。

弗迦沙王作書與蒔比沙王：「願具聞神佛所施行教誡，當所奉行。願具告意。」

弗迦沙王却後數日自念言：「人命不可知，在呼吸間。我不能復待蒔比沙報書，不如便自行見佛。」

弗迦沙王主九十九小國，小國王曰來朝。弗迦沙勅諸小國王及群臣、百官、諸兵，皆悉嚴駕，發行到王舍國佛所。道逢蒔比沙王書，書上言：「佛教人棄家，捐妻子，斷愛欲，當除

鬚髮，著法衣，作沙門。所以者何？人愚癡故，不當為者而為之便為癡。從癡為行；從行為識；從識為名色；從名色為六入。何等為六入？一者、眼，二者、耳，三者、鼻，四者、口，五者、身，六者、心。是為六。此六事皆外向：眼向色；耳向聲；鼻向香；口向味；身向細軟；心向欲。是為六向。從六向為合；從合為痛、樂；從痛、樂為愛；從愛為受；從受為有；從有為生；從生為老、死、憂、悲、苦不如意惱，如是合大苦陰隨習。凡合此勤苦，合名人。智者自去愚癡；愚癡盡眾惡消除；惡消除便行盡；行盡識盡；識盡名色盡；名色盡六入盡；六入盡合盡；合盡痛、樂盡；痛、樂盡愛盡；愛盡受盡；受盡有盡；有盡生盡；生盡老、死盡；老、死盡已，憂、悲、苦不如意惱，如是合大苦陰隨習為盡，便不復生；不生即得泥洹道無為。」

弗迦沙王讀書竟，自思念。夜人定後，群臣、百官、士眾皆臥出，寂然無聲。竊起，亡去，入丘墓間，便自剃頭，被法衣，作沙門。無飯食應器，便取塚間久死人髑髏，淨刮洒以為應器。持是髑髏應器，轉行到王舍菴比沙王國。止於城外，舉頭視日，念：「今日至佛所晚，明日乃行。」弗迦沙王前報窰家：「願寄一宿。」

窰家言：「大善！我舍幸寬，有宿止處。」

弗迦沙王於外取小草蓐入，於一屏處布座，坐其上，自思惟五內。

佛以天眼從鷄山中遙見弗迦沙王來，到王舍國止於城外窰家。佛念弗迦沙王命盡明日，恐不復生相見。

佛即飛行，就到窰家門外。佛報窰家：「願寄一宿。」

窰家報言：「我舍幸大，可得相容。屬者有一沙門來寄宿，自與相報，相便安者，便可止宿。」

佛即前至弗迦沙王所言：「我從主人寄一宿，云當報卿。」

卿寧肯令我一宿耶？」

弗迦沙言：「我適有小草蓐，裁足坐耳。此舍幸寬，卿便自在所欲宿耳。」

佛便自左右取小草蓐，於一處坐。佛端坐過三夜，弗迦沙亦端坐。佛自念：「是弗迦沙坐安諦寂寞，不動，不搖。」佛意試，欲前問用何等故作沙門？受何經戒？喜何等經？佛起到弗迦沙前問言：「卿師受誰道？用何等故作沙門？」

弗迦沙報言：「我聞有佛，姓瞿曇，父字悅頭檀，白淨王也。其子剃頭鬚作沙門，得佛道。我師事之。我用佛故作沙門。佛所說經入我心中，我甚喜之。」

佛問：「寧曾見佛不？」

弗迦沙言：「未曾見。」

「設使見者，寧能識是佛不？」

弗迦沙言：「見之不能識。」

佛念：「是賢者為用我故，作沙門。續當為子說宿命時所知經，爾乃解疾耳。」佛語弗迦沙言：「我為卿說經，上語亦善，中語亦善，下語亦善。為卿說身中六分事，善聽之！」

弗迦沙言：「大善！」

佛言：「合此六事，能成為人身。人身凡六事，有所覺知。人志用十八事轉動人意。凡有四事，道人所當奉行；奉行已，志不復轉；志不復轉者，便得道；得道已，不復生，不復老，不復病，不復於今世死，亦不復於後世死，亦不復愁，亦不復憂，亦不復怒，亦不復思，亦不復愛。是為度世之道。」

「請解六事合名為人。熟聽之！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風，五者、空，六者、心。何等為地？地有二品：身地、外地。何等為身地者？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脾、腎、肝、肺、腸、胃；身中諸堅者皆為地。身地、

外地同合為地，身地、外地非我地，適無所復貪愛知者。當熟思惟，是以自解。

「何等為水？水有二品：身水、外水。何等為身水者？謂淚、涕、唾、膿、血、汗、肪、髓、腦、小便：身中諸軟者皆為水。身水、外水同合為水，身水、外水非我水，適無所復貪愛知者。當熟思惟以自解。

「何等為火？火有二品：身火、外火。何等為身火者？謂身中溫熱、腹中主消食：身中諸熱者皆為火。身火、外火同合為火，身火、外火非我火，適無所復貪愛知者。當熟思惟以自解。

「何等為風？風有二品：身風、外風。何等為身風者？謂上氣風、下氣風、骨間風、腹中風、四支風、喘息風：身中諸起者皆為風。身風、外風同合為風，身風、外風非我風，適無所復貪愛知者。當熟思惟以自解。

「何等為空？空有二品：身空、外空。何等為身空者？謂眼空、耳空、鼻空、口空、喉空、腹空、胃空、食所出入空。是為身空。身空、外空同合為空，身空、外空非我空，適無所復貪愛知者。當熟思惟以自解。

「智者學道，能自別知身中五分，餘一分者心。心清淨無欲，自念：『我清潔如是』。若願欲上第二十五空慧天，恐於二十五天上壽數千劫不得脫；若復願上第二十六識慧天，壽復倍於二十五天上，恐復不得脫；若復願欲上第二十七無所念慧天，壽復倍二十六天上，恐復不得脫；若復願欲上第二十八無思想天，壽八十四千萬劫，恐復不得脫。志便厭苦，壽久不得脫，便取泥洹道。

「何等為六事各合者？謂目合於色，耳合於聲，鼻合於香，舌合於味，身合於細滑，心合於知。是為六合。

「何等為志十八轉者？謂目為好色轉，為惡色轉，為中色轉；耳為好聲轉，為悲聲轉，為惡聲轉；鼻為好香轉，為惡香轉，為臭香轉；舌為美味轉，為惡味轉，為無味轉；身為細軟轉，為麤堅轉，為寒溫轉；心為善事轉，為惡事轉，為世事轉。為志十八轉。

「何等為四事堅制人者？一為至誠，二為等意，三為智慧，四為消滅諸惡。是為四堅志。目所貪愛，得之因快樂；快樂離人，自覺過去。從苦、致苦，能知為苦；苦已去，自知為脫苦。人行苦，難得樂，當思惟斷諸惡事。因得不苦、不樂，自知遠離諸苦。譬如兩木相揩生火，因別兩木，各著一面，火亦滅，木亦冷。恩愛合便得苦，棄捐恩愛，自知為脫。譬如鍛金師得好金，自在欲作何等奇物——臂環、耳璫、步瑤、華光及百種——皆能作之。道人持心，當如是鍛金師自在欲生，不假令欲生二十五天、二十六天、二十七天、二十八天。然審皆有是，雖久會當壞，皆當過去，無有常。知當復過去，意不復向，不復念，不復思，不復愛，是名為無為。智者自思惟，如是乃為高耳；人遠離諸惡，乃為智耳。目所見萬物皆當過，無有常，無為亦不復去，亦不復來。道人知是者，便信於道無為，最為至誠。未得道時，所喜愛樂身心所生；得道已，皆棄捐之，人棄所在恩愛，是名為無為。

「志在婬嫉故不得脫；志在瞋怒故不得脫；志在愚癡故不得脫。道人知是者，因棄婬嫉之心，棄瞋怒之心，棄愚癡之心，拔恩愛之本，斷其枝條，截其根莖，不復生滋。是名無為。

「自念有我志復動，無我志復動，我端正志復動，我不端正志復動。人豫自念，如是是為病，是為劇，是為痛，是為不脫。是故不欲多念。是謂諸苦之要。」

弗迦沙本不知是佛，得第三阿那釭道，能知為佛耳。即起

以頭面著佛足言：「我實愚癡無狀，失於禮敬。」佛便自現光景威神。弗迦沙便自悔過言：「我愚癡人。」

佛言：「若能自悔過為善，令若過除。」

弗迦沙言：「願持我作沙門。」

佛問：「若作沙門，衣鉢具不？」

弗迦沙言：「未具。」

佛言：「沙門衣鉢不具，不得作沙門。」

弗迦沙言：「諾。請行具之。」

佛言：「大善！」

弗迦沙起，為佛作禮，遶佛三匝。

弗迦沙明日即入城。入城未遠，城中有少齒牝牛，犇走以角觸抵弗迦沙。諸比丘展轉聞之，白佛言：「佛昨日可於窯家為說經？沙門辭行具衣鉢，為犇牛所抵殺，如是當趣何道？」

佛言：「是大長者，我為說經，皆悉心受奉行之，即得第三道——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便棄五蓋——一者、婬嫉，二者、瞋怒，三者、睡眠，四者、戲樂，五者、悔疑不正之心。今生十六天上阿那含中，便自於天上得阿羅漢度世去。今諸比丘共取弗迦沙身，好收葬之，於其上起塔。」諸比丘即共承受佛教，即為起塔。

佛說經已，諸比丘皆叉手，為佛作禮。

佛說菴沙王五願經

增一阿含經須陀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摩竭國波沙山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世尊清旦從靜室起，在外經行。是時，須陀沙彌在

世尊後而經行。爾時，世尊還顧，謂沙彌曰：「我今欲問卿義，諦聽！善思念之。」

須陀沙彌對曰：「如是。世尊！」

是時，世尊告曰：「有常色及無常色，為是一義？為有若干之貌？」

須陀沙彌白佛言：「有常色及與無常色者，此義若干，非一義也。所以然者，有常色者是內，無常色者是外，以是之故，義有若干，非有一也。」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須陀！如汝所言，快說此義，有常色、無常色，此義若干，非一義也。云何，須陀！有漏義、無漏義，為是一義？為若干義乎？」

須陀沙彌對曰：「有漏義、無漏義是若干，非一義也。所以然者，有漏義，是生死結使；無漏義者，是涅槃之法。以是之故，義有若干，非一義也。」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須陀！如汝所言，有漏是生死，無漏是涅槃。」世尊告曰：「聚法、散法，為是一義？為是若干義乎？」

須陀沙彌白佛言：「聚法之色、散法之色，此義若干，非一義也。所以然者，聚法之色者，四大形也；散法之色者，苦盡諦也。以是言之，義有若干，非一義也。」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須陀！如汝所言，聚法之色、散法之色，義有若干，非一義也。云何，須陀！受義、陰義，為是一義？為有若干乎？」

須陀沙彌白佛言：「受與陰義有若干，非一義也。所以然者，受者，無形不可見；陰者，有色可見，以是之故，義有若干，非一義也。」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須陀！如汝所言，受義事有若

干，非一義也。」世尊告曰：「有字、無字，義有若干？為是一義？」

沙彌白佛言：「有字、無字，義有若干，非一義也。所以然者，有字者，是生死結；無字者，是涅槃也。以是言之，義有若干，非一義也。」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須陀！如汝所言，有字者，是生死；無字者，是涅槃。」世尊告曰：「云何，須陀！何以故，名有字是生死，無字是涅槃？」

沙彌白佛言：「有字者，有生、有死，有終、有始，無字者，無生、無死，無終、無始。」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須陀！如汝所言，有字者，是生死之法；無字者，是涅槃之法。」爾時，世尊告沙彌曰：「快說此言，今即聽汝為大比丘。」

爾時，世尊還詣普集講堂，告諸比丘：「摩竭國界快得善利，使須陀沙彌遊此境界，其有以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持供養者，亦得善利；彼所生父母亦得善利，乃得生此須陀比丘。若須陀比丘所生之家，彼家便為獲其大幸。我今告諸比丘，當學如須陀比丘。所以者何？此須陀比丘極為聰明，說法無滯礙，亦無怯弱。是故，諸比丘！當學如須陀比丘！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須陀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世尊與無央數之眾，前後圍遶而為說法。爾時，有

長老比丘在彼眾中，向世尊舒脚而睡；爾時，修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去世尊不遠結加趺坐，計念在前。

爾時，世尊遙見長老比丘舒脚而眠，復見沙彌端坐思惟。世尊見已，便說此偈：

「所謂長老者，	未必剃髮鬚，
雖復年齒長，	不免於愚行。
若有見諦法，	無害於群萌，
捨諸穢惡行，	此名為長老。
我今謂長老，	未必先出家，
修其善本業，	分別於正行。
設有年幼少，	諸根無漏缺，
此謂名長老，	分別正法行。」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此長老舒脚而睡乎？」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我等悉見。」

世尊告曰：「此長老比丘五百世中恒為龍身，今設當命終者，當生龍中。所以然者，無有恭敬之心於佛、法、眾。若有眾生無恭敬之心於佛、法、眾者，身壞命終，皆當生龍中。汝等頗見修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去我不遠，端坐思惟？」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

是時，世尊告諸比丘：「此沙彌却後七日，當得四神足，及得四諦之法，於四禪而得自在，善修四意斷。所以然者，此修摩那沙彌，有恭敬之心向佛、法、眾。以是之故，諸比丘！恒當勤加恭敬佛、法、之眾。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旃陀越國王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

時有國王，號名旃陀越，奉事婆羅門道，王治國政輒任用諸婆羅門。

王小夫人，特見珍重，時兼娠。諸夫人憎嫉之，以金賜婆羅門，令譖之於王言：「此人凶惡，若其生子，必為國患。」

王聞之，甚愁憂不樂，問婆羅門言：「當如之何？」

婆羅門言：「唯當并殺之耳。」

王言：「人命至重，何可殺之？」

報言：「若不殺者，必有亡國喪身之憂，禍不細也。」

王便聽用其言，遂見枉殺，便葬埋之。

兒後於塚中生，其母半身不朽，兒得飲其湏。乃至三年，其塚崩陷，兒後得出，與鳥獸共戲，暮即還塚中宿。

兒時年六歲，佛以普慈，念其勤苦與鳥獸同群，即化為沙門，被服往呼，問之言：「汝是誰家子？居在何處？」

兒歡喜報言：「我無家居，但栖宿此塚中耳，今乞隨道人去。」

佛言：「汝隨我去，何等為乎？」

兒報言：「我今善惡，終當隨道人。」

佛便將其到祇洹中，見諸比丘威儀法則，意甚樂之，便白佛言：「我欲乞作比丘。」

佛即聽之，以手摩其頭，髮墮，袈裟自然著身，名為須陀，從佛受尊戒，勤意精進，心不懈怠，七日便得羅漢道。

佛語須陀：「從佛受尊戒，拔欲之根本，生死得自在，今

宜往度彼旃陀越王。」

須陀承佛教，頭面著地，為佛作禮。往到其國，住在宮門，請見於王。臣下白王言：「外有道人，乞欲見王。」

王聞之即出，與相見，問言：「我大有所憂者，當如之何？」

道人言：「何所憂耶？」

王言：「我年已長，且欲過時，國無續嗣，為之愁憂。」

道人聞王語，初不應之，獨笑而已。王便恚言：「我與道人語，初不答我，而反獨笑。」即欲治殺之。須陀知其意，便輕舉飛翔，上住空中，分身散體出入無間。王見其威神變化，即恐怖悔過言：「我實愚癡，不別真偽，唯願大神一還，令我得自歸命。」

須陀即從空中下住王前，謂王言：「若能自歸，甚善！當自歸於佛，佛是我大師，三界之尊，度脫眾生。」王便勅群臣嚴駕，當到佛所。須陀便以道力，如申臂頃，將王及人民，俱到佛所，頭面著地，為佛作禮，歸命三尊，乞受五戒，為優婆塞。

佛告王言：「欲知比丘須陀者，是王昔所用婆羅門言譖，殺兼娠者子也。母死之後，子於塚中生，塚中母半身不朽，得飲其湫，乃至六年，今隨我為道，乃致於此。」

王聞佛言，更恐怖不能自勝。

佛言：「昔拘先尼佛世，有國王號名佛舍達，王及國中三億人皆隨王供養三尊。時有凡人，居貧無業，常為國中富姓賃放牧，養牛數百頭。見王及人民供養比丘僧，即問言：『卿等何所為乎？』人民答言：『吾等供養三尊，後當得其福。』即復問言：『得何等福耶？』人民報言：『人有淨心施三尊者，後所在處安樂尊貴，無有勤苦。』即念言：『我居貧窮，但賃放牧，自無飲食，當何以施？』即念言：『唯當還取牛湫，煎以為酪

酥，淨心上比丘。』比丘僧呪願言：『令汝世世所在處當得其福，自後展轉更生死，輒受其福：或上為諸天，或下為王侯。』

「乃後為王時，出遊獵，見國中人有好犍牛懷犢，王便令人取牛殺之。夫人語王：『莫令人殺其子也。』時牛主追還，破取其子養護之。其主悲言：『當令王如此牛也。』自後魂神來為王作子，時未出生，母為王所殺，欲知須陀者即是也；須陀母見枉殺者，則是時王夫人也；婆羅門者牛主是也。須陀所以於塚中生，其母半身不朽，得飲其湏以自長大者，由其宿命以酪酥上比丘僧故。」

佛言：「罪福響應，如影隨形，未有為善不得福，行惡不受殃者。」

王聞佛說經，意解即得須陀洹道；國中人民皆隨王奉五戒，行十善，歸命三尊，或有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四輩弟子、天龍鬼神，聞經歡喜，前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旃陀越國王經

犍陀國王經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

時有國王，號名犍陀，奉事婆羅門。婆羅門居在山中，多種果樹。時有採樵人，毀敗其果樹，婆羅門時見之，便將詣王所，言：「是人無狀，殘敗我果樹，王當治殺之。」王敬事婆羅門，不敢違之，即為殺敗樹者。

自後未久，有牛食人稻，其主逐捶牛，折其一角，血流被面，痛不可忍。牛徑到王所白言：「我實無狀，食此人少稻，

今為其見捶、折我角。」稻主亦追到王所。王曉鳥獸語，告牛言：「我當為汝治殺之。」牛即報言：「今雖殺此人，亦不能令我不痛，但當約勅，後莫取人如我耳。」

王便感念言：「我事婆羅門，但坐果樹，令我殺人，不如此牛也。」便呼婆羅門問言：「今事此道，有何福乎？」

婆羅門報言：「可得攘災致福、富貴長壽。」

王復問言：「可得免於生死不？」

報言：「不得免於生死也。」

王獨念言：「當用此道為事？」便勅群臣嚴駕。往到佛所，五體投地，為佛作禮，白言：「我聞佛道至尊，巍巍教化，天下所度無數。願受法言，以自改操。」佛即授王五戒十善，為說一切天地人物無生不死者。

王以頭面著地為禮，白佛言：「今奉尊法戒，當得何福？」

佛言：「布施持戒，現世得福；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者，其德無量，後上天上，亦可得作遮迦越王，亦可得無為度世之道。」佛即為王現相好、威神光耀，王即歡喜意解，便得須陀洹道。

阿難正衣服，頭面著地，為佛作禮，白佛言：「此王與牛本何因緣？牛語，意便解，捨婆羅門而事佛道，見佛聞法即得道迹。」

佛言：「乃昔拘那含牟尼佛時，王與牛為兄弟，作優婆塞，俱持齋一日一夜。王守法精進不懈怠，壽終昇天上，壽盡下為國王；牛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罪畢復作牛，百世尚有宿識，故來開悟王意。牛後七日，壽終上生天上。」

佛言：「四輩弟子！受持齋戒，不可犯也。」

諸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鬼神，聞經歡喜，前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摩達國王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祇竹園中，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

時有國王，號名摩達王，時當出軍征討，選國中人民數百萬，皆應赴從。

時有比丘，已得羅漢道，到其國分衛，並見錄，將詣王宮門。王有馬監，令比丘養視官馬，勤苦七日。王後身自臨視軍陣，比丘見王，即於其前，輕舉飛翔上住空中，現其威神。王便恐怖，叩頭悔過：「我實愚癡，不別真偽。推問國內誰令神人為是者，今當有所治殺。」

比丘告王言：「非王及國人過也，自我宿命。行道常供養師，我時為師設飯，師謂我言：『且先澡手已，乃當飯。』我愚癡，心念言：『師亦不養官馬，何故不預澡手？』師即謂我言：『汝今念此輕耳，後重如何？』我聞是語，便愁憂。師知其意，便念言：『我會當泥洹，何故令人惱耶？』即以其夜三更時般泥洹。從來久遠，各更生死，今用是故，受其宿殃，養馬七日。夫善惡行，輒有殃福，如影隨形。」

王聞比丘說罪福，意解歡喜，乞得歸命於神人。比丘告言：「卿當自歸於佛，佛為三界師。」

王及國人民，皆隨比丘到佛所，稽首為佛作禮，受五戒作優婆塞。佛便為王及人民現相好威神，光曜天地，復為說無常、苦、空。王於是便得須陀洹道，國中人民皆受五戒十善，歸命三尊，月日齋戒，以為常法。

阿難整衣服，作禮白佛言：「是王及國中人民，見佛聞經即解，何以故？」

佛言：「及昔摩父佛時，是比丘作沙門，王時為優婆塞，淨意供養三日，令我所在處常得其福。今已得度世之道，今來會此，聞經便得須陀洹道。」

四輩弟子、天龍鬼神，聞經歡喜，前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摩達國王經

普達王經

失譯人今附西晉錄

聞如是：

一時，眾祐遊於閼物國祇氏之樹給孤獨聚，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

時有夫延國王，號名普達，典領諸國，四方貢獻。王身奉佛尊法，未嘗偏枉，常有慈心，愍傷愚民不知三尊，每當齋戒，輒登高觀燒香，還頭面著地，稽首為禮。國中臣民怪王如此，自共議言：「王處萬民之尊，遠近敬伏，發言人從，有何請欲，毀辱威儀，頭面著地？」群臣數數共議，欲諫不敢。

王勅臣下，使嚴當行，王即與吏民數千人，始出宮。未遠，忽見一道人，王便下車却蓋，住其群從，頭面著地，為道人作禮，尋從而還，施設飯食，遂不成行。群臣於是乃諫言：「大王至尊！何宜於道路，為此乞匄道人頭面著地？天下尊貴唯有頭面，加為國主，不與他同。」

王便勅臣下，令求死人頭及牛、馬、猪、羊頭。臣下即遍行求索，歷日乃得，還白王言：「前被教求死人頭及六畜頭，今悉已得。」

王言：「於市賣之。」臣下即使人賣之，牛、馬、猪、羊頭皆已售，但當有人頭未售。

王言：「賤貴賣之，趣使其售；如其不售，便以勾人。」如是歷日，賣既不售，勾人又無取者，頭皆臃脹臭處不可近。王便大怒，語臣下言：「卿曹前諫言：『人頭最貴，不可毀辱頭面著地禮道人。』今使賣六畜頭皆售，人頭何故勾人無取者？」

王即勅臣下嚴駕，當出到城外曠澤中有所問。群臣人民莫不振悚，未知王趣。王即導從出到城外，告群臣言：「卿寧識吾先君時，有小兒常執持蓋者不？」

臣下對曰：「實識有之。」

王言：「今此兒何所在？」對曰：「亡已久遠，乃歷十七年。」

王言：「此兒為人善惡何如？」

對言：「臣等常觀其承事先王，齋戒恭肅，誠信自守，非法不言。」

王告諸臣：「今若見此兒在時所著衣服，寧識之不？」諸臣對曰：「雖自久遠，臣故識之。」

王顧使邊從，急還內藏，覓取前亡兒衣來。須臾衣至，王曰：「此寧是不？」臣下對曰：「實是其衣。」

王曰：「今儻見兒身，為識之不？」臣下皆默然，良久對曰：「臣自懼蔽闇，卒覩不別。」

王始欲說其本變，前所見道人來到，王大歡喜起，頭面著地，為道人作禮，臣下莫不歡喜。道人就座，王叉手白言：「吾前卒於道路見道人，旋從而還，並為臣民所見譏怪，諫言：『人頭面最為尊貴。加為國君，萬姓之主，四方歸向。何所請欲，為乞勾道人頭面作禮？』吾時勅令，六畜頭及與人頭俱於市賣之。六畜頭皆售，有人頭無買者，勾人又不取，而是曹所珍貴。今故嚴出，亦欲示其本末。有幸之，願道人屈威，願為此國臣

民開導愚癡，令知真法，導現橋梁。」

道人即為臣下說王本變：「欲知王者，本是先王時執蓋小兒，常隨先王齋戒一日，奉行正法，清淨守意，不犯諸惡。其後過世，魂神還生，為王作子。今致尊貴，皆由宿行齋戒所致。」

臣下大小莫不僉然曰：「吾等幸遇得覩道人，願遂哀愍愚朦，乞為弟子。」

道人告諸臣民：「吾有大師，當從受問。」

諸臣報言：「願聞大師何所施行？皆盡年命，儻一親奉，受其法言。」

道人告言：「我師號曰佛，身能飛行頂有圓光，分身散體變化萬端，奇相三十二，姿好八十章，典領天地萬有二千，獨步三界莫與齊倫，門徒清潔號為沙門，其所教授度脫不唐。」

臣下即啟道人：「佛寧可得見不？」

道人報言：「甚善！當往啟尊。」

臣下問道人言：「佛今所在去是幾何？」

道人報言：「乃六千餘里。」語言須臾頃，道人便飛到舍衛國，具以啟佛：「彼國人民甚可愍傷，今皆誠心願欲見佛。唯垂大慈，開示真道。」

佛則默然，呼告阿難：「勅諸比丘，明日當到夫延國。」

阿難宣佛教，還白佛言：「明日行儀式云何？」

佛言：「臨至當現威神到。」

時，佛即與諸比丘俱，未到數十里，王及群臣皆隨道人，持華香出城迎佛，覩佛威靈，喜懼交并，五體投地，稽首為禮迎佛上殿就座。

王前長跪叉手，白佛言：「勞屈世尊并及眾僧，遠來到此。」

王及臣下恐懼不辦，佛知其意，即語阿難：「爾告王，莫憂不辦，佛所至到，豈有所乏？」

王盡心供設，手自斟酌，飯食已行澡水。呪願畢訖，佛笑，口中五色光出，阿難正衣服，為佛作禮，白佛言：「佛不妄笑，將有所說。」

佛言：「欲知普達王及道人本末不？」

阿難言：「願聞其事。」

佛言：「乃昔摩訶文佛時，王為大姓家子，其父供養三尊，父命子傳香。時有一侍使，意中輕之，不與其香，罪福響應，故獲其殃，雖暫為驅使，奉法不忘，今得為王，典領人民，當知是趣其所施設，慎勿不平。道人本是侍使，時不得香，雖不得香，其意無恨，即誓言：『若我得道，當度此人。』福願果合，今來度王并及人民。」

王聞佛說其本末，意解，即得須陀洹，國中人民聞經，皆受五戒十善，以為常法。

是時，四輩弟子聞經歡喜，前為佛作禮而去。

普達王經

雜阿含經（五七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與眾多上座比丘俱。

爾時，質多羅長者病苦，諸親圍遶，有眾多諸天來詣長者所，語質多羅長者言：「長者！汝當發願得作轉輪王。」

質多羅長者語諸天言：「若作轉輪王，彼亦無常、苦、空、無我。」

時，長者親屬語長者：「汝當繫念。汝當繫念。」

質多羅長者語親屬：「何故汝等教我繫念，繫念？」

彼親屬言：「汝作是言：『無常、苦、空、無我。』是故教

汝繫念、繫念也。」

長者語諸親屬：「有諸天人來至我所，語我言：『汝當發願得作轉輪聖王，隨願得果。』我即答言：『彼轉輪王亦復無常、苦、空、非我。』」

彼諸親屬語質多羅長者：「轉輪王有何，而彼諸天教汝願求？」

長者答言：「轉輪王者以正法治化，是故諸天見如是福利故，而來教我為發願求。」

諸親屬言：「汝今用心，當如之何？」

長者答言：「諸親屬！我今作心，唯不復見胞胎受生，不增丘塚，不受血氣，如世尊說，五下分結我不見有，我不自見一結不斷，若結不斷，則還生此世。」

於是長者即從床起，結加趺坐，正念在前，而說偈言：

「服食積所積，	廣度於眾難，
施上進福田，	殖斯五種力。
以斯義所欲，	俗人處於家，
我悉得此利，	已免於眾難。
世間所聞習，	遠離眾難事，
生樂知稍難，	隨順等正覺。
供養持戒者，	善修諸梵行，
漏盡阿羅漢，	及聲聞牟尼。
如是超越見，	於上諸勝處，
常行士夫施，	剋終獲大果。
習行眾多施，	施諸良福田，
於此世命終，	化生於天上。
五欲具足滿，	無量心悅樂，
獲斯妙果報，	以無慳悋故。

在所處受生，未曾不歡喜。」

質多羅長者說此偈已，尋即命終，生於不煩熱天。

爾時，質多羅天子作是念：「我不應停此，當往閻浮提禮拜諸上座比丘。」如力士屈伸臂頃，以天神力至菴羅林中，放身天光，遍照菴羅林。

時，有異比丘夜起出房，露地經行，見勝光明普照樹林。即說偈言：

「是誰妙天色，住於虛空中，
譬如純金山，閻浮檀淨光。」

質多羅天子說偈答言：

「我是天人王，瞿曇名稱子，
是菴羅林中，質多羅長者，
以淨戒具足，繫念自寂靜，
解脫身具足，智慧身亦然，
我知法故來，仁者應當知，
當於彼涅槃，此法法如是。」

質多羅天子說此偈已，即沒不現。

雜阿含經（五九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曠野精舍。

時，有曠野長者疾病命終，生無熱天。生彼天已，即作是念：「我今不應久於此住，不見世尊。」作是念已，如力士屈伸臂頃，從無熱天沒，現於佛前。

時，彼天子天身委地，不能自立，猶如酥油委地，不能自立。如是，彼天子天身細軟，不自持立。

爾時，世尊告彼天子：「汝當變化作此龜身，而立於地。」

時，彼天子即自化形，作此龜身，而立於地。於是，天子前禮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手天子：「汝手天子，本於此間為人身時，所受經法，今故憶念不悉忘耶？」

手天子白佛言：「世尊！本所受持，今悉不忘。本人間時，有所聞法，不盡得者，今亦憶念，如世尊善說。世尊說言：『若人安樂處，能憶持法，非為苦處。』此說真實。如世尊在閻浮提，種種雜類，四眾圍遶，而為說法，彼諸四眾聞佛所說，皆悉奉行。我亦如是，於無熱天上，為諸天人大會說法，彼諸天眾悉受修學。」

佛告手天子：「汝於此人間時，於幾法無厭足故，而得生彼無熱天中？」

手天子白佛：「世尊！我於三法無厭足故，身壞命終，生無熱天。何等三法？我於見佛無厭足故，身壞命終生無熱天；我於佛法無厭足故，生無熱天；供養眾僧無厭足故，身壞命終，生無熱天。」時，手天子即說偈言：

「見佛無厭足， 聞法亦無厭，
供養於眾僧， 亦未曾知足，
受持賢聖法， 調伏慳著垢，
三法不知足， 故生無熱天。」

時，手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即沒不現。

增一阿含經等見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諸比丘五

百人俱。

爾時，頻毘娑羅王勅諸群臣：「速嚴駕寶羽之車，吾至舍衛城親覲世尊。」

是時，群臣聞王教勅，即駕寶羽之車，前白王言：「嚴駕已訖，王知是時。」

爾時，頻毘娑羅王乘寶羽之車出羅閱城，往詣舍衛城。漸至祇洹精舍，欲入祇洹精舍，夫水灌頭王法有五威容，悉捨之一面，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漸與說微妙之法。爾時，王聞法已，白世尊言：「唯願如來當在羅閱城夏坐！亦當供給衣被、飯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

爾時，世尊默然受頻毘娑羅王請。是王以見世尊默然受請，即從坐起，頭面禮足，繞三匝便退而去，還詣羅閱城入於宮中。

爾時，頻毘娑羅王在閑靜處，便生此念：「我亦堪任供養如來及比丘僧，盡其形壽，衣被、飲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但當慙其下劣。」是時，頻毘娑羅王尋其日告群臣曰：「我昨日而生此念：『我能盡形壽供養如來及比丘僧，衣被、飲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亦復當慙諸下劣。』汝等各各相率，次第飯如來諸賢，長夜受福無窮。」爾時，摩竭國王即於宮門前起大講堂，復辦種種食具。

爾時，世尊出舍衛國，及將五百比丘，漸漸人間遊化，至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是時，頻毘娑羅王聞世尊來至迦蘭陀竹園中，尋時乘寶羽之車，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頻毘娑羅王白世尊言：「我在閑靜之處，便生此念：『如我今日能供辦衣被、飯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便念下劣之家。』即告群臣：『汝等各各供辦飲食之具，次第飯佛。』云何，世尊！此是其宜？為非其宜？」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大王！多所饒益，為天、世人而作福田。」

爾時，頻毘娑羅王白世尊言：「唯願世尊明日就宮中食。」

爾時，頻毘娑羅王以見世尊默然受請。時王尋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爾時，世尊明日清旦，著衣持鉢，入城至王宮中各次第坐。爾時，王給以百味食，手自斟酌，歡喜不亂。爾時，頻毘娑羅王見世尊食訖，除去鉢器，便取一卑座，在如來前坐。

爾時，世尊漸與王說微妙之法，令發歡喜之心。爾時，世尊與諸大王及群臣之類，說微妙之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淫為穢惡，出要為樂。

爾時，世尊以知彼眾生心開意解，無復狐疑，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爾時，世尊盡與說之。當於坐上六十餘人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六十大臣及五百天人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爾時，世尊即與頻毘娑羅王及諸人民說此頌偈：

「祠祀火為上，	書中頌為最，
王為人中尊，	眾流海為源，
星中月照明，	光明日為上。
上下及四方，	諸所有萬物，
天及世人民，	佛為最尊上，
欲求其福者，	當供養於佛。」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便從坐起而去。爾時，羅閱城中人民之類，隨其貴賤，從家多少，飯佛及比丘僧。

爾時，世尊在迦蘭陀竹園中住，國界人民靡不供養者。爾時，羅閱城中諸梵志等次應作食。是時，彼梵志集在一處，各作是論：「吾等各各出三兩金錢，以供食具。」

爾時，羅閱城中有梵志，名曰雞頭，極為貧匱，趣自存活，無金錢可輸，便為諸梵志所驅逐，使出眾中。

是時，雞頭梵志還至家中，而告其婦：「卿今當知，諸梵志等所見驅逐，不聽在眾。所以然者，由無金錢故。」

時婦報言：「還入城中，隨人舉債，必當得之。」又語其主：「七日之後，當相報償。設不償者，我身及婦沒為奴婢。」

是時，梵志隨其婦言，即入城中，處處求索，了不能得。還至婦所，而告之曰：「吾所在求索了不能得，當如之何？」

時婦報曰：「羅閱城東有大長者，名不奢蜜多羅，饒財多寶，可往至彼而求債之：『見與三兩金錢，七日之後自當相還；設不還者，我身及婦沒為奴婢。』」

是時，梵志從婦受語，往詣不奢蜜多羅，從求金錢：「不過七日自當相還；若不相還者，我與婦沒身為奴婢。」是時，不奢蜜多羅即與金錢。

是時，雞頭梵志持此金錢還至婦所，而告之曰：「以得金錢，當何方宜？」

時婦報言：「可持此錢，眾中輸之。」

時，彼梵志即持金錢，往眾中輸之，諸梵志等語此梵志曰：「我等辦具已訖，可持此金錢還歸所在，不須住此眾中。」

時，彼梵志即還到舍，以此因緣，向婦說之，其婦報言：「我等二人共至世尊所，自宣微意。」

爾時，梵志即將其婦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又復，其婦禮如來足，在一面坐。爾時，梵志以此因緣，具白世尊。爾時，世尊告梵志曰：「如今可為如來及比丘僧辦其飲食。」

爾時，梵志還熟視其婦。時婦報曰：「但隨佛教，不足疑難。」

爾時，梵志即從坐起，前白佛言：「唯願世尊及比丘眾當

受我請。」

是時，世尊默然受梵志請。

爾時，釋提桓因在世尊後，叉手侍焉。爾時，世尊回顧謂釋提桓因：「汝可佐此梵志共辦食具。」

釋提桓因白佛言：「如是。世尊！」

爾時，毘沙門天王去如來不遠，將諸鬼神眾不可稱計，遙扇世尊。是時，釋提桓因語毘沙門天王曰：「汝亦可佐此梵志辦此食具。」

毘沙門報曰：「甚善。天王！」

是時，毘沙門天王前至佛所，頭面禮足，遶佛三匝，自隱其形，化作人像，領五百鬼神共辦食具。是時，毘沙門天王勅諸鬼神：「汝等速往至栴檀林中而取栴檀。」鐵廚中有五百鬼神於中作食。

是時，釋提桓因告自在天子曰：「毘沙門今日以造鐵廚，與佛、比丘僧作飯食。汝今可化作講堂，使佛、比丘僧於中得飯食。」

自在天子報曰：「此事甚佳。」是時，自在天子聞釋提桓因語，去羅閱城不遠，化作七寶講堂。所謂七寶者：金、銀、水精、琉璃、馬瑙、赤珠、車璫。復化作四梯陛：金、銀、水精、琉璃。金梯陛上化作銀樹，銀梯陛上化作金樹，金根、銀莖、銀枝、銀葉。若復金梯陛上化作銀葉、銀枝，水精梯上化作琉璃樹，亦各雜種不可稱計。復以雜寶而廁其間，復以七寶而覆其上，周匝四面懸好金鈴，然彼鈴聲皆出八種之音。復化作好床座，敷以好褥，懸繒幡蓋，世所希有。爾時，以牛頭栴檀然火作食，羅閱城側十二由旬，香熏遍滿其中。

是時，摩竭國王告諸群臣：「我生長深宮，初不聞此香，羅閱城側何緣聞此好香。」

羣臣白王：「此是雞頭梵志在食厨中，然天栴檀香，是其瑞應。」

是時，頻毘娑羅王勅諸羣臣：「速嚴駕羽寶之車，吾欲往至世尊所問訊此緣。」

是時，諸臣報王：「如是，大王！」

頻毘娑羅王即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國王見此鐵厨中有五百人作食，見已，便作是語：「此是何人所作飲食？」

時，諸鬼神以人形報曰：「雞頭梵志請佛及比丘僧而供養之。」

是時，諸國王復遙見高廣講堂，問侍人曰：「此是何人所造講堂？昔所未有，為誰所造？」

群臣報曰：「不知此緣。」

是時，頻毘娑羅王作是念：「我今至世尊所問此義，然佛世尊無事不知，無事不見。」

是時，摩竭國頻毘娑羅王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頻毘娑羅王白世尊言：「昔日不見此高廣講堂，今日見之。昔日不見此鐵厨，今日見之。將是何物？為是誰變？」

世尊告曰：「大王當知，此毘沙門天王所造，及自在天子造此講堂。」

是時，摩竭國王即於坐上悲泣交集，不能自勝。世尊告曰：「大王！何故悲泣乃至於斯。」

時，頻毘娑羅王白佛言：「不敢悲泣，但念後生人民不覩聖興，當來之人慳著財物，無有威德，尚不聞此奇寶之名，何況見乎！今蒙如來有奇特之變，出現於世，是故悲泣。」

世尊告曰：「當來之世，國王、人民實不覩此變。」

爾時，世尊即與國王說法，使發歡喜之心。王聞法已，即

從坐而去。

是時，毘沙門天王即其日語雞頭梵志曰：「汝舒右手。」是時，雞頭即舒右手，毘沙門天王即授與金鋌，又告之曰：「自以此金鋌投于地上。」

是時，梵志即投于地上，乃成百千兩金。毘沙門天王報曰：「汝持此金鋌入城中買種種飲食，持來此間。」

是時，梵志受天王教，即持此金入城買種種飲食，持來廚所。是時，毘沙門天王沐浴梵志，與著種種衣裳，手執香火，教白：「時到，今正是時，願尊屈顧。」

是時，梵志即受其教，手執香爐而白：「時到，唯願屈顧。」

爾時，世尊以知時至，著衣持鉢，將諸比丘眾往至講堂所，各次第坐，及比丘眾亦次第坐。是時，雞頭梵志見飲食極多，然眾僧復少，前白世尊言：「今日食飲極為豐多，然比丘僧少，不審云何？」

世尊告曰：「汝今，梵志！手執香爐，上高臺上，向東、南、西、北，並作是說：『諸釋迦文佛弟子得六神通，漏盡阿羅漢者，盡集此講堂。』」

梵志白言「如是，世尊！」是時，梵志從佛受教，即上樓上請諸漏盡阿羅漢。是時，東方有二十一千阿羅漢，從東方來詣此講堂；南方二十一千，西方二十一千，北方二十一千阿羅漢集此講堂。爾時，講堂上有八萬四千阿羅漢集在一處。

是時，頻毘娑羅王將諸群臣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及禮比丘僧。是時，雞頭梵志見比丘僧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以飯食之具，飯佛及比丘僧，手自斟酌，歡喜不辭。然故有遺餘之食，是時雞頭梵志前白佛言：「今飯佛及比丘僧，故有遺餘飯食在。」

世尊告曰：「汝今可請佛及比丘僧七日供養。」

梵志對曰：「如是，瞿曇！」是時，雞頭梵志即前長跪，白世尊言：「今請佛及比丘僧七日供養，自當供給衣被、飯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

爾時，世尊默然受請。

爾時，大眾之中有比丘尼名舍鳩利。是時，比丘尼白世尊言：「我今心中生念：『頗有釋迦文佛弟子漏盡阿羅漢不集此乎？』」又以天眼觀東方界，南方、西方、北方皆悉觀之，靡不來者，皆悉運集。今此大會純是羅漢真人運集。」

世尊告曰：「如是，舍鳩利，如汝所言，此之大會純是真人，東、西、南、北無不集者。」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比丘尼中天眼徹觀，如此比丘尼等乎？」

諸比丘對曰：「不見也。世尊！」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弟子天眼第一者，所謂舍鳩利比丘尼是。」

時，雞頭梵志七日之中供養聖眾衣被、飯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復以華香散如來上。是時，此華在虛空中化作七寶交露臺。是時，梵志見交露臺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前白佛言：「唯願世尊聽在道次，得作沙門。」

爾時，雞頭梵志即得為道，諸根寂靜，自修其志，除去睡眠，設眼見色亦不起想念；其眼根亦無惡想流馳諸念而護眼根。若耳聞聲，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細滑，不起細滑之想，意知法亦然。是時，便滅五結蓋，覆蔽人心者，令人無智慧；亦無殺害之意，而淨其心，不殺，不念殺，不教人殺，手不執刀杖，起仁慈之心向一切眾生；除去不與取，不起盜心，而淨其意；恒有施心於一切眾生，亦使不盜。已不婬嫉，亦復教人使不婬；恒修梵行，清淨無瑕穢，於梵行中而淨其心。亦不妄語，亦不教人使行妄語；恒念至誠，無有虛詐誑惑世人，於中而淨其心。

復非兩舌，亦不教人使兩舌。若此間語不傳至彼，設彼間語不傳至此，於中而淨其意。於食知足，不著氣味，不著榮色，不著肥白，但欲支其形體，使全其命。欲除故痛，使新者不生，得修行道，長處無為之地，猶如有男女，以脂膏塗瘡者，但欲除愈故也。此亦如是，所以於食知足者，欲使故痛除愈，新者不生。

或復是時，達曉行道，不失時節，不失三十七道品之行。或坐、或行，除去睡眠之蓋；或初夜時，或坐或行，除去睡眠之蓋；或中夜時右脇著地，脚相累，繫意在明。彼復以後夜時，或坐、或經行而淨其意。是時，飲食知足，經行不失時節，除去欲不淨想，無諸惡行，而遊初禪，有覺、有觀；息念、猗歡樂，而遊二禪；無有樂；護念清淨，自知身有樂，諸賢所求護念清淨者而遊三禪；彼苦樂已滅，無有愁憂，無苦無樂，護念清淨，遊於四禪。

彼以三昧心，清淨無瑕穢，亦得無所畏。復得三昧，自憶無數世事，彼便憶過去之事。若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萬生、數千萬生、成劫、敗劫、成敗之劫，我曾生彼處，姓某、字某，食如此之食，受如是苦樂，壽命長短，彼死此生，死此生彼，因緣本末，皆悉知之。彼復以三昧心清淨無瑕穢，得無所畏，觀眾生類生者、死者。彼復以天眼觀眾生類，生者、死者，善趣、惡趣，善色、惡色，若好、若醜，隨行所種，皆悉知之。或有眾生類身、口、意行惡，誹謗賢聖，造邪業本，身壞命終，生地獄中。或復有眾生身、口行善，不誹謗賢聖，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復以清淨天眼觀眾生類若好、若醜，善趣、惡趣，善色、惡色，皆悉知之，得無所畏，復施心盡漏，後觀此苦，以實知之。此是苦，此是苦習、苦盡、苦出要，如

實知之。彼作是觀已，欲漏心、有漏心、無明漏心得解脫。已得解脫，便得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是時，雞頭梵志便成阿羅漢。

爾時，尊者雞頭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聲聞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世尊從靜室起下靈鷲山，及將鹿頭梵志，而漸遊行到大畏塚間。爾時，世尊取死人髑髏授與梵志，作是說：「汝今，梵志！明於星宿，又兼醫藥能療治眾病，皆解諸趣，亦復能知人死因緣。我今問汝，此是何人髑髏，為是男耶？為是女乎？復由何病而取命終？」

是時，梵志即取髑髏反覆觀察，又復以手而取擊之，白世尊曰：「此是男子髑髏，非女人也。」

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此是男子，非女人也。」

世尊問曰：「由何命終？」

梵志復手捉擊之，白世尊言：「此眾病集湊，百節酸疼故致命終。」

世尊告曰：「當以何方治之？」

鹿頭梵志白佛言：「當取呵梨勒果，并取蜜和之，然後服之，此病得愈。」

世尊告曰：「善哉！如汝所言，設此人得此藥者，亦不命終。此人今日命終，為生何處？」

時，梵志聞已，復捉髑髏擊之，白世尊言：「此人命終生

三惡趣，不生善處。」

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生三惡趣，不生善處。」

是時，世尊復更捉一髑髏授與梵志，問梵志曰：「此是何人，男耶？女耶？」

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髑髏，女人身也。」

世尊告曰：「由何疹病致此命終？」

是時，鹿頭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女人懷妊故致命終。」

世尊告曰：「此女人者，由何命終？」

梵志白佛：「此女人者，產月未滿，復以產兒故致命終。」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梵志！如汝所言。又彼懷妊，以何方治？」

梵志白佛：「如此病者，當須好酥醍醐，服之則差。」

世尊告曰：「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今此女人以取命終，為生何處？」

梵志白佛：「此女人以取命終，生畜生中。」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梵志！如汝所言。」

是時，世尊復更捉一髑髏授與梵志，問梵志曰：「男耶？女耶？」

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髑髏者，男子之身。」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由何疹病致此命終？」

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人命終飲食過差，又遇暴下，故致命終。」

世尊告曰：「此病以何方治？」

梵志白佛：「三日之中絕糧不食，便得除愈。」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此人命終，為生何處？」

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人命終生餓鬼中。所以然者，意想著水故。」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

爾時，世尊復更捉一髑髏授與梵志，問梵志曰：「男耶？女耶？」

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髑髏者，女人之身。」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此人命終由何疹病？」

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當產之時以取命終。」

世尊告曰：「云何當產之時以取命終？」

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女人身，氣力虛竭，又復飢餓以致命終。」

世尊告曰：「此人命終，為生何處？」

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人命終生於人道。」

世尊告曰：「夫餓死之人欲生善處者，此事不然，生三惡趣者可有此理。」

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女人者，持戒完具而取命終。」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彼女人身，持戒完具致此命終。所以然者，夫有男子、女人，禁戒完具者，設命終時，當墮二趣：若天上、人中。」

爾時，世尊復捉一髑髏授與梵志，問曰：「男耶？女耶？」

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髑髏者，男子之身。」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者，此人由何疹病致

此命終？」

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人無病，為人所害故致命終。」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為人所害故致命終。」
世尊告曰：「此人命終，為生何處？」

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人命終生善處天上。」

世尊告曰：「如汝所言，前論、後論而不相應。」

梵志白佛：「以何緣本而不相應？」

世尊告曰：「諸有男女之類，為人所害而取命終，盡生三惡趣，汝云何言生善處天上乎？」

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人奉持五戒，兼行十善，故致命終生善處天上。」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持戒之人無所觸犯，生善處天上。」

世尊復重告曰：「此人為持幾戒而取命終？」

是時，梵志復專精一意無他異想，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持一戒耶？非耶？二、三、四、五耶？非耶？然此人持八關齋法而取命終。」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持八關齋而取命終。」

爾時，東方境界普香山南有優陀延比丘，於無餘涅槃界而取般涅槃。爾時，世尊屈申臂頃，往取彼髑髏來授與梵志，問梵志曰：「男耶？女耶？」

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我觀此髑髏，元本亦復非男，又復非女。所以然者，我觀此髑髏，亦不見生，亦不見斷，亦不見周旋往來。所以然者，觀八方上下，都無音響。我今，世尊！未審此人是誰髑髏？」

世尊告曰：「止！止！梵志！汝竟不識是誰髑髏？汝當知之，此髑髏者，無終、無始、亦無生死，亦無八方、上下所可適處，此是東方境界普香山南優陀延比丘，於無餘涅槃界取般涅槃，是阿羅漢之髑髏也。」

爾時，梵志聞此語已，歎未曾有，即白佛言：「我今觀此蟻子之蟲，所從來處，皆悉知之，鳥獸音嚮即能別知，此是雄，此是雌。然我觀此阿羅漢，永無所見，亦不見來處，亦不見去處，如來正法甚為奇特！所以然者，諸法之本出於如來神口，然阿羅漢出於經法之本。」

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諸法之本出如來口，正使諸天、世人、魔、若魔天，終不能知羅漢所趣。」

爾時，梵志頭面禮足，白世尊言：「我能盡知九十六種道所趣向者，皆悉知之；如來之法所趣向者，不能分別，唯願世尊得在道次。」

世尊告曰：「善哉！梵志！快修梵行，亦無有人知汝所趣向處。」

爾時，梵志即得出家學道，在閑靜之處，思惟道術。所謂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衣，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是時，梵志即成阿羅漢。

爾時，尊者鹿頭白世尊言：「我今以知阿羅漢行所修之法。」

世尊告曰：「汝云何知阿羅漢之行？」

鹿頭白佛：「今有四種之界。云何為四？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是謂，如來！有此四界。彼時人命終，地即自屬地，水即自屬水，火即自屬火，風即自屬風。」

世尊告曰：「云何，比丘！今有幾界？」

鹿頭白佛：「其實四界，義有八界。」

世尊告曰：「云何四界，義有八界？」

鹿頭白佛：「今有四界。云何四界？地、水、火、風，是謂四界。彼云何義有八界？地界有二種，或內地、或外地。彼云何名為內地種？髮、毛、爪、齒、身體、皮膚、筋、骨、髓、腦、腸、胃、肝、膽、脾、腎，是謂名為內地種。云何為外地種？諸有堅牢者，此名為外地種。此名為二地種。

「彼云何為水種？水種有二，或內水種、或外水種。內水種者：涎、唾、淚、尿、血、髓，是謂名為內水種。諸外軟濕物者，此名為外水種。是名二水種。

「彼云何名為火種？然火種有二，或內火、或外火。彼云何名為內火？所食之物，皆悉消化無有遺餘，此名為內火。云何名為外火？諸外物熱盛物，此名為外火種。

「云何名為風種？又風種有二，或有內風、或有外風。所謂脣內之風、眼風、頭風、出息風、入息風，一切支節之間風，此名為內風。彼云何名為外風？所謂輕飄動搖、速疾之物，此名為外風。是謂，世尊！有二種，其實有四，數有八。如是，世尊！我觀此義，人若命終時，四種各歸其本。」

世尊告曰：「無常之法亦不與有常并。所以然者，地種有二，或內、或外。爾時，內地種是無常法、變易之法；外地種者，恒住、不變易。是謂地有二種，不與有常、無常相應。餘三大者亦復如是，不與有常、無常共相應。是故，鹿頭！雖有八種，其實有四。如是，鹿頭，當作是學。」

爾時，鹿頭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盧至長者因緣經

失譯人今附東晉錄

「若著慳貪，人天所賤，是以智者應當布施。所以者何？

我昔曾聞，有大長者，名曰盧至，其家巨富財產無量，倉庫盈溢如毘沙門，由其往昔於勝福田修布施因，故獲其報。然其施時不能至心，以是之故，雖復富有，意常下劣；所著衣裳，垢膩不淨；所可食者，雜穀、稗、莠、藜、藿、草、菜，以充其飢；酢漿空水，用療其渴；乘朽故車，編草草葉，用以為蓋；於己財物，皆生慳慳，勞神役思，勤加守護，營理疲苦，猶如奴僕，為一切人之所嗤笑。」

爾時，羅睺羅即說偈言：

「所施因不同， 受果各有異，
信施志誠濃， 獲報恣心意。
若不懷殷重， 徒施無淨報，
盧至雖巨富， 輕賤致嗤笑。」

「又於一時城中節會，莊嚴屋宅，塗飾彩畫，懸繒幡蓋，琉璃裝飾處處周遍，懸諸華冠，香水灑地，嚴眾名華，窓牖門戶以華裝校，各各皆有種種伎樂、歌舞、嬉戲，歡娛受樂如諸天宮。諸門之中，皆以金瓶盛滿香水，諸里巷中懸繒幡蓋，散眾名華，香水灑地。」

「盧至爾時見諸人民，種種會同，戲舞盡歡，便生念言：『奴婢、乞人、下賤之者，皆假借衣服，食美飲食；我今衣服、瓔珞、財寶自足，我今何為而不自樂？』疾走歸家，自取鑰匙開庫藏門，取五錢已，還閉鎖門，即自思念：『我今若於家中食者，母妻眷屬不可周遍；若至他家，或有主人及以乞者來從我索。』於是即用兩錢買[麩-夫+少]，兩錢酤酒，一錢買葱，從自家中，衣衿裹鹽，齎出城外，趣於樹下。既至樹下，見有多鳥，若此停止，鳥來搏撮，即詣塚間，見有諸狗，復更逃避至空靜處。酒中著鹽，和[麩-夫+少]食葱。先不飲酒，即時大醉。既大醉已，而作是言：『舉國即時大作歡樂，我今何為獨

不歡樂？』即便起舞、揚聲而歌，其歌辭曰：

「『縱令帝釋，今日歡樂，尚不及我，
況毘沙門？』

「復作是言：『我今節慶際，縱酒大歡樂，踰過毘沙門，亦勝天帝釋。』

「釋提桓因與無數天眾欲至祇桓，於其道邊，見此盧至既醉且舞，而歌言勝於帝釋。帝釋默念：『此慳貪人屏處飲酒，罵辱於我。』復作是念：『我於今者，莫至佛所，先惱於彼。』

「釋提桓因即變己身猶如盧至，即到其家，聚集父母、僕使、眷屬，於母前坐而白母言：『聽我愛語！我於前後，有大慳鬼隨逐於我，所以使我惜不噉食，不與父母及以眷屬錢財寶物，皆由慳鬼。今日出行，值一道人，與我好呪，得除慳鬼；若彼慳鬼設復更來，終不重能惱亂於我。然此慳鬼與我相似，設當來者，諸守門人痛當打棒。其必詐稱：「我是盧至。」一切家人莫信其語。』大開庫藏，出諸財物，作好飲食，與其母妻及以眷屬，悉令充飽。飲食已竟，語守門者：『急速閉門，慳鬼儻來，待我分付瓔珞，遍賜衣服，作諸伎樂，然後開門。』

「即時大開庫藏，上妙瓔珞先用與母，次者與婦，舍內男女盡皆遍與；其外來客，亦與瓔珞及以衣食，作眾伎樂。其家眷屬眾香塗身，燒黑沈水。于時帝釋，一手捉母，一手携婦，歡樂起舞，歡娛嬉戲，不可具說。

「舍衛城人皆聞盧至長者慳鬼得除，一切集會盡來觀之。盧至醉醒，還來入城，即歸己家，見諸人眾，充塞其門，復聞家中歌舞之聲，極大驚愕，作是思惟：『將非是王以瞋我故，將諸群臣大集兵眾來至我家，欲誅於我？為是舍衛城人因作節會，盡入我家？為是諸天欲增益我，來至我家，作斯伎樂？為是家人破我庫藏，而自噉食？』思惟是已，疾走衝門，高聲大

叫，喚其家人。時其家人音樂聲亂，都無聞者。

「帝釋聞喚聲，語眾人言：『誰打門喚？汝等且止音樂，或能是彼慳鬼還來。』人聞有鬼，即大開門，一切走避。時彼盧至走來入屋，見於帝釋眷屬圍遶，正處中坐，母處其右，婦處其左，莊嚴衣服，著好瓔珞，鼓樂絃歌，飲酒慶會，容色熙怡，羅列而坐。盧至愕然，驚問釋言：『汝是誰耶？來我家中放逸如是。』釋微笑言：『今日家人，自識於我。』

「其家眷屬即問盧至：『汝為是誰？』盧至答曰：『我是盧至。』舉家盡皆同聲，指釋而作是言：『此是盧至，我之家主。』盧至尋復問家人言：『我今是誰？』家人答言：『汝之雖認似盧至鬼。』盧至復言：『我非是鬼。我是盧至，汝等今者宜好觀察。』顧語母言：『母是我母，兄是我兄，弟是我弟，妻者是我所敬之妻，子者是我所念之子，一切僕從，盡是我有。』復指帝釋，語家人言：『此是餘人，顏貌似我，幻化作我。我從小來，產業積聚，錢財庫藏，是誰幻惑散我財物？』

「時其家人，咸皆不信。釋問母言：『今我兩人，極相似不？』母答言：『彼鬼形貌甚似於汝。』母復語釋：『觀汝孝順，奉事於我，真實知汝，我所生子，彼實是鬼。若汝二人俱孝順我，我不能別。以汝孝順，彼人悖逆，故我定知汝是我子。』迴語婦言：『彼是汝夫，汝今何為不相鳴捉？』其婦羞赧而作是言：『怪哉！何不滅去？終不為其而作婦也。』婦語釋言：『大家！我今寧在爾邊而死，終不在彼鬼邊而生。』

「釋語家人：『爾定知我是盧至者，何為前彼鬼使入耶？』時其家人聞此語已，即時倒曳盧至之脚，牽挽打棒，驅令出門。到里巷中舉聲大哭，唱言：『怪哉！我於今者，身形面首為異於本，何故家人見棄如是？』復語左右：『我今此身如本身不？今我之面如本面不？言語行來、長短相貌為異不異？』傍人語

言：『汝故如本，與先不異。』

「復語人言：『我今是誰？將非化作他異人不？竟為字誰？我今為在何處？』復長歎曰：『奇哉，怪哉！我於今者，知何所道？』盧至爾時如似顛狂，其餘親里非家人者，咸來慰喻：『汝慎莫懼！汝是盧至。汝於今者，在舍衛城中市上。我等是汝親里，故來看汝。汝好強意，當作方計以自分明。』

「盧至爾時聞是語已，意用小安，拭淚而言，更問餘人：『我為實是盧至以不？』餘人答言：『汝實是盧至。』盧至語眾人言：『汝等皆能為我證不？』眾人皆言：『我等諸人皆為汝證，實是盧至。』

「盧至答言：『汝等若爾，聽我廣說因緣：

「『誰有年少人， 與我極相似，
 共我所愛婦， 同床接膝坐。
 所親家眷屬， 見打驅逐出，
 所親皆愛彼， 安止我家中。
 我忍飢寒苦， 積聚諸錢財，
 彼今自在用， 我無一毫分，
 猶如毘沙門， 自恣於衣食。
 城中諸人等， 各各生疑怪，
 皆作如是言： 「此事當云何？」
 中有明智者， 而作如是言：
 「此間淫狡人， 形貌似盧至，
 知其大慳貪， 故來惱亂之；
 我等共證拔， 不宜便棄捨。』』

「爾時，諸人聞是語已，皆悉同心，咸言：『盧至！汝今云何？欲何所為？』盧至即時，而作是言：『汝等諸人為我集會，明日當共至於王所。』眾人咸言：『明當送汝至於王所。』

「至明日已，諸人言曰：『善哉！善哉！今正是時。』盧至即言：『此是大事。我於己財不得自在，汝等若能貸我錢財，若我得者，當償於汝。』諸人皆言：『隨所須欲，當給於汝。』又問：『欲須何物？』爾時，盧至長者而言：『今汝與我二張[疊*毛]來，使直四銖金，當上於王。』諸人皆笑，作是念言：『盧至先來不曾有是，念言四銖，乃是大施。』

「盧至爾時即挾二張[疊*毛]，到於王門，語通門者言：『我於今者欲有貢獻。』時守門人極驚笑言：『我於三十年中，未曾聞彼來至門中有所貢獻，今日云何卒能如是？』時守門者，即入白王，合掌而言：『未曾有也！盧至今者在於門中，欲有所貢。』

「王意沈審，不卒瞋喜，但自思惟：『今日將不因於節會，有諸人等來至門中，盧至慳慳，亦復不應來至我門；守門之人不應於我而作調戲。意為云何？我不能信。夫為王者，譬如大海不逆細流，寧可計其財物多少？』王於爾時即便聽前。王作是念：『而此盧至稟性慳慳，將不死到，卒能如是？』

「即時盧至共於眾人往到王所，欲出二[疊*毛]用奉於王，以手挽[疊*毛]，其腋急挾，挽不能得，便自迴轉，盡力痛挽，方乃得出。既得出已，帝釋即化作兩束草。顧見草束生大慚愧，即便坐地。王見如是，即起慈愍而語之言：『縱令草束，亦無所苦，欲有所說隨汝意道。』盧至悲噎歔歔而言：『我見此草羞慚之盛，不能以身陷入于地。不知今者為有此身，為無此身？知何所云？』

「王聞其言，特生哀愍，問傍人言：『彼今哀塞，不能得言。汝等若知其意，當代道之。』傍人答王：『盧至今來仰白王者，不知何人形貌相似，至於其家中，詐稱盧至，能使家人生其愛著；散用財物，一切蕩盡，使其家人都不識別，驅其令出，

返如路人，以是之故，其心懊惱，不能出言。』

「王言：『若如此者，實應苦惱。何以故？自己財物為他所。雖復如是，我當斷理，使其還得室家財物。』王復言曰：『世間之人雖形相似，然其心意未必一等；雖心相似，然其形體隱屏之處，有諸密事可不相知，必有小異。汝莫愁憂，我今為汝，當細檢校。』

「時有一臣，名曰宿舊，即起合掌而白王言：『善哉，大王！王之智慧慈惻阿枉，正應如是。』

「爾時，宿舊即說偈言：

「『憂苦怖畏者， 王為作救護，
 貧窮困厄者， 王當作親友。
 正真修善者， 王共為法朋，
 於諸惡行者， 王為作象鈎。』

「爾時，盧至五體投地，而白王言：『我家密弄(起舉)財寶之處，彼終不能而得知處；我身有密事，何必能知？唯願大王為我檢校！』

「王即遣使往喚彼人似盧至者，語令疾來。即便喚來，即至王所，在一面立。王形相二人，不能分別。王諦觀之，生未曾有想：『年紀相貌、形體大小、面目語笑、顏色皆同，如幻化所作，等無有異。今此二人在我前立，不可分別，使我驚疑。』

「王問喚來者言：『汝為是誰？』便自慨歎而言：『我今徒為此生，不如其死。我今云何生長王國不為王識？方問我言：「而名是誰？」』

「王小慚赧：『此實盧至。』語前者言：『汝今復欲何所論道？』盧至答言：『我是盧至，彼非是也。』

「王言：『汝今二人如鏡中像，色貌一種，云何可別？』盧至白言：『以是事故，我先歸王，若似有人病痛苦厄、急難

恐怖，悉歸於王。』王言：『實爾，我所以受人租賦正為是事。』

「王小思惟，語帝釋言：『我欲問汝，盧至為性慳貪，汝好惠施，其性各異，汝今云何言是盧至？』帝釋答言：『王今應作如是細問。實如王言，雖爾，我親自從佛教：慳貪之者，墮餓鬼中，百千萬歲受飢渴苦，求索膿血、屎尿不淨，終不能得如毛髮許；清冷河泉，變成流火。我聞慳貪有如是過，畏怖因緣，欲捨是惡，以是事故，即便捨慳，施心即生。』

「王言：『實有是理，如似垢衣灰浣即淨，煩惱垢心聞法即除。』王語諸臣：『如是二人云何得知，一是盧至？一非盧至？』宿舊答言：『問其家中所有密事，若有同異，然後可知。』王言：『我事猥多，不得細問。如汝所言，應如是問。』即分二人，各置異處，而便問言：『汝今內外親屬年紀大小、頭數、名字，家中所有屋舍門戶及以財物、一切庫藏，地上地中種種諸物，各自記之，明作書疏，時速持來。』而此二人各持書至，一切所有隱密之事及以書迹，悉皆一種。

「王見是事，生未曾有想：『如我今者，盡其神思，種種籌量，不能分別。此非人事，必是非人所為。』王言：『還喚此二人來到我邊。』

「王久看已，語使人言：『喚其母來。』便即喚來其母。到已向王拜敬，王合掌言：『我亦敬老。』老母白言：『願王萬歲，離諸怨害，修福不倦！』王勅敷座，命老母坐。王語母言：『今此二人誰是汝子？誰非汝子？』帝釋密語母言：『莫復更使見苦如前。』母言：『子汝莫愁也。』

「老母敬白王言：『此兒慈孝，種種供養孝順於我，此是我子；彼不恭孝，常於我所無親愛心，知非我子。而此二人雖知好醜，言音相似，我亦不能別。』

「王復問言：『我欲更問餘事。汝養此兒，自小之時，及

以洗浴，頗見身上隱屏之處，瘡癍黑子私密之事，記識以不？」母言：『有之。』帝釋思惟：『我今所作當同老母。』帝釋于時諦聽母語。

「母語王言：『我兒左脇下有小豆許癍。』帝釋念言：『假使有癍如須彌山，我亦能作，況復小癍？』即便化作。

「王即念言：『我今斷事，必得決定。』王言：『汝等各脫左腋，高舉其臂。』既舉臂已，見兩癍不異。王及群臣大聲而笑，而作是言：『如此之事未曾聞見，能使人笑，能使人怖，能使人疑，此為奇事，甚可怖畏。』

「王語群臣：『如此之事，非我所了。當將此二人往到祇洹，至于佛所必得決了。廢我此間慶會之樂。』

「王時即說偈言：

「『佛日久已出， 能救濟世間，
 解脫諸過惡， 乾竭愛欲海。
 面如盛滿月， 神通具足眼，
 三界悉敬養， 一切中自在。
 大悲者必能， 除滅我等疑，
 一切皆稱讚， 此事為善哉。』

「說是偈已，王及群臣各自嚴飾天冠上服，珠璣瓔珞莊校其身，執持香華，各隨王後，以二盧至置二象上，種種莊嚴。

「時，王自乘羽葆之車，作倡伎樂百千萬種，隨從王後往到祇洹，捨王五種天冠、寶蓋、刀劍、革屣及摩尼珠，整其儀容，往至佛所。

「爾時世尊，天龍八部、四眾圍遶。王及大眾，五體投地，為佛作禮，起已合掌，而白佛言：『我及三界愚闇所覆，不別真偽，唯佛意清淨；一切眾生為百千煩惱之所熾然，唯佛世尊寂靜除滅；一切世間皆為生死所縛，唯佛一人獨得解脫，為諸

眾生作真親友；一切盲冥，佛為作眼。我等種種因緣，不能分別如此二人誰是盧至？誰非盧至？』將二盧至，著於佛前。一切諸人，各默然坐。

「化盧至者，神色怡悅，種種嚴飾，瓔珞其身，默然而坐。真實盧至，顏色憔悴，著垢膩衣，塵土全身，極生憂苦，而作是言：『世尊大慈，救濟一切，願救濟我！』」

「爾時帝釋，見其愁悴而自微笑。波斯匿王從坐而起，合掌問佛言：『於此事中，佛能證知。一切眾生為煩惱所闇，唯佛世尊執於慧炬，導諸眾生解脫之路，如大醫王，亦如導者；能施一切眾生無畏，亦施一切眾生善根之財，摧滅結使，故名大仙。善哉！世尊！願以智火燒我煩惱疑網稠林。唯願世尊斷我等疑：今此二人，誰是誰非？』」

「爾時世尊，舉相好臂莊嚴之手，語帝釋言：『汝作何事？』」

「帝釋即滅盧至身相，還復本形種種光明，以如意珠、瓔珞其身，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常為慳所伏， 不肯自衣食，
 以五錢酒[麩-夫+少]， 著鹽而飲之；
 飲已即大醉， 戲笑而歌舞，
 輕罵我諸天。 以是因緣故，
 我故苦惱之。』」

「佛語帝釋：『一切眾生皆有過罪，宜應放捨。』」

「爾時，盧至語帝釋言：『我辛苦所集一切錢財，汝不用我財物餽耶？』」

「帝釋言：『我不損汝一毫財物。』」

「佛語盧至：『還歸汝家，看其財物。』」

「盧至言：『我所有財物皆已用盡，用還家為？』」

「帝釋言：『我實不損汝財毫釐之許。』」

「盧至言：『我不信汝，正信佛語。』以信佛語故，即得須陀洹果。」

時，天龍八部及以四眾，見聞是已，得四道果，種三業因緣。諸天四眾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盧至長者因緣經

佛說佛大僧大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佛在王舍國。國有富者，其名曰厲，金銀眾寶、田地舍宅、牛馬奴婢不可稱數。厲年西耄，絕無繼嗣。其國常法，人無子者，死後財物皆沒入官。厲禱日月、諸天、鬼、神，并九子母、山樹諸神，皆從請子，不能致之。厲自念曰：「人有緩急，輒往自歸山樹之神，靡所不至——財寶消索，產業不修，疾病相仍，災禍首尾，奴婢死亡，六畜不孳——俱為妖孽。鬼神導師迷惑舞使，亂君內居，云當有福，而禍重至，由盲吞毒謂之良藥，庶有瘳損，毒著喪身。吾今殺生祠祀鬼神，當入地獄而望天祚，豈不惑哉？世有佛道，高操之聖，有得仙者，名曰應真人。真人清淨，如瑠璃珠，精進存想，乃覩之耳，奉斯道者，唯守靖漠，無欲無求，以斯為樂，現世得安，終生天上。」

厲自念曰：「置吾常供養，奉佛三寶。」奉佛一載，婦遇生男，厲曰：「奉佛獲願，字曰佛大，佛諸弟子，謚比丘僧。」試復事之，事未滿歲，復生賢男，字曰僧大。厲訓二子，示以聖道。僧大稟性仁愛人物，孝心難攀，誦佛法戒，親近沙門，清淨知足，親覩其志，愛之有特。

親被疾著床，即呼長子，涕泣誡之：「夫生有死，萬物無常，持戒者安，犯戒者危，其持佛戒，終始無患。僧大尚小，

仁孝清白……」厲已累爾，辭句適竟，奄忽歿故。

弟去所天，孤無歸告，數啟其兄：「欲作沙門。」其國之法，兒欲求婦，便佯詐云：「欲作沙門。」親懼其然，立為娉妻。佛大以弟等彼偽類，即為尋索國最賢家女，字快見，光華煒煒，端正少雙，長短肥瘦適得其中，貞潔慈孝，猶星中月，國女賢婦靡不歎悅。

婦歸昇堂，兄會賓客，九族欣然無不和樂。兄於眾賓，調其弟曰：「當今之日，可作沙門乎？」僧大答曰：「大兄！放吾使作沙門，實我宿願。」寤兄者，天審欲作之，戲之曰：「可從爾志願。」

弟心歡喜，為兄作禮，即日入山。見一沙門，年少端正，獨處樹下，前趣叉手，稽首為禮，却住問曰：「賢者何緣，行作沙門？」其人已得應真之道，豫知去來無數劫事，謂僧大曰：「佛經說言：『人好姪洸，如火燒身，如持炬火逆風而行。其焰稍却，不置炬者，火燒其手，猶烏銜肉，鷹鷂追爭，烏不置肉，災及軀命。』姪洸如斯，無不危殆，吾以是故，作沙門耳。蜜塗利刀，小兒貪甜，以舌舐之，有截舌之患。姪洸之人，苟快愚心，不惟其後有燒身之害。譬如餓狗得路枯骨，齧[齒*齊]齧齧，傷口缺齒，適自傷毀，何益於己？姪洸如此，百千億劫無絲髮之福，而有三塗之罪。吾念是故，作沙門耳。譬如樹木華果茂盛，行人貪之，杖石撾撾，須臾之間，華損果落，枝葉殘傷。樹以華果，自招凋喪；蛾貪火色，投入于燈，體見燒煮，將何剋獲？為姪惑者不別善惡，遠賢親愚，日就流冥，亡國滅眾，死入地獄，惡著罪成，悔將何逮？佛見之諦，開示聖道。吾望佛恩，得覩經戒，心守清白，獨而無患，顧視流俗，乃知誤耳。吾以是故，作沙門也。」

僧大聞之，頓首足下長跪而白：「佛真上聖、諸天之尊！

經以滅癡，入我心中。願去世濁，履清淨道，奉沙門戒，以為榮福。」師即喻之沙門重戒。侍師數月，即啟師云：「何意欲入山間，寂定禪息，求道應真，爾乃滅患。」

師曰：「獨居山中，大難處也。處山澤者，當學星宿明知候時，常當儲侍水、火、[麩-夫+少]蜜。所以然者，盜賊之求水、火、[麩-夫+少]蜜夜半向晨，問當解之，給賊所欲，違其意者，賊輒殺人。」

僧大曰：「諾！敬奉慈教，具學所命。」却乃入山。

其兄念曰：「弟作沙門，終不畜妻。」妻快見者，端正無雙，兄心悅之，起從快見，持琴自隨，作姿彈之，歌姪洸之曲：「煌煌鬱金，生于野田，過時不採，宛見棄捐。曼爾豐熾，華色惟新，與我同歡，固斯厚親，年一西宿，孰復爾珍？」

快見即覺兄欲為亂，便以歌曲答佛大曰：「巍巍我師，天人之尊，門徒清潔，謚曰沙門。歎真為聖，姪為畜倫。我受嚴戒，不事二君，終不姪生，寧就寸分。」

佛大作情悲之曲、委靡之辭：「宿心加爾，故因良媒，問名詣師，占相良時；慘慘惕惕，懼爾不來，既覩光顏，我心怡怡；今不合歡，豈徒費哉！斯誓為定，淑女何疑？」

快見惶[怡-台+勺]，歌答之曰：「佛設禮儀，尊卑有敘，叔妻即子，婿伯即父。我親奉戒，日有隆舉，真與聖齊，姪正蟲鼠。噫乎伯子！焉為斯語。」

兄心迷惑，貪好快見，其意又甚，不可轉移。快見又歌：「夫人處世，當遠二事：不孝姪亂。行違佛戒，天及賢者，箋其自異。」

佛大歌曰：「爾之容色，懌懌灼然，普天美女，豈有爾顏，我心相悅，故踰大山。」

快見自念：「斯子欲我，悖狂之亂，沮致大難。請說身中

惡露不淨，爾乃却耳。」快見重曰：「仁貪我軀，軀有何好？頭有九骨，合為髑髏，中但有腦，面有七孔，皆出洩唾；以皮裹骨，貪頭頸者，皮肉相裹，身有毛髮，爪齒皮肌，血腦骨肉；腹中有心，脾腎腸胃，肪肺屎尿，膿血寒熱；足與脛連，脛與髀連，髀與尻連，尻與腰連，腰與脊連，脊與脇連，脇與頸連，頸與髑髏連，臂與肘連，肘與肩連。我如畫瓶，中盈屎尿，身中不淨，可惡如此，何可貪乎！凡人所喜，有說其惡，心即賤之。」

佛大自念：「女念其婿，何肯聽我？我殺弟者，爾乃隨耳。」佛大瞋恚，即行募求數為賊者。見輕薄人在于酒家，前與語曰：「寧知我家所畜六藉奴子，逃作沙門，今在山中。」

賊曰：「識之。」

佛大即出金銀與之，令殺奴子：「疾取其頭及身上衣、所持法杖、足下履屣，皆以相還，吾復重賜卿等金銀。」

賊大喜曰：「從吾取足。」即去入山。到其弟所呼曰：「沙門！汝疾出來。」

其弟出曰：「諸君何求？吾有水、火，[麩-夫+少]蜜可食。」

夜時已半，賊曰：「不求水、火、[麩-夫+少]蜜，不問卿時也，欲得汝頭持去之耳。」

其弟聞之即大惶怖，涕泣而曰：「吾非長者諸侯子也！捨俗為道，與世無爭，學道日淺，未獲溝港、頻來、不還、應真六通，殺吾何益？」

賊曰：「來為汝首故，空復云云，求哀何益？」

其弟自念：「此賊獨聞我富家，謂我持寶來在此也。」語其賊曰：「欲得寶者，吾兄在家，字曰佛大，吾與書令惠卿寶，在所欲得，從卿志願。」

賊曰：「子兄令我來殺子。」

其弟曰：「即吾今死矣，由斯婦也。師前誡我：人與姪居，如持炬火逆風而行，捨之不早，火將燒手；如蜜塗刀，如鷹追鳥、狗得枯骨、樹之華菓。色為身害，深如師誡。」

涕泣從賊：「乞一歲活，令吾得道。吾常在此，相殺不晚。」

賊曰：「今欲得子頭去，何云一歲？山居道人多得道者，恐子輕舉行神足去。勿復多云，俘取頭去。」

其弟重曰：「願莫即殺，先斷我一髀置吾前也。」其賊因前，先斷一髀，置於其前。弟遭此痛，痛不可言，天來下至道人所曰：「慎莫恐怖，牢持汝心。汝前世時入畜生中，人所屠割稱賣汝肉，非一世矣。地獄餓鬼，汝皆更之，苦痛以來，非適今也。」

僧大語天：「一哀語我師，令知——吾因師示吾道——死生何在？」

天即為行語其師曰：「卿賢弟子，人欲殺之，涕泣求哀，欲得見師。」

師飛行到弟子所，為說經曰：「天地須彌尚有滅壞，海有消竭，七日有壞。天下有風，其名惟嵐，惟嵐一起，山山相搏，斯風有滅，況汝小軀，何等比數？但當念佛。佛常言無常，盛必有衰，合會有離，榮位難保，身亦如之。」僧大使得溝港道；復斷一髀，重念師戒，復得頻來道；賊斷左手，復念師戒，得不還道；賊斷右手，復念師戒，得應真道；便不畏三惡道也，生死自在，無所復畏。

僧大曰：「取樹皮來。」即為剝樹皮與之。僧大取枝以為筆，自刺身血，書樹皮曰：「大兄！起居隨時安善？二親在時，以吾累兄。兄不承之，違廢親教，以女色故，骨肉相殘。違親慈教，為不孝也；殘殺人命，為不仁也。殺一畜生其罪不小，況殺應真？吾不中止，兄自招之。念吾有形，可得相殺；善逝寂

寔，徒復相害。長別，努力，願崇真道。」曳頸長二尺，語其賊曰：「子斷吾頭，由泥頭也，勿有恐意。吾恐汝等墮地獄中。」

賊前斷頭，取身上衣被、杖、屣及鉢，持至兄所，衣、杖、屣、鉢皆持與兄，兄以金銀重謝其賊。兄取弟頭，為作假形，以頭著上，以衣衣之，杖、鉢及屣皆著其傍，謂快見曰：「汝婿來歸，可問訊之。」

快見大喜，走至其所，見閉目坐，以為思道，妻不敢呼。具作美食，須念道：「覺當飯之。」日中不覺，妻因前曰：「日今已中，恐過時也。」怪其不應，牽衣起之，頭便墮地，身皆分散，各在一面。妻即大怖，擗踊呼曰：「子竟坐，吾見殘賊乎！」哀憤呼天，摧裂肝心，崩血出口，奄忽而死。戒行清白，難污如空，樹心聖範，難動如地，貞淨行高，難揆如天。其未終時，諸天咨嗟，豫安所生，迎其魂靈，處忉利天。忍須臾之姪，獲天上難盡之榮。

兄入神室視婦胡為，兄見弟頭、身分散狼藉，其婦吐血死在一面。兄見弟妻尸死如此，呼曰：「咄咄！吾為逆天，所作酷裂，乃致於此。」兄即至賊所問其意：「吾弟臨沒將有遺言乎？」賊曰：「有書。」以書見之。書辭懇惻，讀書訖竟，五內噎塞，涕泣交橫：「吾違尊親臨亡慈教，骨肉相殘，又殺應真，感激而死，死入地獄。」

王及臣民聞其事變，麾涕泣哽噎，歎述清德，殯葬其弟；四輩立塔，天龍鬼神側塞空中，散華燒香，無不傷心。其妻快見，國人葬之，舉哀動國，諸天下讚，精進得道，五戒不虧，貞生天上。違佛法教，不孝、殘聖，死入地獄，燒煮苦毒，其歲難數。

佛便告諸弟子，自斯之後，重相勸勵，尚於無欲。

佛說經竟，諸弟子歡喜，作禮而去。

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蓋阿耨達龍王者(晉名無焚)，佛在世時受別菩薩也，有神猛之德，據于崑崙之墟。斯龍所居宮館寶殿，五河之源則典覽焉，有八味水池，華殖七色，服此水者即識宿命。於時龍王請佛世尊及五百上首弟子，進饒畢訖坐蓮華上，追講本起所造罪福，皆由纖微轉受報應，彌劫歷紀莫能自濟，僥值正覺乃得度世。各自撰歌而達頌曰：

大迦葉品第一(十九偈)

佛人中上為法御，	斷除結獄遊舍衛，
諸根為寂德巍巍，	如來自告其比丘：
「有諸鬼神所娛樂，	種種眾華無央數，
四瀆涌出向四方，	彼諸流河歸江海。
私頭那提伯師子，	人不能至神足到，
飛行疾矣乃越耳，	疾共詣彼淵流池。」
比丘曰：「善唯從命。」	大通安住上弟子，
聞尊教勅乘神足，	譬如鴈王導眾鴈，
行詣進遊于江河，	悅觀輩類相娛樂，
佛天中天亦如是，	與弟子俱而飛騰。
佛至告諸弟子曰：	「寧識前世所更歷，
為我各說誰行步，	而獲其福不可量。」
彼迦葉仁佛弟子，	譬如師子歷深山，
設有所歷無敢當，	則說前世所作行。

「採取于野燕麥耳，少所施與辟支佛，
解脫心樂無有漏，奉于空行意寂寞。
彼時心念有此願，尋即思惟於上法，
與如是人俱合會，於此終生鬱單曰。
用彼因緣福所致，更歷千反鬱單曰，
然後生于勝命天，於中最特無有雙。
吾用彼福所造德，亦復千反生忉利，
著種種華香寶瓔，身微妙好而自在。
既於天上壽終已，便復則生鬱單曰，
用彼前世願所致，以作是福因緣故。
生于富家梵志種，財產眾業無央數，
在五樂中而不貪，其於是佛無等倫。
大哀所可講說法，諸力一心定眾根，
七覺之意八道行，以為獲致於此法。
便盡諸漏手執燈，與此眾等最後俱，
合會行正直離邪，佛者如來所說善。
奉禁戒人所志得，如其意念所欲求，
最後我身以具滿，為盡生死拔根株。
我皆絕除諸愛結，則為是佛法王子，
第一止足常思道，心空清淨無所著，
其志堅固無能轉，譬如大山不可動。」
如是迦葉尊，在諸比丘僧，
阿耨達大池，自說本福緣。

舍利弗品第二(十偈)

「吾為仙閑居，於彼見沙門，

辟支佛之尊，	身著絳衣被。
覩之心歡喜，	為之浣衣服，
復為縫袈裟，	數數為作禮。
彼則愍念我，	便飛虛空中，
上下出水火，	須臾忽不見。
我即時叉手，	自心作是願：
『令我得如是，	聰明大智慧。
莫令生豪家，	亦勿生賤種，
常生于中家，	志多作沙門。』
用是功德故，	吾以五百世，
常獲致人身，	世世作沙門。
於是最後世，	復還得人種，
以值見正覺，	導師無有上。
則辦為沙門，	於釋師子所，
成就阿羅漢，	清涼而滅度。
今世尊目前，	於比丘僧眾，
論我智慧上，	轉于正法輪。」
舍利弗智慧，	於比丘眾前，
阿耨達大池，	自說本宿行。

摩訶目犍連品第三(十五偈)

「吾為仙閑居，	處于林樹間，
於彼有人來，	求我作沙門。
吾除其鬚髮，	為浣其衣服，
縫之而染之，	心中自歡喜。
彼退在一面，	而結跏趺坐，

則得辟支佛，
我時即興願：
使吾得如是，
用是福德故，
天上及人中，
於時最後世，
如值見正覺，
以為作沙門，
則成阿羅漢，
所作善甚少，
我復作不善，
東出羅閱祇，
出舍外遊戲，
即見其父母，
見之即撻我，
但以正命耳，
墮于黑繩獄，
其彼餘殃故，
諸外異道學，
吾當以是疾，
彼所作餘殃，
是故當悅心，
用歡悅心故，
如是拘律尊，
阿耨達大池，

便飛于虛空。
『令身得神足，
大力大神足。』
在在所生處，
照耀所造福。
以逮得人身，
導師無有上。
於釋師子所，
清涼而滅度。
得安隱無量，
今說且聽之。
生為尊者子，
人家求飲食。
二人共相娛，
罵詈而逐我。
其身不施行，
受苦不可計。
於是最後世，
撻碎身如葦。
壽終而滅度，
爾乃滅盡耳。
至孝事父母，
人得勝天上。」
在于比丘眾，
自說本因緣。

輪提陀品第四(淨除十七偈)

「我昔往詣寺，	見地不淨處，
即取其掃帚，	便掃彼寺舍。
竟覩寺清淨，	心中甚忻踊，
令我無垢塵，	如此寺舍淨。
用是功德故，	在在所生處，
面色和悅姝，	端正難可比。
其餘之福祚，	於是最後世，
父母則名吾，	號曰為淨除。
我於親族中，	生時亦清淨，
一切所愛敬，	見者無厭極。
值得見正覺，	導師而無上，
已成阿羅漢，	清涼而滅度。
我之所志願，	使吾無垢塵，
今無垢羅漢，	無漏所作辦。
假令掃除是，	普天下使淨，
不如為離欲，	除掃所經行。
假掃除天下，	道人經行處，
不如四方僧，	掃除一步地。
設復掃除是，	滿天下精舍，
不如於佛寺，	掃除一步地。
我身所造福，	以是知差特，
當掃除佛寺，	其心懷欣踊。
以此曉知之，	等覺道德高，
當供事佛寺，	獲其祚甚大。
唯君吾識念，	昔曾所作善，

以致彼果實，	可意安隱樂。
是故為佛寺，	好淨心供事，
唯仁此第一，	福田無有上。
於是能供事，	得安而無量，
皆為破壞除，	一切婬怒癡。
不輕空心悅，	得福薄少乎，
向如來正覺，	及諸佛弟子。」
如是輪提陀，	在諸比丘前，
阿耨達大池，	自說本所因。

須蔓品第五(善念十四偈)

「昔者出遊觀，	時與親友俱，
頭上戴傅飾，	耳著須蔓花。
惟衛神通佛，	於彼立大寺，
遙見眾庶人，	共住而奉事。
親友俱發家，	各共齋好華，
悉以清淨心，	供散彼佛寺。
我時見廣施，	亦復初發意，
便取林中華，	以用上佛寺。
所生不墮餘，	昇天下為人，
因是德本故，	所作善照見。
後值等正覺，	無上之導師，
果證阿羅漢，	清涼得滅度。
唯施一華耳，	更得百千歲，
天上自娛樂，	餘福得泥洹。
假令我素知，	佛功德無量，

便即起塔寺，	其福無有極，
未必心歡喜，	其福猶為少。
如來等正覺，	及諸佛弟子，
唯我憶念此，	身所作功德，
今已得實報，	可意快安隱。
緣是所作行，	終始斷不生，
無漏無所著，	清涼得滅度。
五道為已盡，	不復更胞胎，
是為最後世，	然則不復起。
解脫生死本，	已度所有海，
今我以是緣，	得號曰須蔓。」
時長者須蔓，	會在眾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輪論品第六(明聽十一偈)

「惟衛佛世時，	槃頭摩國土，
本為四方僧，	興立一房室。
加以床臥具，	皆用持布施，
既與心歡喜，	應時發是願：
『我見等正覺，	令得作沙門，
逮無上無為，	清涼正滅度。』
是因功德本，	九十一劫安，
既得自然見，	在天上世間。
其餘功德福，	於今最後世，
生[敖/力]長者家，	憍貴無兄弟。
生為父所敬，	即聞垂言教，

吾以子施與，	寶藏億種種。
足底生異毛，	自然長四寸，
身體柔軟好，	穩安得無害。
過去九十劫，	其餘復如一，
我身不識念，	舉足蹈地時。
於今最後世，	已還得人身，
成就無所著，	清涼為滅度。
佛普見說我，	精進尊第一，
解脫盡無漏，	已得不動句。」
如是拘梨種，	在眾僧中央，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功德。

凡耆品第七(取善八偈)

「我不了福德，	本亦不識義，
見惟衛佛寺，	供養而奉侍。
金寺紫磨色，	幡繖以香華，
見供養塔寺，	而得生善處。
常在天人間，	所作得照見，
過九十一劫，	未曾歸惡道。
作少功德已，	獲安甚眾多，
已得無所著，	滅度清且涼。
假使我本知，	佛功德如是，
常當供塔寺，	所得福踰此。
是故用知明，	正覺德弘泰，
當供養塔寺，	其福無終極。
佛普見說我，	經樂為第一，

多聞若干種， 辯才德至真。」
時長者凡耆， 曾在眾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賓頭盧品第八(乞閉門十一偈)

「我本經父母， 生為子中尊，
謹敬事其父， 亦孝養於母。
二親及妹弟， 奴客僮僕使，
吾為父母說， 飲食以時節。
時起貪嫉意， 不當食父母，
瞋恚謗於語， 能得飯食財。
緣是所作罪， 墮大山地獄，
燒炙黑繩中， 更苦不可計。
從地獄中出， 世世所生處，
常患大餓渴， 勤苦而飢死。
於今最後世， 已還得人身，
值見等正覺， 導師無有上。
於釋師子所， 已得作寂志，
成為無著道， 清涼而滅度。
唯仁我於是， 神足能飛行，
還入坎窟中， 爾乃得食耳。
是故當歡喜， 供事於父母，
一心稽首禮， 保祚無有量。
唯仁我識念， 削所作惡行，
皆受所種實， 罪福不可離。」
賓頭盧閉門， 時會在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貨竭品第九(善來二十一偈)

「曾為尊者子，	在般頭摩國，
族姓多財寶，	眷屬所圍繞。
周匝在王邊，	快樂無有極，
端正見者喜，	顏色難為比。
時我嚴駕出，	諸眾導前後，
欲行遍遊觀，	并從眾嫫女。
於彼遊觀時，	見相寂沙門，
奉行安定儀，	身服赤絳衣。
時我見沙門，	興發起惡意，
憎惡其形像，	瞋恚不歡喜。
為何下鬚髮，	顏姿黑醜陋，
癰疽疥身體，	羸疲身意俱？
用是所造罪，	口說惡語故，
於彼壽終後，	便墮地獄中。
從獄得脫出，	容色黑醜惡，
癰疽疥身體，	羸疲身意俱。
捉瓦器乞匄，	著棄死人衣，
衣弊服羸穢，	所住無安處。
所欲往至詣，	乞欲係餬口，
執杖見驅叱，	為人所嫉辱。
如是五百世，	在在所生處，
窮困常飢餒，	勤苦而餓死。
時見等正覺，	比丘僧圍繞，

與大眾會俱，	講說甘露句。
適見大眾會，	即疾奔走趣，
意欲於彼中，	希望飲食具。
到見大眾會，	皆坐欲聽法，
不獲副本願，	未有餽施者。
時彼大慈哀，	如來告之言：
『仁者善來此，	便來坐此座。』
我應時喜踊，	則一心叉手，
稽首世尊足，	却在一面坐。
於是尊大哀，	瞿曇極慈悲，
次第分別說，	為我講四諦。
能仁除鬚髮，	因是見道跡，
佛令作寂志，	於彼得神通。
用是故號字，	名曰為茶竭，
緣此佛說我，	正受為第一。
佛勇猛大尊，	世雄為最勝，
神通無極哀，	度脫我眾苦。」
善來尊如是，	在於眾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難陀品第十(欣樂十二偈)

「王舍國城東，	曾為富尊者，
時世穀飢貴，	有道士遊彼。
時我坐獨食，	有好道士來，
壞破緣一覺，	自在得無漏。
興起貪嫉意，	其心志于惡，

今此比丘來，	焉得同太歲。
於是念飲食，	雜糲以馬通，
道人食之已，	應時即命過。
我身壽終已，	墮地獄甚久，
合會及叫喚，	世世見脯煮。
從地獄得出，	便還得人身，
身常多疾病，	懊惱而命盡。
如是五百世，	在在所生處，
抱病常窮厄，	懊惱乃命過。
於是最後世，	已得生人中，
還見等正覺，	導師無有上。
出家為沙門，	受釋師子法，
已得羅漢道，	清涼取滅度。
吾於是仁者，	神足無有漏，
身體多疾病，	所在不安隱。
於是悉識念，	我本所作行，
皆獲其果實，	罪福不可離。」
如是難陀尊，	在比丘眾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夜耶品第十一(名聞二十六偈)

「昔有一道人，	入聚落乞食，
見死亡女人，	青腫甚臭惡。
結跏趺而坐，	觀視無常變，
省察敗不淨，	一志學定心。
便於彼坐上，	有微細音響，

聞聲用恐怖，
見死腹潰壞，
眾孔自流出，
腸胃五臟見，
若干無數蟲，
察于外死身，
彼爾我如是，
自從三昧起，
亦不出分衛，
設我入聚落，
雖見端正色，
瞻彼諸形色，
察眾壞敗本，
我思行如是，
奉遵四梵行，
於彼壽終後，
於梵壽命盡，
為勢貴長者，
為眾所見敬，
晝日常修行，
見女人眾多，
枕鼓臥眠者，
伎樂器散地，
於彼退思念，
想識不淨處，
適觀觀此已，
我時逼迫是，
則從一心起。
惡露而不淨，
臭處難可當。
心肝皆散絕，
觀已還靜心。
內省自己軀，
計本皆虛無。
修行不懈怠，
亦不思飲食。
而行求飲食，
當作惡露觀。
如死人無異，
一切無所樂。
而得離愛欲，
深惟不輕戲。
便得昇梵天，
下生波羅奈。
生其家作子，
正受度無極。
於夜不睡眠，
等觀如腐積。
執箜篌伎人，
夢想為寢語。
宿本功德行，
前世所更歷。
志求無欲意，
仁者我捨去。

即從床上起，
諸天愍念我，
時出于國城，
遙視見彼岸，
又見大寂志，
告之我窮厄，
世尊深軟音，
『童子來莫懼，
心捨眾苦惱，
往詣大哀所，
絕妙無等倫，
倒解識其義，
於彼見道諦，
瞿曇大慈哀，
應時一夜中，
一切諸漏盡，
是我前世時，
是我最後世，
如是賢夜邪，
於阿耨達池，

下殿避之逝，
其門自然開。
往詣流水側，
見沙門寂根。
舉聲而大叫，
神通我捨欲。
用我辛苦言：
於此無窮厄，
轉度於彼岸。』
世尊無比人，
譬如飢渴者，
即解識其義。
從佛求捨家，
聽我作沙門。
天時將向曉，
清涼得滅度。
所更作善行，
逮得甘露跡。」
尊者子神通，
自說本所作。

尸利羅品第十二(二十偈)

「昔波羅奈城，
機惟王起塔，
爾時王所作，
我時為佛尊，

迦葉佛泥洹，
七寶造甚大。
有最大太子，
第一建剎柱。

以是功德故，
在天上人間，
在在所生處，
財數不可計，
我於五百世，
給贍眾庶人，
緣一覺之行，
清淨歡喜心，
由是功德故，
生勢貴釋種，
『家中寧有寶，
我當以施與，
我與無厭憊，
孚善見答報，
家中聞吾言，
馳散赴八方，
母以恩愛故，
『為天人鬼神，
我時即啟曰：
追識宿命施，
時母聞其言，
然許勸助之，
家中眷屬多，
為眾所敬愛，
我爾時適生，
緣是諸寂志，
於彼便布施，

世所生處，
其福自然見。
於國甚殷富，
常喜大布施。
惠施無所惜，
寂志及梵志。
離愛欲無漏，
供養五百眾。
在此最後世，
應時口說言：
錢財及於物，
救足諸貧窮。
救濟眾下劣，
豈能有所惠？』
愁憂用惶懼，
乳母悉避去。
便即告我言：
何以言大疾？』
『我是人非鬼，
好欲見惠人。』
踊躍無所畏，
恣意所布施。
母勅供養我，
見者莫不喜。
其家即興熾，
名我尸利羅。
給足諸貧陋，

得值等正覺，	便捨家為道。
初生家興熾，	墮地能語言，
是故號尸利，	其名自然流。
生家無所貪，	亦不用恐懼，
緣信出家學，	神通一切具。
為國主所欽，	大臣眾人民，
多獲衣食供，	床臥諸所安。」
如是尸利羅，	在比丘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薄拘盧品第十三(賈姓十二偈)

「我昔曾賣藥，	於槃曇摩國，
在惟衛佛世，	敬諸比丘僧。
時有病瘦者，	行藥療其疾，
供給諸根藥，	以惠諸比丘。
一歲諸眾僧，	令無所乏少，
時施諸沙門，	與一呵梨勒。
於九十一劫，	未曾歸惡道，
在天上人間，	其福自然見。
所作德少耳，	受福不可量，
施一呵梨勒，	長久生善處。
其餘所有福，	今還得人身，
值見平等覺，	導師無有一。
未曾自識念，	郡縣受施處，
唯仁我二夜，	證通三達智。
常衣麤惡服，	五納之震越，

棄家行學道，	願樂在閑居。
其年百六十，	於此無垢濁，
未曾有疾病，	所生處常安。
佛普見說法，	少欲無睡眠，
觀布施藥者，	其福廣如是。
今我悉識念，	本殖少功德，
悉獲其果實，	可意而安隱。」
時賢薄拘盧，	在眾比丘僧，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摩訶[西*且]品第十四(大長十二偈)

「昔作韋皮師，	本生亦安隱，
時國大穀貴，	柔皮以為韋。
時得好殷皮，	煮熟令大美，
時有沙門來，	乞匄欲求食。
見之即歡喜，	則分用布施，
其寂志食已，	尋飛在虛空。
見道人踊躍，	應時叉手向，
恭敬普所在，	所遊輒追隨。
欣喜廣大心，	便自發願言：
『令我逮如是，	常與尊者俱。
如此道人法，	所逮得法身，
令我身如是，	疾成正願義。』
所施無形色，	其氣亦穢惡，
無香亦無味，	我所施如是。
所作德少耳，	獲福安無極，

在天上人間，	其福自然見。
於是最後世，	還得于人身，
值見等正覺，	道師無有上。
我本所求願，	見世尊上人，
於是悉如意，	清涼得滅度。
於是悉識知，	本所作功德，
悉獲其果實，	可意歡喜受。」
如是彼大尊，	名[西*且]羅大通，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優為迦葉品第十五(八偈)

「導師有二人，	同類悉兄弟，
見迦葉佛塔，	塘揆崩壞落。
合集眾賈人，	更補治起塔，
時兄弟二人，	俱扶豎剎柱。
緣是功德本，	生天上甚久，
來還生人間，	在於勢族種。
未見等正覺，	捨家學異道，
在泥蓮水邊，	久習編髮志。
世尊無等倫，	愍念哀我等，
在於恒水側，	感動見變化。
我等見變化，	從佛求下髮，
大尊念愍傷，	聽我等出家。
供養佛塔寺，	前稽首作禮，
用是眾庶等，	清涼而滅度。」
優為迦葉尊，	及江河迦葉，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迦耶品第十六(捉取十五偈)

「昔為賣香者，	既獲香賣之，
有一童女人，	來到香肆上。
容貌端正好，	見彼趣我所，
適捉與調戲，	欲意察著之。
身亦不犯觸，	亦不與合會，
唯但執其臂，	為嬈他女人。
用是過惡故，	壽終墮地獄，
來還得人身，	右臂自然枯。
如是五百世，	所生處皆然，
右臂常枯槁，	苦痛甚不便。
仁者識念是，	作罪薄少耳，
獲殃甚眾多，	善惡不可離。
值見等正覺，	捨家為沙門，
已得阿羅漢，	清涼入滅度。
仁者吾於是，	有神足自在，
於今一右臂，	不如左臂便。
假使有男子，	喜犯他人者，
壽終墮地獄，	苦痛甚酷毒。
不當外犯色，	如捐棄盛火，
智者覺了人，	已每知止足，
設見他婦女，	當作不淨觀。
我更泥犁中，	受苦不可計，
我犯是罪時，	自謂不足言，

悉獲是果實，	罪福不可離。
值見等正覺，	導師無有上，
已得無所著，	清涼得滅度。
是為最後生，	逮得甘露句，
已解一切苦，	清涼得滅度。」
迦耶尊如是，	在比丘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樹提衢品第十七(三十偈)

「惟衛佛世尊，	槃頭摩國城，
時有富長者，	名阿能乾那。
時佛之眷屬，	六十二百千，
請惟衛佛尊，	及眾供三月。
我主槃頭摩，	我供人中尊，
飯食日珍異，	供養佛弟子。
飯食佛如是，	在槃頭摩國，
彼時最後施，	槃頭王欲興。
供養好飯食，	衣被及床臥，
作微妙祠壇，	是王之所起。
奉上諸所安，	床座眾百千，
於一一比丘，	惠施令可意。
彼國王最後，	所供養如是，
奉事無極雄，	神通尊導師。
我時見彼供，	床臥諸所安，
衣被飲食施，	床座悉具足。
時諸天中尊，	帝釋來詣我，

彼天帝謂我：『我當為汝伴。』
即時化祠壇，可意嚴如天，
施設天上座，供以天飲食。
彼時佛世尊，惟衛無等人，
請供滿一月，尊人及弟子。
我以天飲食，供養於導師，
奉以天衣被，大人并弟子。
用是功德故，受恩不可量，
從九十一劫，未曾歸惡道。
所作福照見，天上及世間，
我奉侍大聖，惟衛無極尊。
於今最後世，生羅閱祇城，
蒞沙王之宮，富家無量寶。
為蒞沙國王，一切所愛敬，
眾人見供奉，諸臣及人民。
我在天伎樂，於是世自恣，
生世得人身，天伎樂自娛。
於是佛大智，導師無有上，
來詣羅閱祇，導師加愍傷。
我聞大智慧，佛詣王舍城，
心歡喜踊躍，往詣仁世尊。
遙見世光[火*僉]，光明出普照，
即從車乘下，步行往詣佛。
欣然我前行，稽首最勝足，
禮如來畢竟，却在—面坐。
我久思正雄，今乃見大人，
導師人中明，降伏魔羅網。

世尊無有上，	應時愍傷我，
解說四諦事，	如應為講本。
彼曰無極哀，	世尊說如是，
大通欲出家，	願得受大戒。
即時大智慧，	佛者無等倫，
說言比丘來，	具足成沙門。
以是無放逸，	堅精進定意，
遭遇甘露處，	無為興無動。
逮見等正覺，	導師無有上，
以成阿羅漢，	清涼而滅度。
唯仁我追念，	身本所作惡，
悉受是果實，	可意樂安隱。
廣行有周旋，	離生老病死，
脫於一切惱，	愁憂及啼哭。」
如是樹提尊，	在比丘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賴吒怱羅品第十八(二十六偈)

「有王修惟尼，	其王有一子，
名賴吒拔檀，	是王最小子。
迦葉佛吉祥，	興起大塔寺，
欲護父王意，	為作刹柱頭。
心歡喜踊躍，	建立承露槃，
願我作沙門，	等正覺共會。
用是功德故，	世世所生處，
於天上人間，	其德自然見。

是為最後生，
生於尊者家，
一切所愛敬，
是我親里家，
端正甚姝好，
在人中娛樂，
可意敬世尊，
我見心歡喜，
本功德所致，
慈哀愍傷我，
『諸佛之正教，
不得為沙門；
即時還歸家，
『父母願聽我，
父母聞我言，
子雖命時終，
我時不飲食，
志於清白法，
我時不飲食，
假令不聽我，
六日不飲食，
志於清白法，
時親厚知識，
『善哉聽之去，
假令能樂者，
命存可數見，
時父母知識，

在投樓吒國，
獨有一女耳。
如是狗獵王，
國土亦如是。
顏貌如敷踰，
一切欲自恣。
來詣投樓吒，
便求作沙門。
化變難比倫，
口便發是言：
父母不樂者，
族姓子自報。』
前白父母言：
出家為沙門。』
愁憂不可勝，
不欲相遠離。
一心無所樂，
欲求為沙門。
萎臥於空地，
便當死於是。
一心無所樂，
欲求為沙門。
往謂父母言：
用死人身為？
為沙門續在，
死者當奈何。』
共出悲好音，

設使作沙門，	來見我當聽。
時親厚知識，	便往謂之言：
『父母已聽汝，	明者為沙門。』
父母共結約：	『假使為沙門，
數來相見者，	子聽汝出家。』
彼聞善哉言，	自養有勢力，
往詣世尊所，	便前白佛言：
『唯然已聽我。』	便受佛尊教。
世尊下我髮，	令我作沙門。
施承露槃故，	受安甚眾多，
於天上世間，	功德自然見。
佛普見說我，	樂閑居第一，
已得阿羅漢，	清涼而滅度。
是故當歡喜，	悅心向大哀，
當供養塔寺，	得脫大恐懼。」
賴吒憙大尊，	閑居五納衣，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貨提品第十九(二十七偈)

「曾在王舍城，	為富大尊者，
有五百道士，	住我家一年。
五百諸長者，	一切皆往詣，
彼時諸道人，	各就一家食。
譬如我等故，	家中所炊食，
一一諸比丘，	供養亦如是。
聽年長道士，	彼分與長者，

無上尊道人，	其心念如是。
飯食五百人，	豆羹以灌上，
我所作供具，	飼比丘如是。
如是連二日，	布施彼比丘，
我時輒興意，	貪嫉惡心意：
『尚難飼我子，	婦女及姊妹，
兄弟諸親屬，	是飯食供養。
何況此比丘？	當供養三月；
供養五百人，	大減損我家。』
我欲令比丘，	作方便令死，
『假使命過者，	不損用我物。』
心自念惡已，	馬通糲飯中，
持用飯食之，	謂殺無所苦。
噉此飯食已，	得病甚困厄，
結刮其腸胃，	傷絕於五臟。
樂法得道人，	則為已命過，
諸天及鬼神，	俱共發聲言：
『是長者大惡，	傷害殺道人，
緣一覺之尊，	清涼無所漏。』
我聞知所語，	思念苦惱愁，
我等罪無量，	坐害善道人。
親屬聞是言，	悉共愁憂念，
皆會諸道人，	對悔過自首。
歸命諸道人，	悔過自首已，
請五百道人，	供養以飯食。
重悔過自首，	歸命眾道人，
供養飯食已，	心自發願言：

『令我與是等，諸尊者合會，
如是等得度，我心脫如是。
世世所生處，勿令在貧窮，
莫令我興起，貪嫉惡心意。』
害辟支佛已，犯是惡罪殃，
於彼壽終已，墮太山地獄。
苦痛無數千，懊惱不可言，
來還得人身，短命速疾過。
所在得勢富，眾人所供養，
腸胃每焦爛，然後乃命過。
棄捐家居去，沙門無所慕，
精進修佛教，斷除一切欲。
假令我捨身，向般泥洹時，
諸腸胃五臟，各各崩壞爛。
我所作過惡，惡意害比丘，
所作餘罪殃，最後當畢了。
我身所起惡，及所行善行，
悉還受果實，善惡俱前獲。」
舍衛城里生，荼提大神足，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禪承迦葉品第二十(十一偈)

「有諸比丘僧，終竟于七歲，
時國穀米貴，飢餓大恐懼。
我分得一人，摩竭妙道人，
緣一覺之尊，清涼無有漏。」

彼時我興發，	起意之為惡，
『我當持何用，	施飼是比丘？』
時停置飯食，	令生蟲臭惡，
往觀諸作使，	然後供養之。
以是所作罪，	壽終墮地獄，
合會燒炙之，	苦痛不可言。
從地獄得出，	世所生處，
作若干方便，	求飯食難得。
是為最後世，	來還生人間，
逮見等正覺，	無上之導師。
以信故出家，	除害諸漏盡，
已得無所著，	清涼而滅度。
仁者吾於是，	神足常自在，
求食設方便，	若干不能得。
遠行避道路，	疲勞不可言，
既乃得所饒，	飯食諸供具。」
承伽迦葉尊，	大通名所作，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朱利般特品第二十一(八偈)

「昔我先世時，	曾為養猪者，
在於江水傍，	繫[打-丁+絜]眾猪口。
欲濟至江半，	身獨由得渡，
猪不得喘息，	中流皆溺死。
爾時我治生，	亡遺無所依，
仙人來至彼，	從頂有慈哀。

便勸教化我，	剃除吾鬚髮，
解喻誨善律，	行無相三昧。
於彼壽終後，	便得生天上，
天壽復竟盡，	即還為道人。
逮見等正覺，	捨家為寂志，
所在意矇瞶，	受經尋輒忘。
我諷學一偈，	三月乃諳知，
習讀誦四句，	斷絕諸愛欲。」
世尊時問之，	朱利般特說，
從來善惡事，	於阿耨達池。

醍醐施品第二十二(二十七偈)

「迦葉佛滅度，	我為後弟子，
博聞知三世，	常祕惜經法。
不為比丘說，	不肯示與人，
儻餘乞本知，	便當與我等。
設有比丘來，	至我所問事，
吾則欺詐之，	不解意結恨。
眾道人悲還，	憂悲罵詈言：
『何嫉不說法？	仁者豈為往？』
臨欲壽終時，	心即自悔責，
未曾講論法，	是為大不善。
自知壽向盡，	餘過有七日，
聚會眾僧類，	應時為說法。
晝夜講諸要，	蠲除貪嫉妬，
說法未竟畢，	於彼便命過。

如我所分別，
受教思惟義，
所說法甚少，
用是得生天，
天上壽終下，
在迦維羅衛，
端正見者敬，
大財無極寶，
見諸族姓子，
我羨為寂志，
世尊無等人，
屢數率勵我，
吾便敬遵佛，
唯仁者我身，
於是惠與已，
然後作寂志，
七年為長久，
今日便布施，
用尊是往故，
唯仁我七日，
信故為沙門，
二十五歲中，
於是弊惡道，
奉行捐損業，
於彼甚慚愧，
毀辱于親屬，
作是為不可，
聞者極妙快，
展轉相勸化。
聚會人七日，
天伎以自娛。
來還受人身，
生釋國王家。
為眾所愛樂，
普以度無極。
來者皆棄家，
捐家愛欲財。
慈念愍哀我，
勸導令出家。
無上之喜教，
七年行布施。
終竟于七歲，
受勝智慧誨。
人命為甚短，
誰能保身命？
即時作寂志，
出家除鬚髮。
修行佛法身，
寂定心如水。
起念著家事，
亦不用甘露。
發求無極利，
悉當見仇憎。
亦不所僥恨，

已出志守寂，	豈復返懷居？
興家種姓意，	財利之所欲，
當能斷斯著，	終不捨離戒。
寧令我身沒，	其壽所憎惡，
我當捉大刀，	安用此命為？
便執利刀劍，	除割所因緣，
刈截垢濁已，	然後心解脫。
一心便解度，	稍數令人寂，
我於慈果實，	速值法光明。
我壽向終時，	講說尊妙法，
緣是所可行，	定意度無極。」
釋子大神足，	弱根薩波達，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阿那律品第二十三(無獵九偈)

「昔我曾不食，	彼世時施與，
遭遇見沙門，	大通和菰吒。
以故生釋種，	號曰阿那律，
功德自娛樂，	俳伎之所娛。
時見等正覺，	即喜慕世尊，
覩之心踊躍，	捨家為寂志。
宿世行精進，	方便常堅彊，
已脫三達智，	具足如佛教。
自識本宿命，	造行所更歷，
於忉利天上，	積七世在彼。
七返還人間，	人間轉勢尊，

富貴君子家，	金珠寶自然。
於是七彼七，	生死凡十四，
本悉識知之，	前世之所行。
如是所與果，	曾無慳嫉意，
世世所生處，	常求不生死。」
時尊阿那律，	處于眾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彌迦弗品第二十四(鹿子十四偈)

「昔我逐勇狗，	往詣藥肆上，
緣一覺之尊，	身體得不豫。
給之以醫藥，	瞻養至七日，
尊人過七日，	便飛昇虛空。
我時見告語，	家之僕童客，
眾祐已來臻，	如是出家學。
我聞僕所說，	辟支佛飛行，
其志踊躍喜，	一意叉手向。
緣是喜悅意，	布施醫藥故，
在天上人間，	功德自然見。
於今最後世，	復還得人身，
值見等正覺，	導師無有上。
於釋師子所，	出家為寂志，
已得無所著，	清涼而滅度。
於昔吾於是，	得供甚眾多，
衣被及飲食，	床臥所安具。
為其縫衣服，	從施醫藥故，

四方給諸藥，	所安無所乏。
天人往告語，	萍沙之國王，
卿當以醫藥，	施與彌迦弗。
仁國當興利，	眾藥大熾盛，
遣耆域醫王，	擎藥與鹿子。
四面醫藥來，	皆悉歸趣我，
彼時王萍沙，	施遣大神通。
於是來授我，	具足柔軟堂，
悉遍比丘僧，	千二百五十。」
其鹿子比丘，	六通大神足，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羅雲品第二十五(十偈)

「我昔曾為王，	典主摩竭國，
人民甚眾多，	決事以義理。
爾時有仙人，	飲他溝中水，
即來詣我所，	前語我如是：
『大王我為賊，	乏飲不與水，
便當謫罰我，	如拷盜竊者。』
我時即報言：	『仙人持法藥，
我恣聽仁者，	便去隨其欲。』
『大王我狐疑，	咎結不得除，
便當謫罰我，	今乃消殃罪。』
即勅著後園，	忘之至六日，
過六日已後，	亦不得飲食。
坐是因緣故，	未曾有惡意，

墮燒炙黑繩，	更歷六萬歲。
畢是有餘殃，	於今最後生，
處在母腹中，	六年乃得生。
未曾起亂意，	身口不犯罪，
乃值得果實，	罪福不可離。」
如是羅雲尊，	在於比丘僧，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難提品第二十六(十四偈)

「昔惟衛佛世，	我施煖浴室，
一洗比丘僧，	便自發願言：
『令我與是等，	尊眾共集會，
世世得清涼，	離欲無垢塵。
端正常徐好，	清淨若妙花。』
於彼壽終後，	便得生天上。
在天上人間，	顏色好端正，
世世所生處，	所住大勢尊。
於彼壽終後，	來還生人間，
諸天及人民，	見我無厭足。
見辟支佛塔，	繕治泥整頓，
聖飾令鮮白，	於上懸幡蓋。
我時自發願，	欲求得相好，
金體紫磨色，	端嚴無有比。
因是所作福，	生波羅[木*奈]國，
於脂惟尼生，	作子無患害。
見迦葉佛塔，	其心為歡喜，

輒詣其寺中，	豎立承露槃。
用是施塔故，	及治聖飾塔，
興建剎柱槃，	受福不可量。
從彼有餘福，	於是最後世，
生釋氏王家，	便為佛之弟。
我身自然有，	大人之相好，
莊嚴成羅羣，	平等布三十。
佛普見說我，	端正最第一，
已除盡諸漏，	逮得甘露句。」
難提父母子，	於比丘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飈-台+发]提品第二十七(十九偈)

「昔世穀米貴，	飢餓大恐懼，
比丘有五百，	求食則施與。
一切諸長者，	惠施眾道術，
分衛得飯食，	便持來授我。
雖得粗細食，	常分以與身，
亦不能知我，	每隨用我語。
諸人民來趣，	行求飯食具，
我爾時自力，	從彼便出去。
是時各馳走，	孚遠相求索，
盡力從後追，	不能及逮我。
即渡於流河，	便却坐一面，
周匝四向視，	得靜無來人。
『我今日獨食，	柔軟美且香，

飽滿意盈足，
於是有比丘，
威神大巍巍，
意慮常念言，
本不修功德，
即興清淨心，
當施與比丘，
時世尊便受，
用憐愍傷我，
我時即發願：
後生勢富家，
與如是等尊，
使我承此法，
緣是所作德，
於天上人間，
亦得為國王，
未曾墮惡道，
從彼有餘福，
來生勢富家，
爾時佛世尊，
我即為寂志，
我本所立願，
已得無所著，
捨勢為沙門，
於阿耨達池，

終慕獲安隱。』
則緣覺世尊，
生死除無餘。
窮賤甚苦劇，
是故令我貧。
歡踊意念言，
是本眾祐者。
則於彼飯食，
便飛在虛空。
『莫復令我貧，
端正如妙華。
世世共會遇，
如仁者所得。』
受安長且久，
所作德自見。
天人無數反，
亦無有罪殃。
於是最後世，
釋種大姓生。
來詣所生地，
并與親屬俱。
輒如意具足，
清涼且滅度。』
[颰-台+友]提受佛教，
自說本所作。

羅槃[颱-台+友]提品第二十八(十四偈)

「拘樓秦佛時，	昔有起塔者，
我時在彼住，	其寺甚高大。
興造此塔寺，	我口呵譴之：
『是塔甚太大，	何日當成就？
可稍作功德，	如是自立辦，
既不多勞煩，	塔寺亦速訖。』
用口說妄言，	坐犯語罪報，
命盡壽終後，	便墮地獄中。
從地獄得出，	短小身玄醜，
世所生處，	為眾所輕邈。
迦葉佛世時，	為烏鳥赤[口*(佳/乃)]，
波羅[木*奈]中道，	翱翔叢樹間。
瞻見世光曜，	比丘所圍繞，
即順佛為禮，	口出悲音聲。
佛世尊所遊，	波羅[木*奈]國時，
每隨行出入，	常繞向悲鳴。
緣是所作德，	來還得人身，
逮見等正覺，	無上之導師。
得出為寂志，	於釋師子所，
已為無所著，	清涼而滅度。
羅漢得自在，	六通大神足，
名曰為持法，	正真有辯才。
一切眾聚會，	聽聞我音聲，
諸天及人民，	一切皆歡喜。
我作罪少耳，	作福亦不多，

皆獲其果實， 所為二罪福。」
羅槃[颱-台+友]提尊， 在於比丘僧，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摩頭惹律致品第二十九(二十一偈)

「昔於惟耶離， 身為大獼猴，
趣往取佛鉢， 比丘見被呵：
『得無壞佛鉢。』 世尊告比丘：
『比丘勿得呵， 是終不壞鉢。』
我時取佛鉢， 徐徐持上樹，
盛以滿鉢蜜， 便則從樹下。
手擎滿鉢蜜， 以奉上世尊，
蜜中有蟲穢， 正覺不肯受。
佛見其鉢中， 死蜂與蜜雜，
尋好擇出之， 復擎重上佛。
時佛世光[火*僉]， 復更不聽受，
我以水淨洗， 仍前稽首上。
以水灑其上， 更盛異鉢中，
供養佛尊已， 心踊躍歡喜。
世尊無等人， 彼時度死蜂，
受此一鉢蜜， 服食及弟子。
我時甚踊悅， 叉手而向佛，
專住法王前， 其心常精進。
在彼發願言： 『令我得人身，
來值世尊世， 使得最上義。』
緣是所作德， 因用得人身，

逮得等正覺，無上之導師。
得出為沙門，給侍釋師子，
已為無所著，清涼而滅度。
得自在羅漢，六通大神足，
名曰為出蜜，諸比丘亦知。
知前所作福，於今得恭敬，
與數百比丘，共遊行周旋。
設在窮乏路，比丘僧飢渴，
心適自發願：『我欲得蜜漿。』
知我心所念，眾人即遠來，
齋持蜜美食，以用奉上我。
我尋便受之，自然極美多，
以施比丘僧，可意甚飽滿。
我應時生已，獼猴所作行，
度脫無徑路，便得甘露句。
如我本所願，輒得如其意，
供養佛世尊，所求則具足。
唯仁每悉念，我所作功德，
悉獲其果實，可意安隱吉。」
如是出蜜尊，在比丘僧中，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世尊品第三十(五十偈)

一切勝普明，一切世間最，
得除盡諸垢，降一切眾會。
諸通慧普見，大人一切暢，

度諸怨恐懼，	法船濟彼岸。
曉了眾所化，	欣然愍世間，
矜傷脫眾生，	以義一切救。
除去一切人，	悉解諸繫縛，
一切人中最，	說法為眾眼。
大人無極慧，	大雄極名聞，
大光無極法，	以度於最法。
大力化無黠，	開化大明慧，
歡勸大眾人，	大醫多所兼。
世尊壞眾恐，	無上除諸憂，
佛仁為度脫，	大牢獄閉繫。
大龍大師子，	無著大比丘，
大智慧世尊，	救濟眾塵勞。
精進有大力，	方便大堅彊，
降伏眾天民，	大道寂靜安。
佛大天中天，	一切諸鬼神，
悉禮智慧足，	佛出哀世間。
恒在大生死，	壞決羅網，
神通無極哀，	度脫大牢獄。
大龍大天人，	於眾會最先，
廣施無極施，	已逮弘寂跡。
尊長士仙人，	已度諸尊法，
成就大弟子，	導師德極尊。
眾祐中最上，	無上除愁憂，
諸所度脫勝，	一切相好尊。
斷絕諸色欲，	拔濟諸恩愛，
時遊在龍王，	阿耨達大池。

一切所作辦，
弟子眾圍繞，
愍傷有極哀，
觀察比丘眾，
「明聽我所語，
身始有所作，
吾昔宿命時，
誹謗無瑕穢，
眾人大來會，
著桎械閉繫，
吾時見沙門，
其心發慈哀，
用是罪殃故，
後來生人間，
用是有餘殃，
須陀利異道，
曾為婆羅門，
有五百學志，
時有大神力，
我見道人至，
仙人深愛欲，
諸摩納聞之，
時一切學志，
大眾中誹謗，
緣是所犯罪，
佛五百弟子，
佛為一切明，

踊在虛空中，
寂然有五百。
慈護一切人，
便自說是言：
前世之所造，
今所獲餘殃。
作人名文羅，
善妙辟支佛。
縛束善妙士，
須出如死囚。
得縛束苦惱，
身則為救解。
墮地獄甚久，
常為人所謗。
於此最後世，
共議誣謗我。
博聞持道術，
講術藂樹間。
五通比丘來，
誹謗揚其惡。
自高處樹間，
便共效我宣。
家家行乞匄，
仙人有垢欲。
須陀利女人，
悉共被誹謗。
有虛妄之謗，

知世吒弟子，	是為沙門耶？
犯是罪殃已，	便墮惡道中，
生在太山獄，	勤苦甚酷毒。
以此有餘殃，	旃遮摩尼女，
在大眾會中，	虛妄掩殺佛。
曾為三兄弟，	而共爭錢財，
推撲墜深谷，	石抬以殺之。
以是所犯罪，	墮太山地獄，
燒炙在黑繩，	毒痛甚酷苦。
以此有餘殃，	調達石所抬，
於是石墮落，	中傷佛足指。
乘船入江海，	俱欲渡深水，
時共載船上，	拔刀殺賈人。
用犯此罪故，	身墮地獄中，
以是餘殃故，	鐵刺見佛前。
曾在捕魚肆，	生為漁者子，
有捕殺魚者，	我爾時生心。
從是所犯罪，	墮太山地獄，
燒炙在黑繩，	勤苦甚毒痛。
隨樓勒國王，	傷殺釋子時，
以是有餘殃，	於今得頭痛。
惟衛世尊時，	罵詈其弟子，
不應食粳米，	當令噉生麥。
用是所犯罪，	坐口出惡言，
墮於黑繩獄，	受苦不可計。
以此有餘殃，	怨結婆羅門，
請我終一時，	三月中噉麥。

曾為治病醫，
合藥分倒錯，
用犯此罪故，
以此有餘殃，
吾昔前世時，
與力士相撲，
用犯此罪故，
以此餘殃故，
謂難提和羅，
用見此沙門，

時療尊者子，
令疾轉增劇。
墮地獄甚苦，
是故得下利。
曾為手搏師，
害殺有佛子。
受苦難訾量，
脅肋為之痛。
輕毀迦葉佛，
言不得佛道。」

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